

●上官鼎经典作品集●

狂侠一剑



●珍藏版●

上官鼎经典作品集
狂侠一剑（下）

狂侠一剑（下）

秃头们，假如不给他们一点真本领看看，他们还以为人家怕他……”这种讥讽不屑的话气得少林群僧大怒，他们一晃身形，纷纷抡起大禅杖，把石砥中围困起来。慧情大师勃然色变，大吼一声，道：“好狂傲的小子，少林派虽然不行，但也不会以多胜少，施主只要能击败老衲，我们的事便一笔勾销……”大师慢慢地道：“掌门，象这种狂徒，你还跟他废话什么，他既然说要一招打败我们，我们就接他一招试……”他大吼一声，手中的大石杖在空中一轮，颤起一道黑溜溜的光弧，犹如电光石火直劈而去。

铁杖递进一半，突然收手一退，道：“你怎么不还手？”石砥中冷冷地道：“你们如果不一起来，我是不动手的！”慧情大师见这个冷漠的青年人如此的高傲，暗地摇摇头，他以掌门之尊自然不会加入，低喧一声佛号，默默地退了回去。金鼎大师嘿地一声，道：“你自己找死怨不得我们……”他招呼一声，五道沉重如山的杖影分自不同的方向朝石砥中劈来，这五大佛门高手俱有一身幻化无比的功力，这时联手攻击，端是威势吓人。

哪知他们身形才动，只觉眼前一花，一道耀眼的光华闪过之后，迴天剑客石砥中陡地跃出圈外，慢慢的将长剑放回鞘中。慧情大师颤声的道：“‘接戟四野’这是失传之艺！”此言一出，金鼎大师和其余四僧同时一惊，低头看去，只见每人胸前被削下一块袍角，金鼎大师狂吼一声，没命的往山下逃去。

慧情黯然的一挥手，道：“施主神功盖世，老衲自取其辱……”他黯然的一声长叹，步履踉跄的往山下走去，一场血劫被迴天剑客石砥中化于无形，使之百年之久的锐器依然屹立在武林之中。

云天现出一束柔和的光晕，透过雪层斜透而下，连着几天雪使地上更泥泞了，那轻柔暖和的阳光洒落，地上的积雪渐渐溶化……

远远的雪地里，清澈的传来一阵蹄声，温和的阳光下一红一白两匹健骑结髻而行。朝这里慢慢而来。东方玉看了看天色，道：“石兄，少林寺这次锻羽而归，慧情那老和尚必不会默默了之，这次回去可能还会再上昆仑……”石砥中摇摇头，道：“这件事还不可虑，唯一令人头痛的是那个西域飞龙手，他度量太小，日后恐怕会惹出一场大麻烦……”东方玉自从见迴天剑客石砥中力挫少林众僧，掌伤西域飞龙手后，对他那身武功当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神色一振，大笑道：“量他一个人也做不了什么大事，江湖上最难斗的是幽灵大帝的指使……”

石砥中想起自己结仇遍天下，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辛酸，他茫然的望着淡淡的云天，长叹了一口气，落寞的摇了摇头。“唉！”石砥中凄凉的道：“将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料，我们只有等待命运的裁判了……”东方玉一怔，道：“你也相信命运？”

石砥中苦笑道：“一个人在没有友情的滋润下，往往会把一线的希望寄托在命运上，事实上命运是要人去创造……”东方玉怔怔的出了一会神，象是突然领悟了什么，他耸耸肩，那多日的愁情在这一刹忽然淡去了不少，一句无心的开导，却使一个青年人重新振作起来，倒是出乎石砥中的意料。东方玉指了指前面，道：“渡过那条河，就是‘浪人庄’，那里有我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我们不妨去看看江湖浪人会聚之所……”

他俩轻轻一踢马腹，两匹骠骑长嘶一声，如电的来到河边，只见在那冰屑初溶的河上，孤零零的有一双小船。东方玉一招手道：“船家，船家！”河上的舟子轻轻一摇橹，分开残碎的冰块向这里划来，东方玉突然一怔，想

不到这渡河的船上坐着一个冷漠的汉子，那汉子背朝船头，使人看不清他的面目。

那船虽然不大，足可容下二骑，东方玉和石砥中将马牵到船上，各寻一个位置坐下。船家望着东方玉比了比手势，伸出二个指头，东方玉一笑，脑海中陡地一转，疾快的忖思道：“敢情这船家是个哑巴。”他笑道：“银子少不了你的，快摇船吧！”

船家点点头，将船向前划去，船行一半，那船家忽然停了下来，打了一个手势，指了指汗血宝马。石砥中一愣道：“怎，怎么不划了？”只听一个冰冷的声音，道：“他看上你这匹马，希望你拿这匹大宛国宝马当船资，否则他就不划了……”语音之冷，不下于冰冷天雪地里吹来的寒风，那个坐在船头上的汉子虽然在说话，却连头都不回一下，东方玉和石砥中一愣，想不到这双船上竟有这样冷傲之人。“混蛋！”东方玉大声的道：“天下哪有这样贵的船资……”

那个哑船夫恍如听懂这句话一样，哇啦哇啦的怪吼了几声，作势要向东方玉扑来，状似拼命似的。船头的汉子冷漠的一笑，道：“他又没有请你们来坐，是你们叫他船的，他的船资就是这么贵，给不给随你们……”这时船行一半停在河心之中，距离河岸尚有一段距离，石砥中和东方玉看了看河岸，顿知这船家和那不知名的汉子有意刁难。

“哼……”东方玉冷哼一声，道：“朋友，真人不露相，你到底是谁？”那汉子蓦地一回头，冷冷地道：“在下家住西山落碧处，我姓房……”“西山落碧处！”东方玉大惊道：“你是六诏山大煞手房玄铃！”东方玉家学渊源，对江湖上各门派都知之甚谔，他脑海之中有如电光石火样的想起此人，不禁惊得神色大变，全身泛起一阵轻微的抖颤。那汉子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冷冷的道：“你果然不错，竟一眼便认出我来了，你爹爹能有你这样一个儿子，便算不错了……”东方玉神色略定，一指船家道：“这位大概就是哑仆韩文通了，二位不在六诏山纳福跑到这个地方，不知有何事情？”

大煞手房玄铃，嘿嘿一笑，道：“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从大漠一直追踪到这里，始终没有机会和二位相见，现在我斗胆向这位大名满天下的迴天剑客石大侠商量一事……”说着目光落在石砥中身上，那种冰冷的目光有如二枝利刃射进石砥中的心里，他心神一震，从对方的目光里，已知大煞手房玄铃不是个简单的人物。石砥中冷冷地问道：“你有什么事情不妨说出来，如果事情有商量的地方就谈谈，不能商量就各走各的路……”“嘿——”大煞手房玄铃冷嘿地一声道：“好说，在下有一幼弟，已得六诏祖传秘学之真传，有人说将根难求，神兵利剑又何尝好求，在下之弟神艺已成，可惜没有一件乘手的兵器，我走遍天下仅发现一柄宝剑才能配得上我弟……”东方玉颇感兴趣，问道：“什么样的兵器能入六诏山的眼里？”

大煞手房玄铃哈哈大笑，指着石砥中道：“那就是石兄的天下一煞剑——金鹏墨剑！所以请石兄忍痛割爱，成全我弟……”

“那怎么可以？”东方玉几乎要跳起来，他愤愤的道：“剑如武人的灵魂，石兄的剑专为荡魔防身之用，他给了你们六诏山，他自己用什么？”大煞手房玄铃嘿嘿地道：“我知道他不会割爱，不过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把他杀了丢在这条江里，他即不会难过，也用不着再保护自己……”

“什么话？”石砥中没有料到六诏山大煞手房玄铃竟会说出这种不近情理的要求，他怒气一涌道：“你简直不是人！”

大煞手房玄铃虽然从未出过江湖，但六诏山始终给人们一个神秘的感觉，江湖上仅知六诏山功力奇诡莫测，谁也没有真正见过，他嘿嘿两声，道：“我本来就是人，我也不需要人家称我是好人，只要他们称我是仙就行了，你不要以为我真正看上你那柄宝剑，其实我手下就有十柄名震天下的利刃，只是我小弟要你的那柄剑，否则……。”他向那个哑船夫一施眼色，哑仆韩文通身形一蹲，便自船舱里拿出十二三柄古色斑烂的长剑，放在大煞手房玄铃的面前。

大煞手房玄铃随手掣出一柄长剑，在那清冷的江上立时闪过一条长虹，蒙蒙的剑气泛体生寒，他轻轻一抖，但见剑刃上青光缭绕一片龙吟声，端是一柄好剑……

他不屑的一笑，道：“这是彩虹剑，虽比不上你的墨剑犀利，倒也是一件不多见的神器……可惜我的小弟不喜欢……”他随手一掷，彩虹剑化作一缕寒光向江中射去，顿时沉入河底，他一连拿出七八枝长剑，统统掷落江底，使东方玉和石砥中一愕，想不到这个人如此之怪，竟对这种千古神刃毫不珍惜，一一甩落河底，江湖能有如此壮举的，恐怕仅他一个。

当大煞手房玄铃又掣出一柄神剑之时，忽然没有在甩落河中，他冷漠的哼了一声，“嘿嘿”两声，道：“我一连甩了这么多的神器正表示我的决心，今天如果得不到你的金鹏墨剑，我誓不住六诏山……”

石砥中自得天下第一煞剑金鹏墨剑踏入江湖之后，还少有遇这样的一个怪人，他冷笑道：“你的小计恐怕要白费了……”

大煞手房玄铃一怔，冷冷的道：“不会，我做任何一件事都没有失过手，象这些东西只不过花了三日时光而已，每至一处，他们双手把剑献上，唯有你不给我面子……”

“呸！”东方玉不屑的一啐道：“你这简直是敲诈！”

大煞手房玄铃当真脸皮厚的很，东方玉这样的讥讽他，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处之泰然的道：“江湖本来就是一个极诈的世界，想当初你老子闯进六诏山的时候，如果不是我放了他一次，他还有今天？你那老子被我一招惊得逃去，再也不敢上六诏山……”

“胡说！”东方玉上前一步，道：“我爹爹怎会在你的手里……哈哈，原来六诏山是靠着吹牛混吃混骗，我东方玉却不屑理会你大煞手房玄铃冷冷地道：“你不信可以回去问你的老子，他必不敢向你提出这件事情，如果你想洗涮你老子的耻辱，可以先向我仆人动手，就知道我所言非虚了……”东方玉出道至今在江湖上是传得非常响亮的名声，他见大煞手房玄铃如此的瞧不起他，顿时一股怒火冲了上来。

他气得全身一颤，浓浓的杀意弥漫而起，身形向前一欺，简掌斜斜的抬起，大喝一声，怒叱道：“我先杀了你再说！”一掌斜劈而出，掌影如山，当空罩下。哪知他身形一动，掌劲尚未吐出，陡觉有一股暗劲自旁侧袭来，那股暗劲极大，恍如一座山移来一样，他心中一骇，吓得连着倒退了两步。

哑仆韩文通比了两个手势，嘴里一连串的怪异声音，指了指东方玉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大煞手房玄铃冷冷地道：“他说你先和他斗上一斗，如果你能通过他那一关，你才有资格和我动手，否则你甭想……”

“哼！”东方玉受不了大煞手房玄铃的冷激热讽，气得大吼一声，在鼻子里透出一声重重的冷哼道：“我先收拾了他再找你算帐……”一道常影排空击出，那股沉猛的劲风立时巡旋而出，好似一个滔天巨浪样的向哑仆韩文

通劈去，哑仆韩文通怪叫一声，身形陡然疾转，黑色的大袍一阵抖动，身形已跃在空中，轻轻弹出一指。

强劲的指风如电，划过空阱一闪而去。东方玉想不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哑仆都有这样一身幻化无比的功夫，心里一惊，脚下立时一旋，脱出指风范围。他大喝一声，道：“你有种接我一掌！”

他暗中已将全身劲气蓄物掌心之中，等着哑仆韩文通身形一落之时，迅速的一掌劈出。哑仆韩文通丝毫不含糊，身形一落，右掌如电的迎上，轻松的一声大笑，恍如夜鸟一样的难听。

“砰！”沉重的一声大响，震得小船都几乎要翻了过来，东方玉只觉手臂一麻，通身剧烈的一震。哑仆韩文通扬手大叫道：“喀！喀！”他身形如风一下便闯了过来，未容东方玉变招抗拒的机会，舒出了一指，点将过去。

石砥中心头一震，急喝道：“东方玉，小心！”但时间已晚了一步，东方玉只觉全身一颤，身上已着实被点了一指，僵死在地上，连动都没动一下。石砥中一掌把哑仆韩文通逼退，伸出一手在东方玉身上连点了几下，哪知哑仆韩文通点穴手法怪异，以石砥中心中所学竟无法解得开。

大煞手房玄铃冷漠的一笑，道：“你若能解开六诏山独门的点穴手法，六诏山怎能称为天下最神秘的地方，嘿……”

石砥中冷笑，道：“六诏山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阁下自信六诏山的人都可天下无敌，那可是太小视天下了……”“嘿！”大煞手房玄铃低声，道：“现在该我们两人的事情了，我知道你的功力不错，如果我们也象俗人那样动手太俗气了……”石砥中神色凝重的吸了口气，道：“随你怎样，我都奉陪就是！”大煞手房玄铃嘿嘿两声，道：“我这儿有个小小的玩意，我俩各吃进一个再动手如何？”

石砥中朝他手中一望，只见两个鲜红的桃子托在掌心之中，那桃子呈紫红色，皮上泛起一种红色的光芒。大煞手房玄铃阴阴一笑，道：“这虽象是桃子，却不是桃子，这是‘夺命红色果’服下之人在半个时辰之内发作，我俩各服一个再动手一拼，看看谁克服剧毒，等我俩拚完，你也差不多要死了……”

石砥中冷哼一声，道：“你想得周到，我死了之后你好拿剑一走……”大煞手房玄铃冷冷笑道：“这个自然，虽然我也无法抗拒‘夺命红色果’的剧毒，但我自信那哑仆会把我背到六诏，只要给我服下一种解毒草便会好了，而你……”石砥中一生之中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他一见大煞手房玄铃以一种挑战的神态望着自己，登时大怒。

他一把抢过一个“夺命红色果”道：“一个小小的果子也能毒死我……哼！”他明知道“夺命红色果”服下无药可救，但是为了一生的英名，他不惜下一次生命的赌注，张口一咬将那“夺命红色果”服下。

一股甘酒的甜液顺喉而下，石砥中急忙运起神功施出苦修的先天真气克制住那咽下去的剧毒。他一拭嘴角，只见大煞手房玄铃也一口吞了“夺命红色果”两人互望了一眼，各冷哼一声。

大煞手房玄铃冷冷的道：“拿出你的剑来，我的目的就是它，如果你不把它交出来，我六诏山大煞手的阴毒手段，你会很快领教到石砥中将全身劲力运转全身一匝，那无穷的劲道倏地布满全身，他目中寒光一涌，冷笑道：“阁下的嘴唇功夫，不错，你只要有本领我自然会把金鹏墨剑双手奉上，遗憾的是阁下没有这个本领……”

“嘿嘿”大煞手房玄铃，嘿嘿地冷笑两声，陡地自空中跃了过来，他右掌斜斜的一舒，五指突然的抓向石砥中身上。

石砥中只觉一阵目眩，竟无法看清这一抓是从何来，他心里寒惊的一惊，足下一着退了三步，单掌一扬劈将出。大煞手房玄铃冷咦了一声，道：“你的功力比我估计还高，这样看来我们必须做一个公平的决斗，你才会输得心服口服……”

语声稍微一歇，向那哑仆韩文通道：“给我拿家伙来。”石砥中见大煞手房玄铃的功夫超过意料之外的高，顿知今日遇上生平之轻敌，他以为大煞手房玄铃的兵器必是一件前古罕见的神刃，哪知哑仆韩文通拿的是一枝铜杆大笔和一盒研好的墨汁。大煞手房玄铃将笔拿在手中一挥，道：“我生平与人空手惯了，没有什么称手的兵器，今日见你是我罕见的一个劲敌，只好将我多年未用的‘寒山大笔’拿出来应个景儿……”他脸上阴阴地一笑，又道：“你如果能在‘寒山大笔’下走过一百招，已难能可贵了……”他向哑仆韩文通一施眼色，哑仆韩文通立刻又拿出一块丝绒的白绫，铺在大煞手房玄铃的脚前。

石砥中从未见过这样古怪的兵器，暗中不禁一凛，双目紧紧投落在那枝大笔上，冷冷地道：“阁下不要拖延时间了，我那位朋友还得解救呢！”

大煞手房玄铃斜睨了东方玉一眼，道：“他死不了，你快拿出金鹏墨剑抵抗……”“呛！”一声龙吟般的剑啸之声响起，空中立时闪过一道凄迷的光芒，冷寒的剑气一涌，使那河上的冰块又凝一层寒气。“好剑，好剑”大煞手房玄铃连声赞赞道：“面对如此好剑，我房玄铃更加技癯了……”语音一落，他突然盘膝坐在那块长绫之前，“寒山大笔”沾了墨汁的陡地向空中一点。

一点墨汁化作一缕黑光倏地向石砥中面门上射来，石砥中一愣，没有想到大煞手房玄铃会如此的攻击自己，他心中一惊，疾快的抢剑上迎那点墨汁。

“叮！”石砥中只觉手臂一震，剑刃上响起一声清脆的响声，逼得他身形连晃三晃，他诧异的疾忖道：“这人功力难道真的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了，仅仅一滴墨汁便能以内家真劲伤人，看来我非小心不可……”大煞手房玄铃点出一滴墨汁之后，便低头在那长绫上挥笔写了二个字，他恍如作诗一样，对石砥中连正眼也不看一眼。

良久，他方抬起头冷冷地道：“你怎么不动手？”石砥中冷哼一声，长剑一抖，道：“你准备接招吧！”“他深知房玄铃敢这样悠闲的振笔挥书，定有过人的功夫，深吸口气，一缕剑光陡地弹射颤出。

十九

大煞手房玄铃轻轻一晃“寒山大笔”便有一滴墨汁射出，击在迴天剑客石砥中的长剑上，只觉劲力沉重，震得他手臂一麻，剑刃上响起一声清脆的叮当声。石砥中心神一震，暗惊对方的武功，他冷哼一声，长剑一抖，幻化成一缕寒光，对着大煞手房玄铃的身上劈去。大煞手房玄铃低头挥笔疾书，对劈来的长剑连看都不看一眼，等那冷寒的长剑离身不及五寸之时，他忽然手臂轻抬，“寒山大笔”突然挥了过来。

这一挥之势甚大，只听“当”地一声，石砥中手上长剑便被封了过去，数点墨汁化作缕缕寒光，朝他身上疾射而至。石砥中身形疾晃，脱险避过这疾射而至的数滴墨汁，他冷哼一声，长剑反臂抖出，一缕剑光陡地颤削过去。

哪知他的剑势甫发一半，陡觉丹田中升起一股凉意，那股凉气逐渐散开来，使得全身劲力消逝无形。他心中一骇，脑海中快速地忖思道：“这一定是夺命红色果发作了，现在胜负未分，此毒已经发作，看来我今天真是命该如此了……”石砥中急忙运起神功，与体内随藏的剧毒相互抗拒，但“夺命红色果产自六诏山，是举世七大异果之一，所含毒量足够杀死一条大蟒蛇，石砥中虽然已达三花聚顶，玄关通神之地步，也无法和这种剧毒相抗衡。大煞手房玄铃冷冷的望了他一眼，不屑的道：“怎么样？是不是没有力气了？”

石砥中冷冷的道：“阁下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现在你我胜机各半，谁也不能妄下断语……”大煞手房玄铃显然也是中毒已深，额上已泛现出晶莹的汗珠，他勉强地笑了笑，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道：“我与你不同，‘夺命红色果’产自六诏山，我自然有解毒的办法，而你却只有活活的死去，凭本领，你确是一个罕见的劲敌，论经验，我比你高出太多……”石砥中突然哈哈大笑，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虽然是筹划慎密，却忘了我在临死之前还有一次杀死你的机会……”大煞手房玄铃摇摇头，道：“现在我发现你是一个可爱的劲敌，不过有一点你又忘了，我有一个功力盖世的哑仆，他是否能在你将杀死我之前杀死你，我想你的心里比我还明白……”石砥中心神一震，不禁斜睨了哑仆韩文通一眼，大煞手房玄铃果然说得不错，哑仆韩文通目光炯炯，神鱼紧张的监视着石砥中，显然对方只要在临死之前妄图挣扎，他会不顾已身的危险，首先杀死石砥中，石砥中不屑的道：“你原来是有这一条毒计，早知这样我也不会服下那颗夺命红色果，而处处落入你的算计之中……”大煞手房玄铃得意的笑，道：“攻敌先攻心，我在未来之前已想好对付你的方法……”石砥中这时虽然怒不可遏，可是全身的劲气凝而不聚，竟无法发出最得意的剑罡功夫，他连着暗暗运了几次气，始终不能逼住那存于丹田之中的毒气，他黯然的叹了口气，脸上流露出一种悲凉的色彩，冷漠的道：“你用这种手段杀了我，我永远不会心服……”大煞手房玄铃嘿嘿地一笑，道：“冲着你这一句话，我更应该杀死你，服我者生，逆我者死，我大煞手遇人无数，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逞勇令狠，连东方刚都对我客气十分，而你……”石砥中冷冷的道：“可惜我不是那种要人怜悯的软骨头……”

大煞手房玄铃左掌重重的一击甲板，砰地一声，震得小船一阵摇晃，他大声笑道：“你认为你是天下一等的硬汉子，嘿……你话不要说太满，一个人在未完全断绝生机之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曾亲眼看见一个极负盛名的高手，为了求得性命，将自己的妻子献给别人，任人在他面前侮辱其妻……”

石砥中见他说得极是逼真，不禁一怔，道：“天下竟有这种贪生怕死之

人？”大煞手房玄铃嘿嘿两声笑道：“这种人多如河中泥沙，有何值得奇怪！”

石砥中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只觉大煞手房玄铃语中有讥讽之意，他面色一沉，目中闪过一丝煞芒，冷冷地道：“阁下不要多费口舌了，我俩的比试尚未完结呢！”他深知自己此时所中之毒，已深入肺腑，若拼着性命不要紧，或有杀死对方的机会，可是哑仆韩文通虎视在侧，正在觅机给自己一下重击，自己如果一击不成，不能命化黄泉，首先遭到毒手。

大煞手房玄铃有恃无恐，丝毫不为对方威势所惧，他好整以暇的斜睨了迴天剑客石砥中一眼，淡淡地道：“你还能动手么？”石砥中振剑一抖，坚决的道：“只要你敢和我再作一场公平的决斗，我相信会很快的有胜败之分……”大煞手房玄铃想了一想，道：“我几乎有点心动，不过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你若想留个全尸，乖乖的将金鹏墨剑留下，我解开东方玉的穴道：“由他背你找寻一个景色绝佳的地方了此残生……”迴天剑客石砥中见对方全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登时有一股怒气涌上胸间，他气得怒哼一声，道：“假如我不呢？”大煞手房玄铃面色陡地一沉，道：“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你。”他向哑仆韩文通一施眼色，道：“给我拿下来！”哑仆韩文通虽然不会说话，耳朵却非常灵敏，他怪异的笑了一笑，身形如风的抢了过来。他裂嘴神秘的一笑，伸出硕大的手掌对着迴天剑客石砥中的身上抓了过来，这人虽哑，功力却是非常的高明，指风过处，正好罩向石砥中的胸前死穴之处。石砥中脸色一变，怒喝道：“你敢！”这时他虽然中毒极深，全身的劲力通通消逝无踪，可是一种潜在的意识，使他挥剑在左胸前划一个大弧，身子斜斜的向后一仰，险状万分的避过一指之厄。

哑仆韩文通见石砥中在受伤之余，尚且能避过这凌厉的一击，不禁怔了一怔，他怪叫一声，双掌纷飘，幻化无比的连着击出三掌。石砥中没有想到对方攻势如此猛烈，他连着劈出二剑，可是剑出无声，劲力消逝，就象一个普通人一样，哪能和对方那浑厚的掌劲相比，叮当声中，长剑突地化作一缕寒光擦过甲板落向河中。

哑仆韩文通一见大急，顾不得伤敌，身形如电的一掠而起，随着长剑之后，伸手去抓，又快又疾。“噗——”地一声，金鹏墨剑穿过河上的冰屑，射进了河中，水花溅起，一柄千古神兵刹时没有踪影。

大煞手房玄铃脸色大变，道：“老韩，你是怎么搞的？”哑仆韩文通也知此剑关系极大，奋不顾身的一头往水中扑去，他身形方动，水中突然浪花一翻，一个虬髯赤身的汉子自水中冒了上来，朝哑仆韩文通裂嘴一笑。哑仆韩文通一愣，倒被这个突然出现的怪客惊愣了，怪吼数声，连着比划几个手势，象是严厉叱责这个虬髯赤身的怪吧。这个虬髯赤身的怪汉在水中正好将金鹏墨剑接在手中，他一抖神剑，陡地一阵凄厉的狂笑，道：“浪人庄前无情河，你们是些什么人？”大煞手房玄铃冷漠的道：“虬髯客，你何必与我打哑谜，谁不知我们六诏山武功甲天下，凭你们浪人庄还不看在我的眼里……”虬髯客双目一瞪，叱道：“你是什么东西，不管是谁，只要来我浪人庄的人都得投贴拜庄，你姓房的自持六诏山那点门道，便不把天下浪人瞧在眼里，嘿……那可是你自己找死……”他在水中一分，倏地向前划了过来，一声高亢的长笑划过空际，回荡在这条冷清的河上。大煞手房玄铃双目如芒，在各处一扫，突然拿出一颗绿色的药丸放进口中，他向石砥中轻轻瞥了一眼，道：“现在你我之事暂时搁置一边，眼下浪人云集，势必有一场大战，这些浪人都是江湖一流的狂人，是不讲任何道义的……”果然，不多时自河畔两

岸中传来一阵狂乱的嚣叫，只见一群赤身跣足的大汉，耀武扬威的畅声大笑，恍如世间中人都放在这些浪人的眼中。

虬髯客呵呵的大笑喝道：“我们都是一群浪人，无忧无虑的天涯飘薄。”“谁说我们疯，谁说我们狂？”……

两岸的浪人随着也唱起来，只听歌声震天，怪笑厉叫杂乱的响在一起，可是从他们那种枫态上，可看出这些人都是一些不近人情的狂大之徒。

随着铿锵如铁的歌声，这些浪人不畏冬天的寒冷，一个个跳进水中，俱朝停立在何中的小船上游来。虬髯客挥了一挥手，大声的道：“浪人庄前无狂人，姓房的，你还不跪下示敬？”大煞手房玄铃自服下“夺命红色果”的解药之后，功力已经恢复大半，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沉声道：“石砥中，你我命运这时一样，我们先击退来敌之后再作一合理的处理，如果你不和我合作，无情河死的不是单单我一个人……”他动指轻轻一弹，一点绿光射向遇天剑客石砥中的身前，石砥中疾快的伸手一接，一颗绿珠子般的药丸接在掌心之中，他轻轻瞥了手中的解药一眼，暗忖道：“大煞手房玄铃心计太多，这是不是‘夺命红色果’的解药实在很难猜测，不过这时浪人云集，危难已燃眉睫，他纵想害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他一口气服下之后，暗暗运气化解药力，大煞手房玄铃斜睨了石砥中一眼，冷煞的一笑，道：“三个月内，‘夺命红色果’毒不会发作，我为了安排一下你和我的决斗希望你在三个月中上我六诏山一趟，你刚才所服的绿珠丸，只能维持你一百天的时间，否则趋时不来，休怪我事先没有告诉你……”石砥中冷哼一声，道：“三个月内我一定亲自领教六诏山绝学，那时鹿死谁手殊未可知，希望令弟也能不客气的指教……”“好说，好说！”大煞手房玄铃干笑数声，道：“我兄弟在六诏山恭候大驾……”一阵击浪排水的声音传来，只见这只小船的四周已围满了那些浪人，虬髯客神剑一挥，道：“房玄铃，我只要一声令下，你就要淹没水中，你假如识相就向浪人庄庄主陶大海请罪……”大煞手房玄铃不理睬虬髯客的嚣叫，他返身拍活了东方玉的穴道，冷冷的道：“你我生死与共，我希望你能和我合作击退这些浪人。”

东方玉舒活筋骨心里正蹙了一肚子气，他冷哼一声，左掌倏地一声，斜伸而出，对着房玄铃的身止抓来。哑仆韩文通虽然在监视着这些蠢蠢欲动的浪人，眼睛却不停的注意着这边，他一见东方玉斜掌向房玄铃击来，大吼一声，伸手抓起一只木浆，对准东方玉的背后击了过来。

东方玉身形疾挫，飘身落在石砥中的身侧，哑仆韩文通正等追来扑打，一眼瞥见有一个赤身的大汉爬上船头，他顾不得再和东方玉动手，手臂一抖，林浆斜点而去，这一招是临时变化出来的，又快又疾，血影一现，空中登时传来一声惨呃，那个汉子顾时沉没于水中。

一片血水染红了河中大半，分外的触目心惊。哑仆韩文通在举手弹指之间，击毙一个浪人，立时激怒这群不顾性命的张狂之徒，他们在水中怪叫怒吼，一连串难听不易入耳的话通通骂将出来，使冷清的河面上，恍如在兵荒马乱之中，正象拼命交战一样。虬髯客怒吼一声，道：“你杀了我们兄弟，我们找你赔命……”

这群最令江湖人头痛的浪人，是不懂得什么仁义道理的，他们只凭着一时的喜怒做出随心所欲的事，谁只要引动他们狂乱的兽性发作，他们必会以十倍的血来换取一件芝麻般大的小事情，对方不死不休……刹时，浪人如涌，纷纷游来。那只渡江的小船摇摇晃晃，象是要沉入河底一样，大煞手房玄铃

施出千斤坠先稳住摇晃不定的小船，手指运指如风，疾快的点向刚刚跨上甲板的浪人。

虬髯客是这群浪人的首领，他一见船上人人俱有一身超绝的武功，不禁冷哼一声，大笑道：“你伤我们的人，我毁你们的船！”这些浪人正是和海盗行径一样，虬髯客一声令下，各自从身上抽出一柄锋利弯薄的奇形匕首，纷纷向船底扎去，他们手法怪异，哑仆韩文通和大煞手房玄铃竟无法阻止，不多时一只坚牢的小船，被凿开无数的小洞，冰冷的河水很快的灌了进来，眼看就要沉下去。虬髯客狂烈的一声大笑，挥了挥手，那批浪人呼啸一涌，纷纷向两岸游去，他们在河岸上分列而立，象是要看着这些人淹死水中一样。石砥中双目紧锁，轻轻地道：“东方兄，我们要不要冲上岸去？”

东方玉轻叹一声，道：“浪人庄前无勇士，这些人实在惹不起……”但这时情势危急，若起步稍迟，便会随船入河底，东方玉和石砥中正在忖思如何脱困之时，船已没及水中一半，眼看河水要潜及他们的靴子。

大煞手房玄铃虽然不谙水性，但却丝毫不惊，他冷冷地一笑，运掌击碎船上一块甲板，伸手向河中撤去。

身形一跃拔起，在空中一个大盘旋，射出二丈之外，脚尖略略一点飘荡在水面上的那块木板，已到达对岸之上。哑仆韩文通紧随主人之后，也跃身而去。石砥中正在焦急是否也一样的达到对岸，船上的汗血宝马长鸣一声，闯了过来，石砥中一拉东方玉，道：“走！”

两人跨上神驹，汗血宝马壮烈的大叫一声，驮着两人扑进水中，它神威天生，在水中如履平地一样的泅向对岸，石砥中和东方玉身上竟没有沾到丝毫水渍。“嘿——”大煞手房玄铃因为对方毁了他的船只，深恨这群浪人的狂傲。他低嘿一声，和哑仆韩文通冲进这些人中间，出掌连着伤了五六人。

东方玉轻轻一扯石砥中，道：“陶大海和我有一段交情，我们不如助浪人把大煞手赶跑。”他不等石砥中说话，已抢入人群之中，对着哑仆韩文通劈出两掌。陡地，一声沉重的锣声响澈了整个谷中，激斗的浪人闻声之后，纷纷退身立在两旁，欢呼之声大作。大煞手房玄铃一愣，怒叱道：“你们搞什么鬼？”

心中却暗暗地奇怪，这震人心弦的铜锣之声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力量，连这些从不服人的浪人都约束得住。

铜锣声连响数声，一队手持大旗的汉子，挤簇着一个头戴铜罩，身着灰色盔甲的人向这里缓缓行来。在这队手持杏黄旗子的大汉之前，两个手持铜锣的大汉不停的敲着，锣声震耳，那个身着铜甲的人象是一个大将般的威风凛凛。东方玉一眼瞥见一个身着蓝衫的汉子、和这个戴满铜甲的人走在一起，不由得大声叫道：“陶大哥，你还认得小弟么？”陶大海只是笑一笑，没有说话，但神色间不免流露出对这铜甲人的恭敬与畏惧，急忙看了看铜甲人。铜甲人长得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他仅仅露出二只黑而亮的眼睛在外面，冷冷地望了石砥中一眼，身子似是一震，微微的晃了晃，缓缓将目光投落在大煞手房玄铃的身上，冰冷的目光象是说话一样，在眼睛里幻化出一种极为不屑的颜色。

“咄——”大煞手房玄铃冷喝道：“你是谁？”铜甲人冷漠的道：“你自己没有眼睛，不会看看旗子上的字！”大煞手房玄铃向上一望，颤声的道：“你是大风教教主？”铜甲人冷冷地道：“不错，你们六诏山在望日峰顶，答应在飘踪无影没有归剑退隐之时，决不踏进江湖一步，你破坏我们的约定，

我已有权杀死你……”

原来在四十年前六诏山妄以武学之宗身份，参加盛传武林的八剑合修大会，那时参加的是江湖上八大门派掌门，都是一派宗师，六诏山连斗八大宗师，并扬言要合武林各家为一家，共尊六诏山，这事引起一个隐身山林间的怪人大怒，连夜赶上六诏山，大斗六诏山之主房子承，逼得六诏山退出武林，永远不准踏进江湖一步，此后世人只知那个怪人是飘踪无影，却没有亲眼见过。

房玄铃心中震怒无比，道：“飘踪无影还没死？”大风教主冷笑，道：“死了也轮不到你们六诏山出来抢风头……”大煞手房玄铃冷冷哼了一声，道：“阁下不要拿那个死老头子吓唬人，我房玄铃虽然没有与飘踪无影动过手，总觉得他不会强过六诏山多少，时时都想替六诏山争回那一剑之耻……”大风教主不屑的冷笑道：“你爹不敢说这种话，想不到你倒狂起来了，我知道你心中不服，想先和我较量较量，很好，我索性让你们六诏山死了这条心，如果你能打得过我，不但江湖上各派都要共尊六诏山，连我也投降你……”虬髯客所得金鹏墨剑，正想献给教主，一见教主要和大煞手房玄铃动手，忙双手托剑，道：“教主，这个献给你……”

大风教主伸手接过金鹏墨剑在空中一抖，颤起一道剑花，他朝石砥中轻轻一瞥，冷冷的道：“我不要，还是还给他好了！”说着便将金鹏墨剑缓缓的递给迴天剑客石砥中。石砥中面上一阵暗然，有一股淡淡的凄凉感觉，他正要些些感激的话，大风教主已经转过身子去了。大煞手房玄铃怒叱道：“我得来的东西，你竟敢送人。”

大风教主冷冷的道：“你只要胜得过我，我会再给你抢过来……”大煞手房玄铃实在无法忍下这口闷气，他怒吼一声，向前大踏一步，以臂当剑，挥了过来。

陶大海身形一穿而过，斜掌劈出，大喝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和教主动手。”他人长得很威武，掌势一出威裂金石，“砰”地一声巨响，双方都被对方的那浑厚的劲力所慑，出手之间，不若先前那样大意。大风教主冷喝一声，道：“大海，你回来！”陶大海恍如大风教主非常畏惧，闻声之下，虚晃一拳，幸幸地走了回来，但心中却犹有未尽之意。大风教主冷冷的注视着大煞手房玄铃，道：“你心中定是十分不服，现在让你先打三拳，如果你能伤了我，江湖上将是你们六诏山的天下，我和浪人庄近百里的英雄通通听命于你……”

大煞手房玄铃所畏惧的仅仅是神龙见尾不见首的飘影无踪一人，心中虽在怀疑大风教主是飘影无踪的传人，可是多少有些怀疑，他存心一试，冷笑道：“阁下不要太狂了，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他暗暗将全身劲力提聚于双掌之上，身形一蹲，曲掌化拳，一拳笔直的向大风教主身上扑去。拳风强劲，隐隐含有风雷之声，端是凌厉异常。哪知大风教主不闪不避，只是冷哼一声，傲然的凝立在地上，竟敢硬接对方这沉猛如山的一击。“砰——”大风教主身形一颤，屹立在地上未动分毫，大煞手房玄铃的脸色一变，一种痛苦之色泛上脸面，他怔了一怔，几乎不相信世间当真有人敢硬接他一拳。

大风教主冷漠地一笑，道：“还有二拳，你再进招吧！”

他笑声悠扬，话音清脆，使石砥中不由一怔，只觉这个教主行踪诡异那身功力，足可当天下第一人。大煞手房玄铃怒吼一声，挥掌而出，但一触到

对方那钢甲上，便觉有一股强劲的反震力涌来，他暗骇之下闪身暴退，非常懊丧的叹了口气。他叹息的仰天一笑，道：“罢了，六诏山不再出江湖就是。”大风教主冷哼道：“如果我再发现你在江湖上出现，下次必然杀你！”

大煞手房玄铃不吭的领着哑仆韩文通行去，他走至迴天剑客石砥中的身前，冷冷的道：“三个月后，我仍然在六诏山等你。”

石砥中见他说完如驰而去，望着他那失去的背影，朗声一笑，道：“届时我定当拜访……”话声未失，已瞥大风教主身子摇摇一颤，一股血水自他铜罩里滴了出来，石砥中心中一惊，道：“教主，你受伤了！”

大风教主语音略带颤抖的道：“房玄铃主仆功力太高，这里没有人是其对手，我虽然穿着宝甲护身，仍然被对方拳劲震伤，如果我不这样将他骇走，整个江湖除了他一人之外，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他语声一顿，深长的叹了口气，道：“这虽然能暂时瞒过他，说不定数日之后便会寻来……”石砥中怔了一怔，道：“教主功力无敌，怎会怕一个房玄铃？”大风教主摇摇头道：“你哪知六诏山绝艺天下无敌，真若动起手来，我不出十个招面便会败下阵来，这次我冒险才将他惊走，否则浪人庄的英雄通通要死在他的拳掌之下……”他突然喘了一口气，道：“石大侠功力无敌，本教主早就闻名已久，这次我是奉了一个病友所托，在这里请石大侠随我前去一会……”

“病友——”石砥中一愣，道：“是谁？”大风教主神秘的一笑，挥手将那些浪人遣走，领着石砥中和东方玉向浪人庄行去。

迴天剑客和东方玉，随着大风教主绕过这条无情河，渐渐走到一个荒凉的山谷，那些浪人英雄纷纷退避，由陶大海领着走向浪人庄去。山顶上覆盖着一片皑皑的白雪，柔和的阳光照射下来，泛现出一片银白的光芒，分外的耀眼……一座拱形的大墓碑孤立在山谷之后，大风教主轻移碎步，在那个大的墓碑上轻击三掌，那个墓碑陡地移了开去，露出一个墨黝黝的大洞，三人沿着石阶走进，石砥中只觉有一股阴风扑面，冷煞的风使他打了一个寒颤。一声痛苦的呻吟声自墓里传来，大风教主急快的走了两步，点起了二支松油火把，照得这个神秘墓室通明。

一个枯瘦如柴的老人斜卧在一个石床之上，他全身腐烂，通身无血，双目无神的朝大风教主望了一眼，缓缓垂上了双目。这个老人低垂双目，软弱的道：“孩子，那个大煞手走了么？”大风教主恭身道：“听你老人家的指示，大煞手心存畏惧的只有你老人家，可是……可是……”他一连说了几个可是，下面的话始终没有说出来，那个老人一摆手，说道：“你不说我也知道，六诏山争雄武林已非一日之事，我知道没有办法收服六诏山了，这人一出，天下无一是其对手，纷乱的江湖可能更要纷乱了……”

大风教主着急的道：“前辈，你总要想办法呀……”飘影无踪暗然的叹了口气，道：“江湖狂澜岂是单单人力所能挽回，我这许多日子来默思推算，当今武林中唯有一颗悲星能和六诏山抗争，只是这人情劫颇多，非练成忘记过去与未来不可……”

他缓缓的启开双目，注视在迴天剑客的脸上，一股炯炯的神光虽然凝而聚，却也慑人心神。他向大风教主偏头问道：“你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么？”大风教主颌首道：“是的，他就是石砥中。”飘影无踪苦涩的一笑，道：“你看人决错不了，他内功浑厚已达三花到顶的阶段，不错，不错，三个月内我要他真正达到武林第一人的身手，唯有这样才能阻止六诏山的狂焰……”

他伸出一支手掌在石砥中的身上摸了一摸，突然惊诧的啊了一声，一丝

淡淡的笑意在他脸上掠过，道：“你会断银手，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石砥中没有想到这里会遇上仙人般的武林异人，他一听飘影无踪连自己练的武功都能摸得出，不禁暗奇不已，道：“前辈多指教……”飘影无踪摇摇头道：“我生平淡名薄利，不求闻达江湖，那次虽然力斗六诏山上代山主房子承，但江湖上真正见过我的人除了五六人之外，就只有你们了……”

陡地一阵沉重的步履声隐隐传来，飘影无踪神色间流露出一种不豫之色，伸手挥了挥，大风教主忙将石砥中和东方玉领进一个大屏风的后面，轻声的道：“他的徒孙来了，我们暂时避一避……”

那阵足履声渐渐接近，不多时一个人影闪现出来，石砥中看得心头大震，没有想到幽灵大帝西门熊会是飘影无踪的徒孙，那个老人和年龄岂不是已达二百岁以上，更令他心惊的是飘影无踪和幽灵宫扯上关系，幽灵大帝西门熊功力已是一代大宗师，这个老人的神功岂非是达于不可想象的地步。西门熊双手托住一个木盒，跪下去，怨声的道：“师祖！”飘影无踪冷冷的道：“你来做什么？”西门熊非常有礼的道：“师祖身患半身不遂重疾，徒孙特别自金沙镇寻得白羚角一对，疗治师祖身上的不治之症……”

飘影无踪冷冷地道：“我已不是你的师祖，当初我传你爹爹武功之后，才发现找错了对象，你爹爹心怀巨诡，做下那件滔天大祸，我已将他逐出门墙……”西门熊不敢答话，连声的道：“是！是！”

飘影无踪冷笑道：“你爹爹仅仅得了我一桩神功便已天下无敌，我知道他必不甘默默终生流连于山水之间，暗地里传了天龙谷的东方云武功，想使两家并驾武林，谁也不敢做逆天之事，谁知东方云忠厚老实，并不想和你爹爹争雄，使我当初所想的以强制强的方法陡然失策，而传在你和东方刚手里，虽然尚能保持一个均势，可是你已存了吞霸江湖之心……”东方玉在屏边听了心中一跳，想不到这个老人曾是传给祖父武功的老祖宗，他还是初次听到这件武林隐事，不禁倾耳凝神听着。

西门熊唯唯诺诺的道：“家父当年虽有不是之处，可是徒孙没有错处，希望师祖能使徒孙略尽棉薄，奉养您老……”飘影无踪冷漠的道：“你走吧，我不愿再提那些往事，我如今也没有办法约束你们了，反正眼不见为净，我死了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西门熊缓缓将木盒启开，露出一对洁白如玉的羚羊角来，这种羚羊角并非普通的羚羊角，而是一种产自天山绝顶的羚羊，此物善解奇毒，只是鲜有人得着，即使闻天山也仅不过有五对而已，西门熊双手托上，道：“师祖，请你赶忙施出‘羚羊打穴’的功夫，或真如传言一样，能使你走火入魔之体恢复原状……”飘影无踪冷冷的道：“不用了，我并不希罕这东西。”西门熊知道求告无用，他来时早已想好万全之策，双手将一对羚羊之角抓起来，大声的道：“师祖既然不获徒孙孝敬，做徒孙的活了有什么用处，我不如一头撞死在你的前面……”

他扮象逼真，作势要往石壁上撞去，飘影无踪看得暗暗感动，连忙挥手，道：“你这是干什么？”他暗然的叹道：“我走火入魔快二十年了，纵是大罗神仙投世也难救治的好，念你一片孝心，我就试试……”西门熊欣喜的道：“师祖暂且试试，也许奇迹会出现……”

飘影无踪伸手拿了一个羚羊角在空中一晃，全身衣袍隆隆的鼓了起来，额上泛汗，他斜伸羚羊角在自己身上三十六处穴道上轻轻敲打，每敲一下便有一声轻响发出。见那飘影无踪在敲至第三十二下之时，神色间突然大变，

身躯剧烈的一颤，脱手将手中羚羊角向西门熊的身上掷去。

他虽然武功盖世，无奈被病魔缠身，这一掷之力大大的减弱，西门熊果然有此一着，身形一晃，陡地飘退而去。“喀——”那羚羊角去势如矢，击在石壁上发出一声重响，只见一个羚羊角全部嵌进了石壁里面。

飘影无踪怒叱道：“你在羚羊角上做了手脚……原来你比你爹爹还要可恶，我飘影无踪真是有眼无珠，误认你们一家恶徒……”幽灵大帝西门熊目中凶光大盛，哈哈笑道：“老杂种，我爹爹受你的压制已经够了，你一天不死，我们幽灵宫一天抬不起头来，嘿……我爹所以会这么快的死去，完全是你逼他走上了死亡之路……”飘影无踪厉笑一声，道：“这话是谁说的？”

西门熊一怔道：“大煞手房玄铃亲口告诉我的，你还想赖……”飘影无踪冷哼道：“我早该想到你去投靠六诏山了，否则你也不会找出这里了，哈哈……我虽然不能行动，杀你却是易如反掌！”

他作势欲扑，奈何身子行动不便，况且潜在体内的伤势发作疾快，只觉劲力不继，连一个普通人都不易杀死，不禁想起自己往昔那股力斗六诏山房子承的雄威，深感迟暮之年，已如日薄西山，生命就要结束了。但西门熊却不知他此时已命若游丝，不堪一击，他一见飘影无踪作势欲扑，不禁吓得退出门外。他嘿嘿笑道：“我在羚羊角上已涂上了‘蚀骨化神散’你的功力虽然盖世却无法抗拒自穴道上传进的剧毒，在三个时辰之后再收尸，那时嘿嘿……”

说完闪身而去，亡命的逃走。石砥中和东方玉亲自所睹，见幽灵大帝的惨酷事实，不觉血脉愤张，气血直涌，几次都想出去，俱被大风教主示意阻止，这时见西门熊离去，忙闪身跃出。

飘影无踪凄厉的大笑道：“我自作孽，怨不得人这也许是劫数，当时只因一念之仁，留下无穷后患，唉……”

石砥中轻轻扶住飘影无踪，道：“老前辈，你请歇歇……”飘影无踪摇摇头，道：“三个时辰后，西门熊必会来搜索我的东西，他晓得我神功绝艺必不会绝传于世，定有秘笈之类的东西留下，他虽然对了，可是我的主意却变了……”说着自身后抽出五六本手著的秘笈，对大风教主道：“拿火来！”大风教主忙拿过一枝松油火把，不解的道：“前辈，你要做什么？”

飘影无踪悲伤的道：“我已经给世上留下了无穷的祸患，心中实在心灰意冷，这些东西虽然花了我无数的心血，可是每一本东西只要落入坏人之手都可遗害万世，这些东西留着不如不留，还是烧掉的好……”

这个悲凄的老人说至这里声泪俱下，拿着那些秘笈都禁不住颤抖，他象是决定了什么大事一样，随手拿出一本交给东方玉，道：“接着，交给东方刚，在三个月内你要勤习上面的武功，这些都是你爹爹没有学过的，希望你……”东方玉一愣，连忙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道：“师……祖……”

飘影无踪拿出一本“天雷掌笈”交给石砥中，道：“你如果练会这上面的东西，江湖上再没有人是你的对手，将来六诏山为恶江湖，你要义不容辞的对付他……”他象是觉得时光宝贵，唯恐生命会骤然失去一样，伸手拍了拍迴天剑客石砥中，恍如一副重担压在他身上一样，使石砥中要说出的话都被对方那种肃默的样子逼得咽了回去，整个古墓陡地一冷，犹如死寂一般的寂静。

飘影无踪拿着火把默默地将那些秘笈点燃，只见火光一涌，熊熊的烈焰腾空而起，那些秘笈遇火即燃，黑烟冒起，刹时化为灰烬。大风教主暗暗的

叹了口气，道：“前辈，你这是何苦？”飘影无踪目含泪光，颤声的道：“我不能再害人，在我学艺之前我师父告诉我做人的道理，我始终都依着师父的话去做，可是每一件事都失败了，现在我才了解，这个世间变了……”

他说得悲惨凄凉，使石砥中都不觉暗然无语，东方玉愤愤的冷笑，道：“西门熊太令人气愤，等会儿我必斗斗他……”石砥中冷煞的道：“我们等他回来，在这墓中将他杀死……”

飘影无踪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道：“他气未尽，你们杀他恐怕不易……”时间在默默地沉思中溜过，三个时辰弹指之时失去，飘影无踪虽然中毒已深，由于他多年的苦修潜练，尚能保持一口气，只是嘴里不歇的传出呻吟之声，一阵阵痛苦在他脸上显现出来。

突然，一声高亢的大笑由墓外传来，石砥中神色微异，凝神仔细听了一会儿，挥手道：“我们暂时避一避，西门熊进来之时，你们守着出口，由我一人对付他……”那阵笑声越来越近，三人身形方隐藏好，进口处已现出两个人来，西门熊毫无忌惮的拉着西门琦的手缓缓行至飘影无踪的跟前，他嘴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冷哼。

他嘿嘿的道：“老杂种，你得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幽灵宫将要因为我并发扬光大，嘿嘿，我想看看你在死前到底留下了什么好东西，琦儿，还需要你的那些绝技……”西门琦冷冷的斜了飘影无踪一眼，道：“爹，你说的就是这个老混蛋压制幽灵宫，逼死我爷爷么？”

西门熊点点头，道：“不错，这一个老杂种，总算要死了，你爷爷若在泉下有知，也当含笑，死而瞑目了……”

西门琦冷笑道：“这个老混蛋太可恶，让我教训他一顿……”他血气方刚，又自持幽灵宫的武功天下无敌，上前连跨几步，扬起手掌在飘影无踪的脸上重重的搥了三个耳光，飘影无踪此刻在以生命交修的一口残余劲力，抵抗由穴道传进去的烈毒，根本没有抵抗或出手的力量……

“劈啪……”之声一起，飘影无踪的嘴角已流下一条血丝，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临死之前会遭到一个小辈如此之重辱？

陡地，一声冷笑响起，只听石砥中冷笑道：“阁下可以住手了！”西门琦心中一惊，只觉这个声音非常熟悉，在暗影浮动中，隐隐有三个人影闪了出来，他回目一瞥，冷哼一声，嘿嘿笑道：“爹，你瞧，有人来送死啦……”

当他看清这个人是一天剑客石砥中时，他的话声不禁一噎，将要说的话硬生生的咽了回去，在他脸上疾快的掠过一层阴影，不觉的退了两步。

西门熊一愣，道：“好呀，原来老杂种请了帮手啦！”

石砥中冷冷的一笑道：“你们父子所做所为实在令人齿冷……”大风教主和东方玉双双一晃身形，挡住墓口，各自掣出一柄长剑，环抱胸前，冷煞的注视着西门熊父子。西门琦怔怔的道：“东方兄，你也要与小弟为敌？”

西门熊这时表面上虽然镇定自如，心里却不禁一阵焦急，单单一个一天剑客石砥中已够他对付，再加上东方玉和那个满身铜甲的怪人，他纵有洞天之能也无法和这三大高手相抗，暗暗将全力凝聚在双掌之上。

冷冷地道：“琦儿，你还套什么交情，人家并不会赏这个面子。”东方玉不屑的道：“我以前还把西门兄当成一位仁义的好兄弟，那知今日所睹，使我大大的失望……”

“可笑呀，可笑呀！”西门琦鬼计多端，层出不穷，他一见东方玉和石砥中在一起，不禁大笑，道：“想不到东方兄也变节投敌了……”东方玉一

怔，道：“你胡说什么？”西门琦哈哈笑道：“在以前东方兄恨不得杀死石砥中，双方已水火不容，谁又料到，你们会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幽灵宫……”

他笑得极为勉强，掩饰不了心中的骇惧，剑光如水洒出，紧紧靠在幽灵大帝西门熊的身旁，父子两人显然要联手对付他们。西门熊斜睨了东方玉一眼，轻声的道：“琦儿，你先攻东方玉和那个铜甲人三招，三招一过不论胜负都得回来，速去速回……”

西门琦点了点头，身形如电的射了出去，手中长剑一颤，电快的一伸长剑，向东方玉的肩头刺去。东方玉冷哼道：“琦玉双星，今日可要分出个高下！”他身形一晃，脚下连移三步，手肘下沉，长剑如电劈出，这一招不但避过对方斜刺之势，反而来势伤敌，当真是又快又狠。

西门琦溜滑无比，一剑落空，收势一转，剑势转一大弧，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下，连剑袭刺铜甲人身上。

铜甲人轻叱一声，道：“你找死！”声音一出，顿时使西门琦一呆，只觉对方口音婉转，美妙的如一少女，使人捉摸不出这铜甲发到底是男是女？

他正在出神沉思之间，对方的长剑已自身侧斜攻而至，心中一震，剑光转动间，连着两招才将对方逼退半步。

西门琦觉得眼前两人无一不是平生罕见的劲敌，不敢恋战，急忙拔出身形，脱身退回西门熊的身旁。西门熊自始至终不瞬的看着双方动手的情形，他双眉紧锁，脸上正时有一股梦悒惊过，猜测不出那个身形如风，手法怪异的铜甲怪人到底是何种身份？

西门琦出手退回都是眨眼间事，几个动作都是在电光石火间完成，是故西门熊在一刹那把场中形势有个大致的了解，暗中筹思如何脱身之策。迴天剑客石砥中深深的吸了口气，胸中那股沉闷的浊气通通发泄出来，他目光一冷，冰冷的道：“西门熊，我们可以动手了。”西门熊嘿地一声道：“姓石的，你不需和老夫转弯抹角，你们纵是一起上，老夫也不惧，只是——嘿……除了今天之后，幽灵宫会以十倍之力报复。”他实是惧骇这三个人一起对付他做子星故拿话扣住石砥中等，刚才西门熊冷眼观察，发觉铜甲人的功力比东方玉还高，如果三人一起出手，他们父子虽有通天遁地之能，今日也休想安全走出这片古墓。

石砥中突然有一股英明的激动涌上心头，多少日来，他尽量忘却感情的创伤，把那些足以使人勇志颓唐的铭骨恨事忘掉，由于西门熊父子的出现，又勾起那些无涯的往事，使他陷于一片痛苦之中。他豪气干云的一声大笑，道：“西门熊，我们是老规矩，还是由我和你独斗，不论谁生谁死，决不要别人帮忙，这下你可放心了。”

他双臂一曲，手掌缓缓地抬了起来，一股滑莹的光华自掌心之中吐出来，空中立时闪过一道白虹。西门熊骇然的一颤，道：“你要用‘断银手’和我动手……”

石砥中冷冷地道：“不错，我你已经不能两立，杀你只是早晚的事！”幽灵大帝西门熊气得怒吼一声，右掌一推，幽灵功已布满臂上，随着一推之势，一股浑厚的掌劲恍如风雷并发般的涌了出去！

石砥中虽然已得盖世武功，但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敌，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冷煞的一声长笑，道：“你的幽灵功又进步不少……”他身形一移，“断银手”陡地劈出，双方动作都是快逾闪电，掌劲一合，顿时交结在空中，撞在一处。

“砰！”一声巨响，震得古墓石壁一阵颤动，陈积的尘土和石屑纷纷抖落下来，呼啸的掌风涌气成涡，使西门琦和东方玉俱被这威烈的拼斗所震慑。

飘影无踪此刻也轻轻的启开了双目，不瞬的注视着拼斗的两大高手，在他的脸上不时幻化着无数的表情，有时低头沉思，两人出手的招式，时而摇头叹息那一招的不当，一代武学宗师虽然病势堪危，也受不了这场罕见的拼斗的吸引，打足精神的注视场中。

幽灵大帝西门熊和石砥中身形都是快得玄人耳目，在每一招出手之间都郁藏着无数的变化，虽然这时看去功力席敌，不方轩轻，但在明眼人看来，幽灵大帝西门熊已面临危机，生死存亡一刹间之事。幽灵功本属柔劲，伤人于元形，而断银手则系纯阳之气，两大异功相较之下，幽灵功便如遇着克星一样，威力始终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西门熊越斗越骇，不禁气得长啸连连，掌影纷飘，气劲如刃，双方又互击数掌。

所谓父子连心，西门琦一见父亲处于危险之境，心中又骇又惧，一颤长剑，斜而出，大喝道：“石砥中，我和你拼了！”他剑势一颤，一股冷芒自剑刃上泛射出来，东方玉冷笑一声，闪身挥剑追踪而至，不屑的道：“西门琦，我们俩人的事还没有完呢！”西门琦心中一凛，急忙把腰一拧，飘出三尺，他双目赤红如血，大吼一声，和东方玉打将起来。陡地，场中响起幽灵大帝西门熊惨呃之声，人影分处，西门熊紧抚胸前，脸上泛起一阵抽搐，他踉跄的退了几步，哇地吐出一股鲜血。

西门琦挥剑一退，大声的道：“爹，你怎么了？”

西门熊恍如未闻一样，轻轻的拭着嘴角上的血渍，他全身颤抖，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双目怒睁，吼道：“石砥中，我们的事永远没完……”

石砥中虽然以断银手神功击伤了幽灵大帝西门熊，可是断银手耗力最巨，胸前起伏，喘息不定，他冷冷地道：“你今天要想走出这个墓外可不是简单之事……”

“嘿！”西门熊低嘿一声，大笑道：“你还想留住我们，哈……你简直在做梦……”石砥中冷笑一声，缓缓的掣出斜插于肩上的长剑，一片耀眼的剑华振颤而出，剑光所指，正是西门熊的咽喉之处，他满面杀气的道：“我今日纵是冒了不义之名也要将你除去！”旁立的西门琦骇得脸色大变，闷声不吭的挥剑自迴天剑客石砥中的背后袭去。石砥中背后恍如长了眼睛一般，身形微移，斜剑撩出，呛地一声，西门琦被震得连退两步，一柄长剑立时断为二截，坠落在地上，愣愣地一句话也说不出。

西门熊晓得石砥中不会放过自己，他乘着石砥中回身劈剑之际，大喝一声，一掌劈了过来。

石砥中怒笑一声，道：“你们父子两个都不要想活着出去！”一道剑幕弥空而起，立时将西门熊父子圈进剑光之中，石砥中正要痛下煞手，突然有一缕怪异的声音响起，还未会过意来，西门熊的掌劲已如捶击来，这一掌强劲如浪，比刚才两人交手之时还要威烈，石砥中一愕，急忙措身跃开，心中不觉在奇怪西门熊如何会有如此大的力劲？

西门熊伸手一拉西门琦，大喝道：“琦儿，我们走……”

他一掌把石砥中逼退，身子如风的跃了过来，右掌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弧，一股浑厚如刃的力道直把东方玉和大风教主震退五六步。

石砥中正待追去，飘影无踪突然呻吟一声，道：“不要追了，大煞手房玄铃正以‘无相神音’助他增加功力，这时的西门熊力大无穷，和刚才判若

两人，他若存心拼命，谁也阻挡不了……”在这阵功夫里，西门熊已闯过大风教主和东方玉的阻拦，和西门琦双双并肩驰出，眨眼消逝不见了。

东方玉恨是一跺脚，道：“可惜，可惜，如果不是那阵怪异的声音，西门熊今天岂能留得命在……”飘影无踪黯然的道：“一切都在天命，那大煞手房玄铃定是和西门熊遇上，知道我命在旦夕，如果不是你们在这里，大煞手可能早就进来将我杀了……”他似是非常的劳累，说话的声音细弱短促，象是快要断气一般。

他挥了挥手，喘息道：“砥中和玉儿都休息吧，明天开始，你们就好好的练功，准备三月后六诏山之会！”

石砥中和东方玉应了一声，急忙向一个石室行去，两人心境不同，面上俱露出一一种令人迷惘的神色，飘影无踪目注这两个青年离去，不禁叹道：“江湖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萍儿，你的眼光不错，如果不是你告诉我世上有这么一个人，我的百年心血都要白废……唉……但愿石砥中能为武林伸张正义，我虽然死去，也不会有牵挂了……”大风教主全身稟颤，目中立时闪出一条泪影，她将铜罩徐徐的拿了下来，露出满头的银发，正是石砥中目思夜念，追踪无影的东方萍。

东方萍凄凉的道：“以我心，换他心，两情相意深……”

飘影无踪叹了口气，道：“你这孩子，怎么不干脆和他真面目相见……”东方萍摇摇头道：“我要造就他为武林一代大侠，尚我和他相见，他必不会好好练他的绝世神功，现在我哥哥已追随他了，什么事都不必再想它了……”

语音凄凉，柔情似水，飘影无踪摇摇头，轻轻抚着东方萍的缕缕发丝，非常感伤的道：“你真不想和他见面？唉，此情留待梦中，回首前尘已逝隐……算了，算了，三个月后，你不要见他，让他们两个人去闯天下吧……”

东方萍眸子里泪水一涌，伏在这个老人的身上抽泣起来，一切的一切都在这泣声中表露出自己的心声……”

二十

冬渐渐远去，春之神象个披着薄纱的少女，缓缓的驭着轻风，蹑踏着山谷、林梢、溪流……

郁馥的花香，随着春而散射开来，青绿的山崖苍翠的丛林，使大地抹上一层绿色，绿色的彩雾，绿色的人生，尘世间的绿色希望，给河湖上铺上了一条长长的道路……

笃笃的蹄声轻缓的传来，使这个春日的黄昏平添了许多的音符，东方玉精神抖擞，轻跨在马上，远眺群山密峰，恍如隔了一个尘世一样，三个月的墓中生活已悄悄的过去了。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道：“大哥，我真怀疑那个大风教主，他的动作谲秘，不似一个江湖男儿，扭扭捏捏的倒像是个女人……”

石砥中哦了一声，浓浓的眉毛一舒，道：“我也有这种感觉，这次我们出墓，他避而不见，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人不解的他那身铜甲终日不解，据我猜测，这个人不是面容奇丑，就是有什么隐情他那知大风教主便是爱他深若海，情坚如石的东方萍，如果东方萍露出自己的身份，迴天剑客石砥中纵是铁石心肠，也会挥马如驰，回去和东方萍相见。

在将近三个月的苦练绝艺之下，石砥中没有点滴杂念，这时骤然重见天日，不禁又想起遥遥无踪的东方萍，茫然的脸上逐渐泛现出一缕愁苦……

“当……”在这闪旷的山谷前，突然响起一声惊人心弦的巨锣声，袅袅的余音渐渐散去，惊得田野里那些，终日操作的农夫愕然的抬起头来，朝大道上望去。

这些农人目光才扫及大道头上的人影，纷纷大叫道：“僵尸，僵尸，赶尸的来了！”无知的农民吓得象是奔命的逃生者，向四处奔跑……石砥中双眉一锁，诧异的道：“这锣声好怪，怎么有慑人心神的怪异？”东方玉突然间，神色大变，道：“不好，我们遇上赶尸的了！”他象是见鬼魅似的，掉转马头背道而驰，石砥中急忙一拉东方玉，非常奇怪的道：“东方兄，你难道也相信鬼……”东方玉摇头道：“大哥，你哪知湖南辰州‘僵尸门’的厉害，这些人都是没有血性之人，只要有人敢偷窥他们赶尸的秘密，他们务必追杀灭口，逢人便杀……”石砥中冷笑道：“江湖上门派罗列，却还没有一家会有这种规矩，湖南辰州‘僵尸门’虽没有听过，想这种诡异的门派，必不是好东西，东方兄，我们去看看……”东方玉苦笑道：“大哥，我们何必去沾惹这些人？”

正说话间，一个农夫因为跑得太慢，突然和迎面走来的那个敲锣的灰衣人遇上，灰衣人上下全用黑衣裹住，左手里拿着一铜锣，右手握着一个铜锤，他发出一声怪异的大笑，锤头向那农夫头上一敲，那农夫脑浆四溅，死于非命。

石砥中看得心中骇然，怒道：“好狠！”他正要飘身跃出，东方玉忽然向他施了一个眼色，只见一排灰衣人在大道上出现，这些僵硬着身子的尸体接连行走，竟没有一丝声息，步履之间，跃水跨石，恍如是一个个武林高手一样。手持铜锣的灰衣人看了看天色，突然低声喃喃念了一阵咒语，那些僵尸纷纷的倒卧在地上，整齐的排列在一起，远远看去像是一队久经训练的军队。

那赶尸的人目光朝这里略略一瞥，发出一声惨厉的哀笑，轻轻一伸锣锤，

对着那个排列最前的尸身一指，大声叫道：“那二人与你有仇，你去把他们抓来！”

这僵尸恍若听惯他的话一样，自地上一弹跃起，行走如风，朝着石砥中和东方玉行来。东方玉颤声的道：“不好，他发现我们了！他发现我们了！”僵尸来得很快，身形一晃而至，只见他枯爪一伸，陡的向东方玉的身前抓来，他运指如风，不下于一个武林高手，指影未至，锐利的指风已经袭来。

东方玉心里有莫明的恐惧，忙乱的弹身飞起，右手在空中一扬，对着那个僵尸的身上拍去。“砰——”这一掌击在僵尸身上，犹如击中败絮一样，砰的一声，那僵尸只不过是略略一晃身形，在地上一蹦一跳，又追了过来。石砥中看得心里暗惊，冷哼一声，道：“一个僵尸也敢做怪！”他见这僵尸身手虽灵活，腿脚之处都是非常钝笨，在僵尸跃身弹起之际，他斜斜一掌，劈向这僵尸的膝盖骨地方，只听喀喇一声，那僵尸迎面而倒，一双腿骨整个被劈断，站不起来，倒在地上动也不动。

赶尸之人怒哼一声，一扑而上，道：“原来是两个练家子……”他将头上的黑巾一掀，露出一个浓眉，尖腮，削瘦的老人脸庞，阴森森地道：“你毁我僵尸，可知这是谁买来的尸体么？”石砥中一愣，没有想到僵尸也有人买，他不知这些僵尸可做何用？怔怔的出了一会神，诧异的道：“你说什么？”哪个老头嘿嘿的一笑，道：“我从湖南赶尸到这里，没有一个人敢在湖南辰州‘僵尸门’赶尸鬼王面前撒野，想不到你们两个小娃儿竟敢毁我僵尸，这些僵尸是运往幽灵宫之物，你毁了一个，可要我赔一双……”

石砥中一听这些僵尸是运往幽灵宫，不禁沉思不出这些僵尸的用途，他双眉一紧，煞气盈眉的道：“幽灵宫，那阁下是西门熊所邀的？”

赶尸鬼王得意的一声大笑，道：“好说，承西门熊瞧得起我老头子，邀我‘僵尸门’的弟子加盟幽灵宫，我老头子知道他极需训练一批幽灵骑士，特别远走各派搜获这些各派高手，只要经他略一训练，无异是这些人再生，足可击败江湖各派……”

他嘿嘿干笑数声，阴声的道：“你们两个后辈是何人门下，如果和幽灵宫有关系，老夫看在西门熊的面上，可饶了你俩……”

石砥中冷冷的道：“西门熊是什么东西，我石砥中正愁找不着他，想不到你在这里替他千里送僵尸，你们‘僵尸门’邪门异功，害世祸人，少不得要把你毁了……”

赶尸鬼王一听石砥中三字，脸色突然变了一下，他象夜袭似的一声怪笑，连着退了三步，道：“我好象听西门熊说过你，虽有人说你如何如何的厉害，心里即始终有点不大服气，正好斗斗你……”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一接触发之时，远处传来一声厉笑，笑声凄厉，荡人心魂，只见一个蓬头散发的老太婆，手里提着一柄长剑，如电的向这里奔来。

赶尸鬼王冷笑一声，道：“好呀，原来你们是她请来的帮手……”他急忙从怀里拿出一个笛子吹了起来，那些僵尸忽然自地上站了起来，身形飘动，拦住了那个老太婆的去路。老太婆舞着长剑，大喝道：“还我儿子来！”

这个老太婆功力甚高，出手的招式深厚朴际，严然一派宗师，她晃身在僵尸中间，虽然剑法神奇，却似有什么顾虑，每当刺着僵尸身上的时候，撤回长剑，只是设法将这些僵尸逼退，使石砥中和东方玉都看得大惑不解，赶尸鬼王喋喋一声怪笑，道：“你这死婆子，还不给我过来！”他这一句话竟

是十分的有力，那个剑门的老太婆身形一阵不稳，摇摇摆摆地走到赶尸鬼王的面前，先前那种拚斗的凶焰骤地敛失，茫然，僵在赶尸鬼王的身前。

赶尸鬼王嘿嘿一笑，道：“你也跟他们一起，我送你回家乡……”说着便拿出一块长巾复在老太婆的脸上，老太婆象是中魔一样，踉跄的走回那些僵尸行。石砥中心头大骇，虽不知赶尸鬼王施出何法迷失了老太婆的心性，灭去了她心中的灵智，可是却晓得“僵尸门”诡异秘法太多，邪法冥术层出不穷，这老太婆若非中了他的道儿，决不会这个样子。东方玉一掌推出，大喝道：“你这个赶尸的不要走！”赶尸鬼王冷笑一声，道：“谁走了！”

他身形一晃，铜锤如捣而出，对着东方玉的“气海穴”上点来，这一招狠辣兼俱，手法怪异灵巧，凌厉无比。东方玉心中一凛，没有想到“僵尸门”中会有如此高身手，急忙一移身形，横里挥掌向赶尸鬼王的手腕切来，招式发出一半，化掌如爪，又快又疾。

赶尸鬼王不曾料及一个年纪如此青的少年会有这样高的身手，变招不及之下，缩手一退踏出，饶是他缩手得快腕脉上被东方玉抓得皮破血流，五个长长的抓痕。

他怒吼一声，道：“小狗你何人？”东方玉怒吼道：“老狗，你连东方大爷都不认识，还敢来害人……”赶尸鬼王嘿嘿一笑，道：“原来你是东方刚的宝贝儿子，嘿嘿，西门熊正愁无法控制你爹，嘿嘿……真是给我一个好机会……”他双目突然一睁，有一股异光射出。

东方玉全身一颤，竟茫然的站立在地上。赶尸鬼王嘿嘿干笑一声，又道：“你爹正在天龙谷等你，我送你回家……”

东方玉茫然的点了点头，忽然垂上了双目，向那群僵尸而去，这个变化来得太快，连石砥中都被震愕了。石砥中脸色大变，大声道：“东方兄！”

东方玉竟是置耳不闻，缓缓的走到僵尸行列，果如泥塑一般僵立在地上，跟僵尸的样子一模一样。石砥中心里大惧，连问道：“东方兄，你是怎么样啦？”赶尸鬼王冷冷的道：“你吼破了喉咙也没有用，他已中了本门无上的大法‘失魂术’，除了听老夫的指挥外，连他爹爹都不认识……”石砥中气得冷笑数声，道：“你这个害人的东西，我非杀了你不可……”

他一怒之下，伸手击出金鹏墨剑，轻轻一抖，剑刃上立是射出一股冷冽的光华，逼得赶尸鬼王倒退两步。

赶尸鬼王骤见对方手捻神剑，严然一派宗师之风，心里登时大骇，他冷笑一声，暗忖道：“这小子的功力相当深厚，我和他动起手来恐非其敌，看样子非施出本门的‘失魂术’不可，只是这种功夫最耗真气，我连施两次，精神已无法聚集在一点……”

要知道这种“失魂术”全凭一点意志迷惑对方的心神，使其丧失神智，而听命对方的摆布，如果本身意志无法集中，施功者合不能伤害对方，此功相当于今日的催眠术。怔念一失，赶尸鬼王的双目忽地一睁，一股异光涌射而出，石砥中的目光方触及对方的眼神，心神就是一颤，心中一凛，顿时想起东方玉和那个不知来历的老太婆便是如此被这赶尸鬼王所迷惑，他心中一骇，急忙避开对方的双目，脑海之中却不由惊忖道：“他的目光好厉害，这个赶尸鬼王的邪术太厉害，我即无法和他的邪术相斗只有先避一避，晚上再……”他伸臂挥出一剑将赶尸鬼王逼得连退数步，由于适才受对方“失魂术”的袭击，脑海中突然浑浑浊浊，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整剑势发出，没有往前的厉害。

赶尸鬼王双目异光四射，大喝道：“石砥中，你看看我，我送你回家乡……”石砥中一怔，正等向对方望去之时，脑子里突然有一个意念支使他，使他急忙低下头去，身形一弓，斜跃而去。

他骇然的惊道：“好厉害，好狠毒，我差点中了他的道儿……”他晓得自己此时无法和赶尸鬼王相斗，身形跃起，急忙轻啸一声，汗血宝马一闪跃至，石砥中脑中一清，急忙跃上马背如飞驰去。

赶尸鬼王冷笑一声，道：“不知死活的东西，算你今天命大……”“当！”铜锣之声震空而起，袅袅的锣声飞散于天际，那一群僵尸在暮色之中排列而行，向山林之间行去。这时夜色越来越浓，但见满天乌云密布，清冷的风啸飘过，吹起那些僵尸的衣袂，簌簌作响。赶尸鬼王领着这一群僵尸渐渐走向荒凉的小路，他一路行来，嘴里不停的喃喃念着咒语，只听他念道：“凶鬼、煞鬼、恶鬼，我鬼王行尸四方，全凭诸鬼的帮忙，今夜诸鬼上门来，我鬼王只有送钱……”

说着便从怀中拿出一叠银色的纸钱，燃上三枝香便顶空礼拜，烧起那一叠冥钱，但见火光一闪，冥钱通通化为灰烬，消失于空中。

赶尸鬼王伸手一挥，那些僵尸又卧倒地上，一列僵尸整齐而卧，此时虽然天色刚黑，也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冷风惨惨……赶尸鬼王似是作法已毕，向南方望了望，身形快速拔起，如飞驰去。

在这乌云密布，寒风飒飒的夜里，石砥中悄悄的奔了过来，他见赶尸鬼王离去，心里不禁轻松了不少，他目光朝那些僵尸略略一瞥，轻道：“东方兄，东方兄……”这一列僵尸通通用黑巾掩面，石砥中根本无法分辨出哪个是他极欲寻找的东方玉，他虽然艺高胆大，面对着这么多僵尸不禁喘息不安，冷汗直流。

他连叫数声，不由着急的道：“这怎么办？难道我要一个个将这些僵尸的头巾揭下来……”正在这时他的对面那个僵尸身前，忽然象幽灵样的出现一个人影，这个人影的行动诡秘，奔行于僵尸之间，伸手揭去一个僵尸的面罩，他象是寻人一般，揭开一个又揭开一个，石砥中看他动作很熟，不禁一骇，急忙来身倒在二个僵尸中间。

那个人在黑夜里发出一声冷笑，只听他叫道：“大师妹，大师妹！”石砥中一听此人不是赶尸鬼王，心神不由一怔，他爬起来，轻声的道：“前面是谁？”

那个人骤然看见一个人自僵尸堆里坐了起来，不禁吓了一跳，他啊了一声，倒退数步，怒吼道：“你这鬼王竟敢来吓我！”一个很大的手掌如电的伸出，对准石砥中的胸前抓来，这一抓快得出乎石砥中预料，使他骇异得翻了一个身，可是对方一抓不住，第二抓又接踵而至。

石砥中怒吼道：“慢着！”对方冷笑一声，身子整个向前扑来，掌指之间，全指向石砥中的要害，显然是要把他毁在掌下。

寒冷的夜风无情的拂在林梢，响起一阵阵低细的簌簌抖动之声，穹空中没有一丝星光，黑得象墨一般，大块的乌云堆集的半边天都遮住，斜月躲在云堆后……

“嘿嘿……”一连串嘿嘿的笑声自那人的嘴里发出，象夜鸟般的令人心悸，但见他掌影如山，斜挥而去！迴天剑客石砥中没有想到这个身形飘忽的人影，功力是如此浑厚，在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敌人死命之处，登时有一股怒火自他胸中冲了上来，嘴角上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他冷笑一声道：“阁

下是谁，怎样这么不讲理？”

这个人象是有什么顾忌一样，闷声不吭的一蹲身形，左掌在空中兜一大弧，发出一道劲风，右掌化拍为点，斜舒一指，点向石砥中的手肘之处，这一招二式的功夫凌厉异常，寻常人躲过左掌也避不过掌指，石砥中看得心中一寒，挫腰拧身一飘而出。

他冷哼一声，趁着那个不知姓名的怪人招式用老之际，陡地一斜跃而来，右掌在急不容缓之中削出！那个人恍如受了什么震撼一样，愣了一愣，身形弓起，拔起数尺，左足向前一跨，右足忽然踢了过来。石砥中怒喝一声，道：“阁下再不说话，休怪在下不客气了！”

他见对方一脚来得突然，不觉得哦了一声，疾伸右掌，对着那人的脚踝上抓去，这幻化无比的一抓使这人一呆，竟是避不过石砥中这迅捷的一抓，石砥中大喝一声，手臂抬起，已将那人连脚带人甩向空中，抛了出去……

那个人身在空中轻轻一跃，竟拔高了许高，在空中一个大转弯，象一片棉絮样的飘落地上，嘿嘿笑道：“你这小子的功力不错。”石砥中一怔，竟觉得这个人的话音好熟，他唯恐两人再不明不白的斗下去，连忙上前道：“阁下是谁？听口音好象在下的一个老朋友……”

哪知对方只是冷笑，根本不理会他的解释，迴天剑客石砥中也是个倔强高傲的人，一见对方恍如在嘲笑自己，顿时有一股怒火涌上胸头，他冷冷的道：“有什么事值得阁下如此好笑？”“嘿！”那个人低嘿一声，道：“本君一路自湖南辰州追赶到这里，始终没有机会下手，小子，你藏于僵尸堆中，是不是和赶尸鬼王一路的？”

石砥中冷漠的道：“在下有一好友中赶尸鬼王的邪术，趁那个玩弄鬼术的东西离去之时，欲将敝友救出来……”“哈！”那个人目光在黑夜中一闪，射出一道炯炯神光，他哈地一声大笑，仍然没有灭去丝毫敌意，犹豫一刻，在迴天剑客石砥中身上一打量，黑夜中大地如漆，双方都没法看清对方的容貌，在依稀中，仅能看清一点轮廓。

他冷冷的道：“这么说将起来，你和我谋而合……”他沉思了片刻，双目陡地大张，一股神光迅涌而出，怒道：“你若要在七绝神君面前玩花样，那可是找死……”

“什么？”迴天剑客怔一怔道：“你是七绝神君？”

七绝神君冷冷地道：“不错，我相信你在江湖上也有个耳闻，本君做事素来不讲任何交情，如果你妄想伸手管本君的事，嘿！后果如何？你将比我还清楚……”

石砥中哈哈笑道：“神君，你真连我石砥中都认不出来？”七绝神君哦了一声，道：“小子，是你！”显然双方都未意料着会在这里相遇，七绝神君虽然有些激动，却掩不住脸上所显现出来的着急之色，他急声的道：“砥中，我师妹是否已遭赶尸鬼王的道儿……”

石砥中想了一想，道：“神君说的可是一个老婆子？”七绝神君异声的道：“不错，她在哪里？”迴天剑客石砥中骤见七绝神君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不禁怔了一怔，脑海中不由得忖道：“这个老太婆不知和七绝神君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没听说过七绝神君有个大师妹，看神君那种焦急忧悒的样子，莫不是两有着深厚的感情……”

要知一个历劫情场，情海掀波的人，对于男子间的事情的发生来得特别敏感，石砥中半生岁月中，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涉及女人方面，是故凭着一种

直觉的意识，觉得七绝神君在和那个苍颜白发的女人必是有着一层不平凡的关系。他舒出一指，指着第七个僵尸，道：“如我料的不错，第七位便是你要找的人。”

七绝神君未等石砥中说完，身形一拔而起，扑向第七个僵尸，他激动的一掀黑巾，只见那个老太婆静静的侧卧在那里，双眸闭紧，除了一丝微息尚可觉出外，与死去的人并无二样，他伸手摸摸那老太婆的鼻息，轻轻的呼唤，道：“大师妹，大师妹！”

冷寒的夜风，清凉如水，他的唤声清楚的传了出去，滔滔不绝，可是那老太婆始终低垂双目，恍如死去一样，七绝神君摇动着她的身躯，依然毫无动静。七绝神君急得怒吼了一声，眼角一飘，瞥见石砥中抱着东方玉斜飘而落，七绝神君诧异的道：“怎么！连这小子也着了那个赶尸的道儿……”

石砥中寒悚的一颤，道：“湖南辰州‘僵尸门’的‘失魂术’当真是狠毒无比，不但东方玉抗拒不了对方那一双怪眼，连我也几乎重踏东方玉的覆辙……”七绝神君双眉一蹙，叹了口气道：“本君自信在这一方面颇有研究，可是自从我和赶尸鬼王连动三次手后，我才发现辰州‘僵尸门’的邪门异术，与江湖各派的诡密异功完全不同，它是找最偏激的路子，而在无形之中伤人，说句良心话，本君实在不敢和这个鬼王正锋交手，因为在对方那双怪异的目光里，我常常看见里面有我以往最痛恨的事……”

石砥中哦了一声，道：“他的眼睛竟会这样的厉害？”他斜睨了倒在怀里的东方玉一眼，象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样，道：“神君，我们总得想法子把他们两个弄醒……”七绝神君摇摇头道：“没有那么简单，凡是中了‘失魂术’的人，在十二个时辰之内不会清醒，除非你施出本身功力，替他俩推官逼穴，将留存于脑海中的一点灵智引发出来……”

石砥中斜伸右掌轻轻按在东方玉的气海穴上，一股大力如泉般的涌了过去，东方玉轻轻一颤，长长的吸了一口气，但却未醒过来，只是脸色稍稍红润而已。七绝神君双目一皱道：“砥中，你纵是将全身的功力贯注他的体中也没有用处，因为他的意志集中在赶尸鬼王的身上，除了听命赶尸鬼王任何人都无法驱使他们，眼上之计，只有以藏土‘神灵大法’才能将他们的那一丝灵智唤醒过来，你把东方玉交给本君，我要试试藏圭的‘神灵大法’到底能不能斗得过‘僵尸门’的‘失魂术’，不过这是全凭本身的精神意志施功，你必须给本君护法……”说着便将东方玉接了过去，和那个老太婆并肩卧在地上，七绝神君身上衣袍陡的簌簌抖动，高高鼓了起来，他单掌斜指穹空，脸色逐渐的凝重起来。他深吸口气道：“我施功之时，若那赶尸鬼王回来，你和他相斗之时，切忌和他目光相接，实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不妨闭起眼睛和他相斗……”语音甫逝，双目倏地一睁，两股怪异的神光象两盏明灯似的射将出来，逼射在东方玉和那个老太婆的脸上，不多时七绝神君额上泛现出颗颗的汗珠，鼻孔里并吐出两道白雾，象烟一样的缭绕不绝……

迴天剑客石砥中当下不敢松懈，急忙收敛心神，注视着四周的动静，唯恐赶尸鬼王这时间了回来。“咚！咚！咚！”更鼓三击，自远处遥空传来，黑夜中更鼓声清晰可闻！恍如三道响箭划过空际一样，石砥中心神陡地一颤，目光缓缓投落在小道上那一黑影。

在这荒凉的小道上，一个黑影摇晃着身子行来，他象是一个迷乱了归途的夜行人一样，嘴里叽哩咕噜的说个不停，一股酒气随风飘进石砥中的鼻息之中，使石砥中心里一阵恶心，不禁忖思道：“赶尸鬼王难道喝醉酒了？”

人影渐近，石砥中已可清楚的看清那个人的样子，只见这人斜戴着一顶大毡帽，手里拿着一个大酒葫芦，他摇摇摆摆举起酒葫芦灌了一口酒，嘴里骂道：“他妈的，老刘那小子真不是东西，自己他妈的向窑子窝里一躺，却要我这么晚了来看守这些死人！呸！真他妈的晦气，……”他嘴里一阵嘀咕，恨恨的又道：“也算我老五倒霉，银子花去了不少，却没有一个娘儿看上我，早知这样干脆抓一个来睡，管他什么东西……”当他正在自言自语的时候，陡然瞥见石砥中象个半截黑塔似的凝立在他的身前，这个汉子酒意未醒，嘿嘿笑道：“老刘那个烂污鬼也真糊涂，竟忘了让这个僵尸睡在地上……”他嘿嘿一声低笑，朝石砥中喝道：“喂！给老子好好的躺下……”

石砥中冷冷的道：“阁下是赶尸鬼王的什么人？”这个汉子惊得啊了一声，连着倒退了三步，顿时酒意全消，随手将那酒葫芦抛在地上，他定了定神，道：“你是谁？我老五乃是僵尸门的驱魂使者。”

石砥中冷笑道：“你既然称为驱魂使者，我便让你变成名符其实的厉鬼，你要问我的名字，只须记石砥中三字……”

驱魂使者一听对方便是名震四海，雄霸大漠的一代绝世高手石砥中，登时骇得大叫一声，道：“原来是你！”刹时，一股冷煞的怒气在石砥中的脸上溺漫而起，在那菱形的嘴角上，含着一丝冷笑，他缓缓的抬起掌来，自掌心之中泛射出一股流滟的光芒，由淡而浓……他冷漠的一笑道：“你如果能接下我这一掌，我便放了你……”驱魂使者虽然有一身诡异莫测的驱驭僵尸的本领，他对真正的功夫却没有太深的研究，他一见石砥中掌心之中泛射出一股晶莹的光华，不禁畏惧得连着退了二步。他阴沉的嘿嘿两声，道：“石砥中，我知道不是你的对手，所以我并不想和你真正动手，传言你已练成金刚不坏之身，本使者驭使那些死在你手中的孤魂野鬼，和你在这里相会一刻……”“嘿……”地一声怪吼，半空里陡地响起一连串的鬼噪之声，刹时，阴森森的幽风自各处吹来，石砥中只觉心中一颤，驱魂使者竟不知何时已隐身不见，他晓得湖南辰州僵尸门的诡秘功夫天下无双，急忙蓄功运逼于双臂之上，注视着暗影之中的动静。

陡地一声怪噪划空曳逝，在这凄凉的山谷里，突然浮出无数的人影，这些人影如真似幻，隐隐约约中无法看清这些人的面貌，但象对方那种披头散发，狰狞恐怖的样子，与传说中的孤魂野鬼那种凄厉形象颇为近似。

这些鬼影身形如烟，在一片黑暗中或纵或跃，作状要扑向石砥中的样子，迴天剑客石砥中虽然不信世间有鬼魂之说，但在这时也不禁惊出一身冷汗。他沉声大喝道：“什么东西敢扮鬼吓人？”

他挥臂击出一掌，击得那些鬼影立时散了，可是没有多久，这些击散的鬼影又凝聚在一起，象一蓬茫茫的大雾似的，稍分即合，始终无法击散他们。正在他骇惧颤畏之时，有一个声音恍如自幽谷深渊里发出般的在他耳际响起，这声音来时飘渺无踪，去时戛然消逝，没有丝毫踪迹可寻，但可分辨出是个女人的声音。

只听一个尖锐的凄厉话声道：“石砥中，石砥中，你这个薄情的男人，还记得我是谁么？……”石砥中一怔，只觉得这阵话声非常耳熟，恍如在那里听过一样，他冷煞的望着四周围鬼影幢幢，昂然发出一声清越的大笑，道：“驱魂使者，你这一套伎俩还是收回去吧！”

“哈哈！”夜空里响起一连串的凄厉笑声，笑声一敛，二个披着长发的女人缓缓走来，左边一个胸前斜插着一柄长剑，殷红的血液汨汨流出，在那

覆在长发之后，是二只冷寒无情的眼睛，石砥中全身陡地一颤，手脚突然变的冰冷。他颤声的道：“罗盈，罗盈……”在他的脑海之中，立时浮现出罗盈惨死在西门琦手中的一幕情形，脑海之中记忆犹新，罗盈死时，是这个样子（此事请看碧眼鹏）。罗盈冷漠的一笑，道：“石相公，罗盈现在已死在枉死城，此世永不得超生，今天我和西门妹妹求得阎王允许出来片刻，特地来看你迴天剑客石砥中随着罗盈手指之处，果然发现另一个女人便是被自己误杀的西门婕，纵使石砥中胆大如天，也不禁冷汗涔涔而落，脑中立时一片茫然……”

西门婕嘴角含血，脸色苍白，转身一理额前的发丝，冰冰的眸光缓缓落在石砥中的身上，冷冷地道：“砥中，你在阳间可还快乐？”石砥中这时已陷于一片迷乱之中，只感到胸间空空荡荡，连那唯有的一丝思绪都不知溜往何处，他摇摇头，道：“人生有悲欢离合，生就是聚，死就是离，在这聚散离合之间，各有各的遭遇，你认为如何……”西门婕冷笑道：“你倒说得轻巧，我们之死都与你有着密切的关系，追根揭底，因果在你，你若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当该追随我俩冥狱之中走一遭……”石砥中见这两个隐隐约约的轮廓，虽是好象罗盈和西门婕，却觉得没有一丝鬼气意味，一丝灵光在他脑海之中一闪而逝，迷乱的神智不由一清，脑海之中疾快的忖思道：“世上虽然无奇不有，却鲜有鬼魂显灵之说，这莫不是驱魂使者故弄虚玄，施出‘僵尸门的惑人之术’……”

他神智清醒，目光如电射出，怒喝道：“妖魔鬼怪，何足道哉！”斜掌陡地一翻，一股浑厚的气劲排空击出，四周罗列的鬼影恍如一蓬云雾似的，统统散了开来，但有一点却令石砥中不解的，是罗盈和西门婕依然凝立原地，只是身法灵巧，移形换位之间，便已避过那斜劈而来的掌风。

石砥中目睹这种情形，连那无鬼神之说的一点信念都几乎动摇了，他愣了一愣，冷笑一声，右手缓缓放在斜插在肩头上剑柄上，只见青光一闪，金鹏墨剑如水洒出，微微在空中一颤，，剑刃上泛射出一股冷艳的寒光。

剑芒一动，鬼影突然自动消失，连罗盈和西门婕都消失不见，只见驱魂使者一人独坐地上，象一个丧失了神智的疯子一样，凌乱的发丝，撕碎了身上的衣衫，脸上漫布起一种极为恐怖神色，手指之上迸流出滴滴的血丝。石砥中冷笑一声，剑尖陡地指在他的身上，道：“阁下还有什么绝技，不妨统统拿出来……”驱魂使者狰狞的大吼一声，道：“你破了我的‘驭鬼大法’我已遍告‘僵尸门’同门，誓和你难能两立，现在你不要逼我，我已不需要你动手，因为我的元神遭你的剑刃所伤，已活不多久……”要知驱魂使者虽能以幻术变化出敌对之人，心中所难忘之事（指死去的那些难忘之友）但此种巫术最耗元神，全凭全身所凝聚的一点意志，猜测出对方怀念之人，石砥中不知金鹏墨剑是天下第一煞剑，专破幻景异术，无形中伤了驱魂使者的元神，而使他元神大伤，倾刻就要死去，石砥中冷冷的道：“你作法自毙，怨不得谁……”

驱魂使者嗥一声，道：“你不要神气，我大师兄已知道你来了，他马上就会赶到，你纵然有着绝世神功，也不是我大师兄的敌手……”石砥中诧异的道：“你大师兄怎会知道我来了？”驱魂使者嘿嘿一声低笑，得意的道：“你懂什么？我们僵尸门有种心灵传音之术，只要本门中有一人遇难，同门心中都有感觉，眼下不但我大师兄已经知道，就连远在湖南的僵尸门弟子也统统知道……”“哈哈——”石砥中不信的哈哈大笑道：“鬼话，江湖上奇

门异术虽然多得不胜枚举，却还没有听过有这种怪异的事情，你死到临头……”话音未落，他的话音陡地噎在喉间，只觉在凄凉的草野间，刮起一阵阴冷无比的寒风，那阵寒风来得怪异，一个庞大的人影随着这阵阴风曳空而来。

驱魂使者大叫道：“大师兄，小弟元气已破，不能助你杀死他了……”说着，口中连着喷出三道鲜血，遍洒在草丛间，他通体一阵抖颤，剧烈的喘着气，狰狞的望着赶尸鬼王，赶尸鬼王阴沉沉的一声大笑，道：“你得道升天，我正要庆贺你，大师兄在死前没有什么送给你的，只好助你飞升而去……”驱魂使者连忙伏在地上，颤声的道：“谢大师兄宏恩！”赶尸鬼王冷冷地一笑，手臂一抬，自宽大的袖袍之中，突然飞出一道白光，腾空向驱魂使者的顶门之上。只闻一声惨叫荡空而起，血影迸溅，驱魂使者的顶门灵台之处，突然碎为四片，登时脑汁四溢，气绝死去。迴天剑客石砥中本是血性中人，虽然觉得这些玩鬼弄魂之徒死有余辜，可是同门之中也不该下此毒手，他气得热血沸腾，眉角上掠过一丝浓浓的杀意，冷冷的道：“阁下心肠似乎太毒了一点……”

他哪知僵尸门中有一个迷信的传说，凡是进入僵尸门中，临死之时，必须要门中弟子击碎天灵盖，让一缕灵魂迎空脱壳飞出，传说这样才可以使死去的人投胎转世，重回僵尸门，若用佛家语，就是因果轮回，重新做人之意。赶尸鬼王嘿嘿一阵怪笑道：“小子，你杀我师弟，偷窥僵尸门的秘密，本鬼王非活活抓着你，让你尝尝本鬼王所练就的五阴鬼爪不可……”

石砥中长剑一斜，一缕剑光跃弹颤出，大喝道：“拿命来！”赶尸鬼王深知这个青年人那身出神入化的功夫，自己还非是其敌手，欲想击败对方，只有施出“失魂术”方可奏功，他身形一飘疾退，沉声喝道：“石砥中，你看看我眼睛里有谁？”迴天剑客石砥中骤闻这声大喝，不禁一怔，手上长剑一缓，不觉得朝对方双目望去，只见在对方的眸瞳里射出一股奇异的目光，深深的将他吸引着。他正在出神的注视着对方双目之时，脑中倏地记起七绝神君叮咛他的话声，他心中一凛，急忙挥剑撩出，一点寒光在电光火石间向赶尸鬼王的胸间刺去。

“呃！”赶尸鬼王没有料到自己所施的“失魂术”会突然失效，那时他全心全力凝功在双目之上，根本没有想到石砥中会反应如此之快，在一瞬之间，剑尖已斜划而至，只觉胸前一痛，登时惨呃一声，翻倒在地上。

石砥中正待挥剑再上的时候，背后突然伸来一只手掌，在他肩头上轻轻一拍，他猛然一个翻身，神剑已平胸环抱，目光寒芒如戟，已投落在七绝神君的脸上。七绝神君淡淡地一笑，道：“我大师妹要这个人，你不要杀死他……”东方玉和那个老太婆一跃而至，同时飘落在赶尸鬼王的身旁。那个老太婆伸手击了赶尸鬼王一记耳光，道：“我儿子你弄到哪里去了？”

赶尸鬼王冷冷地道：“这次粉尸决非是老夫一人，我这一批是最后的一批，你儿子究竟在哪里，连我也不知道……”“哼！”这老太婆冷哼一声，道：“你若敢隐瞒我，立时要你的命……”赶尸鬼王冷笑道：“信不信由你，我又何必骗你。”七绝神君脸上浮现出一片忧郁，浓眉深锁，道：“大师妹，你可曾见过另外二批经过这里……”这个老太婆骤闻关山万里追寻不着的爱儿不在这里，在那钟老的神态上，立时显现出一片痛苦之色，她凄然的摇了摇头，痛苦的道：“我只查过一批，想我儿子必在第一批了……”七绝神君将赶尸鬼王提了起来，怒喝道：“你们将这些僵尸运往何处？”赶尸鬼王冷

笑道：“你何必那么凶，有种去向幽灵宫要人好了，你只要敢在幽灵宫头上动手，那可是你自找死路……”“嘿——”七绝神君气得将赶尸鬼王在地上重重的一摔，一足陡地踢出，恨恨的道：“西门熊是什么东西，也值得你这样夸张……”赶尸鬼王这一脚挨得不轻，痛得在地上连翻三个滚，身上被剑划伤之处，登时血涌如注，象泉水般流下来……”他咬着牙根恨恨的道：“有种便把我杀了，这样折磨我算那门子英雄……”那个老太婆象是十分绝望一样，她长长的叹了口气，眸子里登时涌出一片泪影，轻轻的拭去脸上的泪痕，嘴角上含着一丝冷酷的笑意。

她冷冷的道：“我要拿出你的心，替那些死去的人报仇……”说着，身形陡地向前一跃，电光火石，拿出一柄锐利的匕首，在赶尸鬼王身上轻轻一划，一颗鲜红的人心颤跃跳出，赶尸鬼王惨嚎一声，气绝而死。她冷漠的笑了笑，道：“柴伦，我要去幽灵宫了……”身形恍如急矢流星，转眼之前已跃出数丈之外，在透明之前，空中响起她的大笑，震荡着每个人的心弦。七绝神君一急道：“大师妹，我陪你去！”这个老太婆走得绝快异常，对身后传来的声音，恍如未闻一样，连头都不回一下，尽自独行而去。

七绝神君苦笑一下，道：“我这大师妹任性刚强，什么事都不愿意求人，砥中，你以后行走江湖可要当心，赵大娘不会放过你……”他急促的说完了话，拔起身形一曳而去，石砥中和东方玉望着这个老人逝去的背影，心里突然泛现出无限的感触，在夜色下，两人伫立在地上，良久不曾说出一句话。

二十一

六诏山。原本是默默无闻的六诏山，自从大煞手房玄铃一现江湖之后，变成江湖人物人人皆知的地方，统统都知道六诏绝艺天下无敌，连一代年轻高手石砥中都仅和他打成平手，于是许多武林高手纷纷投靠六诏山。

于是，六诏山象一块向往的掘宝圣地一样，各门各派都希望扯上一点关系，以保全自己在江湖中之地位。

然而另一个人却在江湖上独占一帜，给予六诏山极大的威胁，这个年轻人——石砥中，正象一颗闪烁的寒星，在穹空中放射着冷艳的光芒，谁都知道，三月后六诏山约会，关系着武林中今后的霸主，有的希望六诏山能在这战中全胜，也有的希望石砥中能将六诏山的凶焰压下去。三个月的时光弹指而过，平静的江湖重新掀起一片巨浪，石砥中依然是轻跨一骑，冷寒的目光如昔般清澈精光，他始终没有开口，东方玉心情和他一样沉重，都晓得这次约会关系今后各人的名声太大，所以两人一踏进六诏山便觉得步履沉重，心境逐渐下沉……

这是一段漫长的路，在这段路上只有轻脆的蹄声飘荡在山间，回旋在深谷，六诏山虽然不算大，但要在这样空旷的山间里找一个人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两人上了半截山腰也没有发现大煞手房铃的住处。两人正感寻找不易的时候，空中突然响起一阵“叮！叮！叮！”的声音，恍如象牙敲在玉盘上，清新悦耳，东方玉和石砥中闻声一怔，不觉抬头望了去。只见在那云雾缭绕之中，四个身穿薄纱的少女自山道上缓缓走了下来。

在这四个身覆薄如蝉翼的粉红色罗衫的少女之后，大煞手房玄铃犹如帝王似的，坐在一顶本扛轿里，他手里拿着一柄墨骨玉扇，逍遥的扬声大笑，四个扛轮的汉子抬着他健步如飞，轻灵无较的向山腰之处行来，东方玉冷笑一声，道：“好大的气派……”

他的声浪不大，却清晰的传进大煞手房玄铃的耳中，大煞手房玄铃淡淡的一笑，手摇轻扇的道：“我在这里无异是一方之王，如没有两下子，怎能显出我们房家世代居住六诏山的威风……”

东方玉冷冷地一笑，和迴天剑客并肩凝立在地上，石砥中此时反而变得非常冷静，冷傲的抬头望着空中悠悠飘过的白云，脑中陷于一片沉思之中。大煞手房玄铃哈哈大笑道：“石兄真是信人，我还以为你有事不能来呢。”这是嘲笑，还是挪移，只有他心里明白，石砥中心里怒火大炽，却丝毫没有现在脸上，他淡淡的一笑，非常平缓的道：“山主说哪里话，在下受山主宠名，感激都不来不及，那敢不来……”表面虽说谦虚，内心却大不以为然，大煞手房玄铃冷笑一声，道：“六诏山轻易没有外客，若不是你石砥中在无情河上和我平分秋色，我也不会来接你！”石砥中冷冷的道：“这么说山主是特别瞧得起在下了！”大煞手房玄铃嘿嘿两声道：“好说，好说，石兄请上山吧！”

他轻轻一挥，四个身着罗衫的少女突然扬起玉腕，一阵摇晃，石砥中凝目一瞧，只见四个明眸皓齿的少女手腕上，各套着二个金环，摇荡之间，发出一阵叮叮之声，听来非常悦耳动听，清脆的叮叮声在空中回荡不绝，空中突然垂下一条长索，在那索上吊着一个方形大车，里面正好可容下二个人。

大煞手房玄铃伸手一摆，道：“二位请登上本山特制的滑山飞车，我那里进去不易，本山中人上下都是靠这个代步，否则我这里也不会称为神秘之

谷了……”石砥中双眉一皱，冷冷地道：“多谢山主盛意，在下只好劳驾了……”他心里虽然知道大煞手房玄铃有意刁难自己，却故示大方的坐了上去，东方玉犹豫片刻，也有些不自然的跃了进去，两人在那吊桶上坐定，大煞手房玄铃嘿嘿笑道：“二位在上可得老实点，这空中飞车横于半空之际，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他朝左面那个长得最美丽的少女一笑，道：“秀韵，你陪二位贵客上山等我……”

这个少女轻轻一笑，一跃身形，全身象一声棉絮样的浮在大车的边缘，单足凝立，姿态倒是轻灵美妙，空中吊车在皮索上缓缓滑行，刹时便消失在云雾之中。石砥中和东方玉坐在吊车之上，御行于空际，一切影物尽在眼底，山林飞瀑，河川奇严，一一飞过，这时临空数十丈，俯视脚底，惊险万分，万一长索中断，当真会摔得粉身碎骨，魂断九幽。东方玉见秀韵单足斜挂车缘，整个身躯都凌空飘起，唯恐她不慎失手，忙道：“姑娘小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秀韵轻轻的拂理着额前的发丝，笑道：“东方公子放心，婢子晓得……”

在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中突然现出一片异光，深情的盯了东方玉一眼，这一眼使东方玉一怔，不觉得将头偏头一边，呼呼的风啸轻轻响起，云雾突然渐浓……

空中吊车陡然一荡，忽然划空而止，迴天剑客石砥中目光斜瞟，只见自己停身在半空之中，距离对面峰顶尚有一段距离，峰顶上站满了无数的江湖人物，俱抬头望着他们。秀韵轻笑一声道：“二位佳宾请上去吧，许多朋友都等着呢……”说着，身形一晃，双袖一拔，身躯象头沙鸥似的向云中扑去，莲步踏在耸立的山峰，回头嫣然一笑。石砥中冷笑一声，身子如一个大苍鹰似的拔起来，一跃之间，横行五丈，轻轻一声长笑，东方玉追踪而去。

那翻卷的云雾只是薄薄一层，石砥中穿云而落，足尖已踏在峰顶之上，由于他和东方玉身法转灵妙曼，峰顶上那些武林豪客俱不由已的发出了一声暴喝，同时道：“好，这种登云身法，天下恐怕再也找不出几……”

秀韵的脸色非常难堪，她在六诏山自负轻功已登峰造极，哪知在对方两人的面前，依然差上一筹，她冷哼一声，淡淡地道：“二位请在这里等上一等，山主很快就来……”石砥中和东方玉并没有料到峰顶上会聚了这么多人，在这些正邪交集的人群里，有见过面的，也有许多生面孔，可是不管双方是友是敌，却无人出来招呼，仅是冷眼对望了一下，再也没有任何表示。

但有二个人却深深的吸引住他，那是东方刚和赵大娘，两人独据一桌，目光炯炯地望着他，他忙撞了一下东方玉，悄声的道：“你爹在那里。”东方玉急忙在人群中搜索，乍然和东方刚的目光相遇，他全身竟泛起一阵轻微的抖颤，想出声招呼，却被一声佛号所震慑，只见少林金鼎大师含笑走出来说道：“阿弥陀佛，此乃是非之地，二位何苦来哉！”石砥中淡淡地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在下身不由已，只好多管了几件事情，弄得无法不登六诏……”

金鼎大师似乎还想再说什么，却被缓步而来的秀韵姑娘瞪了一眼，他合什急忙收口，默默的退了下去。

秀韵领着他们找了一个位子，端上一盘水果，没有说一句话，身子轻移，已去招呼别的人了，参加六诏山之会的人似是多不愿开口，各自独坐一旁，冷冰冰的望着到来的各派高手如同路人，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东方玉终究忍耐不住了，起立招呼道：“爹，你怎么在这里？”东方刚

面容略见消瘦，而精神却是极好，淡红的脸上秀出一片杀气，他四顾无人，和赵大娘连袂移了过来。双方见面第一句话，已含怒气，道：“还不是为了你们两个，现在江湖上正在酝酿着大变，此中是非皆因你俩而起，六诏山将今天之会看得特重，广邀各派高手，齐聚六诏……”

石砥中闻言一怔，道：“这关我们什么事？”东方刚寒着脸道：“你们在无情河浪人庄前惹下的大祸，难道这么快就忘了，这件事在你们眼里可能仅是一点小事，可是在人家眼里可不同了，不但六诏山今后在江湖上的地位全挪了进去，还要以性命作赌注，换取你俩的首级……”

东方玉全身一颤，道：“爹，有这么严重？”东方刚冷笑一声，道：“怎么不严重，大煞手房玄铃欲将其弟变成天下第一高手，在一月前，他连夜走遍各派，拿着寒山大笔，连败七十二名高手，要他们共尊六诏，在六诏山的眼中，石砥中是唯一的劲敌，是敌将全部精神都用在对付他的身上……”石砥中哦了一声，道：“这么说东方老伯当真会败在六诏山上代主人的手里……”

东方刚目光一凛，道：“你怎么知道？”石砥中淡淡一笑道：“在下和东方兄遇上无影老前辈，他将这里面恩怨略提一二，是故知道当年那些事情……”

东方刚诧异的啊了一声，激动的道：“你这小东西越来越不简单，连天龙谷和海心山的授业祖师都遇上了，他只要一日不死，六诏山一日难逞心愿，只是……唉！他可能也不会管这些事了……”赵大娘一翻白眼，道：“石砥中，萍萍可和你在一起？”

石砥中心中一酸，几乎掉下泪来，这几个月来，他虽然尽量压制住自己的感情，无亲心中始终没忘了东方萍的一举一动。每当午夜梦回，他都会含泪惊醒，可是清影依稀，情人音踪飘渺，不知流落何方？

他暗然的一声长叹，道：“大漠分手，至今未见其人……”赵大娘冷冷一笑道：“你连自己的情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英雄豪杰，我想起你这样的无能，心里就有气！”石砥中闻言之后，陡地一股怒气涌上来，正待起身发作，东方刚却忽然在他肩头上轻轻一拍，道：“事情都过去了，还谈这些做什么？”石砥中长长一叹，摇摇头道：“她已是唐山客的妻子，而我……”

赵大娘依然是种火暴子脾气，一听“唐山客”三字，气得挥掌在石桌上重重的一拍，立有一蓬石灰迸激射散，只见她怒容满面，恨恨地道：“那个畜牲，我白养了他一场……”石砥中和东方玉俱是一怔，不知赵大娘何以会这样忿怒，石砥中虽然有些气愤，总觉得她是个前辈，不由道：“大娘，你怎么生气了？”

赵大娘怒冲冲的道：“那个畜牲学得摩西湖武功后，竟为了一个女人投靠了海神旅，今天不来便罢，来了！哼……”“当？”半空中突然响起了一声金锣，清澈的锣声响亮震耳，四下之人立刻恢复了平静，一个个都肃默的抬头望云雾处，脸上现出紧张之色。

东方刚轻轻的道：“大煞手房玄铃的弟弟马上就要出现，这个人谁都没有见过，仅知六诏山的绝艺全传给了他，你等会儿动手的时候，整个精神不能稍有松懈，据我侧面观察，房玄铃所以要邀请这么多武林名家来此，主要是显赫一下六诏山的武功……”

锣声袅袅的消失，一片细乐之声随即布满空中，石砥中心里更紧张了，因为他已得今日之约；，主要敌对人马上就要出现，这个人始终在他心中形

成一道阴影……

在东面雾封云锁处，突然出现了一队人影，大煞手房玄铃依然坐在轿子里，所不同的是将那枝寒山大笔斜挂在轿门上，不过最引人注意的还是西门熊，他健步如昔，黑髯轻飘，脸上含着一丝笑容，随在大煞手房玄铃的身边，倒象个当差的。

八个粉红色罗衫的少女捧丝乐器道，看来倒象一列娘子军，这队人来得太轻灵，使各派武林高手都仰首眺望，所不解的是大煞手房玄铃的弟弟始终没有出现，从各种迹象看来，六诏山似乎是存心让他们等。

大煞手房玄铃伸手轻轻一挥，轿子突然刹在当地，他频频向各派人物点头，目光流过石砥中的面前似是停了一会，然后又看了东方刚和赵大娘一眼，脸上有种诧异之色。他朗朗一声大笑，道：“很好，各位都能如约赶来，确实使六诏山增光不少，本山主在高兴之余，衷心感激各位的捧场……”突然一个穿着蒙古人装束的汉子，露着双臂，大步的向场中行来，他嘿嘿两声大笑道：“房玄铃，你将本勇士从蒙古约来，怎么还不赶快动手，本勇士是天下第一大力士，除了你曾摔我一跤外，本勇士还没有失手过一次……”

他的谈音含混不清，字音间有许多令人听不懂，但从他那虬结的筋肉上，可知这个人必是力大无穷，有勇无谋的蒙古高手。房玄铃哈哈大笑一阵，道：“哈赤，你不要太急了，本山主约来的并不是你一个人，动手可有先后，要按规矩来……”

哈赤大眼睛一翻，大吼一声，道：“本勇士说动手决不迟延，谁要跟本勇士抢第一个，我就给他一拳，要有不服的人，尽可上来！”他这人本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浑人，出口之间，无异得罪了场中参与此事的所有之人，只是大家都晓得他是个没有心机的浑球，倒也没有人和他计较。

不过这一来却激怒了另一个人，他是藏土的博雷、曾经力举铜塔，脚踢雄狮，在藏土也是一个以勇力出名的人，他在地上重重的一跺脚，地面是竟波起一阵颤动。

身形一晃，拿着大铁棍走了出来，沉声道：“看马的小子，你在神气什么？”

哈赤回头一瞧，见一个铁塔般的汉子，手提大铁棍摇晃着走了过来，不禁怒笑一声，抡起铁拳在空中一晃，响起一声啸风，他哈哈大笑道：“你敢看不起训马的，嘿嘿，我让你吃一拳试试！”

原来他在蒙古因为力大无穷，许多牧场都请他看守马群，但是最忌人家提起此事，是故博雷一说他是训马的，登时大怒，挥拳斜捣而去。拳风力能穿石，劲风反至，博雷急忙抡起大铁棍迎了上去，只听叭地一声，哈赤一拳正好捣在大铁棍上，发出一声巨响，大铁棍竟被这一击打弯了起来，成了半弧形状。

搏雷气得发髯根根倒竖，大铁棍随手一掷，张开双掌，对着哈赤的身上劈来，他哈哈大笑道：“我在藏土还从没有遇上你这样厉害的人物，哈哈！房玄铃或许真有东西，不过我们两个也不差……”

他一掌劈在哈赤的身上，仅将哈赤身子劈得一晃，哈赤还是初次会见这样一个高手，斜掌一场，道：“好！”我在蒙古怎么没见过你这一号人物……”“叭！”这一拳击在博雷身上，响起一声巨响，两人都是以硬对硬的徒手相搏，居然不闪让对方的掌拳，这种打法最危险，由于两人力能穿石，谁也不敢轻易将这两人分开，眼看两人各中了数击。

石砥中还是初次遇上这种不要命的汉子，看得双眼一皱，深觉这样拚下去，非两败俱伤不可，他摇摇头，道：“这两个笨东西，怎么在这里动手……”东方刚轻轻的道：“大煞手房玄铃遍请高手所为的就是要慑服各派，眼下这两个浑人只顾相拚，却忽略了共同的敌人……”

话音尚未消失，大煞手房玄铃突然一挥手，一个黑衣童子自人堆里轻飘而出，跃进哈赤和博协的中间，舒指向两人的身上点去，这两个浑人虽然状似拚命，却耳目灵敏，同时大吼一声，双双向后跃去，那个黑衣童子冷笑一声，提高嗓门道：“在山主没有允许之前，不准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动手，你两首犯山规，当形跪下受罚……”

这个黑衣童子的功夫，真是出人意料的高强，手掌一翻，一股大力突然涌出，哈赤和博雷手形未定，大力已如山推到，两人大吼一声，平空飞了出去，这黑衣童子以电光火石的快速，舒指在两人的身上轻轻的点了一指。哈赤和博雷还未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已双双跪倒在大煞手房玄铃的身前，哈赤大声的喝道：“他妈的，这是什么玩意？”

他试着跃起几次，都未能站起来，不禁气得面色铁青，和博雷两人开口大骂，那黑衣童子只是冷笑。大煞手房玄铃冷冷的道：“还没过年，就磕头，本主言不敢当……”

他象是非常客气一样，连忙命座下一个少女扶着哈赤和博雷起来，哈赤和博雷俱怒目以对，随着二个少女往后山行去。自古英雄要名不要命，黑衣童子这样羞辱二个浑人，自然而然的引起多数人的不满，赵大娘第一个就按捺不住，她冷哼一声，大步走了出去。

她朝大煞手房玄铃瞪了一眼，怒冲冲的道：“你教的好徒弟，我老婆子可要替你管教管教……”黑衣童子也晓得来了劲敌，以讯问的眼光看了房玄铃一眼，大煞手房玄铃冷冷地一笑，道：“你是谁？我好象没有请你来……”赵大娘双眸寒光一涌，道：“我姓赵，天下没有行不通的路，你虽然没有下帖子给我，我老太婆却自己来了，山主如认为老婆子不该来，尽可再找那小毛孩子与我较量较量……”

目光轻飘，狠狠看了那黑衣童子一眼，大煞手房玄铃哈哈一笑道：“好姓，赵为百家姓之首，天下第一家！”他面上陡地一寒，刹时罩上一片青霜，嘿嘿地道：“臭尸狗长了一张好利的嘴，我如果不看你年纪一大把，现在就将你赶下山去……”

赵大娘怒火更，气得全身一颤，怒叱道：“满嘴黄米牙的小子，你敢说你老娘？”她性子最烈，轻易不肯吃亏，大煞手房玄铃虽然损了她一顿，却反遭她讨了一顿便宜，四周与会的人大多都是好事之徒，闻言之下，不禁轰然大笑，弄得大煞手房玄铃脸上非常挂不住。

大煞手房玄铃目中闪过一丝凶光，身子几乎要抢了出来，都因另一件事阻止了他，他突然一笑道：“你是个女流，我不和你斗口……”赵大娘得理丝毫不让人，大声道：“女人怎么样？哪一点比你们男人差！”她象是还不能发泄出心里的闷气，回手一掌向那个黑衣童子胸前劈去，那个黑衣童子手臂抬了一抬，却没有抬起来，闷声不吭的向后退，突然吐血死去。

这一着非但出乎场中各人的预料，连赵大娘都不觉得一怔，办为这一掌不但很轻，而且根本没有多大的劲道，不要说掌劲没有击在他的身上，就是击在他的身上，也不至于立时吐血死去。

大煞手房玄铃怒吼一声道：“好呀，我处处让你，想不到你手段如此毒

辣，连一个小孩子都不能放过，六诏山可不是可欺的地方，我纵有心放过你，恐怕这么多的武林豪客也不能轻饶你……”果然赵大娘此一举动触怒了场中各派人物，俱愤愤的怒视着她，赵大娘呆了一呆，大笑道：“你不要胡说，他可不是我打死的……”

大煞手房玄铃冷冷地道：“这里有目共睹，我难道还会赖你……”他目光朝场中轻轻一瞄，大声的道：“各位你们评评理，这事是谁干的？”这次参与其会的各路高手，有一半以上是六诏山房玄铃暗中安排好的人物，大煞手房玄铃语音一出，人群中立时暴起数声怒喝，道：“一个老太婆打死人还要赖，真是不要脸……”

“她看来是个人物，呸，她妈的，简直是个娼妇！”赵大娘实在容忍不下这么多人的喝骂，她向四处一望，又不知哪个骂的她，目光杀光一寒，喝道：“哪一个敢乱说，有种的站出来……”

大家的眼睛都望着她，却没有人敢走出来，并非是大家怕她，而是那些污秽的话，谁也不愿承认是自己说的。大煞手房玄铃冷冷的道：“你到底是承认不承认？”赵大娘冷笑道：“承认又怎样？不承认又能怎样？”大煞手房玄铃睨了西门熊一眼，道：“西门兄，请你将这个可恶的老太婆拿下来……！”“嘿！”西门熊以幽灵大帝之尊，竟唯命是从的影跃而出，他阴沉的笑了笑，突然一掌向赵大娘扑来！“住手！”这声大喝声音不大，却有一种荡人心弦的威力，幽灵大帝西门熊身形一飘，已见迴天剑客石砥中寒着脸走了出来，在那冷煞的眉梢上，透出一股杀机，西门熊虽然心黑手辣，也觉得心中一凛。

西门熊嘿嘿地一声，道：“又是你，阁下管的事太多了！”石砥中冷冷的道：“阁下刚才那一手瞒天过海的手法当真高明，杀了一个童子以便激起公愤，你以为没有人知道？”

西门熊神色一变，道：“你满嘴胡说！”

石砥中冷哼一声，道：“我亲眼所见，决错不了，阁下以金针透穴之法，击中那个孩子的‘气海穴’，然后嫁祸给赵大娘，这事除了你能干出来，天下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赵大娘闻言一愣。身形象一道轻烟溜到那黑衣童子的身边，伸手将那童子翻过身来，在“气海穴”上略略一扫，大喝道：“好呀，原来是你玩的花样……”伸手轻轻一拔，手中已多出一根小针。

一根细如牛的银针挟在赵大娘的双指上，泛射起一道亮光，这就是证据。幽灵大帝西门熊该没有话说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嘿嘿两声冷笑，道：“你看错了，这不是本大帝所干……”

石砥中不屑的道：“是不是你，你心里明白！”赵大娘把银针气得在地上重重地一摔，返身拿起手杖奔了过来，她寒着脸，闷声不吭的一杖挥了过来。大煞手房玄铃在轿子里轻轻一拂袍袖，便有一般劲气将赵大娘扑过来的身躯挡了出去，他冷冷的道：“这事我已不再追究，你也该放手了！”他目光怨毒的盯在迴天剑客石砥中的脸上，冷冷的道：“你强出头的时候还没有到，阁下似乎可以先下去休息一会儿，目下的对手不象无情河上那样轻松，这次可是拚命……”忽而半空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嗡嗡地震人心弦，大煞手房玄铃神色一变，抬头向云中翘望。西门熊也是神色一变，道：“这个时候怎会鸣起急救钟呢？”大煞手房玄铃急急地道：“可能是上面的事很棘手，这是最后一关了，只要这一关通过，六诏山便可稳得第一，只是我那小弟不知怎样了，西门熊，你快陪我上去青春！”

他急急忙忙的说完，身形凌空自轿中飘出，双袖一摆，兜起一股风浪，身形疾快的向东边峰头上扑去，接着是西门熊，两人的身形都是一般的快速轻灵。

石砥中看得不禁一怔，脑中疾快的忖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房玄铃约了这许多人来，是在进行着两件事，这是极不可能的事，六诏山房家世代传宗莫不是……”他眼光轻轻一瞥，突然发现东方刚不在场中，急忙退回东方玉的身边，轻轻地问道：“令尊呢？”

东方玉不着急的道：“我爹要去见房素青，要你赶快赶去……”石砥中象是突然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情一陡地拔起身形，化作一丝轻烟，朝着东边的峰上赶去，秀韵一见大寒，随后追踪而去，焦急的道：“你不要乱跑，哪里去不得！”石砥中尽量他展开轻身驭空之术，对身后传来的娇呼连理都不理，他一跃上了石壁，秀韵竟不敢追来，她扬声大呼道：“你这是何苦，自己去找死！”

石砥中已穿入峰头云雾之中，但见峰顶上风和日丽，琪草瑶树，全无一丝寒意，石砥中一路奔去，唯见一片松林，枝柯参天，葱翠墨绿，林中开出一条小径，直往林中通去。

松林的尽头是一块广大的草坪，细草如茵，直通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屋之前，四个金光烁然的大字“归真反虚”横在牌楼上，老远就可看见。

在草坪上有一对人在互相对峙着，一个青衣少年和一个身着丹衣的白发老妪相对而立，各持一柄长剑，相对换步，偶而劈出一剑，却是剑气流矢，劲风泛体。

大煞手房玄铃和西门熊紧张的望着场中，连气都不敢喘一下，而东方刚和一个黑衣老人凝足观战，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石砥中奔来。石砥中轻手蹑脚的移身到东方刚的身边，轻声叫道：“这两个是什么人？”东方刚苦笑道：“这是房玄铃的大姐，她为了阻其幼弟下山，两人已经在拚命，这两人都是六诏山顶尖的高手，单看那种沉稳的运剑之势，就知道在剑道功夫上下过苦功。”

大煞手房玄铃突然发现石砥中也在场，不由恨道：“你怎么也来了？”石砥中不瞬的注视着场中的比斗，整个心神都被这幻化如神的剑势所吸引，他冷冷的一笑道：“我来是赴你的生死约会……”

房玄铃嘿嘿地道：“你敢上这里，可虽打算着回去了，因为这里除了本山之人外，任何人都不得踏进一步……”石砥中淡淡地一笑，道：“很好，我来了就没打算回去，待会儿我们好好的拚上一场……”

场上两人又换了五六招，在他们互相攻守中，石砥中忽然领悟到了许多技击之妙，将从前许多悬疑不解的剑道技艺之秘，统统有了个深切的了解。那个白发老妪始终占着上峰，但她没有立下杀手，而那少年却显得焦急，攻敌之间，往往不顾性命，他似是逼急了，大声的道：“大姐，请你不要再刁难小弟！”

白发老妪冷冷的道：“你要象你哥哥那样乱来，我只要不死，决不让你下山一步，今天你想在武林中一举成名，那可是作梦！”旁立的大煞手房玄铃着急的道：“小弟，你施出‘修罗七式’崖下的人都等着你，你万万不可放弃争取天下第一的机会……”

白发老妪气得怒叱道：“你滚开，若不是看在姐弟间那一点情份，我早就杀了你，小弟，你若施出‘修罗七式’我今天就拼了命也要毁了你……”

他说得非常伤心，最后竟流下泪来，而剑法也因一阵激动变得没有章法，显然她已伤透了心。那少年剑势陡张，大喝道：“大姐，我要出手了，你要留意——。”白发老姬似是知道“修罗七式”的厉害，急怒之下，腕中长剑突紧，化作一缕寒光，象蛇一般的绞了过去，在电光石火间，那少年突然哈哈大笑，剑走中宫，由上而下，只听呛啷一声，将白发老姬的长剑挑飞出去。

白发老姬伤心的一声大吼，道：“小弟，我们拼了！”那少年并没有因此而收剑，见她没命的扑了过来，一剑斜斜穿空而去，在她身上连着划了二道长口，道：“我已手下留情，你还是不要阻拦我……”白发老姬摇头泣道：“爹爹当初把你交给我的时候，曾要我拿我的命来照顾你，现在你学了六诏山的武功，受你没有良心的哥哥的诱惑，竟要做天下第一人之想，你难道忘了本门还有一个大对手。飘影无踪在世上么？”站立的大煞手房玄铃嘿嘿地一声，道：“鬼话，那老东西都快死了，还怕什么……”

石砥中听到后来，已摸到一点眉目，他见那少年无伤害这白发老姬之心，却有羞辱之意，顿时自心底里漾起一股无比的怒火，嘴里发出一声冷笑。他身形一飘，厉喝道：“慢着，你如此期负你的姐姐，算是什么东西？”邓少年不屑地瞟了他一眼，道：“你是哪里来的臭小子，敢管我房小虹的事情……”石砥中冷哼道：“在下石砥中，是令兄请来的……”房小虹将长剑一收，回头问道：“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煞手房玄铃不屑的道：“一个江湖浪子，妄想以单薄之力独称江湖，我们道中有许多人都吃过他的亏……”房小虹象是极感兴趣，在石砥中身上仔细的打量了一会，满脸都是不屑之色，他轻狂的斜剑一指石砥中，大笑道：“哥，你看这小子在我手下能走过几招？”

房玄铃想了一想，道：“勉强可凑足二十招，不过还要看他的口气……”迥大剑客石砥中没有想到这两个兄弟狂傲的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他虽觉房小虹技击是罕见的一个高手，可是却也丝毫不惧，他冷哼一声，自背后伸手拔出寒光流矢的金鹏墨剑，在空中轻轻一颤，发出一声轻啸。他冷冷的道：“蠢材，你动手吧，我虽然打不过你，但凭心中一点正气，也足以杀死你……”

敢情他自己知道这战胜来不易，要想和对方打成平手都不可能，所以心中一惧，已将性命置于度外，房小虹不禁脱口道：“好剑，哥哥，你怎么不给我这柄剑夺来？”

在他嘴里好象掠夺却是天经地义之事，场中诸人听人逆耳异常，那个白发老姬恨恨地在地上跺了一脚。大煞手房玄铃嘿嘿一笑道：“我不是已将他约来了么，老实说，若不是他那杯剑不俗，我也不会那样看重他，小弟，剑和人都在这里，夺剑杀人全看你的了！”

房小虹嘿嘿一笑，道：“哥哥倒是想得妙，一切事都已经替小弟作主，好！要剑不要人也太是无礼，我就取他的性命就是……。”石砥中这时当真是怒不可遏，长剑上斜，剑刃上泛起一道青朦朦的气光，他冷煞的道：“你出手吧！”房小虹不屑的道：“你这话又说差了，应该是你先动手，在六诏山我好歹也是个主人，哪有主人先动手之理……”

石砥中愤不可遏，不再发言，凛然的一挥剑击了过去，寒芒吐出半丈之长，房小虹冷笑着一剑劈出，双方都是用的攻势。

寒光一闪而失，两人脚下都退了一步，房小虹的脸上泛起一层惊奇，因为石砥中所用的剑式，竟出乎意外的高明，这轻轻挥来的一剑，轻来空远，犹如浮光掠影，静潭沉壁，兼得动静二态真谛，却又溶为一体。

场中之人都是识货之人，骤见石砥中这种神奇幻化的一剑，逼人发出一声惊噫！暗赞这一剑神奇。房小虹看得神色略异，大声道：“这是什么招式？”石砥中冷冷地道：“‘漠野孤鸿’这是我在大漠里领悟出来的……”房小虹摇摇头道：“好小子，我把你看得太简单了！”他这时已收敛适才那种狂态，全心全意贯注在长剑之上，但见他长剑斜撩，轻灵的飞出一剑。

这一剑看似轻松，实在是杀机四伏，在那嘶嘶的剑气中，连着飘出三点寒芒，象品字形向石砥中身上飞来。石砥中这时满面紧张的紧紧盯住疾射而来的三点剑光，等那三点剑光，射到不及胸前一尺，他才反手撩出一剑，这一剑更是出人意料，平淡无奇中，竟能化腐朽为神奇，正好将对方迅快的一剑封了出去。

“叮当！”数缕火星迸激射出，剑声流矢于空中嗡嗡不绝，双方身形同时一震，这次是各自退出一半，双方俱神色紧张斜驭长剑，却没有即时出手。剑势越慢越纯，两人都已得到剑技之妙，出手之间，缓慢的能使人窒息，尤其是行家的眼里，更是认为这是--场罕见的空前比斗，所谓名剑好求，高手更是少见，同样是两个青年人，又同样是剑道中难得楚翘高手，这就不容易遇见的大场面了，是故连那白发老妪也止住了抽泣，神色紧张的盯着场中。

东方刚深深的吸了口气，对着那白发老妪轻轻的道：“房素青，你还不设法赶快阻止两人……”白发老妪房素青无可奈何的苦笑一下，随即暗然的摇摇头，她掩起衣袖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道：“你看两人动手的情形能分开么？这不是我所能办到的，如果我有这种本事，小弟也不会再闯江湖了！”这是实情，以东方刚浑厚的功力，都没有能力将两个激斗的青年人分开，更何况说是别人了，房素青在六诏山虽是房家唯一能克制房氏兄弟之人，可是房小虹已经闯过他姐姐的那一关拦截，在六诏山有一条规矩，谁只要闯过大姐的第一关，谁就可以独行其事，任何人再也休想管束他了。东方刚黯然的道：“这么说令弟欲出江湖，已无人能管束他了？”“可以这么说！”

房素青泣然的掉下泪来，道：“大弟弟已把小虹教坏了，魔道已在小弟的心里生长，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若是我能下不得了手，六诏山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旁立的黑衣老人却上前道：“主人，老奴看只有请沙叔叔来一趟了……”

房素青摇摇头，道：“没有用，沙叔叔不但不会来，就是来了也不会有多大的效力，小虹这孩子天生一身贱骨头，他虽然勉强的能留在这里，异日也有脱离我之心！”黑衣老人诧异的道：“尽一分力，做一分事，也许你叔叔会有办法的……”

白发老妪房素青无可奈何的耸了耸肩，在她想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沙叔叔虽是六诏山唯一的尊长，可是此老最是固执，轻易不肯从练功洞府里走出一半，平常连这里都不来探望一下，更何况是来管闲事。

黑衣老人恭身一札，道：“老奴要去了，主人可千万小心应付，大少爷好象非常不善，他以你为忌，当心他害你……”房素青哦了一声，道：“我知道，你可不能在沙叔叔面前胡说。”黑衣老人连声答道：“是！”身形一晃，跃身拔了起来，但他尚未奔出五丈，已被身后的大煞手房玄铃发现了。房玄铃一声怒叱道：“林福！”林福愕然的停下身来，显得非常畏惧，大煞手房玄铃寒着一张冰冷冷的脸，没有表情的走了过来。

他冷冷地问道：“你上哪里去？”林福一时答不上话来，颤声的道：“老奴，我……”大煞手房玄铃目光如电，瞪着他，道：“你想去找那个老混蛋

是不是，胆子倒是不小，竟敢和我大少爷作对起来，嘿嘿！你看来是不想活了……”

白发老姬房素青再也忍耐不住了，她怒吼道：“大弟，你要做什么？”

大煞手房玄铃斜睨了她一眼，道：“我没有你这个姐姐，你不要管我。”房素青一怔，气得全身直颤抖，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她虽知道这个弟弟心肠恶毒，却没有想到会这样绝情，连同胞的姐姐都不认了。”

她颤声的道：“大弟，你好象很恨我？”大煞手房玄铃厉声的道：“我当然恨你，爹爹留下那么多绝技神艺，你没有好好传我一招，却传给了小弟，就此一点，我已有杀你的理由……”白发老姬哦了一声，象是突然领悟到了什么似的，她愤愤的一声大笑，伸手一掌劈出，大喝道：“你勾引小弟原来是报复我。”

房玄铃轻轻一移，避过这一掌，嘿嘿地道：“当然，我要把你身边的人统统弄走，让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守在这里，终日遭受寂寞之苦，要你孤苦终日……”

房素青痛心之余，气得哇地哭了起来，想起自己含辛茹苦的将这两个没有父母的兄弟教养成人时，那股辛酸涌上心头，不克制的尽是眼泪，她凄凉的一声大笑，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为了你们连自己的前途都牺牲了，几十年教养你们，所换来的竟是这个，如不是爹娘临终托我……”

原来房素青为着扶养兄弟两人，将自己的青春都葬在这清冷的山峰上，一心一意要使两个幼弟长大成人，好继承房家烟火，哪么多年的愿望，在这瞬时统统化为泡影，怎不令这个白发老姬伤心透顶呢！

大煞手房玄铃丝毫不领这个情，他嘿嘿的道：“你这是活该，爹娘并没有限制你不嫁人，嘿嘿！你从小没有给我一丝温暖，只是对小弟一人好！”那个黑衣老者林福这时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强气，气得大吼一声，飘身冲了过来就打。他怒吼一声，道：“你这个东西，怎可对你大姐说这种话，她爱你深责之严，本有意继承六诏山的祖业，想不到你混帐至此，连这一点都不明白……”

大煞手房玄铃举掌重重一挥，道：“你这个老东西，也敢教训我！”

这轻挥一掌甚是沉重，将林福重重的摔了出去。林福鼻青脸肿，自地上一跃而起，又扑了过来。房素青连忙喝道：“林福，你回来！”林福这时已将性命拼出去了，带着黄土，象一头大熊样的挥拳直上，嘴里依然喊道：“你不要管，我林福生命不值钱，早死早结束，这个畜牲人性已无，再客气只有自找麻烦……”

大煞手房玄铃阴沉的一声笑道：“你想死，我就早点让你登路……”一缕劲风自他指上弹来，林福闷哼一声，身子已仆倒在地上。在地上避了一个身，颤声的道：“你好狠，连老奴都不放过……”

说着，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正要挥掌往自己头上击来，房素青突然伸手点了他身上三处穴道，顿时晕死地上，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房素青寒着脸，道：“大弟，你下的手也太毒了，他一个老奴又得罪了你，你何苦给他那一手‘玄七劫’让他遭受人世间最苦的重刑……”

陡地，场中传来一声大响，空中激斗的剑光倏地一敛，迴天剑客和房小虹较斗已有胜负之分。石砥中身上溅血，衣衫条条而碎，身子剧烈一晃，长剑竟突然垂了下来，冷汗簌簌抖落……

二十二

这是一场生死之争，石砥中面色渗然，斜垂长剑，额上滚下了颗颗汗珠，碎裂的衣衫随风飘荡，与肩上流下来的鲜血混淆，而房小虹却在狰狞的笑着，笑得非常得意，他脸上流露出一种不屑的样子，恍如对方根本不堪一击。房玄铃哈哈一笑，道：“行了，天下第一是房家，小弟，孤剑万里江湖行，从今以后整个江湖都是你一人的天下了。”房小虹还未踏出江湖，便把目前顶尖的年青高手石砥中击败，不但是石砥中大惊，就是东方刚和西门熊也是大惊失色，六诏山能够独尊武林，确实有其过人之处。

“嘿嘿！”西门熊嘿嘿笑道：“不错，以令弟这种举世罕见的身手，江湖上已无人可堪一击，不出一月整个江湖都要共尊六诏山，小虹弟，本大帝首先要向你道贺……”房小虹被幽灵大帝西门熊一捧，只觉有些飘飘然，心里非常的受用，他轻轻一弹长剑，哈哈笑道：“这只是开始，好的还在后头呢……”

石砥中鼻子里透出重重的一声冷哼，道：“阁下虽然有着天下第一的身手，却也未能够慑服整个武林，欲做天下第一人，并非单靠武技就能一切办到，你心肠狠毒，无仁无义，我石砥中第一个就不能容你。”房小虹厉声的喝道：“你不要以为那几手破剑式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因为看你这身功夫练来不易，早就将你宰了，你不能容我，我又何尝能容下你，来！来！我们总要分出个结果……”西门熊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道：“一山难容二虎，小虹弟，你又何必客气……”他心肠狠毒，只要有算计人的机会从不放过，石砥中和幽灵宫结怨之深，远非三言两语所能解释清楚，西门熊正愁找不着机会杀死石砥中，眼下机会难得，稍纵即逝，焉能轻易放过，言辞间已撩起房小虹的杀意了。

房小虹一征，道：“西门熊，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更明白点，难道凭这小子的一点道行，也敢和我们六诏山过不去……”西门熊嘿嘿一笑，道：“总而言之一句话，天下之人皆可赦，单单这小子不可留，放虎归山，永是祸患，本大帝的话决不会错……”东方刚闻言大怒，叱道：“西门熊，你的心肠好毒——”西门熊一指东方刚，道：“还有你这个浑蛋，什么事都想插进一脚，你处处护着石砥中，还不是想保存一点实力，现在六诏山掘起江湖，天龙谷已非昔日的天龙谷，在这里还够不上一根指头，你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还是不可预料的事……”

东方刚虽然怒不可遏，却有一代宗师的风范，他浓眉一锁，突然仰天一阵哈哈大笑，上前连跨两步，道：“西门熊，你的幽灵宫是不是愿意拱手送给六诏山……”西门熊想不到天龙大帝东方刚还有这一着，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也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他现在极需巴结六诏山，自然不愿得罪房氏兄弟，可是他要辛苦开创的幽灵宫无条件的送给六诏山，确实是件令人心痛而又丢脸的事情。

他嘿嘿一笑，冷冷的道：“山主恐怕看不上幽灵宫，倒是你的天龙谷却早闻名江湖，是天下难得一见的绝佳仙境……”东方刚斜掌一立，道：“主意倒是不错，可惜老夫双掌不会答应……”房小虹挺剑上前，怒道：“你敢和六诏山作对！”他身形才动，石砥中一跃身形扑了上来，他这时双目真欲喷出火来，眉宇间煞气越来越浓，他冷冷的道：“六诏山不是纸糊的碰不得……”

房小虹怨毒的笑道：“我不会再放过你了，现在我才知道你在江湖上的身份不低，唯有你这样身份的人配和我动手，我这是瞧得起你，等会儿动手，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石砥中怒喝道：“你太狂了，从这狂傲的一点上，注定你日后必败……”房小虹哈哈笑道：“仅凭我六诏山的武功，我就值得骄傲，一个人只要狂得有本钱，就不算是狂，象你狂还狂不起来呢！”房素青眼见自己一手抚养的幼弟变得如此丧心病狂，不禁伤心的直摇头，她轻轻一抹脸上的泪痕，道：“小弟，你变了，变得太可怕了……”房小虹冷冷的道：“父母生我就是这样一个性格，任谁都不能改变我，大姐，现在没有人能管得了我，你还是乖乖的站在一边！”房素青怒叱道：“只要我一天不死，你就不要想下山一步！”

大煞手房玄铃手摇墨骨玉扇，摇摇晃晃走了过来，道：“你又错了，现在你能管得了他么？大姐，你放心，小弟和我在一起，决不会吃亏，你我之间情谊虽然已断，可是我对小弟倒是一片真心……”

房素青冷笑道：“你滚开，小弟和你在一起就遭了，你从小就没干过一件好事，他由你带着准是不会有好事，说不定前途全毁，连六诏山这点祖业都保不住……”

大煞手房玄铃神色一变，没有想到房素青当面说出这种话来，他这人虽然冷傲无情，却是最爱面子，他目中凶光一闪。“大姐，对我了解太深了，知之太深，洞悉太明，这对我是件危险的事情，大姐，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房素青毫不犹豫的脱口道：“你想杀了我以绝后患是不是？”

大煞手房玄铃哈哈笑道：“正是，你太使人可怕了，我心中所料之事，你皆知道，对于我，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于小弟，你会从我手中抢了过去，基于这两个理由，我就应该杀了你了……”房小虹一怔，道：“大哥，你真要杀了大姐……”房玄铃阴沉的道：“这不是明摆着么，你不杀她，她会终日缠着你，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让她跟在后面是件讨厌的事情！”

房小虹一呆、一时间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深知房素青之性格，说了话从不更改，正在忖思该怎么办的时候，幽灵大帝西门熊上前轻轻拍着他的肩头，道：“无毒不丈夫，在江湖上若要顾前顾后，什么事都行不通，眼下各派英雄都在等着你去领导，这里的事情怎么解决全看你的了……”

“啪——”西门熊尚未说完，左颊上已挨了重重一击，只听“啪”地一声，整个半边脸都肿了起来，他愤怒的一声吼，目光瞥处，只见房素青寒着脸向他走未，他心神一震，不觉大骇，连着退了二步，道：“你为什么打我？”

他深知房素青的武功除了房小虹一人外，眼下没有一人是其敌手，他心念电转，疾快的判明了当前形势，强自忍下了心中的怒火，故意显得量大如斗，无所谓的样子。房素青指着他的鼻子，道：“我现在才晓得你是这里最坏的一个，我两个弟弟所以会变得没有主意，全是你一人挑起来的……”

西门熊变色的道：“这是什么话？山主，你可得给老夫做个主……”房玄铃嘿嘿一声笑道：“当然，当然，这个贱婢太可恶，我房玄铃决不姑息私情，定给你做个主……”他嘿嘿两声道：“小弟，你还不出手！”

房小虹愣了一愣，竟不敢违背房玄铃的命令，他嘿地一声，寒着脸挺剑冲了过来，挥剑往房素青攻来。石砥中自侧旁急挥长剑，大喝道：“我非毁了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不可！”双剑相交的发出了一声金铁交击声，房小虹恨得一声大吼，抡起长剑攻出三招，将石砥中逼得连退五步。房素青却气得怔在当地，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这时象疯了一样，突然冲进了场中，将

石砥中一推，头上发丝根根倒竖起来，双手朝天，大声道：“上苍啊，你待我太苦了……” 袅袅的声音逐渐消失，她颤抖着双唇不知在低语着什么？但是每当她嘴唇颤动之时，泪珠便象断线的珍珠样的滚落下来，在那双悲伤绝望的眸子里闪出一泡血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房小虹怔怔的望着这唯一的姐姐，心里忽然有一种不忍之情，长剑一垂，低声的道：“大姐，你……”

房素青突然瞪了他一眼，道：“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姐，我已禀告过父母，要按着家规毁了了你，如其留着你来害人，不如由我杀了你，我们房家也许在这一代应该绝嗣，这只能怪祖德不修，那辈子做人伤阴德的事，我虽不孝，父母也会原谅我……”

她伤心欲绝的沉痛说出这段话后，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悲恸，伸手拔出一柄匕首，抬头望了一下云天，缓缓又拿出一个铜牌，上面铸刻着房家世代传世的师祖名字，背面又刻了十二条家规，她在空中一扬，铜牌上反射起一股金光，流泄的射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房玄铃神色大变道：“原来父母将护山令牌交给你了……”

房素青冷冷的道：“本来这个是你的，可是你品行卑劣，我无法交给你去作恶事，现在护山令牌在此，你还不等待受死……” 大煞手房玄铃虽然心狠手辣，在这护山令牌之前，他不禁吓得全身出了不少冷汗，这金牌上代表父母，下代表整个六诏山，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引出一个绝世的高手，只要令牌所至，那人必会出来，那时他若要在江湖上闯荡，势必遭到那个神秘人物的出手相杀，他心里一惊，冷汗直流，一脸都是惶惊焦急的样子。

房玄铃横了横心，道：“我和小弟不会受这令牌的约束，你还是收回去吧，上一代的规矩未必能适应于下一代，时间对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正如你要留下小弟陪着你在这一代过着寂寞岁月，而我要使他在江湖上另谋一番事业一样，我们之间已没有东西可以管住对方……”

房素青神色不变的道：“你不要忘了，在这令牌的后面尚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你只要敢稍为不听令牌的指挥，那个人就会出来杀死你。”

大煞手房玄铃心中已生怯意，但他故意装得非常镇静，冷冷的道：“你不要妄想了，那个人在什么地方连你也不知道，你不要说找不到他，就是找着也奈何不了我和小虹弟……”

房素青哈哈笑道：“这就猜错了，娘在临终之时已将这人的去处告诉我了，你们只要稍稍动一动，那个人就会出现，我只要将令牌交到他手中，你们决逃不出他的手里……”

房小虹这时也是神色惨然，目中凶光大盛，道：“大哥，她说的都是真的？”房玄铃凝重的道：“不会错了，我们不能再等了，眼下之计只有先把她毁了，夺得护山令牌，否则你我都甭想活命……”房素青一听房玄铃要夺取令牌，不禁大惊，她急忙将令牌缩回手中，匕首舒舒而出，气得全身直颤。房小虹却已不客气的挺剑而来，直逼房素青的胸前，他这一剑是“上天入地”，使人无法遁形，房素青深知其中厉害，不敢闪避，怒喝道：“你杀了我也没有用，这件事只要传进那人耳中，他依然会来取你们性命，令牌在你们手中依然不发生效用……”房玄铃心中一狠，道：“在这峰顶之上的人一个也不能留下，小弟，为了本身的生命，只有这条途径上解决，那个人要太厉害了，我们……”

东方刚没有想到大煞手房玄铃的心肠如此狠毒，只为了己身的一点安全，而要峰顶上的这么多人陪上性命，他气得冷冷一笑，一撞石砥中，道：

“现在不出手也不行了，你等一下尽管下手，我和玉儿要好好斗斗大煞手房玄铃……”而这时东方玉也正好奔上峰头。

话音未落，房小虹突然一声大喝，剑光象白虹样的撩起，冷寒的锋刃，在房素青的肩上划破一条长长的口子，殷红的血水一涌，染红了大片衣衫，房素青惨呃一声，登时倒在地上，整条手臂象废了一样的垂了下来。石砥中目眦欲裂，叱道：“你好狠，连你姐姐都不能放过……”

他这时已将生死置于度外，衡量目前情势，知道不拼也不行了，剑尖所指尽是房小虹身上要害。房小虹出手之狠，尽是诡奇莫测的夺命招式，随手一招挥出，最少包含了四个变化，招招不离石砥中的身上要害。石砥中手中长剑一紧，改攻为守，所用的招式非常奥妙，守中带攻，剑剑都将对方攻来招式化去。

虽然他的速度奇快，对于房小虹的攻击，依然觉得困难重重，不过他总算还能支持下去，却是非常吃力。房小虹连攻数招，都不能冲破对方所布出的剑幕，不禁大惊，他沉声喝道：“你的剑术怎么突然好起来了，我真不明白，你有这些招式刚才为什么不用，而等到现在才象个样子……”

石砥中挥剑一撩，避过一招，道：“说来你不相信，这些剑招还是你教的，刚才动手所用的招式，正是你攻我的式子，不过是我将攻化为守而已……”房小虹振剑直刺，厉笑道：“胡说，天下哪有这样的奇才，我练剑至今还没有见过世上有这种人，你这小子原来还会藏拙……”这两剑可不轻松了，石砥中拼了全力，也仅将这攻来的两剑化开，不过也累得连喘数声，并非是房小虹剑招特别神奇，而是他剑上所发剑气太大，压得石砥中不得不奋力抵抗，还好他手中所持是柄千古神器，否则早就剑折人亡了。

这里舍命相搏，那里也硬拼上去，房玄铃和东方刚功力相当，一时之间倒也分不出胜负，不过这一来可苦了东方玉，他一来这里不久功力浅，骤和幽灵大帝西门熊交手，便觉对方掌风如山，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若不是因为身法灵巧，可能早就躺下去了。

幽灵大帝西门熊连发数掌，始终未能将东方玉击毙掌下，自觉太失脸面，若以一代宗师的身份，这样动手确实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东方玉再强也不过是个晚辈，可是对方却在西门熊的手里走出二十多招。西门熊怒吼一声，道：“怪不得你那么狂呢，原来还真有点真才实学……”这人心肠之毒无以伦比，只见他深吸口气，全身衣袍突然隆隆的鼓了起来，右掌轻抬，掌心之中吐出一股冷寒的白气，缓缓向东方玉逼去。

东方玉神色大变，颤道：“幽灵功！”三字一出，场中空气陡地一塞，天龙大帝东方刚发出一声怒吼，挥掌逼退房玄铃两步，身形如电的扑向幽灵大帝西门熊，遥空一掌击去。“嘭——”西门熊掌劲未发，陡觉侧里涌来一股大力，不禁冷哼一声，挥掌自身后击了出去，双掌交实，发出一声沉重的大响，刹时烟雾弥漫，沙石激溅，在人影晃动里，东方玉身隔两大高手之间，竟当场被震晕了过去。

东方刚见爱子晕死地上，心中如刀割，方等扑去，房玄铃和西门熊已双双跃进，他身临两大高手之间，虽有绝代神功，也不禁相形见拙，大有不支这势。

不过他的情形还不算恶劣。情形最惨的还是石砥中，由于房小虹的剑法独成一格，攻势之烈有如迅雷骤发，出手之准，往往逼得他舍命硬拼，才躲得过这威裂金石的一招，若非他是天生异里禀，咬牙硬撑下去，此刻恐怕早

已剑落人亡了。房小虹象是有意拿他试剑一样，每每在可杀死对方的机会里撤剑而退，另外攻出一招，辛辣的剑招，使石砥中冷汗直流，虽然在交手里，他获益非浅，但也真够他受的了。房小虹突然收剑一退，阴沉的笑道：“有你这样一个好靶子比我自己练上一月还要快速，现在你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三招之内我要取你性命，不过前二招你可放心，第三招上才是真正杀手……”

石砥中喘了一口气，冷冷的道：“你出手吧，三招之内我也不想活了……”他自己深知目前功力还非房小虹的对手，唯有以死来换取房小虹的雷霆三击，他暗中运气，将全身残余功力全部逼集在剑尖上，是故剑尖上泛射出一蓬耀眼的银芒。房小虹只是冷笑，漫不经心的挥出一剑看似平淡，却包含了无数的变化，石砥中奋力的挥出一剑，堪堪避过这沉重的一剑，可也累得他气喘如牛，连剑都有些握不稳了。

房小虹闷声不吭挺剑一抡，连着幻出七层剑浪，这一剑太过于快速，除了闪烁的剑光可以看见外，连仅有的一点人影，都无法看清。石砥中一愣，竟不知该如何闪避，他拿着剑僵立在地上，不知该怎样挥剑驾迎？房小虹却没有立时下手，仅在他剑上轻轻一点，叮然声中，石砥中只觉全身一震，茫然的自失神中清醒了过来，他凄凉的一声大笑，身形踉跄的向前走了二步。

房小虹哈哈一笑道：“这是最后一招了，你该拿出全部的精神应付！”石砥中长剑一掷，黯然的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技不如人，夫复何言，这一招我甘愿放弃抵抗的机会，阁下请动手吧……”

房小虹冷哼一声，厉喝道：“蠢才，你以为不抵抗，我就能放过你了吗，我说过在第三招上杀你，就是在第三招上杀你，现在你不动手也不行了，我相信你不愿受那凌迟痛苦而要求一个痛快……”石砥中一听大怒，伸手一抓，长剑又飞回到手里，他见房小虹逼人太甚，明知拼不过，还要作孤注一掷，流艳的剑光一闪，全是不顾命的打去。房小虹哈哈一笑道：“这还象点样子。”他手腕在空中一颤，长剑突然发出一连串嗡嗡之声，这阵刺耳的剑啸一发，石砥中立时心神不宁，大吼一声，象头猛虎似的冲了过来，房小虹只是冷笑，分身一剑刺向石砥中的心窝，这一剑又狠又快，一闪而至。而石砥中居然不知抵抗，也不知躲闪，迎着对方幻化刺来的长剑挺了上去。眼见就要血溅当场。

突然，一股无形的大力自左侧推来，将石砥中的身子撞出五六步，虽然这股无形的大力救了他，房小虹的长剑依然在他胸前划了一道口子，约有七寸余长，汩汩的鲜血一涌而出！顺着胸毛流了下来。

“呃——”他痛苦的呃了一声，再也忍受不了身子的疲累极痛，缓缓的倒了下去，衣衫飘起，在胸前露出七颗大红痣，鲜明中透着黑毛，使人极易发现。

房小虹怨毒的扫了四周一眼，只见一个黑髯红面，有如仙风道骨的一个老人，正含威烈的怒瞪着他，他冷笑一声，大笑道：“老浑蛋，你是不是也要吃我一剑……”这个红光满面的老人，冷冷的道：“蠢材，我来晚一步你就做出这种事情，从小看你就是一身贱骨头，早知留下是个祸患，如不是你娘太过于袒护你，依我的脾气早就捏死你了……”房素青踉跄的走了过来，盈盈下拜，道：“沙叔叔，侄女请你给我作主……”这个老人之突然出现，顿时使场中激斗的人影一分，房玄铃首先变了颜色，急忙跃至房小虹的身边，扯了他一下，房小虹幼时虽见过这个沙叔叔几面，由于记忆依稀，一时居然

没有认出来，等房玄铃一扯，他登时想起来，不觉骇得退了一步。一代隐仙沙子奇看了房素青身上的伤痕一眼，顿时有一股寒气涌现脸上，他目一寒，问道：“这是小虹下的毒手么？”房素青颤声的道：“是！沙叔叔，请你放了他！”“哼——”沙子奇冷哼一块，道：“除了他也没有人能伤得了你，这个畜牲真是胆大，连你也要杀了，将来还有人能管得了他，哼！他既然这样狠心，你又何必顾念私情，素青，这是怎么回事……”

房玄铃全身一震，就怕房素青将其中原委说出来，他连忙干笑两声上前道：“沙叔叔——”沙子奇冷冷地道：“你不要叫得那么亲热，我并没有你这个侄儿，你做的事自认为天衣无缝，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件件都给你指出来，小虹生来就是一身贱骨头，学坏自也无话可说，而你却是自甘堕落，自己不学好，还要怂恿幼年的弟弟做坏事，房家有你们这样的子孙，也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房玄铃吓得不敢多说，道：“是！是！”沙子奇冷冰冰的道：“你们是要我动手呢？还是自己了结……”房玄铃神色大变，以他那种凶狠暴戾的人，在沙子奇的面前，居然连一句话都不敢吭出来。

他全身一颤，道：“这……”房小虹见哥哥在沙子奇的面前显得那样寒酸与畏缩，登时有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他自信功力通神，江湖上从不作第二人想，冷笑一声，道：“你是什么料子也配做我们的长辈，哪有长辈一见面就要晚辈命的道理，我们喊你一声叔叔是尊敬你，不喊你是道义，你口口声声骂我一身贱骨头，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重，折了恐怕连狗都不吃……”

他年少血气方刚，早已目空四海，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冷煞的看了沙子奇一眼，不屑的扬起长剑，大有就要过来动手之意，心中根本没有长幼之分。房玄铃一见小弟连这个老混蛋都要得罪，一时倒真被逼急了，他脸色刹时变得苍白急喝道：“小弟，不可胡来……”

沙子奇可真火了，他隐世遁迹，所求的是要得到正果，仙家讲究的静气养性，含灵修真，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正是这个道理，他见房小虹勃伦逆理，气得头顶直冒白气，冷喝道：“罢了，我纵是毁了道基也要先杀了你，你爹娘在日，就是骂我沙子奇绝后，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脸色一寒，目中陡地寒光射涌，朝着房小虹逼了过来，房小虹毫无惧意，挺剑待发，房玄铃却急忙一拉他道：“小弟，你还不向叔叔赔罪……”

房小虹一扬剑，道：“怕什么，对这种人越恭维，他越神气，你不要管我，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道行……”

沙子奇冷冷的道：“今天你爹娘就是重生，我也要杀了你！”

房小虹怒叱道：“老混蛋，老杀才，你有种动手试试……”

沙子奇冷笑一声，右掌徐徐推了出去，这一掌几罗天下掌法之奥妙，兼得动静二字之真谛，掌劲吐出，登时无形，等触及对方身上，方始轰然一声，整个威力都奔发出来，房小虹心中大惊，身形幻化的跃了起来，在急不容缓的时间神妙无比的击出一剑，竟将沙子奇逼得退了二步。

房小虹和对方虽仅换了一招，却已分出胜负，只见他剑上留着沙子奇的一声衣角，而自己也吐出一口鲜血，身上虽未挨上一掌，可是无形的掌劲也震伤了他的肺腑，他朝房玄铃一笑，道：“大哥，我们走吧……”

沙子奇还想拦截，房小虹已回身喝道：“沙子奇，你自信能留得下我么？”一代隐仙沙子奇暗然的一声长叹，茫然的望着穹空里的云彩，在那飘荡的云

絮里，他恍如看见自己的衰老，不禁大笑一声，喃喃的道：“罢了，罢了，由你去吧……”

房小虹狠声的道：“老杀才，你神气不了多少时间，等我伤势好了，开刀的第一个就是你，当心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狗洞……”沙子奇正待发作，房氏兄弟和西门熊已驰出去老远，他们的背影在云雾中一闪，象幽灵样的消失。房素青幽伤的泣道：“沙叔叔，我怎么办？”

沙子奇没有表情的叹口气，道：“你一错到底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小虹生来就贱，你又不是不晓得，明知他不可救，你还要费心力……”房素青摇摇头，道：“我总以为人力定能克服自然，想他那身魔骨虽贱，总以为道心可以感化他，哪知魔心在他心中已生了根，我的十几年的心血白花了，非但浪费了我整个时光，还给江湖造就一个大魔头，我的罪太大了，这叫我怎么办呢？”

沙子奇想了一下，道：“挽救不及，只有毁于一旦，你自己看着办吧……”他目光一瞥场中，突然瞥见石砥中身上的七颗夺目的大红痣，身形一晃，落至石砥中的身边，凝重的审视了那七颗大红痣一遍。

他啊了一声，喃喃的道：“七星朝元，想不到江湖上真有这种人，天生异禀，广世奇才，真意料不到，我在晚年还会遇上这种人……”

房素青精神一振，道：“沙叔叔，你说那是七星朝元……”沙子奇凝重的道：“不错，这正是搜神志里记载的‘七星朝元’，也正是‘三星伴月’的克星，你弟弟胸怀三星是魔，他身列七星是正，看来江湖还有救，不过又要费我一番心血……”房素青怔怔地道：“沙叔叔，你要送他到哪个地方去？”沙子奇正色的道：“不错，房家武功天下第一，小虹已无人能制得了他，独有那个地方才可造出一个与小虹并驾齐驱之人，素青，我要走了……”

他疾快的抱起石砥中，拿着金鹏墨剑大步的走去，经过林福身边的时候，突然道：“林福是个好仆人，让他跟我一年也学点东西……”

说着，伸手抓起林福如飞而去，东方刚张口欲语，房素青苦笑道：“你们也走吧，这里没有再留的必要了……”东方刚暗然的摇了摇头，在东方玉的身上翻拿一阵，东方玉便清醒了过来，父子两人也走了。

云雾渐渐淡去，云天里逐渐现出一道金光，遍洒在林间，柔和的曦阳象个身披金甲的巨神，将整个大地照亮了，轻轻的踢走了黑暗……

在这晨露未退，寒霜未失之时，沙子奇独自坐在大石上，对着甫出的云端的柔阳吐纳，他吸进的是口冷气，呼出的却是一蓬白雾，那缭绕的白雾越来越浓，逐渐化为一个个雾圈，沙子奇双目突然一睁，对着一颗树上喷去，只听“呼”地一声，对面的那棵白杨树立时象烧灼一样，化为一蓬黑烟，缓缓的倒了下去。

林福自石后转了过来，看得咋舌不已，道：“沙叔叔，你的‘金焰真火’好厉害……”沙子奇微微一笑，道：“这才是小成呢，要练到化石为粉才是真正炼成，我离那个程度最少还得十年，你以为这么简单么？”林福听得直伸舌头，怔怔的望着那棵白杨树发呆。

沙子奇沉思了一会，道：“石砥中在那寒玉潭里已经多少天了……”林福计算了一下，道：“整整二十天了，沙叔叔，你准备什么时候要他出来了，真想不到他小小年纪已经有这么好的根基，居然能在其寒逾冰的水里连泡二十天，这样看来，他要达到金刚不坏之身的程度已经不远了！”林福睁大了眼睛，道：“寒玉冰泉真有那么大的功能……”沙子奇一怔，道：“当然，

先寒其骨，后坚其筋，最后才能身坚如铁，刀枪不入，这在道家说来是最难练的一个过程……”林福不信的道：“世上恐怕没有这种人……”沙子奇颌道：“有，南海门的武老祖就是得道全身之人，只是武老祖隐身中原，连南海门都不知他的去处……”林福哦了一声，突然问道：“沙叔叔，你是不是要把石砥中送到武老祖那里？”

他因是个家奴身份，随着房素青喊沙子奇为叔叔，好在沙子奇和这个老家奴非常投缘，丝毫不以为意。沙子奇轻捋着白髯，笑道：“你真猜着了，只是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林福还想问下去，只是被一阵脚步声打扰了，他回头望了一下，瞥见石砥中从大洞里走了出来，沙子奇一挥手，道：“你去准备一下东西，我们马上就要上路了……”林福和石砥中招呼一声，转身走了，沙子奇在石砥中的身上看了一眼，满面都是惊疑之色，道：“你神光内敛，已达虚怀若谷的地步了，我真没有想到短短的二十天里，会使你有这样大的进步……”

石砥中淡淡的一笑，道：“这全仗沙老前辈的帮助，寒玉冰泉已给我洗毛泛髓，全身浊气尽除，遗留下来的全是纯正罡气……”沙子奇连声称赞道：“好！好！我们可以上路了。”石砥中一怔道：“沙老前辈要晚辈上哪里去？”

沙子奇非常痛心的道：“六诏山的剑法你已见识过了，不要说是你，连我都很难挡得住房小虹三十招，为了整个武林，我在道义上也应该帮助你，所以我想将你送往南海门武老祖那里去，修练达摩老祖所留下的三招剑法，这三招剑法，只有少林寺的达摩易筋经里有记载过，可是自从达摩老祖证道涅槃之后，还没有人练成此功，连南海门武老祖那样的身手都参悟不透，寻常人根本连练都不敢练……”

石砥中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深奥难解的剑招留传于世，他心中一动，问道：“这是为什么？”

沙子奇轻轻一叹道：“这三招魔法博大精深奥，练时全身血脉贲张，丹田真火会通通被引发出来，功力稍差之人，一个克制不住便会血管爆裂而死，武老祖二十年之功，远避中原，所为的仅是这三招剑术，可是每当他练习一招之时，便会晕死过去，非等体内真火平息之时，不能清醒过来，可知达摩三式是何等的难练了，我所以要你在寒玉冰泉中泡上这么久，就是要你忍人所不能忍，以体内之寒压制丹田之火。否则你就是得着达摩三式的练法，也会因幸得祸……”石砥中听得心中冷了半截，摇摇头，道：“连武老祖都练不成，我恐怕更不行了……”

沙子奇希冀的道：“你行，普天下只有你能够办到，因为你是‘七星朝元’大智大灵之人，除你而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突然，空中响起一连串鸽铃之声，石砥中抬头一望，只见三支雪白的鸽子在顶空翱翔，沙子奇神色大变，自地上一跃而起，道：“有人来了，你还是躲一躲……”

石砥中一怔，正要远离这里的时候，空中已传来风飒之声，人影御空而来，只见一个清瘦的老头子哈哈大笑，轻飘飘的落在他的面前。

这个老人哈哈一笑，道：“沙兄弟，你真找着七星朝元之人了么？”沙子奇神色一变，道：“薛兄，你问这个干什么？”这清瘦老人一正脸色道：“沙兄，你怎么这般糊涂，我那义子房小虹不是‘三星伴月’么，‘七星朝元’和‘三星伴月’在搜神志异里不是明白的记载着么，七星吞三寒，双方主仇，不能两立，你想想，我若不事先毁了身怀七星之人，小虹在江湖上还

能抬起头来么？”

沙子奇怒吼一声，道：“怪不得他们兄弟连我都不放在眼里呢，原来是你严凌甫在背后替他们撑腰，哈哈——你算是太瞧不起人了……”

严凌甫嘿嘿一笑道：“误会，误会，小虹也许是过份了一点，他到底是个孩子，你看在我的面上，也该放他一次，况且他还是你的小侄呢……”

他目光朝石砥中一瞥，道：“这小子的根骨俱佳，确是一个不多见的奇才，可惜他身怀七星，和小虹三星相犯忌，我不能留下他……”沙子奇冷哼道：“你若敢动他一指，我们两个少不得再打一场！”“哼——”严凌甫冷哼一声，道：“小虹生时你就要捏死他，为了这件事我们不知动过多少次手，现在你竟为一个陌不相识的人又要和我动手，我看你越老越不象话了……”

沙子奇怒笑道：“房小虹一身魔骨，主宰着天下大乱，你明知此人不可留，反而造就他变成一个魔星，当时你就没安好心眼，果不出所料，原来你是要利用他……”

严凌甫嘿嘿一笑道：“这些事都如昨日黄花，已没有再提的必要，现在我主要的目的还是这小子，你交不交给我？”沙子奇冷冷的道：“办不到，除非是你先杀了我……”石砥中是何等高傲之人，岂是轻易可侮之人，他虽不知沙子奇和严凌甫有何关系，但从两人言谈上可测知非友也非敌，这种微妙关系是复杂的，饶他是极端聪明之人也一时弄不清楚，他向前大踏一步，道：“你要找我石某人尽管来，何必要为难沙老前辈？”他说话时口气冰冷，一股令人心寒的煞气自眉角隐隐泛现出来。

严凌甫虽然有些不屑之意，也不禁被对方那股煞气所识慑。严凌甫嘿嘿冷笑道：“若不是房小虹一再的告诉我，你是如何的厉害，我才懒得跑这一趟呢，你这小辈竟敢大言不惭的和我动手，这对你说来是有死无生……”

但他心中却在暗暗的忖思道：“这石砥中眉现煞气，胸怀七星，是天地间第一的刚强男子，此人怀恨之心最烈，我得设法将他毁去。”

石砥中这时豪气陡生，只觉生平能斗一斗这些仙流般的人物，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全身血液沸腾，一股从未有过的雄心在他心底漾起，豪迈的一声大笑，力能穿玉裂石，震得山顶沙石激溅，在空中回荡历久不绝。

严凌甫心中一凛，暗骇对方有此浑厚的内功，他被笑得一怔，不禁怒喝道：“你笑什么？”

石砥中笑声一收，冷冷的道：“你这个老不死的，跟你那个干儿子一样不要脸，我石砥中虽然技不如你，也要拚命和你周旋到底。”

严凌甫凶光一现，冷笑道：“凭你也配和我动手……你不妨多骂几句，等会儿你想骂都骂不出来了……”他轻轻一声长笑，在顶空盘旋的三只白鸽突然俯冲下来，落在他的肩头上。他嘿嘿一笑道：“你如能斗过我灵中三禽，老夫自然会和你动手，可惜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石砥中闻言大怒，叱道：“你敢拿扁毛畜牲折辱我——”严凌甫只是大笑，右掌一抬，舒指向石砥中身上一指，这三只雪白如玉的鸽子呱呱三声长叫，象三枝疾矢般的朝石砥中身上射去。

石砥中没有想到自己踏进六诏山后，连着遇上这么多的奇人异士，他根本不信三只扁毛畜牲能有多大的道行，愤怒之下，疾快的劈出一掌，激旋激荡的气劲罩满了半丈方圆，这一掌少说也有千斤，力能穿金贯石，哪知这三只白鸽身形灵异，在展翅一翻之间，偏过掌劲正锋，斜冲而下。

石砥中心中大骇，冷哼一声，等第一只白鸽冲至，突然翻起右掌击了过

去，左掌斜划一大弧，正好将另二只白鸽子逼退开去。

在这挥掌逼退二鸽子的一刹那里，头一只鸽子已和他的右掌接触在一起，白鸽呱地一声尖叫，突然伸出一爪抓了出来，石砥中只觉手臂一震，竟叫这小小的一只扁毛畜生撞得坐在地上，掌心血痕宛然，流下一条血水。

而那只白鸽受掌劲一震，翻滚落在地上，双翅一阵抖动，突然悲鸣死去，另二只白鸽在空中盘旋尖叫，不时作势欲扑，却被石砥中那种威势所惧，逼得不敢上去。

严凌甫看得眉头略皱，连声说道：“畜生，畜生，我白白训练你们一场，还不给我滚回去！”他轻轻一挥手，白鸽刹时去的没影，踪迹皆无。

他嘿嘿一笑，道：“看你这小子真不简单，白鸽无力，我回去杀了煮食，而你……哈！我只有自己动手了……”

他满不在乎的大步走厂过来，一派目中无人的神色，沙子奇伸出右掌在他肩头一拍，冷冷的道：“严兄，你真要取他的性命？”

严凌甫一怔，道：“这个自然，沙兄蓄意干扰，莫不是定要和我翻脸成仇？”沙子奇冷笑道：“严兄要取他的性命，我自然不好意思干扰，不过严兄若要在万花坪上动手，就是不把我沙子奇放在眼里……”

他口气软硬兼俱，欲以事先拿话把对方扣住，可惜严凌甫怪径异行，并不含糊这一套。

严凌甫冷冷的道：“老沙，你的话实在太难听了，最好先去洗洗你的臭嘴……万花坪是六诏山的祖业，你算哪门子的主人，这个人的命我要定了，谁要管我就和谁翻脸……”

他犹如也有什么顾忌一样，突然阴沉的一笑，道：“我总得给你老沙留点面子，只取他身上那七星痣算了，生命给他留下，你老沙总该没话说了！”

话中很明白，石砥中性命虽然暂时保住了，可是他胸前那七颗大红痣却要毁去，沙子奇怒声的道：“你这不是毁了他，七星一毁，灵智皆无，原来是一个武林正义支柱，刹时就要变成一个杀人凶手，说不定还会武功全毁，犹如白痴，你的心好毒呀！”

“嘿嘿——”严凌甫嘿嘿大笑道：“我总不会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头，这小子若不除去，非但我不能放心，就是小虹也会寝食不安——”

他正等说下去，突然看见林福拿了一个干粮袋走了出来，这人心计甚高，眼珠一转，嘿地一声，道：“林福，你们准备远行呀，上哪里去？”

林福吓得都全身一颤，呼道：“严大爷，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老奴给您倒茶去。”他虽是一个家奴，却是非常善于利用机会，一见严凌甫想在自己身上出主意，急忙趁机溜走。沙子奇再也忍耐不住了。

他鼻子里传出一声重重的冷哼，冷冷的道：“老严，我们还是动手吧，你我多说没有用了……”他深深的吸了口气，全身的衣袍隆隆的鼓了起来，张口喷出一股白烟，严凌甫只觉热灼袭人，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急忙一飘身形，斜退两步。

严凌甫嘿地一声怪笑，道：“你的‘金焰真火’果然练成了？”他凝重的哼了一声，右掌化指如戟，斜斜点向沙子奇的胸前七大穴，劲疾的指风呼啸刮起。

沙子奇身形一转，便已闪过，指风过处，对面那块大石一裂为七片，攻得神妙，避的更是灵奇。

石砥中见两大隐世高手在眨眼之间，各自换了一招，手法之博奥，纯属

首见，这时他只觉胸中有一股义愤激荡涌出，冲到严凌甫目前半丈之处立定，拔出神剑指着严凌甫凛然说道：“恶魔，也许石砥中还不如你，但是象你这种但凭己好，恶事做尽的狂徒，天地不容，石砥中但凭心中一点正气也足能使你授首剑下……”

严凌甫竟遭这阵没头没脑的叱骂，倒是一怔，他嘿嘿一笑道：“好！当世之中有人敢当面骂我的，天下仅有你一人，仅凭你这份胆气，在年轻辈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若非你我是在对立地位，我真会惜怜你这份胆量，可惜你这种胆气要了你的命，我不会再客气了……”

石砥中勇不可挡，厉声叫道：“恶人，你少废话，快上来受死！”

严凌甫哈哈一声狂笑道：“我和你动手有辱我练的武功，若不立时杀你，我又咽不下这口怨气，这只能怪你没有一丝忍耐，你居然不畏死，我只好早早送你上路……”石砥中凛然的挥出一剑，颤动的剑光如芒的布满空中。

他存心和这个狂傲无人性的仙流人物一较正邪，一剑挥出，用上近八成的劲力，是故剑光如电，疾劈而落。

严凌甫在江湖上虽无赫赫之名，但其功夫却真不含糊，大袖一拂之间，便有一股劲道涌出，将击来的剑正好封了出去。他虽然逼退这石砥中的一剑，却也费了极大的精神，心中一震，不禁对石砥中的功力作了一番估计。

他嘿嘿二声，道：“小辈，这一招并不怎么样，还有什么绝招不妨拿出来，象这种庄稼把式，仅可吓唬小孩子……”

石砥中气得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心中一凛，突然自右而左挥出一剑。

这一剑平淡得似乎是初习剑道的出手式，可是严凌甫却看得甚是严重，身子稳立不动，直等剑刃劈了过来。

沙子奇看双方动手情形，突然惊叹一声，道：“了不起，练的剑技比我想象中还要高明……”

林福不知何时已走到他的身边，轻声的道：“沙叔叔，你看他和严凌甫交手谁能击败对方？”

沙子奇肯定的道：“当然是严凌甫高明了，如果石砥中每一招都象这一招‘弯月银钩’这样高明，严凌甫要想十招之内杀死他也是不可能……”

林福一急，道：“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看着他死去……”在两人对答之际，激斗的两大高手动手之间，已有了极大的变化，严凌甫等石砥中的长剑快劈近身上时，突然翻腕抖出一掌，这一掌快得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幻化神妙，空灵中含有诡妙，正好拍向石砥中的手背上。

石砥中这时想撤招后退，时间根本不允许，他只得一松长剑，翻腕撩掌迎上，砰地一声大响，石砥中身子在空中一翻跌出丈外，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可是这小子却不甘就此罢手，他有着一股祖先遗留下来的傲性，纵然受伤，也不愿雌伏，在地上一跃而起，撩起手掌又攻了过去。

严凌甫神色大变，道：“你会断银手！”石砥中嘴角溢血，杀气弥生脸上，他冷冷地道：“你知道已经晚了，不过我不会用断银手杀你，我要以一种使你吃惊的掌法杀你……”掌心一吐，一股灼红的光华射发而出，空中雷声隐隐，整个万花坪都在颤动，仅是这种威势，已将严凌甫吓得大惊失色，连退两步。

严凌甫颤声的道：“这天雷音掌，飘影无踪的绝技……”他运集全身劲道于右掌之上，迎着对方挥来的灼红掌劲拍去，只见双掌相交，发出一声隆

隆如雷的大响，严凌甫全身一颤，退了五六步，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而石砥中站在地上，连动都没动一下，只是愤怒的瞪着对方，从那双冷寒的目光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之色，是那么令人心寒……

严凌甫朝沙子奇恨恨的道：“老沙，我现在才知道他是飘影无踪那个对头的弟子，好大的胆子，居然引来这一个对头，更想不到你还会救这小子，我要遍告六诏山房家家族，看你如何向他们交代他……”

身形一阵摇晃，蹒跚的移动着身子，在这一刹那间，突然老了许多，来时的凶焰不复存在，变得懊丧愤恨，怨毒之色显现在脸上……沙子奇没有表情的道：“公道自在人心，你爱怎么说都行……”

林福见石砥中象神般的击败了严凌甫，不觉得喜形于色，走到石砥中的身前，伸出一个指头，道：“要得，你真了不起……”沙子奇突然一声大吼道：“不要动他……”石砥中等严凌甫的身影消失，突然向后倒去，嘴唇一动，喷出一道血箭，林福，大惊变色，道：“这是怎么了，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沙子奇伏在石砥中的胸前听了一听，道：“还好，只是肺腑震离了位子，这小子真不简单，除了剑招较差之外，一切都合乎理想……”

林福长长吁了一口气，道：“谢谢老天，他千万不要出事，我林福的一切希望都放在他身上……”沙子奇一怔道：“你的希望，你有什么希望？”

林福正容的道：“我希望他能学得神剑三招，制服房小虹那个小煞星，这难道不是你的希望么？”沙子奇一笑，道：“快抱他进去吧！我还要和他赶路呢，这点伤我自信还有把握，武老祖哪里倒是要全凭运气……”

林福抱起石砥中急奔而去，沙子奇一人在万花坪上默立一会，然后摇摇头，走进大洞里。

二十三

绚丽的夕阳在穹空中，仅留下淡淡的一抹，由绚丽归于暗阁，再由暗淡归于迟暮，代之而起的夜，漫长的黑夜——摇曳着枝影映着斑驳的月影，细碎的洒落在地上，在冷漠的夜里，石砥中和沙子奇踏碎了月影，并肩立在一个大谷的口上。

自谷底吹起一阵阵的寒冷阴风，黑黝黝的大谷里，燃起了一盏大红灯，惨红的灯影，摇曳着血红的光芒，在灯影下一个巨灵神似的黑影，藏在大红的灯后面，僵立的握着一柄剑，目光降落在谷外，象是一个守谷的使者……

沙子奇望着那盏红灯，轻叹一声，道：“武老祖藏在这里将近二十年，灯红如昔，凄凉如旧，时至现在，他那桩心愿，还是没有断了……”

石砥中怔怔出声的道：“什么心愿？”沙子奇沉思一刻道：“寒玉金钗的秘密无人晓得，也许连南海门都无人知道，可是老祖却每日悬灯求钗，所为的正是那桩‘寒玉金钗’、只有得到金钗的人才能走进谷里……”

石砥中颤然的道：“这么说我们一辈子也进不去了？”

沙子奇淡淡的一笑道：“那到不尽然，世上虽然不乏其人在追寻‘寒玉金钗’的下落，却没有人晓得此钗在我的手上……”

说着自袖子里缓缓拿出一枝冷寒冰凉的寒玉金钗，得意的一声大笑，在他脸上显出一丝希冀的神色，轻轻交给石砥中。

他哈哈大笑道：“你拿着这枝寒玉金钗进谷去见武老祖，他会问你要求什么？你只要说出达摩三式就行了……”

石砥中脸有难色的道：“以这种方式求得武功，似乎太低劣了点……”

“胡说——”沙子奇怒叱道：“在互惠的条件下，这是公平的交易……”

石砥中陡见沙子奇目中闪过一丝凶光，不禁怔了一怔，他这人虽然冷傲无情，心地却极忠厚，想起沙子奇辛苦的搭救自己，不辞艰难的造就自己，只得将要说出的话咽了回去。沙子奇冷冷地道：“你习得达摩三剑之后，要尽快的出谷，否则将会被卦锁在谷里，武老祖得到寒玉金钗便会封谷求静，这谷里看似平淡无奇，却是南海门机关消息的精华所聚，武老祖耗尽十年功夫，才将这谷改造完成……”

石砥中奇道：“武老祖耗费这么多心血，建筑这样一个幽谷，难道连个名字都没有……”

沙子奇一笑道：“有！此谷又称无名谷，是不求有名之意！”石砥中哦了一声，道：“人生只求正确的过去，无名胜似有名，武老祖当真是看透红尘的繁华，仅是在昙花一现，他有这等辽阔的胸襟，其人定如清风水月，海阔天空，我能有缘一见这等旷世高人，也不在奔走江湖半世了！”

“你不要把他看得太高了，他藏在这里象个疯妇，自以为跳出红尘三界，殊不知在粉红帐帏中空自怜！”

石砥中不悦的道：“我不懂！”沙子奇冷冷的道：“你当然不懂，等你见了他之后就懂了——”

正在这时，谷中的那盏大红灯，突然三明三灭，象是施用的暗号一样，沙子奇一推石砥中，道：“进去吧，错过这个时候，你又要等上一天，武老祖只夜中等待去见她的人，他恐怕早在谷里等你了！”

石砥中向沙子奇一拜，道：“沙老前请回去吧，晚辈告辞了！”他这时知道机会弹指而过，转过身去，朝洞里默默一望，大步的走了进声，渐渐消

失夜影里——

沙子奇望见他失去的背影，冷笑道：“石砥中，我不得不借重你来试试我的计划了，你不会想到吧！那枚寒玉金钗是假的，哈——为了达摩三式，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尝试，如果你侥幸不死，我会为我的成功而庆祝，如果你不幸死去，我只得另求发展了……”

“人信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谁又想到象这样一个相貌慈善的老人，是个专工心计的诡诈之徒呢，他为了求得达摩三式，不惜将一个年青高手这样牺牲了，石砥中变成了他的试金石，一去可能永不归了。

沙子奇哈哈一阵大笑，清澈的笑声随着风飘传出去，接着，他的背后也响起一声嘿嘿的笑，他心中一凛，回头之下，不觉大惊失色。

沙子奇冷冷的道：“又是你，严凌甫，你倒是神通广大，居然找到了这里来了……”严凌甫冷冷的道：“你一路行来，我始终跟在你们的后面，你的寒玉金钗虽然做得唯妙唯肖，总满不过我的一双眼睛，我要告诉武老祖那枚寒玉金钗是假的……”

沙子奇怒声道：“你敢！”严凌甫冷笑道：“我为什么不敢，为了小虹，我不得不这样干，石砥中毁定了，你也活不了多久了，武老祖会杀了你，假如你还不走的话……”

沙子奇似乎哀求的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求你别这样破坏我的计划，得到达摩三剑，我可以和你共同研究——”

严凌甫冷冷的道：“时间已经晚了，我的白鸽传信恐怕已经送到武老祖的手上，所以说石砥中一进去就死，对不起，达摩三剑我并不希罕，老实告诉你，达摩三剑非纯正道家罡气不能练，我们仙外三隐是偏激路子，永远也练不成……”

沙子奇暗然的道：“我若早知这种情形，也不必浪费这么多的心血……唉！气数如此，我还有什么话说……”

严凌甫冷冷的道：“你快走吧，武老祖知道是你，准不会放过你的！”

只见他身形一拧，好似一道轻烟，转瞬失去，仅在空中留下他嘿嘿的笑声飘荡不绝。沙子奇不屑的轻哼一声，道：“你这个老阴险，我沙子奇岂会让你三言两语唬过去，哈哈！你的心我还不清楚，我们等着瞧吧！”

正在这时，他忽然发现有细碎的脚步声响起，沙子奇冷眼在各处一扫，急忙隐藏于草丛里。在弯弯的眉月下，三道人影御空行来，只见这些人身着怪异至极的衣服，不似中原人的装束，这些人直扑谷里，在那盏大红灯前突然刹住了身形。

只听一个声音道：“南海门第十二代弟子毛恨生求见老祖——”

谷中响起一声怒吼，道：“滚出去，我永远不要见你们！”

毛恨生朗声说道，“南海门第十二代掌门弟子务必请老祖回归南海，老祖再不回去，掌门人要以寒玉金钗……”

沙子奇心头一震，疾快的忖道：“南海门消息当真灵通，竟能找到这里……”

忖念未失，洞里响起三声闷哼，只见三个人同时跌将出来，落至洞外三丈之处，正好倒在沙子奇藏身不远之处，这三个人身上都中了一掌，倒地晕死过去。

沙子奇目光轻瞟，突然看见毛恨生手中滚出一个数寸之长的小盒子，他好奇心动，动功吸了过来，轻轻启开，不禁神色大变，他颤声的道：“寒玉

金钗，寒玉金钗……”

那盒之中装有一枚约有六寸的寒玉金钗，但已跌得粉碎，他茫然的轻轻的叹了口气，伤心的道：“完了，石砥中真是完了，我雕的那枚寒玉金钗比这枚长出三寸，武老祖必会发现……”

他拿着盒轻轻一声苦笑，向黑夜里踉跄行去。

黑夜里谷幽阴冷，惨红的灯影，拖成一条长长的影子，藏在大红灯后的那个巨灵般的影子，象是踞伏在那里的巨兽，守护着无名谷，也注视着石砥中——

石砥中手里拿着那枚寒玉金钗轻蹑在草地上，向着大谷里行去，谷中象是一个森罗殿一样，无数的黑影在他眼前闪过，恍如鬼魅一样的令人恐怖……在大红灯前，石砥中突然停下身来，朗朗地道：“晚辈石砥中求见武老祖……”

黑暗里传来一声冷笑道，“寒玉金钗寻来了没有？”石砥中将寒玉金钗捧在手上，道：“在这里！”那冰冷的话声又道：“你是受谁指点找到这个无名谷来的？”

石砥中在黑暗中集中目光也无法看到武老祖藏身在什么地方，连对方的话声都追寻不出来，有时在东，有时在西，他心凛对方这飘忽的隐身术，急忙道：“是沙老前辈指示晚辈来的！”

漆黑的谷里传出哦地一声，武老祖道：“原来是那个畜牲。”石砥中一听武老祖骂沙子奇是畜牲，不觉得一怔，他乃是大仁大义之人，这人对他的恩他从不会忘记，总要想办法报答他，他觉得沙子奇对他如子，并非是邪恶无仁之人，对于武老祖那种不屑的口吻，不禁有些不悦。

他朗声的道：“沙老前辈一代杰人，武老前辈这样骂他，晚辈实在难以苟同，晚辈纵是不习达摩三剑，也不准前辈那样侮辱他——”

武老祖哈哈一笑，道：“你倒有骨气，居然这样相信沙子奇，很好，你既然不要学达摩三剑，为何不退出洞外！”

石砥中间言一怔，倒是没有料到武老祖会说出这种话来，他性格倔强，明知这是知载难适的无上机遇，但为抗议对沙子奇的不敬，闷声不响的转身行去。

“回来！”隐身于黑暗中的武老祖诡异的哦了一声，哈哈笑道：“有志气，有志气，你居然找着寒玉金钗，我自然不会违背以技换钗的诺言，你进来吧，现在你不学也不行了！”

石砥中愕然的回过身来，只觉这武老祖行径怪异，时怒时喜，与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冷冷的道：“前辈要收回刚才那句话，晚辈才能进去——”

武老祖哈哈一笑道：“好，看在寒玉金钗的面上，我只好答应你——”深谷里再也没有谈声传来，一切都象是沉静了，石砥中在大红灯前默立片刻，方始大步向前行去。

穿过大红灯后，里面站了一个手持长剑的石人，这石人剑指洞外、巨灵般的身子在黑夜里异乎寻常人的高大，石砥中抬头向这石人一望，不觉神色大变，只觉这石人手伸长剑，正好指在自己的咽喉，他身形一移，定睛瞧去，那柄石剑依然随身追来，始终不离他的要害，石砥中急挥一掌，劲道皆渺，对方长剑已伸至喉间不及三寸。

他骇得冷汗直流，自忖无法避过这幻化神妙的直刺一剑，暗然的一声长叹，索性闭上双目，等待死去。在他耳际飘起武老祖的笑声，道：“这是幻觉，你只要不要看它就可过来——”

石砥中心中一凛，想不到一个石像就有这样大的幻术，他果然不敢再瞧那石人一眼，定神向前行去。

“哈哈！”谷里响起一连串哈哈大笑，石砥中轻轻跃去，只觉这条路茫茫无际，除了凄凉的夜风拂过身前外，黑黝黝地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只有这哈哈的笑声尚在耳际荡漾……他深吸一口气，道：“老前辈，你在哪里？”

黑暗里，只听武老祖笑道：“我在你的身前，你都没有看见。”石砥中凛然的退了一步只见一个白发拖肩，身着灵色长袍的老人，冷寒的坐在自己身前，在那双冷寒的目光里，恍如有着一股无形的大力，竟逼得他不敢仰头正视。武老祖冷漠的道：“拿给我。”

石砥中双手捧上寒玉金钗，颤声的道：“老前辈……”

武老祖伸手接过寒玉金钗，突然，哈哈大笑道：“寒玉金钗，寒玉金钗，你终于到我手中……”

他激动的大笑了良久，笑声凄凉中含有兴奋，双手捧着寒玉金钗高高的举托空中，嘴唇颤动，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武老祖目光一凛，道：“你想学什么？”石砥中一怔，道：“达摩三剑。”武老祖凝重的道：“你不后悔？”石砥中一怔，道：“我从没有后悔过任何一件事情。”武老祖暗然一声长叹道：“达摩三剑博奥深远，我虽依图造就了三个姿势，可是我至今没有练成，若非我功力深厚，早就血管崩裂而死，你年纪太轻，如何能抗拒那三剑的无形伤人，这剑姿不看则已，一看就将整个人的心神吸引住了，你每次看着这三剑，都要死过去，在伤心绝望之下，我发誓不再看这害人的剑式一眼，你不顾性命的去学习他，这种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不过十有九死，你还是改学别的吧！”

石砥中坚决的道：“晚辈心坚如铁，无人能改变我的意志……”

武老祖长长的一叹，道：“这只有看你的福份了……”他突然扬起右掌对身后拍了一掌，“啪”地一声，在一阵机簧的格格声中，在黑暗中忽地闪起一道灯影，只见一道石壁向后退去，露出一个深长的大洞。

武老祖淡淡的一笑道：“我将达摩三剑藏在这半山之中，所为的就是永远不再看这剑式一眼，你自己进去吧，一切都要看你的机遇了……”

他长长的叹了口气，道：“三天后我将从新开这石塞，你自己设法出来，否则你将永远出不来了，我曾许过誓言，要学达摩三剑之人，仅给三天时光，过了这个时间，学出来我也要将他毁去，这一个机会太少了，因为当你学成第一式的时候，你就会忍受不住血管胀裂的痛苦，而吐血死亡，所以这个洞又叫不归府，这还是头一次有人进去……”

石砥中哦了一声，道：“三天之前，晚辈一定准时出来……”可是他原有的一股狂热这时突然幻灭了，三天的时光太短了，武老祖花了二十年时间都无法看透这三剑的精髓，而要自己在三天之中学会，这个机会太小了，小得连他都不知道怎么办，是故他的步履沉重，恍如是在赴一个死亡的约会，身子逐渐的消失，消失在“不归府”里。

石壁缓缓而合，一个青年高手就这样被关进了“不归府”里，他是否能活过三天，只有天知道了。

武老祖望着那个石壁怔怔的出了一会神，谷外这时突然响起一阵话声，武老祖脸上布满了一层杀气，喃喃的道：“在这时谁要闯进来，我就杀死谁……”

他身形象个幽灵样的向谷外飞去，随着他失去的身影，谷外边响起三声

闷哼，一切又归于沉寂，只传来武老祖凄凉的大笑，传遍了整个无名谷。

武老祖去时如电，回来象个殒落的大石，他激动的大笑道：“南海门，南海门，如果你们不是南海门的，我非取这个东西的命不可，哈哈……该死的东西……”

他盘膝坐在地上，将那枚寒玉金钗又拿出来，仔细的瞧去，突然他的面色大变，将寒玉金钗一捏而碎，怒吼道：“好呀，那小子竟敢拿一枚伪制的寒玉金钗骗我，非杀死他不可……我要在这里等他三天，小子，你最好不要死了，否则……”他愤怒的在地上击出一掌，谷中一阵颤动，回荡不绝的掌声嗡嗡不散，这个老人象是发了疯一样，凄厉的笑着……

他望着地上捏碎的寒玉金钗大笑道：“寒玉金钗，寒玉金钗，你害死我了……”

空穹布满了一层层红红的晚霞，残碎的霞光遍洒而落，透过白云洒落在大地上，轻蹑在林梢……

清风徐徐地吹来，拂在林间，传来阵阵簌簌抖动之声，武老祖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地上，茫然的抬头望着空中将残的晚霞，落寞的发出一声长叹，沉重的叹息袅袅的散送开来，飘出遥远，传遍了整个无名谷……

他望着那捏碎的片片“寒玉金钗”脸上浮现出一种凄凉之色，嘴唇轻轻颤动，喃喃的道：“昔日情痴，今日空等，二十年烟云如梦，现在皆已成空，我人虽未出家，心却已经向佛，可是……唉！寒玉金钗之事未了，你如何能证道解体……”

他想起三天以前石砥中以一枚伪制的寒玉金钗欺骗他进了藏葑之库时，便有一股怒火漾起，愤愤地挥出一掌，在一块竖起的大石上，“砰”地一声，碎石溅射，粉屑飘扬，那浑厚的掌劲，隆隆不绝，震得谷中颤晃动摇……

武老祖恨恨的道：“青年人首在忠恕，这个小子要学武功竟会施出这种低贱的手段，但愿他不要死去，我非杀了他不可……”

他象是非常失望，暗然的摇了摇头，道：“他不可能再出来了，达摩三剑杀人于无形专毁习剑之人，达摩祖师当初在创剑之时，已遇知将来江湖上败类倾出，而故意创出三大神招，专杀妄想夺得天下第一之人……”

他抬头又看了看天色，暮色已渐渐深浓，留恋于大地的最后一丝余光，已自絮上收回，白云如絮，悠悠地浮荡在空中，温声而静谧的大地象个迟暮的老人，已临近将残的一日生命。

武老祖叹了口气，又道：“这美好的一日又消失了，这又何不象征着人的生命，在人世所留下仅是淡淡的一抹，如这美好的一日，仅有那云依然浮飘在空中……三天的时间已过，我虽然已可预见那青年已死在洞中，可是我还是将洞门启开，等待着他活着出来

他挥掌在身后的石壁上重重的一击，石壁传来一阵阵的机簧之声，石壁缓缓退去，露出洞口。

在那灯影摇曳的深长大洞里，石砥中盘膝坐在地上，双目低垂，伸掌吐纳，在他那挺直的鼻子里，从双孔中缓缓流出两股淡淡的白雾，那丝丝缕缕的白气缭绕在他的身前，脸上红晕淡涌，一派老僧人入定的样子。

武老祖一愣，忖道：“他竟会活着，难道他身具异禀，已将达摩三剑练成了，不会的，达摩三剑练成了，不会的，达摩三剑博大深异，练时费了很多心神，容易使人生成幻觉，而心神交瘁而死……”

他诧异的叹了口气道：“你该出来了！”石砥中的双目缓缓启开二道犀

利的目光犹如利刃般的射了出来，缓缓溜过武老祖的身上，身形轻轻一飘，象棉絮般的跃了出来，身后的石壁隆隆响声，刹时又密合在一起了……

石砥中恭身一揖，道：“武老前辈，多谢你指导我修习达摩三剑……”

“嘿——”武老祖低低的嘿了一声，满头的白发直竖而起，他双目寒光如刃，狠狠的瞪眼石砥中道：“你这个小骗子，竟敢拿假寒玉金钗骗我？”

他的右掌疾快的舒出，五指已扣住石砥中的腕脉之处，运力一紧，石砥中只觉有一股大力向自己涌来，他急忙运起全身劲力抵抗，急急的道：“前辈，你先听我解释……”武老祖狠狠的道：“你还要解释什么？一个青年人要学惊人武艺也不需要这种低劣的手段，你拿假制寒玉金钗骗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告诉我，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石砥中一愣，没有料到沙子奇所交与自己的那枚寒玉金钗会是假的，他为人忠厚，一生之中最恨欺骗诡诈，何曾料到本身会做出这种为人不耻的愚弄，更为自己的不幸而叹息……

他怔怔的道：“武老前辈，我不懂你的意思？”武老祖杀气腾腾的道：“你当然不懂，可是你看看地上的就懂了。”他指了指地上碎裂的那枚寒玉金钗，厉声道：“我告诉你，这枚寒玉金钗是假的……”

石砥中脑中轰地一声，全身泛起一阵轻微的颤抖，他不敢相信自己真正做出这种大违仁义的事情来，脸上立时由苍白变得铁青。他冷静的忖思道：“我石砥中是天地间一等的男子汉，岂能作出这种卑劣的手段习得达摩三剑，南海门武老祖一派之宗，当然不会故意拿话唬自己，此事原是自己的不该，你要杀我，我只好索性闭目等死，决不一错再错，让千古后人骂我不仁……。”

他暗暗地叹了口气，道：“我倒没有想到这会是一枚假的……”武老祖此刻已经动了杀机，他冷煞的看了石砥中一眼，右手紧紧抓住石砥中的腕脉，恨恨的道：“我一生之中光明磊落，是不所求的做任何一件有背人情法理的事情，结果是孤独的关在这里虚度半生，这是为了什么？所求的是要保全名节不入俗流，而你年纪小小就会施奸玩术，做出不仁不义之事，我无法原谅你……”

他手指一紧，浑厚的力道直涌而出，沉声道：“我现在只有先毁了你，使你一辈子不能出无名谷……”

石砥中凄凉的一叹道：“武老前辈教训得对，请你出手……”

他自知理屈，不禁萌了一死的念头，是故全身松懈，任对方那股洪流般的力道向脉穴之中撞来，武老祖一怔，不觉奇怪的道：“你不怕死……”石砥中气凛的道：“千古艰难唯一死……我死得其所，罪该如此，只要心境坦然，也就不怕死了……”武老祖嘿嘿一笑道：“你倒还像个男人！”石砥中一怔道：“男人怎么样？”武老祖冷冷地道：“男人中有轻贱尊贵之分，有一种乞怜畏死，像个摇头摆尾的哈巴狗专供人驱使，有的则是正气凛然，不畏任何艰难，坦然慷慨赴死，视黄泉为大道……”石砥中冷漠的道：“你看我属于前者呢，还是属于后者？”武老祖冷笑道：“这要看你怎样表现了……”

他振臂一抖，将石砥中甩了出去，石砥中身形在空中一翻，飘然落在地上，武老祖冷冷地道：“我这样杀你，你必然心中不服，现在我要与你相搏，你尽量出手，莫顾于我，这是你唯一走出无名谷的机会，你若不尽力而拼，在这大谷里你很难闯得出去……”石砥中急急的道：“武前辈，晚辈自知罪该万死，我并不想抵抗……”

武老祖怒哼一声道：“混蛋！我姓武的学武至今，还没有杀死过一个不

还手的人，你莫不是知道我这种惯例，而戕害我一生的名誉……”石砥中摇头一叹道：“在下没有存这种心，武前辈如果认为在下存心不正的话，在下愿自刎于剑下，以谢武前辈栽培之恩……”

武老祖怔了一怔，料不到石砥中这样婉转陈辞，说出这样仁至义尽的话来，他见石砥中说话诚恳，不似奸诈凶恶之徒，心里不觉涌起一股好感，但是江湖上诡谲波涌，愈是道貌岸然，一派正人君子样子之人，心境也愈恶毒，他以为石砥中在他面前故意作做，冷笑一声，单掌斜斜立起，恨恨的道：“你要自尽也好，我也免得动手……”

石砥中毫不猜疑的拔出了金鹏墨剑，一蓬闪颤寒芒骤空跃起，剑刃泛起森森的冷气，他长叹一声，道：“在下死不足惜，可惜尚有许多恩怨未了……”

当他想起自己在江湖上结冤天下，曾以一剑掀起武林万丈狂澜之时，心底那股雄心豪情又复荡漾，他落寞的一声大笑，长剑缓缓抬起，一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在他脸上显现无遗，那种豪情绝非普通人所能表现出来。

武老祖看得心中一动，道：“慢着，我还有话要问你。”石砥中一愣道：“武前辈请说，晚辈已经是个要死之人，只要心中所知，定当剖腹相告，不敢有丝毫隐瞒……”武老祖哼了一声，道：“达摩三剑是亘古至今最神秘博奥的三招剑法，浩浩江湖三千年，从无人能真正习得得这种难炼的剑法，我本身呕尽心血都没有学成，不知你是不是炼成了……”石砥中坚决的道：“晚辈不敢相隐，达摩三剑晚辈确实练成了……”

武老祖心里一阵激动，道：“我不信，我化了二十年漫长岁月都参悟不透三剑之精奥，而你仅化了三天时光，便能领悟三剑，这事说来很难让人相信……”

石砥中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道：“剑技一门在连用技巧，晚辈侥幸连用得法，那三招总算记得大致不差……”武老祖摇摇头道：“此剑法练时血管暴贲，会催动丹田之火而乱闯经脉，稍有不慎，便会走火入魔，或者吐血而死……”石砥中据实的道：“晚辈来时曾在寒玉潭里浸洗二十余日，体中骨髓已吸收寒冷地气的洗泛，故气血不波，经血流转如昔，所以达摩三剑能够练成……”

武老祖哦了一声，道：“怪不得，怪不得！”他目中寒光一涌，大声的道：“沙子奇果然是个鬼灵精，居然能想到寒骨拒火的道理，嘿嘿，老沙，你心血虽然没有白费，可是要想在他身上得到达摩三剑，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身形飘落在石砥中的身前，道：“你先使出达摩三剑中的第一式给我看看……”

石砥中手中长剑轻轻一转，在空中划了一道大弧，剑尖朝下斜斜指着地上，双手握柄，剑刃寒光大颤，这正是达摩剑法中的起手式“达摩一式”，他凝断吸气，注视着武老祖，在他冷漠的脸上涌起一股冷煞的寒气，像一代宗师样的握剑在手。

武老祖一见这博奥的第一式剑法，心里剧烈的一颤，虽然他曾发誓不再看这剑法一眼，可是当眼前这个年青的人将达摩一式施出时，他还是无法克制住心里的震荡，而望着空灵出神的第一招，随着眼光瞥处，他的神色逐渐凝重起来，整个心神都化为幻化神灵的一剑招所吸引。

“呃！”他的喉底发出一声低呃震颤之声，身子突然一阵颤抖，不自觉的将整个神智都放于这空灵沉凝的一招上，他突然大声大喝道：“你到底是神还是人？”他几乎疑为这是幻觉，不相信世间真有人能练成这博大奥深

的千古剑法，一掌当胸推出，化掌变指，对准石砥中的身前抓来！石砥中骤见武老祖一掌抓来，手中长剑不由得一颤动，发出一连嗡嗡的剑鸣声，双臂向下一沉，长剑斜颤而起，寒雾劲荡飘出，正好削向武老祖的手指之处。

武老祖这一招存心一试，见他反映如此之快，吓得急忙缩手而退，但对方长剑一发便如汹涌的河水一样，竟不克制的追踪而来，剑光骤起，直点武老祖的胸前，武老祖身形急急的一翻，在地上连着滚了三个筋斗，方始避过这威烈金石的第一招“达摩一式”。

石砥中一收剑式，歉然的道：“老前辈请原谅，达摩三剑一发便不能自制，我没有想到它具有这样大的威力，请你不要见怪……”武老祖惨然的一笑，道：“老夫雄峙南海达四十九年而未逢敌手，更没有让人一招逼退的耻辱，虽然这是达摩剑法本身的威力，可是若没有相当浑厚的功力，这种剑法根本无法发出来，由你运剑的风度上，可看见你在剑技上造诣之深远在一流高手之上，如我料的不差，你在剑罡一门上也曾下过功夫！”

石砥中想不到武老祖凭着他施出一招，便能将自己的功力判断出来，在他一生之中，除了佩服爹爹和少数几人之外，就是最敬武老祖了，他深知武老祖雄峙南海，威震中原，功力之高已达出神入化地步，仅那分目力就非常人所及，心中除了拜服之外，还有一种敬畏参杂在里面。

他恭敬的道：“晚辈功力浅薄，还望前辈多多教诲……”武老祖冷冷地道：“你若活着走出无名谷，就得和老夫交手相拼，我虽然极爱惜你这身功夫，可是……唉，你动手吧。”

石砥中惶恐的道：“晚辈不敢！”“混蛋东西！”武老祖冷煞的喝道：“你妄学这达摩三剑，竟是个没有勇气的小子……”他像是愤怒至极，挥起手掌向石砥中的身上连着拍出二掌，这两掌力大如山，逼得石砥中闪身跃起，连换三个式子方始避过。

“咻……”空中突然响起一声急咻之声，武老祖向空中一看，只见一枝蓝色的火箭划过空中，落在谷底的石壁上。

他神色一变，喃喃的道：“怎么会是她……”

谷外此时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话声：“南海门第十二代掌门韩三娘求见师兄……”

清脆的话声，袅袅地飞散于空际，声浪虽然不高，可是每一字都清晰的传进谷中两人的耳中，显然来人功力之高，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劲敌。武老祖冷喝道：“我不要见你……”“师兄……”话声徐徐的飘来，道：“你真不愿见我这个小师妹么？”

自谷外传来的话声倏地变冷，石砥中正在诧异之间，谷内已清晰的出现一大队人，一个俏丽的中年妇人由数个锦衣的汉子拥簇行来，刹时便到了跟前。武老祖沉声的道：“韩三娘，你找我姓武的到底干什么？”韩三娘眉梢一竖，冷冷的道：“我现在是南海门第二代掌门人，你身为南海门弟子，怎可直呼韩三娘之名，武师兄，南海一别已经二十九年，你难道真不怀念师门，而不回归南海么？”

武老祖全身颤抖，激动的道：“南海已非我所能安身埋骨的地方，韩掌门人，我武鸣已无回南海之意，请你领着门下弟子回去吧！”

韩三娘冷冷地道：“你是不是还忘不了冷倩那个贱货……”武老祖目中寒光如刃，道：“冷倩在我心中犹如一个神，我希望韩掌门人不要在我面前侮辱她，否则休怪我不念同门之谊……”韩三娘冷煞的道：“同门之谊！哈，

你倒是满有情意的，冷倩是什么东西，值得你脱离师门，连掌门之职都轻易抛掉？”武老祖冷冷的道：“这是个人之事，你无权过问……”

韩三娘神色变了一变，回头看了身后的三个汉子一眼，怨毒的471道：“师兄不回南海也罢了，为什么要出手打伤派来的一个南海门弟子，难道师兄当真绝情的要背叛师门么？”

武老祖冷笑道：“无名谷已列为禁地，不论是谁，只要踏进一步，我便执法死死闯谷之人，毛恨生若不是报名南海门，恐怕早就尸骨无存了……”韩三娘冷冷地道：“这么说你还手下留情了呢？”她的目光在石砥中的身上轻轻一瞥，嘴角上忽然漾起一丝笑意，道：“这是师兄的弟子么？好一个上等之材……”武老祖急忙摇头，道：“他不是我的弟子，你不要胡说……”

韩三娘神色一冷，脸上像是罩上一层寒霜，冷冷地笑了一笑，身形轻轻一移，向前走了二步，道：“这就是师兄的不该了，我们南海门收徒传子，都得向南海门掌门人禀报，你不敢承认，莫不是怕我依照门规处置你……”

石砥中见韩三娘咄咄逼人，心里登时有一股怒气涌上心头，他虽不知武老祖和韩三娘之间的关系，但自双方口中已可约略的知道一点大概，他急忙上前道：“韩掌门人，能容晚辈说几句话么？”韩三娘斜睨了他一眼，道：“强将之下无弱兵，你师父在南海是第一奇人，那你也必是一个不凡的人物，你说吧，我听着就是……”

石砥中见她一脸不屑的样子，虽然心中怒火高炽，却强自忍耐住了，他冷漠的笑了笑，道：“在下在这里不得不声明一下了，我并非武老前辈之徒，希望掌门人千万不要将这混为一谈，如果你要在下避开，我立时起出去……”

韩三娘冷声地笑了一下，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身子轻轻一转，朝武老祖笑了一笑，不怀好意的道：“师兄真会拿小妹开玩笑，你的无名谷既然不准外人踏进一步，为什么他就可以安然无事地进来，而南海门的弟子就不可进来，难道师兄所谓的外人，专指我们南海门，这就教小妹不懂了，师兄此举到底是什么意思？”

武老祖冷冷的道：“你请吧，我不需要向你解释……”

韩三娘冷冷地一笑道：“师兄当真是绝怀冷酷，连小妹都要赶出去了。唉！真是人心难测，小妹从南海远来这里，所为的是要请师兄重回南海门，那知你会赶起我来了……”她冷漠的叹了口气，突然冷酷的道：“东西拿给我，否则我不回去？”“什么？”武老祖诧异的道：“你要什么？”韩三娘冷冷的道：“达摩三剑的剑谱及你身边的那颗避水珠……”武老祖摇摇头，道：“不行，达摩三剑是我和冷倩同时发现的，我们约定十年一会，将达摩剑轮流保管，现在十年之期马上届满，我无法交给你……”

韩三娘哦了一声，道：“原来她还不忘旧情和你往来，你们倒是一往情深呀，好，敞开达摩三剑之事不谈，避水珠总该没问题吧？”武老祖坚决的道：“这个我更不能给你，而你得着它也没用处……”韩三娘恨恨的道：“师兄，你的心好毒啊，当年你离开南海门之时，故意将南海门掌门之剑沉于南海之底，使我不能正式成为南海掌门，而只是代职……现在我们把话已经讲明了，避水珠如果不交给我，本掌门将以南海门之规处置你……”

武老祖冷冷地道：“离火剑你一日不得，你永远不能约束我……”韩三娘气得几乎要跳起来，她怨毒地笑了笑，道：“这样说来我们师兄妹要动手了……”

武老祖浑身一颤，连着倒退二步，他并非是不敢与韩三娘动手，而是韩

三娘现在是掌门之职，双方只要一动手，自己便是叛师门灭祖之罪，他摇头苦笑道：“韩师妹要动手请便，我不还手就是……”说着便盘膝坐在地上，双目缓缓垂下，再也不瞧韩三娘一眼，显而易见，此老已打定主意不回去了。

韩三娘狰狞的一笑道：“武鸣，你一日不死，我心中的怨恨一日不会消除，你不要以为赖在地上不动，我就不便杀你，现在的韩三娘不是以前的韩三娘了，处处对你忍耐，而从不达拂你的意思，现在可不同了，你不动手我也不饶你……”她脸上罩满了杀机，扬将右掌，在掌心之中吐出一道冷煞的强光，对着武老祖的身上拍去。

“砰……”空中响起“砰”地一声巨响，武老祖的背上结实地挨了一掌，只见身上衣衫条条碎裂，身子不住的晃颤，一个黑红的手印清晰地印在背上，五指印深入肉中，武老祖双目陡地一睁，摇摇头，道：“师妹，你变了！”韩三娘哈哈大笑道：“你现在才知道我变了，自从你离开南海门时，我整个人都变了，变得冷酷无情，稍有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发怒，现在想起来，那时太傻了……”两人谈笑自如，哪像是正在仇视的大敌，韩三娘哈哈大笑，手掌又复抬起，在空中一晃，挥了出去。武老祖惨淡的一笑，这一掌竟是不敢再接，身形原式不变地向左侧一飘，擦过掌缘而去。

韩三娘冷哼一声，道：“你能跑到哪里？”她身形向前一欺，手掌在空中斜斜一翻，化劈为拍，竟击向武老祖的胸前大穴，任谁也没有想到韩三娘心肠如此恶毒，居然出手要置武老祖于死地，石砥中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只觉有一股侠义的怒火在心底激荡，身形如电射出，长剑斜挥而出，道：“韩掌门人，你太过份了……”

韩三娘那一掌尚未落下，背后扑来一道冷煞的剑气，她心中一寒，顾不得再掌伤武老祖，一跃回身，灵巧的拔出身子，在石砥中剑上轻轻一点，飘出五尺之外。

她寒着脸，道：“你敢管我们南海的事情……”石砥中冷笑道：“路不平，众人踩，你身为一派之尊，竟去追杀一个孤独的老人，这在武林道义上实在说不过去！”

韩三娘冷冷一笑道：“你倒会怜悯别人，怎么不怜悯自己，现在你马上就会尝到管闲事的滋味，是否能受得了……”她在那些南海门弟子身上轻轻一瞥，道：“赵霆，在三十招内，拿着他的头颅见我……”

“是……”一个身穿黄锦缎衣的汉子大步的走了出来，在肩上缓缓掣出一柄寒芒日射的长剑，逼向石砥中……”

二十四

赵霆斜舒长剑，满面险狠之色，挺剑直出，一步一步的逼向石砥中身前，双方距离才八步之远时，他才刹住了身子，冷冷地道：“阁下先通个名字来听听，我从不杀无名之辈……”

石砥中哈哈一笑，道：“阁下可能要失望了，在下正是一个无名之辈，区区姓石，阁下只要记清楚姓石就行了……”赵霆双眉一皱道：“中原上只有一个石砥中姓石，传闻曾大闹海心山，力毙四大通神，我虽没有见过，倒是耳闻已久……”石砥中朗朗一笑，道：“不敢，在正正是石砥中！”赵霆全身一颤，没有料及对方是在中原第一年青高手石砥中，他心中一凛，向后退了一步，回头道：“掌门人能将招式限制放宽，免得弟子等会折了南海门的名声……”韩三娘冷漠的道：“不行，我说出的话永不更改！”

武老祖这时也紧张的望着场中，他摇头一叹道：“年青人，你何苦涉身南海门的事情，现在老夫对寒玉金钗的事情已不追究，赶快出无名谷……”石砥中坚决的道：“武老前辈放心，我会将这里的事解决……”

韩三娘这时眸光一寒，道：“赵霆，你还让那老东西和小子噜嗦什么？还不快拿下他的头来见我……”赵霆不敢违拗，急忙挺剑直进，这人心细如发，心中不敢存丝毫大意，他凝神斜驭长剑，自偏而入，一剑向石砥中的肘间切去。

石砥中冷笑一声，身影晃动，金鹏墨剑连着颤出两个剑花，轻轻的将赵霆切来的剑化开，赵霆手臂一震，长剑几乎要脱手飞去，他吃惊的退了二步，双目紧紧盯着对方，再也不敢轻易出手，这才知道对方功力比自己高出许多，不过这只是他心里的明白，旁人知道那一招已经有胜负之分，见赵霆扬剑不动，俱愣了一愣。

赵霆忽然一垂长剑，道：“在下不敌，多谢你手下留情！”韩三娘一怔，厉喝道：“混蛋，一招才进，怎知就败了？”赵霆黯然的道：“掌门人你再看看他手中的长剑……”韩三娘这才注意石砥中的金鹏墨剑，她神色微变，暗中诧异得心神直颤，她冷漠的道：“大鹏护柄，墨玉镶边，这是我们南海奇书里所载的那柄锋利神剑……嗯！他是大漠金城之主……”她目中闪烁出一股异光，道：“石砥中，你这剑可是得自大漠……”

石砥中冷冷的道：“你还是派人来动手吧，如果你怕我神剑锋锐，不妨你自己动手，免得等会儿伤亡太重……”

韩三娘冷笑道：“像你这个后生小子也配和我动手，你既然管我们师门间的事，从今后便是南海门的仇人……”

她向身后的一个汉子施了一个眼色，那个汉子手持大弯刀在空中一场，带起一股冷芒，这汉子大声的道：“孙星倒不信你那烂剑有多厉害？”韩三娘统驭南海门，门下各色人物都有，她深知金鹏墨剑锐利锋快，非普通兵刃所能抵抗，孙星在南海门中素以臂力浑厚著称，手由大弯刀沉重如棍，少说也有百余斤，以这沉重兵刃对付轻兵器，正好克制对方神剑。

石砥中冷漠的道：“你上来试试就知道了。”在他脸上陡地罩上一层煞气，他斜驭神剑，心中却极快的忖思如何将南海门逐出无名谷外，韩三娘若不离去，武老祖生命就要不保，心念电转，一股浓浓的煞气自眉梢上显露出来，嘴角上极快的漾起一丝冷酷的笑意。

孙星将大弯刀一举，怒喝道：“王八羔子，你竟敢小视我南海门孙星……”

“呼——”地一刀迎空劈来，看他身材魁梧……行动有些不便，动起手来可真不含糊，大刀在手有如银红，出手之处，全是致命要害。

由于南海门武功自成一派，招式手辣，诡异难测，石砥中一时捉摸不透对方刀法的来路，所以连着避过三招，方始返招，他这时杀机已动，剑刃一翻之间，自挥霍刀影中一剑切入，直削对方的小腹之处，快得使人眼前一花。

“呃——”孙星痛苦的惨呃了一声，大弯刀叮然跌落在地上，他双目睁得有如铜铃般大，尽是死亡恐惧之色，在地上凝立一会，然后抱着下腹缓缓倒地，一股鲜血自腹中涌出，连肠子都流出来了，死状非常的凄惨……

石砥中一剑杀死孙星，不但南海门的弟子都变了脸色，连武老祖都神色不豫，他暗暗叹了口气，道：“这下你真惹祸了！”韩三娘目皆欲裂，沉声道：“好呀，你敢杀我们的人！”她象是已经疯了一样，向前奔出两步，回头又扑到武老祖的身前，厉喝道：“武鸣，你意敢叫他杀我们南海门的弟子，现在我要传南海门的‘伏殊令’命所有南海门的弟子将他杀死以报血仇，倘若你要袒护他，不妨先和我较量……”

她恍如是受了极大的刺激一样，眸中竟隐隐泛起一丝泪影，伸手自怀中拿出一支令箭，高高举在头顶之上，所有南海门的弟子一见“伏殊令”出现，包括武老祖在内，俱伏在地上，敬聆掌门人韩三娘的施令。韩三娘冷漠的恨声道：“南海门第十二代掌门人韩三娘现在亲传‘伏殊令’要你们倾力，将我们的仇人石砥中杀死……”“得令”所有的南海门弟子同自地上跃了起来，各自掣出身上的兵刃，朝石砥中逼了过来，这次南海门远来无名谷，随来的弟子共有十二名之多，俱是南海门一时上上之选，孙星一死，他们心中大痛，纷纷含恨出手。

石砥中目睹这么多的高手向自己奔来，丝毫不惧，神剑斜舒，有一股凛然不可犯的威严，他沉声的喝道：“哪个不怕死的尽管上来！”

自左右两方同时飘起三道人影，嘿嘿一连串冷笑，这三个人嘴里发出冷笑，三件兵刃同时击了出去。石砥中双目一睁，脑海之中疾快的忖思道：“这些南海门高手都受韩三娘的领导，攻时不死不休，我若要解决此间的事，只有施出达摩三剑……”他深知韩三娘心肠至毒，这个怨仇已因孙星之死而不可解，况且武老祖虽非授艺之师，可也间接传授达摩三剑，他虽对自己不甚谅解，自己但求心中无过，尽力替他排解胸中恩怨，而将此事揽在自己身上。

迎面金风拂体，冷寒的剑气自三个不同的方位扑来，石砥中力求一击成功，双手握剑柄，大喝一声，达摩一式已经施出来，只见光华暴闪，空中一片剑气，那三个南海门的高手俱被罩进剑幕之中，连吭都没有吭出一声，便身首异处，血溅五步而死。

石砥中挥剑连着在一招之下杀死南海门三大高手，非但是韩三娘一呆，连他自己本身都有些意外，达摩三剑虽说是天地间最厉害的剑技，可是石砥中怎么也不会相信，这种剑法一发便要伤人，若非自己亲见，他尚以为是在梦境之中，如何也不信这三个南海门高手会在一接之下，身首俱落，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他暗暗地叹了口气，脑海之中疾快的忖道：“我早知道这种剑法如此威烈，怎么也不会学习这种霸道的剑法，我结仇遍天下，如果每次对敌都如此结果，那死在我手中的人岂不是不可胜数！”他生平嫉恶如仇，但并非是好杀之辈，一见得达摩三剑如此霸道，不禁后悔自己走进无名谷，修习这种举世无双的狠剑法。

韩三娘面若死灰，颤声的道：“达摩三剑，达摩三剑……”南海门的弟

子俱被石砥中这幻化的一招所震慑，畏惧的望着这个冷煞的年轻高手，一听韩三娘呼出“达摩三剑”数字后，暗中骇得全身一颤，各自退了开来。

韩三娘回头狠狠地瞪了武老祖一眼，道：“武鸣，你将达摩三剑传给他了，好呀！你藏着达摩三剑不交给南海门，原来是故意和我过不去……”

武老祖摇摇头，长叹了一口气道：“一切皆由天定，这孩子福缘厚，仅仅化了三天的时光依图默练，竟有小成，老夫没有亲自传他……”

韩三娘清叱道：“你胡说，天下哪有仅化三天时光练成三大绝招的道理，显然是你故意拿话将这事推开……”武老祖痛苦的道：“师妹难道不信老夫所说句句是真……”韩三娘冷冷地道：“当然不信，现在我们南海门已连死四个弟子，我要你武鸣以一人之力，将石砥中杀死，替我南海门洗雪前耻！”武老祖笑道：

“你怎么不出手？”韩三娘冷哼一声，道：“你是掌门人，还是我是掌门人？现在我已三传‘伏殊令’，听不听全在你了，只是欺师灭祖之罪你可受不起……”武老祖愤愤地低吼了一声，全身的衣袍隆隆地鼓了起来，满头的发丝随风飘起，嘿地一声道：“韩师妹，老夫算服了你……”韩三娘嘴角一掀，冷笑道：“谅你不敢不服……”

武老祖恍如没有听见一样，大步的向前走出来，韩三娘只是冷笑，望着他的背影啐了一口唾沫，武老祖寒着脸朝石砥中行去，闷声不吭地一掌击出。

石砥中一急道：“老前辈……”武老祖沉声道：“不要多说，尽量出手就是……”他连着劈出数掌，掌劲如刃，劲气激旋，石砥中身形连连避几次，方自从猛威的掌劲中冲了出来。“嘿——”武老祖并没有因为石砥中不回手而停止，低嘿一声，左足倏地飞起，踢向石砥中的‘腹结穴’上，右拳一钩，直贯石砥中的太阳穴上，这一招是南海神拳中的一招伤敌绝招，攻时猛烈，往往不易使人闪避。

石砥中在逼不得已之下，长剑疾快的在空一颤，轻轻点向武老祖的腕脉之处，而足下移动，灵巧诡异的避过这飞来的一足，双方动作都是疾于电光火石，身形稍沾即退，而又复扑在一起，直把南海门弟子看得楞在地上。韩三娘手举“伏殊令”见两人功力之高，都远在自己之上，心中毒念丛生，双眉紧紧锁在一起，她鼻子里轻轻传出一声冷哼，脑海中不由忖道：

“我要借这个机会将两个家伙毁在这里，石砥中在中原被誉为年轻第一把手，南海门要想进军中原，首先要将他除去……武鸣一日不除，我这个掌门之职一日不能稳固……哼！看你们今天哪个活着出去……”

他脑海中恶念纷沓，一时数条毒计都涌上心头，忖念未逝，正在怔怔出神之时，手中的“伏殊令”突然让背后一个手掌抢了过去，她心中一骇，喝道：“哪一个？”一个大旋身，单掌护住前胸，回头望去，只见一个白衣素服的明丽妇人，手拿“伏殊令”正不屑的向着自己冷笑，韩三娘心神一颤，变色道：“冷倩是你！”

冷倩冷冷地一笑道：“不错，你还没忘了我，韩三娘，你来这里做什么，难道二十年情海掀波，你还没忘了那段情……”韩三娘恨恨地道：“忘不了，尤其是你，我更忘不了，若不是你，怎会使我情海生波，虚度年华，时至现在还是小姑独处……”

冷倩冷笑道：“受害的并非是你一个人，我并不比你好了多少，为了南海门，我和武鸣只是十年相会一次……”韩三娘目中闪出一丝怨毒之色，道：“你们还有相会之日，而我……”冷倩脸色一动，道：“这只怪你领袖欲太

强，处处想表现在男人之前，而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武鸣待你太宽大了，连掌门之位都让给你，所为的是要满足你称霸南海的欲望，现在这些你都得到了……”

韩三娘冷笑道：“我虽然得到了权势，可是却失去了爱……”冷倩冷冷地道：“利欲冲昏了你的头，使你忘了本身是个女人，而失去了一切做女人的温柔，你只能做男人的情妇，而不能做一个贤慧的妻子……在先天的条件上你比我强，但在做人方面却比我差，所以说你永远得不到一个男人的欢心，除非是你改变自己……”

这些话说得非常重，句句敲进韩三娘的心坎里，她只觉心里的怒火象在燃烧的火焰一样，气得她失去了冷静的自持力，几乎马上就要发作出来。她狰狞的一笑道：“女人，女人，你是个低贱的女人，只会用你的美丽去博取男人的欢心，你是男人的玩物，一个没有生命的玩物……女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我要以女人的潜力表现给男人看，冷倩，你太没骨头了……”

冷倩不屑的道：“这你又错了，女人贵在贤德，男人强在骨气，情云所至，金石为开，百炼精也会化作绕指柔，这些女人先天的武器你不用，而专想在男人面前表现自己，男人不愿有个强过自己的妻子，在妻子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而女人也不会瞧得起你是个英雄，所以我说你是个笨妇，也是一个不智的女人……”

她的话音始终是平缓的，柔和中带着磁性的魅力，韩三娘虽然将他恨之入骨，也不禁为她那种风度所折。韩三娘恨恨地道：“冷倩，粉红帐里三千丝，现在这些丝已经扣不住我了，我要将你们俱毁在这里，让你们看看爱情伟大，还是手段厉害……”

冷倩神色一变，清叱道：“你办不到，无名谷不是南海，这里机关消息是我和武鸣毕尽平生心血所聚，要将侵犯无名谷的人毁灭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你大可放心，奇门遁甲消息埋伏是对付外人，不会对付南海门的弟子……”韩三娘哼了一声道：

“谅你也不敢，冷倩，你也将我估计错了，我若没有充分的力量，也不会来这里了，首先你可瞧我搜罗来的两个绝代奇才，这两个人对你可是大大不利……”

她轻轻一声长啸，谷外突然闪出二条人影，象两个幽灵似的一闪而至，冷倩抬头一望只见两个青年人长得一模一样，同着红色大袍，身背长剑，威风凛凛。冷倩惊道：“这是文武兄弟，隐居南海的万恶之尊的宝贝儿子，三娘，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和这两个在一起……”

韩三娘哈哈笑道：“不错，文子才和文子戈身兼其父之长，用他们对付你们却是正好之人选，他俩的怪异功夫你是知道……”

冷倩神色凝重的斜睨了激斗的两人一眼，道：“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这样下去无名谷当真要毁在这两个恶徒手上……”她急急喝道：“住手，鸣哥，文武兄弟来了！”武老祖全身一颤，劈出两掌，暴身而退，回头瞧了冷倩一眼，激动地道：

“倩妹，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冷倩苦笑道：“鸣哥，眼下不是谈我们之间事情的时候，三娘将万恶之尊的两个儿子引来这里，你我可能都逃不过劫数……”

韩三娘见两人亲昵的互相称呼，心中不觉泛起一股怒火，她冷哼一声，回头对文氏兄弟，道：“二位可以动手了！”文子戈摇摇头道：

“我们的条件还没谈好，你若答应将南海奇书献给我爹爹，我兄弟才会将这两人制服……”韩三娘颤声的道：“条件太苛刻，你们能不能改换别的……”文子戈冷冷地道：“不能，世上还没有东西可放在万恶之尊的眼里，除了南海奇书，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是很公平的交易，你出奇书，我们卖力，否则一切免谈……”

这两人当真是高傲得令人生气，他们两人说完之后，双手背负身后，俱抬头仰望空中，那种悠闲的样子，恍如世间没有一人放在他们的眼里。

武老祖一急道：“师妹，你将南海奇书送给万恶之尊……”韩三娘冷酷的道：“为了对付你们，我将不惜任何手段，我愿意花更大的代价看着你们两人死在我面前……”她朝文氏兄弟颌首道：

“我答应你们，但必须要死的……”文子戈嘿嘿一笑道：“放心，放心，一分价钱一分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只要价钱公道，一切包你满意……”冷倩神色惨然，道：“鸣哥，看来我们当真是死在一起了……”武老祖黯然的一叹道：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子戈身形一动，和文子才双双身前扑去，两人身法怪异，只见红影一闪，一蓬红雾自两人掌心中漫布起，向冷倩和武老祖身上击去。

冷倩和武老祖恍如非常畏惧这布起的大红雾，两人神色大变，尽量回避对方手中的红雾接触，文氏兄弟似乎抓着武老祖额上泛汗，喘声呼呼，出手虽然凌厉，却不敢攻近敌身，每每在可伤敌的情形下撒招自退。

突然，冷倩发出一声尖锐的长叫，身子在空中一顿，坠在地上，她脸色铁青，目中尽是恐怖之色，颤道：“鸣哥，我不行了！”

武老祖愤怒的击出两掌，逼退文子戈，焦急的问道：“倩妹妹你吸进了‘残形毁元雾’了……”冷倩颤声的道：“我只吸进了一点……”

她全身颤抖，嘴唇渐渐青紫，在地上一个大翻身，翻出数步之远，一股鲜血自嘴角溢出，便寂然不动了。武老祖象疯了一样，拚命冲到她的身前，满头发丝根根竖了起来，他愤怒地吼了一声，抓在冷倩的身上，颤声的道：

“倩妹，你等我一步……”冷倩的身子在这一瞬间，突然起了一阵变化，只见白晰的丰面上一阵抽搐，化作一股黄水流在地上，露出白森森的一堆枯骨，恶臭的腐蚀味随风飘传开来，韩三娘和那些南海门弟子急忙退出数丈之外。石砥中看得心中大骇，想不到文氏兄弟掌心含有的红雾这等剧毒，他向前踏出两步，急道：

“武老前辈……”武老祖目中泪光一涌，道：“年轻人，老夫在此不得不请你施‘达摩三剑’了，你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万恶之尊的两个恶子杀死，然后丝毫不停留的奔出谷外，否则你的遭遇将和我们一样……”

石砥中一愣，道：

“为什么？”武老祖急急地道：“那红雾……”他象是得了大病似的，嘴唇颤动，才说出三个字便倏地住口，身子一阵剧烈的颤动，一丝恐惧之色在他脸上显现出来，骇惧地望着石砥中……

“嘭——”石砥中这时整个神思都被武老祖那种凄惨的景象所吸引，不知文子戈才骤然发动，他只觉背上一震，心脏被那沉重的掌劲，几乎震离了位，石砥中哇的吐出一口鲜血，身子陡地转了过来。

在他眼中闪出一丝怨毒之色，那是一种愤怒之下所生出的含恨颜色，文氏兄弟看得心中大骇，被对方那愤怒的眼神所骇退，心神俱是一颤！

石砥中恨恨地道：“你们两个人的心好毒——”文子戈嘿嘿一笑道：“我爹被誉为万恶之尊，行事自然不能以常理而论，我们家训中，每人都必须要恶事做尽，否则怎能算万恶之尊呢……”石砥中怔了一怔，还是初次听到这种怪论，他气得仰天一声大笑，金鹏墨剑轻轻一颤，怒喝道：“好个万恶之尊，我非将你们这群恶子恶孙尽殊于神剑之下不可……”

他冷哼一声，嘴角上漾起一丝冷酷的笑意，眉心中的杀意越来越浓，大喝一声，长剑斜劈而出……文子才只觉眼前银虹露闪，冷森的剑气泛体生寒，他心中大骇，身形一移，挥掌劈出，颤道：

“二弟，这是什么剑法……”“呃——”剑光闪起，文子戈发出一声惨呃，一蓬鲜血喷洒而出，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滚出七步多远。

文子才骇颤的道：“你敢杀我二弟，万恶之尊必不会放过你……”石砥中斜驭长剑，冷煞的一声道：“你等着看吧！”他恨透了这两个无恶不作的文氏兄弟，长剑在空中一颤，一缕寒光波涌而出，这是达摩三剑中的第二式，文子才连吭都没吭一声，倒地劈成两半……

石砥中连劈两人之后，心中那股沉闷的浊气不由一畅，他正待深吸一口气，突然记起武老祖临终之言，身形在空中一拔，飘出数丈之远，回头一瞧，武老祖这时全身化为一滩黄水，和冷倩尸骨并排躺在一起。

他暗暗地叹了口气，道：“南海门一代宗主便这样的死去，生命对他也太苛了……”随着话声，他踉跄的向谷外行去。

清晨，微曦初起，蔚蓝的穹空里闪现出一丝金影，浑圆的露珠伏在那竖起的草芥上，迎着初升的朝阳泛现出一丝晶莹的珠光……。雾渐渐退去，大地寂静，天籁无声，自那逐渐消逝的云雾里，一个人影踉跄的走了出来，他身形摇曳，步履沉重，望着浮在云天的一丝金阳，发出一声落寞的长叹，嘴唇翕动，轻轻地道：“生命的朝露，仅是那么短暂的一刹，谁又想到我石砥中才学得达摩三剑，倾刻间就要毒发身死……在这美好的一日里，多少的生命才要开始，而又有多少生命即将在这世间消逝，我！是属于消逝的一个……”

敢情他在无名谷里，身上所中的一次重击，含有剧毒，他只觉神志恍恍惚惚，身上连仅有的一丝力气都荡尽无存，他深知万恶之尊手下，都是邪恶至毒高手，自觉求生无望，生命的结束仅是时间上的拖长而已……。

石砥中在谷口凝立了一会，忖道：“沙老前辈说要在这里等我，不知他现在来了没有，如果他知道我伤重得就要死去，一定很伤心造就我一番苦心……。”

他落寞的深深的吸了口气，身形幌了一幌，一种锥心挫骨的痛苦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他低呃了一声，道：

“我背上的掌伤怎会发作的这样快，仅这一会儿左臂便无法抬起来，唉！好厉害的毒掌……”他艰难地移动着身躯，向前走了几步，痛苦的蹲了下去，在他那紫青的玉面上，泛起一股黑气，直通眉心之处，石砥中只觉眼前一阵模糊，几乎痛晕了过去。

陡地一声大吼自他耳际响起，使石砥中那迷乱的神智陡然一清，怔怔地瞪开双目，朝着左侧望去，只见一个白色的大猿猴正和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青衣姑娘扑斗。

这全身雪白的大猿猴像是要扑到这边来，狰狞的张开大嘴，扬起双爪攻击这个少女，那个青衣少女的功力甚高，出手全是大猿猴致命之处，而大猿

猴身法灵巧，倒也不惧少女的攻击。

青衣少女轻叱一声道：“这个人是我发现的，你可不能跟我抢……”大雪猿在地上只是一阵乱跳，指手划脚地比划了一阵，意思是这个人必须得让给它，否则它就要拼命。

青衣少女冷哼一声道：“不行，你那死鬼主人自己不敢来，偏偏叫你来受罪，你回去告诉他，就说我将他带回去了，有本事叫他到我家来要人好了……”

大雪猿似是逼急了，抡起爪子向这青衣少女的胸前抓去，青衣少女玉腕一转，一柄短短的匕首轻轻击了出来，以一种极快的手法向大雪猿的手爪上削去，吓得那大雪猿急忙缩手而退，连着怒吼几声。

它似是也知道对方不好惹，怪叫一声，又再比划了一阵，那种样子极为滑稽，看得石砥中都不由得暗暗好笑起来。青衣少女依然不允，怒叱道：“滚开，这个人已快死了，你再胡缠，当心我敲碎你的脑袋，假如你的主人真要比划，也要等我爹将他救了之后再说……”

大雪猿恍如听得懂一样，在地下跳了两跳，怨毒的看了石砥中一眼，吱吱两声怪吼，疾快的奔驰而去。青衣少女回头向石砥中一笑，道：“好了，你已没有生命危险了……”

石砥中一愣，道：“姑娘是为我和那大白猿相斗……”青衣少女双目一瞪，说道：

“当然了，若不是因为你我也不来了，刚才的情形你都已看到了，大雪猿见黎山医隐的守门灵犬，那个人孤独自傲，寻常的病从不给人看一看，虽然有一个绝世的医道学问，却从没有救过一个活人，不知他怎么晓得你中了‘残形毁元’毒雾，竟动了测隐之心，“哼！”她冷笑一声首“这个人心肠极黑，绝不会轻易救你，我想他可能看上你这身根骨，想将你造成一个万毒之人……”

石砥中怔怔地道：“万毒之人？”青衣少女嗯了一声道：“不错，他是想将你改变一个身含百毒的怪物，然后再利用你替他做事，凡是他造就出来的毒人，每七日必须放血一次使体中的万毒得以清血，否则便会万毒攻心而死，你在那种情形上，只有受他的指挥，而心甘情愿地替他做事，因为你那时将没有一个朋友，他们都远离你而去！”

石砥中茫然的叹了口气，道：

“这是为了什么？”青衣少女轻轻一笑，道：“所谓万毒之人，全身没有一个地方不含剧毒，和你在一起，随时都会中毒而死，试想谁愿意和一个这样危险的人在一起……”

石砥中哦了一声，道：“做了万毒之人，岂不要孤独的死去……”

青衣少女想了一想，道：“那也不尽然，有时也有快乐，那就是在你吸收一种新的毒素之时，遍体血脉流畅，会有一种快感，就像夫妻间行事那种……”当她娓娓说至此处之时，也不禁脸上羞红，急忙低下头去！她轻轻一拂肩上的小辫子，道：“我们赶快走吧，时候也不早了，再晚连我爹都救不了你……”她伸臂扶起石砥中要走，石砥中急急地道：“姑娘放下我，我自己会走！”

青衣少女淡淡地一笑道：“别再逞强了，中了‘残形毁元’毒雾的人，没有一个能逃过死亡的魔手，世上能解这种毒的人不多，据我所知，恐怕只有三个人。”语声一顿又道：“你如果不是练过毒隐神功恐怕早就死了，黎

山医隐所以会看上你，也是因为这一点……”三个人？”石砥中问道：“哪三个人？”

青衣少女正容的道：“一个是万毒之尊文君玉，一个是黎山医隐，再就是我爹了，前两个都是见死不救，唯有我爹……”石砥中虽在伤重之上，也不由得逗起无穷的兴趣，他好奇的试探道：“不知令尊怎么称呼？”

青衣少女得意的道：“我爹自称是寒山大夫，不过人家都称他是袖手鬼医，他要救人都是自己选好的对象，非是真正疑难绝症他从不下手，因此在我家看病的人，大多是医典上找不出来的怪病，否则不敢来向我爹开口……”

她身形如飞，扶着石砥中奔驰如电，石砥中经过这一阵的颠波，头脑渐渐模糊起来，呻吟一声，便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清醒之时，太阳已经西沉，落日的余晖自窗棂穿射而入，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睡在一个阁楼里面，清净的阁楼，除了两贴书像，还有一副对联，他茫然的扫了屋中一眼，黯然的叹了口气，突然，他发现有一双美丽的瞳眸注视着自己，那是青衣少女的一双大眼睛。

青衣少女怔怔的望着这个青年人出神，心中不知在想什么？见石砥中身子一动，柔和的问道：“你醒了！”石砥中挣扎着要坐起来，青衣少女的一双手掌已经轻轻按在他的肩上，非常体贴的笑道：“不要动，一切有我……”

石砥中暗暗地叹了口气，道：“多谢姑娘救我，不然我此刻已经做泉下之鬼了……”青衣少女淡淡地道：

“你身上的毒还没有排除，这要等你醒了才能决定是否要动手术，你已服下了我爹的解毒护心丹，暂时还不会发作，你不妨乘这个时间多养养神，等会儿动手术要……”

石砥中惊得要跳起来，道：“要动手术？”

青衣少女颌首道：“你除了吸进少许的‘残形毁元’毒雾外，肩上还中了一掌，那一掌剧毒已经浸进肉中，如果不将那些肉割除，你依然会死……”她像是记起了什么一样，在床头上的一个小环轻轻一拉，阁楼下面传来一连串叮当之声，道：

“我已通知我爹爹，他马上就会上来……”

果然，没有多久阁楼间已响起一连串沉重的脚步声，门帘轻轻掀起，一个黑须长衫的老人走了进来，他在石砥中脸上淡淡的一瞥，伸手试了试脉膊，冷冷地道：“你愿不愿意动手术？”石砥中深思后道：“假如有这个必要，我是愿意接受一试……”

“写一张死亡保证书。”石砥中一愣道：“死亡保证书？”黑须老人冷冷地道：“要想生首先要想到死，万一手术不灵，你死了如何向你家人交代，保证书必须要写，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青衣少女一急道：

“爹，你……”黑须老人面色一冷，道：

“这是规矩，规矩不能因他而废……”

石砥中暗暗叹了口气，没有想到世上还有这种罕见罕闻的怪事，他默默地忖思了一会，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手术自愿的保证书，交给寒山大夫。寒山大夫看了一下保证书，斜睨着青衣少女，道：“竹君，你将东西准备好，我现在要动手了……”

青衣少女答应一声转身离去，不多时拿着刀剪走了进来，寒山大夫手持小刀，将石砥中背上衣衫一撕裂开道：“你忍耐点，这种痛可不是人受的……”石砥中悲凉的一笑道：“前辈尽管动手，晚辈还顶得住！”

寒山大夫再也不说话，拿起小刀在他背上轻轻割开一道口子，乌黑的血水一涌，使青衣少女都变了脸色，她这才看清石砥中背上伤势，那掌伤象碗口般大，青紫一片，寒山大夫手挥小刀，将那片片黑肉割了下来，一直到血色变红了为止。石砥中痛得身躯直颤，冷汗颗颗滚下来，可是他却忍着，连哼都没哼一声，最紧张的还是青衣少女双眸睁得奇大，紧张的望着寒山大夫的动作，她拿出一条香帕，替石砥中轻轻揩着汗珠，小声道：

“你忍着点……”她缓缓伸出洁白如玉的左掌，紧握着石砥中的手，石砥中感激地望了她一眼，这一眼包含着太多色彩，双方心神同时一震，心中同时泛起一股难言的滋味……。寒山大夫的工作总算过去了，割至见着白骨方始罢手，冷冷地道：“已经没事了，多休息两天一切都可正常！”

石砥中乏力的躺了下去，青衣少女开怀的替他覆上被褥，他自己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了……”

一股幽馥的花香飘进了他的鼻息之中，他深深吸了两口，缓缓的启开双目，只见在床头上放着一束鲜艳的白香花，石砥中脑中一清，暗暗地忖道：

这青衣少女真是个好孩子，连病人所需要的花朵都给我采来了，唉！这个人情我如何报答……”

忖念在他脑海中尚未消逝，纷沓飘涌的思绪突然被一阵争吵声弄乱了，石砥中一愣，不由忖道：“他们在争执什么？”怎么争得那么厉害……”他凝神的聆听着，渐渐发觉所争吵的对象正是自己，他想不到这对父女会为自己而互相争执，石砥中心中不觉一阵难过，暗暗为自己的不幸而伤心……。

声音越来越大，只听青衣少女尖锐地道：“爹！你不能这样做？”寒山大大的口气似乎软了许多，只听他叹道：“孩子，你知道他是最好的人选，一个学医的人所求的是要得到更多的医学知识，他能变成一个毒人，也能设法使他恢复本来面目，只是这经过非常复杂而已……”

青衣少女不依的道：“你这等于毁了他……”

寒山大夫急急地道：“不会，不会，这世上只有黎山医隐是爹爹的对手，也唯有他使爹爹寒心，他素以制造毒人引以为傲，爹爹本着济人救世之心，非要研究出能解除毒人身上万毒的方法不可，这样爹爹的神术才会流传下来，使黎山医隐不敢再以毒人为平生绝技……”

青衣少女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泣道：“爹爹，你要研究医术就拿女儿做个实验好了，不要伤了他的生命，我求你，否则我就会死在你面前……”

寒山大夫许久没说话，象是在思考什么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方叹了口气，道：“爹依了你，唉！你这个固执的孩子，连爹爹的事都要管，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你去救他了……”青衣少女奇道：“爹，难道你早有打算要……”

寒山大夫道：“他在无名谷拼万恶之尊之子的事，是我和黎山医隐同时发现的，我俩一见文氏兄弟施出‘残形毁元’毒雾，心中都动了拿这小子试验的念头，我们如果不救他，黎山医隐也会救他，不过他此时可能已成为万毒之人了……。”

石砥中辗转于床上，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凄凉的摇摇头，对世间的事情陡然有一个深切的了解，脑海中思潮疾涌，无数的念头纷至沓来，轻巧的步履声慢慢传来，他急忙闭上眼睛，恍如熟睡一样。

青衣少女脸上泪痕已经拭去，她望着睡着的砥中，突然幽幽的叹了口气，轻轻的道：“冤家，你知道我已让你那种丰朗的样子所迷住了么？为了你，我和爹爹几乎要闹翻了……”她幽怨的注视着石砥中，又轻轻的道：“你为

什么要在这时闯进我的心中，感情的发展当真这么奇巧么？假如你知道我这样的爱上你，你会不会也这样的爱着我呢……”

石砥中心中一震，没有想到自己又跌进粉红色的情网里去，他的心已随着那逝去的痛苦日子而死了，再也没有人能激起他心中的涟漪，他暗暗地叹了口气，在心中暗呼道：“姑娘，你千万不能爱上我，爱上我你可会痛苦……”一辈子，我的心已没有爱了，只有痛苦……”

在他眼前象一蓬云雾似的，又展现出东方萍那俏丽的影子，那双含着无限情意的眸子，深邃得有如蔚蓝的大海，薄薄而下翘的嘴唇，形成一种悦目的美丽，挺直的鼻梁，流云般的发丝……东方萍的一丝一发在他心中是那样的深刻，每当他闭上眼睛之时，她就会出现在他的眼前，一个无影的幽灵，永远占据了他的心湖……。

刹时，他沉思在无涯的回忆里，象头脱缰的野马奔驰于往日的欢乐中，追随于虚无的梦幻中，整个神思在无止境的大海中神驰……。

突然，一声窗棂的响声震醒了他的沉思，只听吼声一响，青衣少女发出一声轻叱，挥手劈出一掌。

刹时掌风呼呼，一声低嘿的笑声响起……”石砥中这时身子朝床里面，无法偷窥屋中搏斗的情形，他这时又不好立时清醒过来，而室中的青衣少女也似乎怕吵醒了他的休养，尽量不出声，双方都在静静中焦急，从动手的情形上，可知青衣少女使出了全劲。

青衣少女似乎是再也忍耐不住了，叱道：“你要干什么？”那个人低嘿一声道：“我要毁了他，黎山医隐素来就是这个怪脾气，得不到的就要毁了，我不能让这样一个好人选落在你爹的手中！”

青衣少女厉叱道：“你是怕我爹将他救好，而不能显出你的医术……”黎山医隐嘿嘿地大笑道：“这只是其一，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你爹想利用他而创出解救毒人之法，我不能让他有这个研究的机会……”

青衣少女斜斜劈出一掌，道：“你现在想杀他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我爹马上就会来，那时你要逃走恐怕不容易……”黎山医隐哈哈大笑道：“小妮子到底是经验太差了，我来时已命我的大毛和我的儿子将你爹引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三个时辰内他赶不回来，我要杀他那真是太容易了……”“胡说！”青衣少女冷笑道：

“在他的病没有好之前，我爹是不会离开……”黎山医隐冷冷地道：“要骗你爹当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在来时于百里之外放了一盒“灵芝草”，你爹心惜灵药，跑得恐怕连影子都没有了……”

石砥中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故意轻轻呻吟一声，翻转过身来，可惜搏斗的两人将整个精神都贯注在拼斗上面，竟没有发现他已经清醒，他朝黎山医隐一瞧，只见这人长得胖胖肥肥，又生得非常之矮，双目寒光闪动，功夫竟是奇高，逼得青衣少女奋力的挡在床前，不敢让对方扑过来。

不过这一来可累得她香汗淋漓，娇喘不已，而黎山医隐却冷冷无情的尽量在他身上招呼，使她每一掌都觉倾尽全力，亡命的抵抗。青衣少女逼急了，道：“你住手，我们到外面去打……”

黎山医隐嘿嘿冷笑道：“没有那么容易，除非你答应前日老夫向你爹提起的婚事，如果我们翁樊两家结亲，我可以饶了这小子……”青衣少女叱道：“你好不要脸，我死了也不答应……”黎山医隐嘿的一声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休怪我不客气了……”

他那硕大的手掌向外一抓，一股庞大的力量将青衣少女推得向外滚去，撞在墙壁上发出“砰”地一声巨响，震得石屑溅落，全屋震动。黎山医隐嘿嘿一笑，阴沉的向石砥中床前逼来，青衣少女大吼一声，冲了过来，而石砥中这时怒吼一声，道：“你住手！”

二十五

黎山医隐嘿嘿一笑，阴沉的向床前逼近，青衣少女心神一颤，大吼一声，对着黎山医隐冲了过去，双方动作都是快捷异常，青放少女身子一动，黎山医隐已抓着她的手臂往身后甩了出去，连着奔出五六步方始稳住了势子。

石砥中不能再忍受了，他挣扎着坐了起来，双目冷寒如刃，逼落在缓缓行来的黎山医隐的脸上，冷叱道：“阁下找我有何指教？”

黎山医隐没有想到石砥中会清醒得这样快，他怔了一怔，脸上突然现出一丝冷寒的笑意，漠然的道：“我要你的命。”石砥中冷冷地道：“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要取我性命？”

黎山医隐嘿嘿地笑道：“你身具毒魔神功，又中了举世无俦的‘残形毁元’毒雾，两毒相生，正是练万毒之人最好人选，因为你有这么多的条件，所以我不能将你留给袖手鬼医，在现今当世之中，唯有我和袖手鬼医是齐名江湖的两大神医。

石砥中冷笑道：“你俩医道齐名，互不相服，在暗中随时都想将对方击垮，于是你二人都想将我当实验品，拿一个无辜的牺牲者的生命，作为医道的竞争……”

黎山医隐哈哈大笑道：“不错，你真是个聪明人……”青衣少女尖锐的大叫道：“不，我爹不是这种人……”石砥中冷漠的看了青衣少女一眼，只见她象是骤然看见一件恐怖的事情一样，骇惧的望着石砥中，眸子里泪水簌簌抖落，一种乞怜的神色自我显显露出来。

迴天剑客石砥中长长的叹了口气，对黎山医隐道：“你医术虽精，却有一样失眩了……”黎山医隐一怔，摇摇头道：“不会，不会，我阅人万千，多少疑难杂症都难不倒我，我只要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生的什么病……”。

石砥中不屑的道：“你就是这一桩没有看出来，我在大漠金城里的時候，已将邪道的毒魔神功功力散去，如今和常人无异，你擅长医术，当可从我眼睛之中看出身稟毒功，双目不绿则兰，这个我相信你比我还清楚……”。

黎山医隐心中一惊，身形象朵棉絮般的飘了过来，伸手翻开石砥中的眼帘，审视了一遍，连声说道：“你功力虽散，余毒未除，每当有毒物浸入你体中的时候，依然会激起抗毒的作用，否则你中了‘残形毁元’毒雾之时，早就化血而死，我只要给你略服一些毒药，你将成为举世无双的万毒之圣，比那百毒人、千毒人不知要强过几万倍……”。

石砥中冷冷地道：“你的心里太不正常，而你却想尽方法创出害人的毒物，由此可知，你的心地是如何的恶劣了……”。黎山医隐气得黑髯飞飘，嘿地一声道：“你懂得太多了，我更不能留你！”

他阴沉地笑了笑，手掌陡地抬了起来，刹时自掌心中透出一股冷滢的寒光，朝着石砥中的天灵处击去。

青衣少女看得心中大寒，尖声的叫了一声，身形向前疾扑，双掌死命的抱着黎山医隐的手臂，大声的道：“他已经是个受伤的人了，你还要这样对待他！”

黎山医隐冷冷地道：“这小子是死定了，你给我站一边去！”他用力一甩，青衣少女平空飞了出去，身形一个踉跄，蓬隆的发髻立时散开来，流涌于双眉上，她急得热泪直流，回身又冲了过去。

黎山医隐经不起青衣少女的纠缠，回头怒喝道：“贱丫头，你再不知进

退，休怪老夫不念旧情了！”青衣少女挥掌劈出，叱喝道：“谁和你有旧情，老杀才，你只要敢动他一根指头，我们之间的事就永远没个完，我现在虽然打不过你，可是我爹却能制你于死……”。

黎山医隐嘿一笑道：“好个厉害的鬼丫头，怪不得我儿子看上你呢，这样看来我也喜欢你了，你要是不嫁给我们翁家，连老夫都会觉得难过……”语声一顿，冷冷地道：“怎么样，你到底要不要嫁给我儿子？”

青衣少女气得脸色铁青，怒道：“放屁，我死了也不会嫁给你那宝贝儿子！”

黎山医隐冷笑道：“但愿你的心与你的嘴一般硬，老夫并不需要强迫你，你总会来求我，……嘿！你等着瞧吧……”他冷寒的笑了一笑，轻轻一甩袍角，横空跃了过来，巨灵般的手掌一抬，对着石砥中的身上作势就要击出。

青衣少女神色大变，深知这一掌击下，石砥中非死也得重伤，她身形连跨三步，慌悚的大叫道：“住手！”

黎山医隐冷哼一声，缓缓收回右掌，冷冷地问道：“你答应了么？”

青衣少女泣然的低下头去，道：“我答应！”“哈哈！”黎山医隐大笑一阵，道：“我可没有强迫你，这是你自己说的……”

石砥中没有想到黎山医隐会如此无耻，竟会拿自己的性命作为要胁的手段，他感激青衣少女的大仁大义，居然以自己的幸福作为拯救自己生命的条件，一股义愤自他心底起，他暗暗一运力，愤怒的笑了一声，道：“不要答应他，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黎山医隐闻言之后，不禁大怒，他阴沉的笑了笑，一股浓浓的杀意自他脸上弥漫布起，冷冷地道：“谁不要脸？”他呸了一声，不屑的道：“要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孩保护你，你现在恐怕早就魂飞九幽，魄离形体，象你这样靠一个女人保护的男子，是我们男人的耻辱……”。

“住嘴！”石砥中大喝一声道：“你现在马上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要女人保护的人，这里地方太小，我们还是出去比试……”他冷冷地道：“对付你这种人，我仅需三招……”。青衣少女见石砥中挣扎着要下床来，心里不由一急，急急地道：“你不要动，要动手也得等你伤好了再动手，现在你若要强运真力，伤口迸裂，那时可是大大的麻烦了！”石砥中苦涩的一笑道：

“你放心好了，我为了证明我是个怎样的男子，纵然将生命抛在这里也在所不惜，我不能因为你，而将生命的苦修，多年争得的一点清誉毁在这个老奴才手里！”

青衣少女扑在他的身边伸出清白如玉的手掌，轻轻按着石砥中的眉头，以一种乞求的声调道：

“我的责任是看护你，我不能看着你向火坑里跳，那个老头子的功力太高，连我爹都不一定胜他……”。

石砥中坚决的道：“这样我更不能坐视了，我不容许一个心身健全的人说我是个没有骨气的男子，更不容你因为救我而答应他的要求，你的善意我懂，为了你，为了我自己，这一场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请你冷静的看看这个环境，形势已不容许你我再苟安偷生了！”

他个性坚强，从不向任何恶势低头，明知自己病后，真元未复，功力要减退一半，但为了自己苦修所换来的一点声誉，他只好勉强的对敌了。

青衣少女暗然的叹了口气，道：“你太倔强……”黎山医隐嘿嘿一笑道：“好个不知死活的小子，你要死还不容易……”石砥中见他大有立时动手之

意，冷冷地道：“这里地方太小，你我都展示不开……”。

黎山医隐冷笑道：“哪里都是一样，要你死实在太简单了！”石砥中冷哼一声，转头对青衣少女道：“姑娘，请你将我的长剑拿给我……”。

青衣少女愣愣地道：“你这是何苦……”石砥中没有说话，冷傲的大步向前行去，走过黎山医隐的身前，斜睨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我们走吧！”

黎山医隐冷哼一声挥袖而行，青衣少女怔怔地望着石砥中消失的身影，嘴唇轻轻颤动，喃喃地道：“他太不易使人了解了！”

的确，石砥中这种倔强的个性确实是使人难以了解，他那丰朗的脸庞上，有一种令人为这迷惘的傲气，在那菱形的嘴角上，永远都挂着冷傲的笑意，这种笑意使多少少女为之心醉，而又有多少黑道煞星为之心寒……。

青衣少女迷惘的抬起头来，在她眼前如雾般布起一丝希望，淡淡的绿色希望，给予她一种无言的喜悦，但这一丝连绵不断的希望又给予她一种悲伤，一股浓浓的凉意跃进了她的心头，使她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

当她想到石砥中在倾刻间要死在黎山医隐手中时，她的心中陡地陷落在苦寒的大冰窟里，代之而起的一种恐惧，那一丝涟漪般的希望幻化般消失而去，恐惧占据了整个的心神，使得她连走一步的勇气都没有，她不忍看见一个少年好汉这样默默地死去……。

但是，她又没有办法救他……。青衣少女心中一凛，道：“我得赶快给他送剑去，否则生存的机会更小了！”当她捧着石砥中宝剑跑去的时候，她那一缕希望不禁又寄托在金鹏剑身上，心中暗暗的祈祷：

“宝剑，宝剑，希望你锋利的剑刃，斩尽加害你主人身边的敌人……”她抬头向花园里一望，只见石砥中黎山医隐相对而立，石砥中神态悠然的站在那里，一派冷漠无人的样子，而黎山医隐却是不住的阴沉大笑。

青衣少女急忙奔往石砥中的身前，关怀的道：“你行么？”她双手递过长剑道：“这是你的剑，你最好不要勉强，如果不行，还是让我和他动手……”。

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只有石砥中可以听见，一种少女的羞涩使她低下头去，双颊生出明丽的滢红……。

石砥中抓剑在手，豪气陡生，他哈哈大笑道：“一剑在手兮，英雄胆气豪，大将欲去兮，虽死也无惧，挥戈斩敌兮，只为情人意……”。

他朗声的漫吟，铿锵声中无比辛酸，可是那股临死不惧的豪情，真可与山川明月共存，青衣少女不禁被对方那种精神所折，疾痴地望着他楞楞地僵立在地上。黎山医隐双眉一锁，冷冷地道：“你鬼吼什么？”

石砥中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缓缓拔出手中的金鹏墨剑，一股流滢的寒光脱鞘而出，映着明月的冷辉，泛起清冷的寒光，石砥中望着黑夜中的斜月，喃喃地道：“天黑得这样快，我在这里不知不觉已过了两天！”

他将手中的剑鞘轻轻一掷，抛落在地上，右臂轻轻一颤，长剑发出一连串嗡嗡之声，深长的吸了口气，道：“老奴才，我们可以动手了！”

黎山医隐凝重的望着对方，心中突然冒起一股寒意，他暗中一骇，在气势上已先输了一筹，忖道：“真看不出这小子有这样高的功力，在受伤之下，依然能运剑如神，他剑势沉稳，俨然一派大将之风，我若不设法将他除去，往后的麻烦可多了……”。

他沉声的笑了笑，道：“小子，你威风够了，现在是你最后威风的时候了，老夫杀人从不留余地，你自己可得当心啊……”。

他凶狠的一声冷哼，自背后缓缓拔出一柄长剑，长剑在空中一颤，剑芒

如水洒出，剑尖颤动着，向着石砥中“天实”、“腹结”、“期不”、“锁心”四大死穴点去。

石砥中身形一飘，接着一个大旋身，握剑向前迈出七步，剑光如扇般洒出，正好将对方击来的长剑截住。

黎山医隐诧异的哦了一声，大喝道：“好一招‘星临八角’你再看看这一招……”。

他一剑辛辣的挥出，层层剑浪叠起，如去波潮汹涌澎湃，滚滚流去，立时石砥中被圈进一片光剑之中。石砥中心神大颤，想不到对方剑法如此高明，兼得迅捷沉稳四字的真髓，仅凭对方这一式，已是一代剑道高手。

他冷冷一笑，右臂向前一倾，身子与长剑平行舒出，冲破对方的剑浪，改削向对方的胸前。

这一招甩肩、平伸、出剑都在一瞬间完成，端的出乎黎山医隐的意料之外，他骇得一声大吼，身形连换三个方位，方始避过石砥中这快捷的一削。

黎山医隐怒冲冲地道：“我没想到你的剑法这样高明，若不是我躲得快，这一剑准上你的当！”他阴沉的笑了一声道：“上当只有一次，下次该看我的了……”

石砥中冷冷地道：“这一剑没杀死你，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嘴上说得虽然轻松，可是心里比谁都清楚，对方只要连着再攻出七八剑，他不死也得活活累死，他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功力，连一个普通的高手都不如，如果不是靠剑法精奇，可能早就伤在对方的手中了。

青衣少女起先还十分担心，恐怕石砥中不敌而死，这时一见他仅仅一招便将黎山医隐逼退四步，芳心不由一喜，紧张的心情顿时松懈下来，美丽的脸靥立时闪出一丝艳丽的笑意，大声的道：“你真行，刚才只要再伸出半寸，他就死了！”。

石砥中苦涩的一笑道：“姑娘，哪有这么容易，对手也很强呀……”黎山医隐知道石砥中存心气他，不禁恶狠狠地看了青衣少女一眼，他闷声不吭地挥长剑，对着石砥中身上连击三剑。

石砥中身形疾飘，挥起神剑，硬生生的将这三剑封了出去，不过他这一用力，伤口骤然一痛，额上冷汗直冒，手中长剑已失去原先的沉稳，身形也摇摇一晃。

黎山医隐嘿嘿一笑道：“小子，这下你的狐狸尾巴可露出来了……”

高手过招，不可给予敌人一丝空隙，石砥中虽然尽量想隐藏自己的弱点，可是自己身形仅是一晃，对方已窥出本身的不济，整个弱点都将暴露出来……黎山医隐是何等高明的身手，仅一眼已判断出敌我双方的实力，他心中一喜，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

石砥中心中大寒，脸上却不敢表露出来，冷冷地道：“你有种攻一招试试……”黎山医隐嘿嘿大笑道：“这招非要了你的命，你小心接着了……”

他晓得石砥中此刻内力不继，无法发挥出至大至刚的威猛剑法，凶光在他眼中一闪，一股浑厚的真力逼集在长剑之上，冷寒的剑尖泛起一蓬冷艳的强光，在嘿嘿冷笑声中，剑刃在空中一翻，斜斜地向石砥中身上劈来。

石砥中看得心神大颤，知道对方这招是针对自己的弱点所发，要以无比的真力，毁自己于一瞬，一个意念陡地跃进他的脑海之中，疾快的忖思道：

“这招威力之大，远非我目前功力所能抵抗，为了求得最后一搏，我只有施出达摩剑法……”。

忖念求失，对方长剑已自斜方切入，他神色凝重的深吸一口气，长剑疾快的一转，在空中划起一道大弦，剑尖朝下斜指，双手握柄，寒光大颤，往上轻轻一挑，一缕剑影颤空跃起，冲过对方的剑幕，直劈而去……。

“嘿！”黎山医隐吓得怪吼一声连退数步，石砥中斜驭长剑追踪而上，可是正在这要伤敌的一瞬间，石砥中的身形突然一个踉跄，脚下不稳几乎要摔倒在地上，剑光一敛，在堪堪劈步对方的一瞬间，抱剑而退……。

黎山医隐埋身江湖近三十寒暑，可从没有见过这样威烈霸道的剑法，他惊魂甫定，紧张连喘两口气，一蓬发丝自他头顶上飘下来，他握着这断落的发丝，机伶伶地一颤，若非对方自动收手，此刻早做泉下之鬼了。

他颤声的道：“这是什么剑法？”石砥中也因妄运真力，而将背上的伤口迸裂。

在伤敌的一瞬间，真气一泄，一种莫名的痛苦使他几乎直不起腰来，在逼不得已的情势之下，方始收剑后退……

血！自他背上流着，染红了整个衣衫，但他却强自硬撑着，阵阵痛苦使他身上直颤，可是他却皱眉头一下，冷汗抖露，与血混淆在一起……

他艰辛的哼了一声，道：“你何以一定要知道这是什么剑法，如果你不死心，不妨再攻一招……”。

黎山医隐一时倒不敢再冒然出手，因为那一招所给予他的经验太大了，他知道石砥中功力之高是天下仅见的第一个剑道高手，如果自己逼急了，对方心存两败俱伤的念头，但谁都无法逃过对方这种神化的一剑。

其实黎山医隐这次又看错一着，石砥中的伤势迸发，真力消耗过大，此刻连举剑的力量都没有，纵有拚命之心，也难达到心中所愿。

青衣少女这时喜上眉梢，根本没有注意石砥中脸上痛苦之色，她身形一摆，跃行于空际，罗衫飘絮而起，在明媚的月色下，恍如一个广寒宫的妃子冉冉而落，摇着石砥中的手臂，道：“你简直是神！”

她蓦地惊觉手中有种滑湿湿的感觉，急忙缩手在月光下看了一眼，鲜血占了她那支晶洁如玉的手掌，她骇颤的尖叫了一声，美丽的脸靥顿时变得苍白。

青衣少女颤声的道：“血！血！你的伤口又裂了……”石砥中摇摇头道：“没什么？这只是一点轻伤……”

表面上他虽然极端的镇定，可是心里却也免不了一慌，黎山医隐是何等精明的人，一眼之下，已经了然，他心中暗笑，挺剑奔了过来，嘿嘿笑道：“好小子，我差点让你脱生了！”

他知道机会稍纵即逝，再也不能放过，长剑轻颤，对准石砥中的心窝扎了过来。

石砥中此间四肢乏力，连移动身躯的力量都没有，望着对方这直点而来的长剑，暗暗叹了口气，居然没有一丝抵抗的意念。

青衣少女看得急了，当时也顾不得自己的危险，将石砥中向左侧一推，挺着身躯挡在他的身前，叱道：“你有本事将我也杀了！”黎山医隐这一剑又快又疾，眼看就要伤了石砥中，忽然青衣少女亡命的跃了过来，竟要以血肉之躯换取这锋利的一剑，黎山医隐心中大寒，急忙撒剑一退，道：“你想死了！”

青衣少女冷冷地道：“你怎么不扎下来呢？这一剑不是称了你的意么？”黎山医隐冷笑道：“你已是我们的翁家的媳妇，我怎会向你动手……”。

石砥中让青衣少女一推，再也支持不住身子，摔在地上，他剧烈的喘了一阵，沙哑的道：“你这老奴才，我石砥中必会洗雪今日之仇……”。

黎山医隐冷冷地道：“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石砥中，如若等你找我，不如现在动手，你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可怕的人物，所以我不能饶了你……”。

他正当举剑再动的时候，在黑夜之中突然瞥见一道人影慢慢飘来，他心中一寒，问道：“是樊兄回来了么？”袖手鬼医冷哼一声，道：“你那一盆‘灵芝草’几乎要害了我，如果不是我发现得早，我女儿和石砥中恐怕要死在你的剑下了！”

青衣少女神情一松，道：“爹！”袖手鬼医微微一笑道：“我都知道，竹君，你赶快扶他进去……”青衣少女哦了一声，这才想起石砥中伤势严重，她急忙回身，只见石砥中正在盘膝运功，她急忙抓起金鹏墨剑守在他的身边。黎山医隐嘿嘿一笑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黎山医隐得意的道：“令媛答应要嫁给小犬，从此翁樊两家结亲，共同研究医道，有许多秘方，你我都可以公开……”袖手鬼医闻言大怒，回头问道：“竹君，真有这种事？”青衣少女满腹委屈，凄然的道：“他逼着我……”袖手鬼医大袖一拂，大怒道：“姓翁的，你竟敢上我家逼亲，我女儿就是作尼姑也不会嫁给你那可恶的儿子，真想不到你们父子都是这样卑鄙，只会施计害人……”

黎山医隐冷冷地道：“你女儿答应的事，可不容你后悔……”袖手鬼医怒冲冲地道：

“我女儿答应，我不答应，翁玉敏，你休在作梦，这件事从今后休要再提，否则，我可不客气……”黎山医隐冷笑道：“这么说当真要毁去婚约了！”袖手鬼医怒吼道：

“谁和你有婚约，你不要脸……”双方都动了怒气，互相争执不让，黎山医隐只觉一股怒火自心底冲了上来，一挥长剑，道：

“你骂谁？”袖手鬼医冷冷地道：“这里除了你之外还有谁？”黎山医隐嘿嘿一笑道：“好！好！江湖上只知道我俩医术齐名，却不知我俩为争天下第一之名，较量了十年之久，以前只是较量医术，现在还要较量武功……”袖手鬼医冷冷地道：

“很好！我正有这个意思……”

黎山医隐再不答话，手中长剑往前一送，带起一缕寒光，照着袖手鬼医的胸前扎来，这一招本是存心相试，并没有伤敌之意，是故剑至半途倏收而退，而袖手鬼医视若无睹，只是暗暗冷笑，连闪都不闪。

黎山医隐心中一凛，顿时觉得对方不但医术在自己之上，连武功都和自己不相上下，仅从对方那种稳健的神态上，已知遇上了空前的高手，他视察事情，精细入微，判明双方形势之后，再也不敢大意，小心的举剑攻了过去。袖手鬼医望着对方攻来的一剑，凝重的斜退一步，左掌斜斜抬起，在空中兜一大弧，斜着向对方剑刃上拍去。

双方动作快速，出手之间，都是谨慎在意，黎山医隐见对方出手迅速，急忙撤剑后退，这一来可给袖手鬼医一个机会，他掌劲进发，威烈金石，身形向前一跃，连着劈出四掌，这四掌沉重如山，逼得黎山医隐不敢轻慢其锋，长剑居然无法攻进对方的身上。

时机一失，要想再回绝对方的优势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黎山医隐连

受四掌之后，蓦地他忆起袖手鬼医是以掌法浑厚称雄只要机会一落对方手中，掌势连绵发出，根本不给自己有缓气的机会，他鼻子里暴出一声冷哼，在对方掌势稍缓的一瞬间，疾快的劈出七剑。

这七剑黎山医隐以本身功力所聚，袖手鬼医掌法虽然凌厉，也不禁被逼退了二步，他气得大笑一声，道：“竹君，拿我的枪来！”

青衣少女神色略异，道：“爹！……”袖手鬼医一挥手，道：“快去，快去，我今夜非要好好斗斗他……”青衣少女身形轻跃，踏着细碎的地面，象一朵轻飘的棉絮，疾快地奔向屋中，拿着一枝银头长枪奔了回来。黎山医隐连声赞道：“好枪，好枪，樊兄，你们樊家枪法是江湖的一绝，老夫今夜见你施樊家枪法，虽死犹荣……”袖手鬼医接枪在手，冷冷地道：

“在我神枪之下，你恐怕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了！”黎山医隐嘿嘿一笑道：“好说，好说，但愿你的枪法与你的嘴一样厉害，不要等会儿变着样蜡枪头，那才扫兴……”袖手鬼医闻言大怒，喝道：

“你先吃我一枪……”他双臂一抖，长枪突然在空中颤起了整个斗大的枪花，在颤起的枪花里，大红的枪穗幻起数道红影，一缕枪影在消逝的红影里，斜穿而来！黎山医隐看得心中大寒。他没有想到对方枪法如此精绝，那种气魄简直是一代宗师的大手笔，黎山医隐挥剑斜削，身形却退了两步。

“叮！”

枪剑相交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叮”地一声戛然消逝，袖手鬼医挺着枪直进，逼得黎山医隐怀抱长剑，连连后退，目光如寒刃，不瞬的逼视在对方长枪之上。“吱！”突然，在黑夜中飘来吱地一声，只见一道黑影自一顶浓密的大树上飞落下来，“吱吱！”怪叫声中，身形在空中旋了三个小转弯，成弧形跃落在地上。青衣少女清叱一声道：“又是你这个畜牲！”

大雪猿全身恍如白雪般的晶莹，月光反照在他身上，竟有道道白光射出，他裂嘴朝青衣少女吱吱两声怪叫，然后一跃身形，向着袖手鬼医的身上抓了过来。袖手鬼医冷笑一声道：

“畜牲，你也敢学着欺人！”他回手一枪点去，雪猿怪吼两声，拿出双爪以一种怪异的手法，突然抓住了枪头，用力往后拖去。袖手鬼医冷哼一声，抖臂往上一挑，大雪猿大吼一声，整个身子象个大球一样被抛上了半空，他怒急一阵怪叫，身子陡地坠在一棵树上，他手脚灵活，异于常人，伸爪抓住一根枝头，自上面轻轻滑落在地上。

大雪猿可晓得厉害，再不敢上前动手，舒开两只被枪刃擦破的爪子，在身上长毛上擦了擦，丝丝缕缕的鲜血自指缝上流了焉，痛得他在地上直跃直跳。黎山医隐怒吼道：“你居然将他两个爪子毁了……”袖手鬼医冷冷地道：“有你这个神医在这里，再重的伤也能医好……”

黎山医隐愤愤地道：“我不跟你饶舌，大雪猿的仇我非报不可……”

他身形向前连跨数步，长剑高高的举了起来，大雪猿一见双方又要动手，似是逼急了，焦急的扑到黎山医隐面前，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急急地摇了摇手。黎山医隐透出不解之意，问道：

“你不要我动手，这是什么意思？”大雪猿忧急的在地上连跳三次，伸出血淋淋的手掌，在空中一阵比划，象是对其主人在诉说着什么一样。称山医隐神以一变，道：“什么人干的？他伤得重不重……”

大雪猿指了指袖手鬼医，又在自己胸前拍了一掌，那意思很明显，连青衣少女都晓得它是什么意思。黎山医隐狠狠地看了袖手鬼医一眼，道：“你

为什么要打伤我的儿子？”袖手鬼医冷冷地道：

“这个你得问你自己了，你是怎么骗我，我就怎么处罚你儿子，他害得我跑出几乎百里之外，而我打他一掌又算得了什么？”黎山医隐愤愤地道：“你伤他那里？”袖手鬼医冷冷地道：“我只打断了他几根肋骨，在你这位接骨专家的眼里并不算什么？只要略施手术就好了……”

“几根肋骨”黎山医隐全身一颤，大怒道：“好呀，樊云生，你居然敢伤了你的女婿，我俩虽然已是亲家，可是我依然要替我儿子报仇……”

袖手鬼医冷笑道：“亲家？谁和你是亲家，凭你儿子那个死相也配和老夫结亲，你也不洒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的长相……”

黎山医隐此时虽然暴怒异常，但当想到自己儿子伤势沉重，危在旦夕之时，只得强自压制住心中的怒火，恨恨地道：“算你姓樊的狠，老夫三天后必当再来拜访……”他目中凶光一闪，瞪了正在运功的石砥中一眼道：“烦你告诉石砥中，有本事让他等我三天……”

语音未落，石砥中这时正好睁开双目，他强忍着背上传来的阵阵痛苦不屑的望着黎山医隐，道：“三天后，我非取你性命不可……”

黎山医隐嘿大笑道：“冲着这句话，老夫便不会放过你……”他目中凶光闪射，冷冷地哼了一声，牵着大雪猿大步的行去，在黝黑的深夜响起他那凄厉的大笑，直至他的身形消逝，笑声方始袅袅散去。袖手鬼医长长的叹了口气，道：“竹君，扶石砥中进去，给他配上一点生肌散，立刻请他走路，这里已不能再待下去”

青衣少女樊竹君心里一急，道：“爹，他的伤还没好……”袖手鬼医冷冷地道：“你留他在这里只有害他，翁老头那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人妒才如命，不杀死石砥中决不会甘心……”

樊竹君不以为然的道：“我们可以保护他，以爹爹的功夫难道还会惧怕一个黎山医隐，我相信黎山医隐也知道爹不好惹……”袖手鬼医摇摇头道：“单凭一个黎山医隐自然不足道哉，可是他有个极厉害的师叔，此刻正在他家练功，这人一来举手就要杀人，是江湖上出了名的霹雳脾气，老实说，凭爹这几手功夫在人家手里还走不出三招，你想想，我们能保护他么？”

樊竹君急得变色，道：“爹，那怎么办？”袖手鬼医黯然的道：

“只有让他走，黎山医隐见他不在这里，也许不会难为我们父女，不过你还是收拾收拾，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爹只好先将你送走……”石砥中闻言之后，心里陡地惶恐起来，但踉跄的自地上爬了起来，忍着伤痛走至袖手鬼医的身前，道：“在下罪该万死，不该给前辈惹来这么多的麻烦，现在事情已经出了，在下并不想一走了之，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在下愿凭胸中所学，和黎山医隐周旋到底……”袖手鬼医摇摇头道：

“并非是我瞧不起你，你的功夫在年青辈或许是首屈一指，但要和我这些隐世高手相抗，还差得太远……”他苦涩的笑了笑，道：

“这件事是我一手造成的，老夫自然会想办法解决，当初如果不是我看上你那身根骨绝佳，小女也不会冒险救你了，当然这里面免不了有点私心，老夫想拿你作为解救毒人的试验品，如果这事成功，我袖手鬼医可列为天下第一医道圣手，没料到这点私心，几乎害了我整个一生……”石砥中突然问道：

“老前辈，你是学医的人，必有办法将我身上的伤口在短短的三日之中设法吻合，在下不敢有求，只望你能使我伤口在临敌时，不会再因运力而进

裂……”袖手鬼医怔了怔，道：“办法倒有，只要服了我的大还丹，再抹上生肌散，在半日之中就可使伤口吻合……”他象是骤然晓得了什么一样，黯然的摇摇头道：

“你的心意我懂了，可是这于事情丝毫没有补益，黎山医隐的师叔太厉害了，纵然我俩联手也未必接得下来，石老弟，你还是听我的话赶快走吧……”石砥中坚决的道：“前辈不要多说了，在下心中已决，拚作将生命豁出去，也不能连累你和樊姑娘，我欠你们的已经太多了，再也不能因为我而将你们快乐的家庭弄得分离……”

袖手鬼医叹了一口气，道：“好吧！我们只有碰碰运气了……”

在这三天之中，最忙碌的要算樊竹君了，她不时替石砥中换药送饭，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动手，而石砥中也因袖手鬼医樊竹君父女细心的照料，整个的伤势已经好了十之八九，樊竹君也因有石砥中相伴，反而不紧张了，有说有笑，好象没有这回事一样。

而最焦急尤悒的还是袖手鬼医，他有时坐立不安，心神无法宁静下来，不时在屋中独自沉思，或者在山中来回游荡，在他脸上象是有一层阴霾压着，双眉深锁，神不守舍，有时摇头长叹，落寞悲凉的苦笑，代替心中的苦闷。

三天在静静之中过去，黎山医隐和其师叔并没依约而来，石砥中也焦急起来，他晓得对方越是迟迟发动，危险性越大，果然，在第四日晨曦初起，云雾缭绕之时，大雪猿捧着大红帖子疾行而来，双手交给了袖手鬼医后如飞奔去。袖手鬼医看了帖子一眼，道：

“竹君，将我的大枪拿来。”樊竹君心头一沉，已可看出事情的严重了，她紧张的取出爹爹的大枪来，背上斜斜插着一柄长剑，问道：

“爹，他们什么时候来？”袖手鬼医道：“中午正时……”他慈爱的望着樊竹君轻轻叹了口气道：“孩子，这事情与你没有关系，待会儿你不可出手！”

他似乎不愿多开口，双手背负于身后向花园里行去，樊竹君心里一酸陡然觉得爹爹又苍老了许多，望他那老迈的身躯，樊竹君只觉得有一丝热泪流了出来，不知因为什么而悲哀，在泪影模糊中她恍如又看见了她的母亲，那个慈祥的老妇人……

日正当中，威烈的阳光自云层里透射出来，时光象非常的缓慢，又似乎来得特别快，在阳光下的三个人静静的等待着黎山医隐和他的师叔。

细碎的蹄声自空中飘传过来，蹄声沉重而有力，缓慢而有节奏，袖手鬼医陡然紧张起来，道：“来了，来了！”在万道金黄色的阳光下，黎山医隐步行在前面，在他身边紧随一匹其黑如墨的高大栗骑，上面坐着一个全身蓝袍的长发怪人，这怪人双目如刃，冷冷地望着阳光下的三个人，他冷嘿一声，问道：

“那一个是正点！”黎山医隐恭敬的道：“那个樊云生是这里的主人。”这蓝袍怪人冷哼一声，道：“我是问那一个会使神奇剑法的小子。”

石砥中向前急跨两步，大声道：“阁下是谁？说话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蓝袍怪人双目一瞪，嘿嘿笑道：

“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也配问老夫的名字……”他满脸不屑的望了袖手鬼医一眼，冷哼一声，道：“樊云生，你的胆子好大……”

袖手鬼医全身一颤，道：“晚辈该死，请秦老前辈原谅小老儿这一遭……”蓝袍怪人冷冷地道：“没那么容易，我秦虹在江湖上从不让人，犯在我手

里的不死也得重伤，你欺我们人又纵恣那姓石的与我作对，仅这一点你也得死……”樊竹君见爹爹在秦虹面前处处忍让低声下气，心里有一种怒气漾起，她不知天高地厚，上前大叱道：

“你是什么东西，在这里自吹自擂……”秦虹斜睨了这小妮子一眼，冷冷地道：“这是你女儿么？”袖手鬼医连忙道：“正是小女，小孩子不懂事，尚望秦老前辈担待一二，老夫愿代小女向秦老前辈谢罪……”

秦虹冷笑道：“仅仅谢罪就能完了么？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言语冒犯我的人，轻则也得打断一只臂，重则处死……”袖手鬼医冷汗直流，连声道：“是！是！请秦老前辈看在他年幼无知，从轻发落。”

秦虹颌首笑道：“好吧，看在我们一水之邻的情面上，我只废了她两根指头，这是最轻的处罚了……”袖手鬼医全身一颤，道：“请秦老前辈下手轻点……”秦虹哈哈大笑道：“放心，我手里有分寸……”

樊竹君气得拔出长剑，道：“你这杀才，胡说些什么？来！来！我们试试看那个行？”袖手鬼医心里一急，道：“孩子，你就少说几句吧，还不快向秦老前辈谢罪……”他目中闪过一种无可奈何之色，神色十分的勉强。樊竹君本来还有存心一拚的念头，但当她看看袖手鬼医眼中那丝企求的神色之后，一颗心立时软了下来，垂下了长剑，低头向秦虹走去。秦虹冷笑道：

“二根指头已经不行了，她连番冒犯我，除了死罪一途，老夫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袖手鬼医面若死灰，吓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而樊竹君吓得脸色苍白，牙齿格格地响着，道：“你这是逼我们死……”黎山医隐瞥了樊竹君一眼，道：“师叔，那丫头是小儿的媳妇，你不能叫她死……”秦虹故意啊了一声，道：

“这个自然，不过也得她爹答应……”他冷冷地瞪了袖手鬼医一眼，问道：“要救这丫头，只有一条路可行！”袖手鬼医希冀的道：“秦老前辈，老夫什么事都答应……”秦虹看了黎山医隐一眼，道：

“你跟他谈吧……”黎山医隐心中暗喜，身形向前一跃，道：“樊兄，我想请令媛与小犬成婚，我师叔也许看在这件事上，而不予追究……”

袖手鬼医为难地看了爱女一眼，只见她全身颤抖，泪水簌簌而落，他心中一阵辛酸，苦笑道：“请翁兄作主吧，老夫还能说什么？”

黎山医隐嘿嘿大笑，抓着袖手鬼医的双手，道：“亲家，往后我俩可得多多亲近……”石砥中这时伸手一拦，道：“慢点！”

袖手鬼医急急摇头道：“秦老前辈已经法外开恩了，你又何必节外生枝！”石砥中见袖手鬼医只知息事宁人，而忽略自己女儿的一生幸福，不觉有股莫名的怒气涌上来，他冷笑道：“这是阴谋，串通好的阴谋……”秦虹怪眼一翻，道：“小子，你说什么？”

石砥中没好气的首“我说你们不要脸，拿这种手段来要胁一个女孩子的生命，秦虹，你身为武林人物，却做出这种黑白不分的丑事，我石砥中已不把你看作是人……”黎山医隐怒叱道：“石砥中，你敢对我师叔这样无礼……”石砥中冷笑道：

“他是你师叔可不是我师叔，我这样待他已经很客气了，若不是看在樊前辈的份上，早就动手了……”秦虹在坐骑上见石砥中这样羞辱他，不禁气得大笑一声，身躯轻轻飘荡，自马上一跃而落，他怒笑道：“小子，我还没找你，你倒先找上我了！”

石砥中冷冷地道：“你找我有什么事？”他双眉轻耸，一股冷寒的煞意，

自眉角上隐现出来，秦虹看得心中一震，不觉被对方的盛势所慑。秦虹嘿嘿笑了一声，道：“如果不是玉敏一直告诉我，你的剑法如何厉害，我才懒得来呢，我本来还以为你是那派高手，那知闻名不如见面，说来好生令我失望……”他冷冷地道：

“你师父是谁？”石砥中冷冷地道：“这不在我们谈话的范围之内，恕难奉告！”秦虹怒叱道：“你居然比我还要狂……”石砥中见他作势欲动，急忙暗中动功戒备，那知秦虹非但没有立时出手，反而向袖手鬼医，道：“你的大枪拿给我！”

袖手鬼医犹豫片刻，依言交到他手中，道：“秦老前辈！”秦虹冷笑一声，右手拿着长枪尾柄，斗然运力，挥臂向五丈远的一颗巨槐上射去，只听喀喇一声轻响，那枝大枪洞穿树身，直没及柄，一个大枪头伸露在树后的外面，这一手神功显露，使石砥中心神大震，这才知道秦虹所以会这样狂傲，原来的确是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功力。

秦虹冷冷地道：“你只要能照着这样试一下，我撒手便走……”石砥中不屑的道：“这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靠着有几分蛮力而已，你这一手还唬不着我，在下不屑一试……”秦虹让石砥中气昏头了，他自持身份，始终不顾和一个后生晚辈动手，满以为石砥中见自己这一手，非低头认输不可，那知这青年冷傲倔强，竟不予理会。他大吼一声道：“玉敏，你给我先拿下这小子！”

黎山医隐自然是想在秦虹面前表现一番，他嘿嘿干笑两声，伸手掣出背后的长剑，轻轻一抖，道：“石砥中，十招之内要你血溅七步之外！”

石砥中不屑的道：“你的那几手我早已领教过了，并不怎么样，在我手中你不要说是十招，三大招都过不了，还是请你师叔上场吧……”

“嘿！”黎山医隐气得全身骨骼一阵密响，低嘿一声，身形陡地一挫，挥剑冲了过来，他势同拚命，大喝道：“好小子，你的嘴上工夫比你的本事还行！”

他嘴上虽然说得轻松，手底下可不敢存丝毫大意，身形在一扑出刹那，连着挥出三剑，将石砥中上三路全罩在一片剑雨里，攻势之凌厉，几乎无出其右。

石砥中身形未动，对方长剑已将自己上三路封死，他心中一怔，觉得对方在三日间，功力似较前高出许多，身躯疾快的向前一移，大掌斜劈而出。黎山医隐存心要他死在自己的剑底之下，一见他空手和自己过招，暗中不由大喜，剑刃一翻，自左而右，疾快的劈向对方的手腕。

石砥中冷哼一声，掌劲一吐，一股大力击在对方剑刃上，逼得黎山医隐长剑一颤，几乎要脱手飞去。黎山医隐大吼一声，三道剑影如电闪出，在急不容缓的刹那，施出一招“鸿飞冥冥”点向石砥中的臂上。

石砥中冷笑道：“你找死！”他身形在空中一个转折，右掌陡地扬起，一股流滟的光华吐出，闪射起耀日的冷辉，避过对方的来剑，斜掌拍了出去！

“砰！”黎山医隐痛呃一声，身形一个大颤，直被对方劈出丈外之远，身子在地上一个翻滚，张口喷出一道鲜血。他颤声的道：“师叔，我……”。

他急忙自怀中拿出一个绿色玉瓶，启开瓶盖，倒出一粒绿豆般大的药丸，吞进腹中，盘膝坐在地上暗暗运功。秦虹怒吼一声道：“你伤得怎么样？”

他见黎山医隐默默不回答自己，顿时觉得伤得不轻，心中一凛，回头怒冲冲地盯着石砥中，道：“我要你死！”

秦虹见自己这唯一的师侄让石砥中一掌击伤，登时气得发髻直竖，双目象是要喷出火一样的瞪着石砥中。石砥中毫无所惧地望着对方，冷冷地道：

“你没这个本事。”秦虹暗中半全身功力蓄满双臂上，整个兰色的大袍象鼓满了风似的，隆隆地鼓起，他向前连踏两步，道：“你刚施的是什么掌法？”

石砥中冷笑道：“断银手，你也许知道这掌法的来历。”秦虹心中一凛，真不相信一个这样年轻的人，居然能将纯刚的掌法练得如此纯熟，他哦了一声道：“我晓得你是谁的了！”

石砥中摇摇头道：“你永远也不晓得，我看你还是不要白费心思了。”

二十六

秦虹右臂一抬，挥手一掌击去，道：“不错，你倒是蛮可爱的！”掌劲如刃，念啸旋风，气流激荡，隐隐的霹雳声里，挥出的掌影犹如幽灵的手爪，疾快的拍向石砥中的胸前。石砥中奔波江湖这多年，还没遇上这么霸道功夫的人，他心中一寒，被对方的掌形逼得身形连转，先机全被对方抢尽。石砥中怒吼一声，那魁梧的身躯不再随着对方的掌影转动，双掌一扬，他猛吸口气，掌影突变，把断银手尽量发挥出来。

空气里响起一阵隆隆之声，掌影颤动，双方俱被对方的刚猛掌法所慑，暗暗地倾慕对方的功力。

秦虹心里的惊诧远非旁人所能预料，他连着攻出十掌俱被对方化解开去，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使他的神智陡地一清，忖道：“这石砥中年纪如此之小，便已经与我们打成平手，将来再假以时日，岂不是连我都非他的对手……”

这个意念在他脑中一闪而失，不禁为他将来的江湖岁月暗暗地担忧起来，他脑中念头有若海湖疾涌，一点凶念使他动了了杀机，抡起巨手掌，当胸平推出去。

石砥中凝重的望着对方这直推之势，心神激荡，几乎让对方这沉重的一击所骇住，他沉声如雷般的一声大喝，双掌十指斜舒，迎着来势接了过去。

“砰！”空中闪出如郁雷般的一声巨响，在砰的一声巨响中，沙石溅起，气劲回流，地上让两股掌劲的余威击起一个大坑。

双方身形同时一退，互相注视着对方，袖手鬼医自始至终他都紧张的望着场中，此时长长的吐了口气，趁着双方还未出手的空隙，身形一跃，向秦虹道：“秦老前辈，你手下留情……”。

秦虹伸手将他一推，道：“你让开，这小子是死定了！”石砥中也发话道：“樊前辈请退出去，我非斗斗这个奴才不可！”

袖手鬼医这时也帮不上手，让秦虹的手臂一推，居然踉跄的退出七八步，方始稳住了身子。樊竹君忙偎依在父亲的胸怀，紧张的道：“爹，你看怎么办？”

袖手鬼医暗然地摇了摇头，道：“两方面的功夫都非爹爹所能望其项背，这样继续下去，非两败俱伤不可，孩子，你赶快去准备一下后事，我预料两人之中必会有一个死去……”。樊竹君身躯一颤，眸子里闪出一层隐隐的泪影，她睁大了双眸，紧张的逼视在袖手鬼医的脸上。

问道：“爹，你说谁会死？”袖手鬼医摇摇头道：“现在还很难说，不过石砥中死的机会多一点！”

樊竹君心中一痛，脑中嗡地一声巨响，象是有一无形的巨锤敲进她的心里，眼前茫茫的一片，连自己失落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她喃喃地道：“不！他不会死……”。袖手鬼医一怔，道：“孩子，你怎么啦？”

樊竹君恍如未闻一样，一个人望着穹空怔怔出神。袖手鬼医还待追问，场中突然传来一声大吼，他急忙抬头望去，只见秦虹愤怒的瞪着石砥中。

秦虹大声的道：“拔出你的剑来！”石砥中冷冷地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他语声一顿，道：“在动手之前，我有一点事情要声明一下！”

秦虹怒冲冲地道：“你说吧，在你死前任何要求，我都会依你！”石砥

中哈哈一笑道：“冲着你这句话，我就饶你不死……我俩这是生死之搏，你倘若败了，我希望你不要迁怒在樊前辈的身上，一切的事情都由我来承担，自今以后不准你和黎山医隐找他们父女的麻烦，这事你能不能办到……”。

秦虹大声的道：“行！还有呢？”

石砥中冷冷地道：“翁樊两家的婚事自此休再提出，樊姑娘的终身是她个人的事，她爱选择谁就嫁给谁，你们以后不准逼她！”。

秦虹冷笑道：“天下的女人还没死光，我并没有强迫她……”。石砥中见几件事一并了结，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他心情一松，一股豪迈的雄心自心底漾起，朗朗地道：“很好，我们再动手吧……”

他凝重的长长吸了口气，缓缓击出金鹏墨剑，一道烁烁的剑光腾空而起，冷飒的剑气流滂布起……秦虹全身一颤，道：“好剑！好剑！”

石砥中双手斜握剑柄，忖道：“对方功力之高是天下罕见之高手，我为求一举击败他，只有施出达摩剑法！”

他冷冷地望着秦虹，斜驭长剑，道：“阁下也拿出兵器来，单凭你的二支爪子还不是神剑的对手，在三招之中，胜负之分立可分晓……”。

秦虹见他斜出长剑，严然一派宗主之风范，他晓得对手年纪虽轻，在剑道上却下过一番苦功，当然也不敢大意，急忙自双袖之中拿出两个银锤，托在双掌之中。

他轻轻一扬银锤道：“石砥中，你先接我一锤！”他左掌轻送，一点银光幻化成一道白影，拳大般的银锤笔直的向石砥中胸前击去，其势快狠兼俱。

石砥中一见这拳头般大的双锤，上面系有一条极细的铁链，登时知道这种不在兵谱之列的外门兵器，必是有着不同凡响的怪异路数，心中凛然，暗自小心起来。

那一缕锤影乍闪而至，石砥中身形一旋，避过这沉重的一击，挥剑朝对方的银锤上点去，秦虹阴恻恻地一声冷笑，左锤原式不变，右掌轻轻往外一吐，手掌中的银锤突然以难以描述的快速，对着石砥中的小腹击去！

这下变生肘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加之双方距离又近，尽管他挪身极快，也来不及闪避，眼看这一锤石砥中万难逃过，不死也得重伤。

在这刻不容发的一刹那，石砥中显示出他的那种超人的异禀、左臂往下一沉，左掌在电光石火时朝击来的锤影抓去。这一着大出秦虹的意料之外，手中铁链一紧，银锤已让他的手掌抓住，双方往后一扯，铁链陡然崩断，双方往后退了出去。

秦虹目光欲裂，大喝道：“小子，你居然能避过这一招剑客”石砥中怒吼道：“你也吃我一剑！”

剑光划出一圆弧，长剑颤起，幻起数道剑影，截住秦虹的退路。

这一剑声浩大，凌厉无匹，剑势一发，空中响起一连串剑嘶之声，仿佛要将空气撕裂一样。秦虹只觉在对方的喝声里充溢着无比的怨恨与杀气，神色一怔之下，石砥中手挥长剑，宛如天神履尘，神威凛凛，令人心惧，剑影闪烁里，一剑已经临近头顶之上……

秦虹大惊之下，回身跃起，抡起仅剩的那个银锤，连着击出六次，在一片叮叮声中，秦虹大叫一声，捂住手臂拔腿就跑。

一缕缕的鲜血自他手臂上流下来，滴落在地上特别的鲜艳，象是刚刚绽开的大红花样令人夺目。袖手鬼医大拇指一舒，道：“小伙子，你真行！”。

秦虹奔出十几步后，返身又冲了过去，袖手鬼医见他满脸杀气，不禁心

神一震，急忙向石砥中叫道：“注意，他要与你拚命……”

石砥中正待撩剑挥出，秦虹自己喝道：“我有话问你！”石砥中见刚才那一剑将秦虹手臂上削下一大片肉来，晓得他伤得不轻，已不能再运真力，心神一松，收起长剑，道：“你还有什么废话要说。”

秦虹冷哼一声道：“你刚才那一剑的招式很怪，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剑法，因为在剑法中，我还是初次见到……”。

石砥中冷傲的道：“达摩三剑，是达摩祖师留给后世的最深奥三招剑法，刚才若非你功力深厚，此刻恐怕早死于我的剑底之下！”

“达摩三剑”秦虹哈哈狂笑道：“你这小子难道是少林寺的弟子？”他骤闻达摩三剑数字，气得张口喷出一口血来，在哈哈哈哈哈狂笑中，身形一踉跄拔腿向外奔去。而这时黎山医隐正好睁开眼睛，他一见师叔满身是血，恍如疯了一样的仰天狂笑，心中不由一惊。

叫道：“师叔！”秦虹神智一清，回头道：“你还不给我快走，我已经输给人家了……”。

黎山医隐一愣，没有料到这个功力奇高的师叔都会败下阵来，他冷冷地看了石砥中一眼，转身就走。

突然空中传来一声大喝道：“秦兄，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本事连你都能击败……这个人我倒要见识见识。”随着话声自前面奔来一个身穿灰道袍的道人。

秦虹啊了一声道：“钟兄，你怎找到这里？”这道人哈哈一笑道：“我从云游回来直奔翁家，遇见翁玉敏儿子，见他伤得甚重，他告诉我老道你们来这里，所以直接来这里找你来了……”。

秦虹摇摇头道：“钟兄，我们回去再谈……”这水火道人一怔，道：“秦兄怎么这般怕事起来，在江湖上胜败不足论英雄，你身经大小战役不少于二百多次，我就从没见过你这样丧气过……”。

秦虹摇头暗然的道：“钟兄，达摩三剑所向无敌，举世之中无人能连接三招，你我还是回去吧……”道人神色略变，突然扬声大笑道：“自达摩祖师证道涅槃之后，武林虽然传诵着这三招神奇剑法，却是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连少林寺的藏经楼，都没有经典可鉴查，只有在小乘经易中略略提到一点，秦兄，不是贫道笑你，你让这小子唬住了……”他目光如刃。

在石砥中脸上轻轻一瞥，满脸吃惊的样子，身形一飘，斜跃而至，诧异的问道：“这柄是否便是传遍江湖的金鹏墨剑？”石砥中冷冷地道：“不错，道长是谁？”

道人神色凝重的道：“贫道丹离子，少侠莫不是大漠金城之主石砥中？”

石砥中颌首道：“道长果然好眼力，在下正是石砥中”。丹离子哦了一声道：“石施主当真是进过鹏城之中么？”砥中朗朗一声大笑，斜撩长剑，道：“难道这个还不能证明么？”丹离子摇摇头道：“并非是贫道不信，这里面关系着太多的事情、贫道为求事情的真相，不得不如此一问……”石砥中冷笑道：“你要问我什么？”

丹离子激动的道：“石施主在鹏城里面之时，是否发现一个紫玉大盒，里面以琼瑶为浆，栽植着一株万年海底铁树。”

石砥中一愣，没有想到丹离子居然通晓大漠神秘之城里面的紫玉盒，他诧异的哦了一声，道：“有，请问道长好端端地问这个干什么？”

丹离子刹时紧张起来，道：“那铁树是否已经开花？”

石砥中淡淡地道：“铁树开花一百年，我进去之时花蕾才放，最少还得等待十年才能完全绽开……”。

丹离子道：“够了，够了时间上还来得及！”他冷冷地道：“阁下请将金戈玉戟交给贫道，贫道进这神秘之城只要这盆铁树，别的不轻取一物，你尽可放心……”。

石砥中想不到这个水火道人如此不讲理，伸手就要向自己求取金戈戟，他冷笑一声，道：“大漠神城如今已封城不现，你纵然花尽了精力也找不着它的位置，我是这代城主，在出城之时已将金戈放在城中，阁下的要求可能要失望了……”。

丹离子冷哼一声道：“你一定懂得开启之法。”石砥中漠然的道：“多少知道一点，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在下决不会告诉你这种人……”他冷笑一声道：“阁下居然要强自出头，在下只有领教一途！”

丹离子嘿嘿地道：“很好，看来只有逼你才会说出鹏城的秘密……”。

他身形一退，自背后撒一枝长剑，目中凶光一闪，突然回头道：“秦兄，请你施出银锤绝技，助小弟一臂之力……”秦虹脸上通红，道：“小弟银锤已经毁了！”丹离子啊了一声，道：“有这种事？”

黎山医隐这时恨透了石砥中，目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他一见丹离子拔剑准备出手，挥剑上前道：“钟前辈，我助你……”。

石砥中见这两大高手同时向自己过来，不觉有一股怒火自心底漾起，他眉聚煞意，嘴含冷笑道：“翁老头，这里数你最恶，我在三招之中必取你命！”

黎山医隐大喝一声，舒剑轻轻一弹，一缕剑风破空撩出，对着石砥中的身上疾快的刺出一剑。石砥中足下轻移，回身一个剑转，长剑在空中颤起数个光弧，以无比的快速连着挥出三剑。

这三剑几乎罗尽天下剑法之绝，丹离子目睹对方剑法之威势，心中一凛，这才晓得秦虹为何会受伤了，他旋身一退，片片剑光斜洒而出，居然攻的全是偏激的路子。

石砥中毫无惧意，对身后的黎山医隐全身不理，拚出全力，对付丹离子这诡异莫测的怪异剑法。

他沉声大喝道：“拿命来！”剑光闪烁，在击出一剑之时，石砥中修地回身，手起剑落，竟然舍弃丹离子，回身朝黎山医隐劈去！”

“呃！”一蓬血雨随着黎山医隐的惨呃之声洒出，黎山医隐痛苦的一声大吼，一条右臂连肉带骨整个跌落下来。而黎山医隐本身也因这骨碎的剧痛而晕死在地上，庞大的身躯在地上连翻数翻，方始静止不动。

泪汨的鲜血如泉涌出，秦虹伤心欲绝，大吼一声飞身扑出。袖手鬼医急步上前，道：“秦前辈，这个由老夫来！”

他医术之精天下无出其右，自怀中拿出一个药丸，弄碎涂在伤口上，拾起那条断臂给他接了上去。

秦虹神色稍定，道：“他的臂已经废了……”袖手鬼医淡淡地道：“在医典上有一种切骨移臂之法，老夫虽然没有十分把握，倒愿意试试，我想这条手臂还能接上……”。秦虹啊了一声道：“你快动手！”

袖手鬼医向樊竹君一招手，抱着黎山医隐向屋中行去，樊竹君虽然有些不愿意，但父命如山，只得不放心的向场中一瞥，闪身进屋中。

丹离子见石砥中在一招之下便断去黎山医隐的一条手臂，心神不禁为对方的气势所慑，他手持长剑再也不敢冒然出手，凝重的注视在对方的脸上。

秦虹这时心神俱碎，根本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势，他愤怒的一声大吼，曳着袍角跃了过来。

丹离子精神大振，道：“秦兄，你早该出手了！”秦虹怒声的道：“我替我师侄报仇……”。

石砥中见这两个生平仅见的高手同时出手，再也不敢存丝毫大意，他凝神的驾驭着长剑，道：“二位真要逼我出手么？”秦虹怒喝道：“怎么样？我们拚了！”拳影一闪，一道劲气如山般的撞了过来。

丹离子和秦虹联合出手，威势大增，一个剑光霍霍，一个拳劲如山，石砥中在两大高手夹击之下，顿觉压力奇重，有些照顾不暇的感觉，他奋起全身神威，迎空挥出一剑，一股剑风对着两人当头罩去。

秦虹心中大骇，虚晃一拳，闪身暴退，而丹离子这时正好劈出一剑，方将石砥中这极俱威力的一招截了回去。石砥中斜起长剑，一股凝重的神色在他脸上布起，他上前斜跨一步，双目寒光一涌，冷冷地道：

“二位还要动手么？”丹离子冷笑一声道：“贫道要求不多，希望你不要使贫道太难堪……”石砥中长长吸了一口气，道：“太多了，你想在我身上找出一点大漠金城的秘密，那是太不可能了，我身为宝城之主，有义务保守秘密的责任，道长，我望你能三思而行……”丹离子默默地望了石砥中一眼，道：“不行，那盆海底铁树对我太重要了，我宁愿将项上人头放在这里，也不愿空手回去……”“哦！”石砥中双眉一锁，道：

“这下我更不懂了，以道长这种苦修怎会连道家所说的‘欲利’二字都看不开，海底铁树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道长纵然得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丹离子动容的道：“你懂什么？海底铁树本身并不珍贵，珍贵的地方是它所开的花，这种花对于练武的人没有用处，但对于一个垂死的人却是救命之神，我云游江湖十几年，所为的就是寻找这盆铁树，普通的还不行，必须要快开花的……”远远站着的秦虹诧异的道：

“钟兄难道是要救人……”

“不错！”丹离凝重的道：“我为了救昔年一个大恩人，不惜奔波江湖这么多年，所为的就是这个东西，经我探访之下，只有大漠金城里有这一株快要开花的铁树……”石砥中听说丹离子要这盆铁树是要救人，不觉大感兴趣，他本是侠义之人，见丹离子用心极正，不禁问道：“你要救什么人？”丹离子想了一想道：

“毕兰心……”秦虹啊了一声道：“毕兰心，怎会是他……”石砥中也是满面诧异的道：“江湖上姓毕，只有‘仙手追魂’一家，传说毕家一脉单传，靠着种极厉害的武功谋杀白道正士，许许多多各派高手都死在毕家的手里，你身为道门正宗，怎会和江湖上谈虎色变的毕家人来往……”丹离子哼了一声，道：

“我不管人家对他的批评如何？只要他对我有好处，我纵是将命交给你也都愿意，兰心虽然是有名的白道煞星，可是他对我丹离子却是赤心一片。”

秦虹现在也知道事情的严重了，他虽然没见过毕兰心这个人，可是对他那种杀人的手段，却听到不少，他神色略变，道：

“钟兄，这个人救不得……”“嘿！”丹离子低嘿一声，如刃的目光突然逼落在秦虹的脸上，冰冷的脸上，没有一丝感情的道：“秦兄，你要是不满意，我俩的交情便一刀两断！”秦虹一呆，没有料到这个至交的好友会在刹那间与自己翻目，他心中暗暗一叹，默默地一语不发，只是非常诧异的望

着丹离子。

石砥中长长吸了口气，道：“道长，你可以请了，在下纵然是拚了血溅七尺，也不会去救一个沾满血腥的混世煞星，毕兰心一生为恶，这种人我看你不救也罢……”丹离子长剑一挥，道：

“不行，你如果不交出这盆铁树，我丹离子只好将你押到毕家去，由毕家的人对付你……”

石砥中冷笑道：“毕兰心家在何处？”丹离子冷冷地道：“离这里不远，你有兴趣与我走一趟么？”石砥中想了想道：“我早就想会会这个大煞星了，只是这人诡计百出，怎会将住处告诉你，我想你给人吭了！”“放屁！”丹离子怒叱道：

“毕兰心曾和我击掌为誓，他虽冷酷无情，但对我却是赤胆忠心，你要是敢侮辱他，休怪我不客气。”石砥中不屑的道：“你要怎样？凭你那点道行还差得太远。”丹离子愤愤地道：“我现在不和你拌嘴，等你进了毕家门后我再找你算帐……”他冷冷的斜睨了秦虹一眼，道：“秦兄也有兴趣走一趟么？”

秦虹低头沉思一会，道：“也好，我只是去看看热闹……”石砥中摇摇头道：“这个热闹不怎么好看，去那里全是拚命，毕兰心毒若蛇蝎，进了他那片安乐土，无异是走进了阎罗殿……”

秦虹苦笑道：“我这条命已经去了半条，剩下的一半留着也没意思，不如跟着你们去见识见识，看看这个江湖第一煞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丹离子嘿嘿一笑道：“好呀，老秦，你竟站在他那边了……”他阴沉的扬声大笑，迈开大步向外行去，身形尚未消逝，空中已响起一声冷笑，只听一声大笑，道：

“钟兄，你往那里去？”丹离子回身一退，道：“老沙，你要怎么样？”

只见沙子奇象个鬼魅样的轻掠而来，他满脸病容，一副潦倒失意的样子，石砥中看得一眼，怎么也想不出沙子奇在数日之间变得这样狼狈，与昔日那种仙风道骨，潇洒出尘的神情恍佛变作了两个人，他那知沙子奇因为寒玉金钗之事，在伤心失望之下，误以为石砥中在无名谷中决逃不出武老祖的杀手，而耗费了他数年的心血，连达摩三剑的样子都没有看到，所以沙子奇突然伤心不已，而茫然的在无名谷徘徊，等到南海门的弟子追出无名谷，他才知道石砥中绝艺已成，已经逃了过来。

沙子奇望着丹离子哈哈大笑，缓慢的向丹离子身前行来，大笑道：“钟兄，你的手段好高明呀！”丹离子连着退了两步，嘿嘿地道：“那里！那里！”他干笑一声，道：“老沙，你的耳朵好长呀，居然能找到这里。”沙子奇干咳一声，道：

“我老沙流年不利，近日才得一场大病，几乎连命都送掉了，若不是皇天多给我几年寿限，此刻恐怕连老朋友都见不着了，谁又想到在我老沙临死之前又见着你，这真是件大喜的事……”他目中寒光如电，不瞬的盯在丹离的脸上，丹离子心中大寒，竟倒退不迭。丹离子嘿嘿地道：“老沙，你得什么病，让我丹离子看看么！”他这时不再倒退，缓缓的迎了上去，伸出左掌轻轻地往沙子奇的脉门上扣去，道：“老沙，你的脉搏正常么？”

沙子奇摇摇头道：“不知道，你给我瞧瞧！”他轻轻抬起左臂，舒腕伸了过去，在丹离子手指方触及他的手腕上时，突然一翻手，对着丹离子的手指探去，嘴里道：“钟兄，你这个手指太硬了，我不敢领教！”丹离子知道

这一手无法拿住对方，一见沙子奇手掌一翻，闪身急忙退避，大叫道：“老沙，你真是不识好人心，我丹离子算白费心了……”沙子奇冷冷地道：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那点道行我还不知！”丹离子讪讪地道：“老沙，我也太瞧不起我了！”沙子奇冷哼一声，目光瞥向石砥中的身上，道：

“石砥中，你当心这个老狐狸，他的诡计没人能知道……”石砥中对沙子奇甚是尊敬，急忙走上前去，道：“沙老前辈，你来得正好，他的狐狸尾巴快要露出来了！”沙子奇一怔，道：

“你要当心，他的每一句话都靠不住！”石砥中哦了一声道：“这么说他要我去毕兰心那里是别具用心了！”要知他对这些隐世高手之间的事情，知道的太少，对每一个人都觉得其身上藏着一种秘密，连沙子奇他都觉得神秘诡异，行动上有时不近乎常理。

沙子奇神色惨变，喃喃地颤道：“毕兰心、毕兰心……他居然看上你了……”丹离子这时精神一振，再也不是适才那种畏惧骇怕之色，他冷冷地道：“沙子奇，你有多大的胆子，敢直呼秘门之主，你身为秘门十二友之一，对门主这样不恭……”沙子奇肃然一立，道：

“钟兄请多包涵，小弟一时的失口，还望你能多担待一二……”他这种低声下气的口吻，近乎一种哀求，非但使石砥中一怔，连秦虹都觉得有些诧异。

丹离子冷笑道：“门主的规矩你是知道的，直呼其名是有反派之意，莫非你自持这几年功力大进，妄想要击败门主，而得秘门之权，如果真是这样，贫道这就回去，将你的事告诉门主，准你在三天之中去秘门关，凭你本身所学闯闯……”沙子奇急忙摇手道：

“钟兄，这可使不得，我老沙有何德何能敢去秘门关，刚才的事不足挂齿，请你看在老友份上，不要将这事传将出去，往后你丹离子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丹离子冷酷的笑道：“没有那么简单，我若不直接报告门主，就有庇护你的嫌疑，包庇同庆，那个罪你比我清楚……”

沙子奇暗中打了一个寒颤，目子里闪过一种恐慌之色，他双眉煞气一涌，道：“钟兄，这事难道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么？”

丹离子摇摇头道：“没有，秘门之主暗桩伏及天下，此刻门主可能早已知道，这件事我隐瞒不了，希望你不要再说！”石砥中冷笑道：“秘门之主的名字又非是金科玉律直呼几句又有什么了不起……”沙子奇变色道：“石砥中，不可乱说！”

“我偏要说，沙老前辈你怕他，我可不怕他，毕兰心又能怎么样，我偏偏要叫他毕兰心，看他能将我怎么样？”丹离子哈哈地道：

“你不同，因为你不是秘门之友中人，凡列为秘门十二友的人，对于门主都得恭候如命，你不在此列自然不能约束你！”石砥中哼了一声，没有想到丹离子会有此一说，他满脸不屑的看了丹离子一眼，鼻子里传出重重的一声冷哼道：“十二友是些什么人？”丹离子摇摇头道：

“连我也不清楚，这是我们门主所物色的天下十二高手，非有绝顶之功力，还很难进入秘门之友中，除了门主掌握着这十二个人外，我只知道沙子奇一个人！”石砥中冷冷地道：“你们主门凭什么掌握着这些人？”丹离子得意的道：

“凭他那身绝世的武功，十二友中都甘心情愿听命于他，只要门主一纸相召，没有一个敢不赶来！”他嘿嘿一笑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走了！”

沙子奇突然一声冷笑道：“丹离子，你不要走！”

丹离子心中一寒道：“你想杀人灭口？”沙子奇煞气毕露，狠狠地道：“不错，这是你逼我走这条路，为了我本身的安全，我只有杀了你，门主那里我自自解说……”丹离子畏惧的道：

“我来这里是门主所命！”沙子奇上前斜跨两步，低沉的道：“这个我知道，门主晓得我俩私下如同水火不容，我杀了你，门主只能处罚我私斗失手，了不起本身受三年限制，这总比我闯秘门关来得好受点！”他冷嘿一声，右掌斜斜掠起，一股晶莹流凝的光辉颤吐而出。晃动的光影里，沙子奇一掌拍了出去。

丹离子身形一弓，斜穿跃去，手中长剑反手一划，空中颤起六个大剑花，笔直的劈向沙子奇的肩头。沙子奇这时为了本身的安宁，冒着生命的奇险，要将雄霸一方的丹离子毁在掌下，见他挥剑劈来，下手再不留情，掌劲斜颤，猛地推出一股大力。

丹离子能列入秘门十二友之中，功夫自然也非那泛泛之辈可比，但目注沙子奇这浑厚一掌，急忙一收剑刃，斜斜一转，大喝道：“老沙，你要逼我施‘蓝焰之火’么？”沙子奇怒冲冲地道：

“你不敢！‘蓝焰之火’虽能将门主引来，可是你本身也不要想活了，那是对付外人，可不是叫你对付自己人，秘门规矩你比我还要清楚，这点不需要我再加以说明……”丹离子面若死灰，道：

“你这简直是逼死我！”沙子奇冷笑道：“这个自然，一个人在面临死亡之路时，是不会再顾任何手段，只要能救得自己，那怕是将他最知己的朋友杀了，他也不会皱皱眉头！”丹离子颤声的道：

“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心比我还要黑，怪不得门主对你特别留意呢，原来是居心不良，有意……”“住嘴！”沙子奇怒喝道：

“秘门之主，虽可君临天下，可是他不能使人人信服，你丹离子在他面前出的主意太多了，若不是你，我们十二友也不会互不相容！”秦虹这时突然问道：“沙兄，这话怎么讲？”沙子奇一怔，似乎不认识秦虹，他看了看秦虹，这才暗中留意起来，冷冷地笑了笑，道：

“这位是谁？”秦虹干笑一声道：“在下秦虹，刚才见沙兄说话涉及贵门十二友中事，一时好奇……”他勉强地笑笑道：“如果沙兄不愿说，我秦虹这句话还可收回！”沙子奇虽不知秦虹的来历，只知这人名声极大，也是独占一角的枭雄，他认为秦虹是石砥中的朋友，道：

“这个说说也无妨，反正都是朋友……丹离子受宠于秘门之主，所以门主授以秘察使，在各地查访各派中活动情形，看看是否有对门主不利的的事情发生，他唯恐将这个差事移交给别人身上，暗中激起门主对其他十二友中的怀疑，而门主也因只信一面之辞，对十二友诸人存了怀疑之念！”秦虹嗯了一声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丹离子见沙子奇在两个外人之前，将秘门中的秘密尽数泄漏了出去，直急得冷汗直流，他负责各派之动态情报，居然没有身份之罪，丹离子惊得魂飞胆裂，厉声的道：

“老沙，你说话可得留意一点！”沙子奇目中凶光大盛，冷漠的道：“我连杀你都不在乎了，还有什么事值得我保留！”秦虹冷冷地道：“不然，你该有所顾习，秘门伏桩天下之最，我们这四个人当中说不定就有秘门中人，这事给传了出去当真非同小可，说不定连我和石砥中的命都白白送上了！”

沙子奇一怔，道：

“秦兄这话是什么意思？”秦虹目中闪过一丝诡异之色，道：“没什么？沙兄，你可以动手了！当心那个老狐狸请了帮手，那时你要守住这点秘密都不可能了！”沙子奇深觉秦虹话中太过于玄秘，由于丹离子没有毁去，时间上不容许他有太多的考虑，他连声道：

“对，秦兄，你请退过一边，老夫这就出手！”他大吼一声，身形凌空跃了起来，拔高数尺，右掌倏地一翻而起，掌劲如山，斜斜劈向丹离的胸口。丹离子深知沙子奇的功力在自己之上，长吸一口气，手中长剑疾快的往外一点，身子连晃三次，在空中连换三个姿势，一剑向沙子奇的身上劈去。双方的动作都是出乎人的意料，只见剑影如雨洒出，掌影如山叠起，在电光火石之间，两人已连换数个招面，对方俱是大出煞手，招招都是意料之外的绝手。

丹离子拚出全力击出七剑，虽然暂将沙子奇逼退了几步，可是他心里比谁都要明白，对方功力深厚，再出几掌自己准得躺下，他心中骇惧，挥出一剑反身跃出，连着奔出五六步，喘道：

“老沙，我们在秘门关见了！”秦虹这时突然拔起身形一堆而落，指着丹离子道：

“秘门之主是何等的威风，岂有门中之友临危逃生之人，你身为秘察使怎可连门主的面子都不顾……”丹离子一怔，闻言之下心中大寒，秦虹说得不错，秘门之友都是临死不苟之徒，若是这样逃回去非让门主活活劈死不可，他这时欲走不能，只得冷哼一声，回身捧剑奔来。沙子奇双目一睁怒吼道：

“丹离子，你的命我要了！”一股澎湃的劲浪如山般的推了过来，丹离子欲避已经来不及了，他怪异的劈出一剑，肩上硬生生的中了一掌。“彭”丹离子身子陡地飘起，坠落在地。“呃！”他低低的惨呃了一声，一口鲜血自嘴角喷了出来，洒落在地上，红点斑斑，他剧烈的喘了一口气，道：“老沙，你不要得意，门主马上会替我报仇！”

沙子奇浓眉一舒，嘿嘿笑道：“那是以后的事了，我现在所要的是你的命，杀了你之后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告诉门主！”

他嘿嘿一笑，右掌缓缓抬了起来，掌劲方待吐出，秦虹突然将他手擘一抓，冷冷地道：“你要杀人灭口总得要將我和石砥中也毁了，有我们两人人活着，你的事总会泄露出来，那时……”

沙子奇只觉手擘一麻，整个蓄集的掌劲都没有办法发出来，他心中大骇，回头冷冷地望着秦虹，道：“你这是干什么？”秦虹脸色一冷，道：

“秘门天下秘，寒曲宫中有几？你是老几？”沙子奇神色大变，觉得额上冒出一股晶莹的汗珠，他机凛凛地一颤，伸出一只手比了比，道：

“我是老八！”丹离子也是满脸诡异的望着秦虹，几乎不敢相信，他也是秘门十二友的一个，他急忙做了一个手势，那是告诉对方自己的排行是几，秦虹斜睨了一眼，冷冷地道：

“你们都比我小，我是幸运的老七，嘿嘿，门主待你们非薄，你俩居然敢这样不将秘门之主放在眼里……沙子奇颤声的道：

“七兄，请你……”秦虹冷冷地道：“我代表门主将你开除十二友的资格，现在你已非秘门之友，还是那句老话，三天之中你必须上秘门关去闯一闯，记住，生死全在你自己，谁也没有办法救你！”沙子奇暗然的道：

“七兄，你何必要小弟去受那种罪！”

秦虹身列十二友中的第七名，所以沙子奇以七兄称呼，秘门中规矩森严，

只要互相露了身份，门主必会择其一而除去，他晓得沙子奇屡犯门规，秘门之主必然不会饶怒，沙子奇虽然有意求助，但他却不敢表示出自己的立场，因为他怀疑场中的石砥中，可能也是秘门十二友之一，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秘门十二友多互不相识，在自己身边随时都有门主手下环峙，只要稍有不慎，便有灭门之祸。秦虹摇摇头道：“你不要求我，这事见了门主你再解释……”他冷冷地看了石砥中一眼，道：

“我希望阁下在三天之中能来秘门关一趟，最好是和老沙一起来，你对我们秘门之主有太多的不敬，敝友中决不会放过一个轻视门主的狂徒！”

石砥中冷冷地道：

“秦虹，我现在才看清你的身份，你是二面人，能够将自己伪装的不露丝毫形迹，很好，秘门关之主，在下誓在必去，那时我可要好好斗斗秘门十二友！”

沙子奇急得全身一颤道：“石砥中，你不要去！”

石砥中感叹世人的诡诈，觉得每个人表面都裹着一层美丽的外衣，象秦虹这等高手，在人前装扮得那么逼真，谁又想到他也是毕兰心的心腹之一呢，毕兰心能驾驶这多隐世高手为其奔波卖命，可见此人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物，而他又利用十二友互相顾忌之心，谁都不敢对门主生出异心，仅他这点即可看出，门主是何等的心机。

他长吸一口气，凝重的道：“沙老前辈，有许多事不是我们所能躲得过的，一个人只要知道厄运要来时，必须要面对现实，而高潮和厄运之神搏斗，我们现在这种情形不去已经不行了，你想想，十二友会放过你我么？恐怕我们躲过今天无法躲过明天，宁愿我们去找他不要让他来找我们，因为生命之机往往出现于那仅有的一刹那……”。

他低沉有如梦幻的说完之后，冷冰的目光里，闪过一丝令人畏惧的寒光，缓缓逼落在秦虹的脸上，道：“你回去告诉贵门之主，我迺天剑客三天之中必去秘门关一会……”秦虹嘿嘿一笑道：“好，我们在秘门关里见！”

“砥中！”袖手鬼医几乎是和樊竹君同时出来，他脸上现出一丝焦急之色，望着石砥中，道：“砥中，秘门之事你也略有所闻，我希望你不要和这些人打交道，秘门之主心黑手辣，什么事都作得出来，你去秘门关无异是惹火烧身……”。石砥中坚决的道：“谢谢老前辈的关心，我心里已有了主张了！”

樊竹君眸子里闪动着一层隐隐的泪影，她象是失落在冰潭里一样，竟会全身泛起轻颤。

低声道：“我爹的话不会错，你又何必要和那秘门十二友结怨呢？我不是看不起你，你实在是惹不起他们！”

石砥中摇摇头道：“你的好意我很感动，可是我不能因为你几句话而改变了我的初衷，请你回去吧，一切全凭天意！”

樊竹君默默含泪退向一边，她有少女的矜持，也有少女的自尊，石砥中虽然说得婉转轻柔，可是在无形之中，她觉得自己的心受到摧毁，那是自尊的毁灭……

秦虹向袖手鬼医一笑道：“我那侄儿怎么样了？”袖手鬼医冷冷地道：“你带他走吧，我们这里不需要你们这种人！”秦虹一瞪丹离子飘身而去，丹离子跃起身来叫道：“秦兄，我和你一起回秘门关！”

袅袅的余声在空中回荡许久方始散去，由这几个人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引起江湖上无限的波浪，使得整个江湖都为之震荡，而一颗大星如云中之灯样的发着亮光，在秘门十二友中，他发现了她难忘的人，也看见了他的仇人。

二十七

一切都变得如此匆遽，匆遽的连青苔下的流水也不知载走了几季的落英，虽然它们的流声仍旧那样的郁郁……在这三天郁郁的日子里石砥中和沙子奇踏上了漫长的征途——一个有死无生的秘门里。

那个秘门关曾流过无数英雄的鲜血，这是一个血的沼泽，也是一个亡魂聚集的地方，它象征着邪恶，也象征着黑道，一颗大星曳着尾芒投向这块死亡之地，没有人能拦阻了他，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他，因为那颗星已投落在一片黑黝黝的血沼里。

消失的人影逐渐远去，空中仅留下淡淡的蹄声，如梦的扩散开来，而她——樊竹君也象自一场大梦中清醒了过来，眼前是茫茫的一片，她望着远去的人影，一片幽情涌满了她的心中，她伸伸手，想抓住被流水流过的梦迹，可是，她又不敢看着他指缝狠狠的流水——

而那迢遥的绮梦，仅有这短短的数日里，在那清澈的溪面上，所留下的仅是清澈的溪水和几片落叶的绯红。

旧梦如烟……那儿再去寻找这几天欢乐的笑迹，早已在春风秋雨下随着溪流淡然远去。

她幽幽的叹了口气，道：“他终于走了！”袖手鬼医嗯了一声道：“他太倔强了，秘门之主毕兰心妒才如恶，他如果争取不到石砥中，就会将他毁在秘门关……”。

“爹！”樊竹君机凛凛地一颤道：“爹，你好象和秘门也有什么关系？”

“唉！”袖手鬼医突然一声长叹，冷漠的脸上现出一片激动之色，他深情的望了爱女一眼，道：“孩子，爹也是秘门十二之一，如果事情不演变到这一地上不，我不会将身份告诉你，孩子！你年纪还小，有许多事情还不懂！”

“什么？”樊竹君全身紧张的问道：“爹也是秘门之友，这是不可能的呀！”

袖手鬼医暗然的摇摇头道：“不错，爹确是秘门十二友之一，江湖上之诡谲，处处都是杀人的陷阱，爹只因年轻走错一步而陷身于隐世十二邪之中，受毕兰心终身的指驭……”“爹！”樊竹君不解的道：“爹，这是为什么？”你怎会和这些人为伍。爹，你骗我，你不会是那种人，我不要你和秘门中人来往！”

当这个纯洁的少女知道自己的爹名列黑道十二邪中之一时，她少女的美梦立时毁灭了，在她觉得爹爹除了看病时有些冷酷外，对任何事都是热心的。

哪里想到，连爹爹这样慈祥可爱的人都会和邪恶为伍，这是一桩极不可能的事实，但是爹默认了，她承认的口气有如一柄利刃似的戳进了她那颗善良的心，纯良的血恍如在邪恶中抹上了邪气，使得她都不敢面对现实起来。于是她哭，她哭她爹爹失身于邪道，更哭泣自己不幸有这样一个爹爹。袖手鬼医轻轻抚着樊竹君头上的发丝，叹息的道：

“孩子，爹在年青时和你一样，只知世上的事都是美好的，而不知这美丽外衣的后面，隐藏着无穷的邪恶，当初也是因为这样，爹自持无敌的功夫，默想着英雄的岁月，而盲目的走进了秘门关，弄得至今不能自拔……”。

“爹！”樊竹君轻轻泣道：“秘门之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将你们这批自傲自大的主高手网罗殆尽，而使得你们忠心耿耿……”。

“唉！”袖手鬼医轻劝叹了口气，道：“毕兰心是出自何派没有人晓得，

但是他的那身武功却是罗尽各派的秘学，举凡剑道、诗琴、笛画技术无一不精，爹这身医道便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你只要进了秘门，他必以武功降服你，然后传你一样功夫，使你终身不得叛离，受他调度一辈子……”

他眼前恍如又看见毕兰心手刃叛逆者那种凶残的手段，吓得全身机凛凛地一颤，暗中倒吸口冷气，道：

“秘门关又有闯关之人，毕兰心必会将我们十二友召集前去，我想过了今天，召友童子他到……”。“哦！”樊竹君哦了一声，道：“爹，你也要去秘门关？”

袖手鬼医嗯了一声道：“并非是爹爹要去，而是我不能不去，我去那里最多一月，少则半月，你在家可不能出去，石砥中这次乱子可闹大了，说不定我们……”

他下面的话再也说不出口，咽喉咙之间，奇异的望着爱女。仿佛在顷刻之间就要生死离别。

那种脸色与口气是特殊的，这种特殊的样子使樊竹君心里一酸，哭得更加厉害，不知不觉想起她失去的母亲来……袖手鬼医暗然的叹了口气。

又道：“孩子，每当秘门关有大事发生，秘门之主必然将我们十二友轮旋召去，或者聚集在一起，非是爹爹愿不那种地方，而是门主之命难违，爹爹如果不去，你我父女逃不出第二天，便会遭到死亡厄运，这是丝毫不能违抗的！”樊竹君轻轻泣道：“爹，你去吧！如果机会容许的话，请你暗中帮助石砥中一把，不要让他死在秘门关里……”。

袖手鬼医摇摇头道：“没有这个机会，门主那个人太厉害了！”

“砰！砰！砰！”空中突然响起一连三声荡人心弦的沉重鼓声，这鼓声沉重如雷，象是苗疆跳月大会中狂舞鼓击，樊竹君只觉心神一紧，楞然的望着她爹爹。

袖手鬼医神色一变，道：“召友童子来了。”

果然，随着沉重的鼓音散去，一个全身黑衫的十一二岁童子，双手捧一柄长剑缓缓行来。

这童子身形一鞠，冷冷地道：“樊云生，请令媛回避。”这十一二岁黑衣童子声音之冷，犹如万年雪谷里吹出来的冷风，几乎不象是出自一个童子的口里，令人怀疑毕兰心竟能将一个童子训练得这样冷酷，其本身之冷傲便可想而知了。

袖手鬼医肃容的望着爱女，道：“孩子，你先回屋中等我，”樊竹君虽然有心要看看这个黑衣童子到底和爹爹说些什么事？可是当她看清爹爹那种凝重与严肃的样子之后，她只好默默地向屋子里奔去。

袖手鬼医长长吸了口气，道：“神童有何吩咐？”

黑衣童子双手高举长剑过顶，道：“秦门主之命！传令秘门十二友樊云生，在明日午夜之前，须向秘门关报到，并将门主所赐之服配戴整齐，持信令进关！”

袖手鬼医恭身的道：“遵命！”黑衣童子将长剑一收，道：“樊云生，门主附带一件小事要我告诉你！”

樊云生问道：“请说，只要老夫能办得到的，应当尽力以赴！”

“好！”黑衣童子嘿嘿一笑道：“不愧是门主栽植你一场，现在门主已至风烛残年，非得百年铁树之花不能疗治，他老人家为了不愿将本身所学遗传后世在十二友中选择了你女儿，想要收她作弟子，将她教导成天下第一高

手……”袖手鬼医全身一颤，恍如受了一个巨雷重击一般，一颗颗冷汗冒了出来，满脸惶恐的道：“这……”。

黑衣童子冷冷地道：“这可是天下的福缘，有人想登秘门都还没有门路，而令媛一步登天，得门主之亲传绝艺，将来之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希望你三思而行，莫错过这百年难逢的福缘！”

袖手鬼医这时真是痛苦极了，他知道秘门之主心黑手辣，自己不答应将来难免遭门主的唾弃，若是答应，则自己这唯一的爱女便会修习魔功，而走入邪道，他深爱着樊竹君，不能让自己的女儿终日和豺狼为伍，于是，他下定决心，选择了后者，摇摇头道：

“多谢门主的厚爱，小女身躯孱弱，不适合于练武，而她淡泊明志，对于武林中事更是厌烦……”。

黑衣童子冷冷地道：“很好，我会将你的话回禀回门主！”他回身便走，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袖手鬼医心中一寒，回头冷笑道：“秘门关之会，你得准时赴会。”

“秘门在什么地方？”

一阵清脆的话声突然自一排大树之后传来，黑衣童子抬头一看，心中顿时大寒，一个身着兰衫的少女冷漠的凝立在树前，这少女满头银白发丝，明媚的眸子里闪出阵阵年华的幽怨，在洁白的脸上洋溢着一股令人不敢逼视的堪然神仪。

黑衣童子冷冷地道：“你到底是谁？”一路跟着本童子干什么？”

这少女冷笑道：“我跟着你看看你找些什么人？秘门十二友我见识了七八个，不知你下去还要找哪些人……”黑衣童子心中大寒，没有想到这个银发少女如此厉害，竟在暗中跟着自己，查访秘门十二友。

他知道这个秘密泄漏的太大了，这事给门主知道，自己连这条小命准得要丢了，他目中寒光一闪，怒吼道：“你居然敢收集秘门的秘密，十二友中我去了七家，我不相信你真知道这七人是谁？”

银发少女冷冷地道：“你要不要听听我告诉你那些人？”“这——”。

黑衣童子急得全身一颤，道：“你知道的太多了，也许你是我所见的最可怖的一个人……”他轻轻拔出了手中长剑，冷冷地道：“在你死前，你可以说出你的身份了吧！”

这银发少女轻轻掠了额前的发丝，冷笑道：“东方萍，这个名子对你不会太陌生吧？”

黑衣童子连着退了二步，颤道：“摩西湖之主，怪不得你要寻查秘门十二友呢！原来你是秘门之主的世代仇人，嘿嘿，门主对你也很留意，想不到自己找上来了！”

东方萍漠然的道：“摩西湖上代主人之死，你主人是主凶之一，还有那些帮凶，我也查得差不多了，秘门中没有一个是好人，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公布这十二个人的名字的……”袖手鬼医全身泛起一阵颤悚，急急地道：“东方姑娘，你不可这样……”。

要知秘门十二友在门主的驾驭之下，做出无数骇人听闻的事情，江湖上不论黑白两道，都在明查暗访那些事情的真相，江湖上只知秘门十二友是这些事情凶手。

而不知十二友到底是哪些人，十二友也尽量掩藏自己的身份，不为外人知道，东方萍一说于近日，公布十二友的名字，他哪能不骇，只要名字一出，

这十二友将没有一个人能再安身于武林了。

东方萍斜眼看了袖手鬼医一眼道：“你现在也知道事情严重了么，樊云生，我如不是看在你那个女儿份上，早就让这片净土变为瓦砾了！”

黑衣童子长剑一挥，道：“东方萍，你我水火难容，本童子谨代表秘门之主追索你的残命。”

他身形向前轻轻一跃，手中长剑陡地颤起数个剑花，幻化至极的朝东方萍的身上点去。

东方萍斜斜一移，纤手轻轻抬起，舒出一根手指，对着劈来的长剑弹去，劲强的指劲如电射出，只听叮地一声，黑衣童子抱剑而退。

东方萍淡淡地一笑道：“毕兰心只教会了你这手三才剑么？”黑衣童子心中大骇，没有料到对方目光如此犀利，仅在一招上便看出自己剑法的来历，他冷喝一声，长剑倏地在空中兜一大弧，一招“神戟凌云”对着东方萍的胸前斜点而去。

这手剑法是黑衣童子溶汇各派剑法所临时自创的一招，虽然名曰“神戟凌云”却不含回机手法，东方萍看得一怔，倒是从没有看过这种招式，她无意将这种年仅十一二岁的童子伤在掌下，身形轻灵的一晃，飘然退了出去。

她淡淡地一笑道：“回去告诉毕兰心，总有一天，我要上秘门关去会会他，清算一下摩西湖和秘门之间的恩恩怨怨！”

黑衣童子冷笑道：“我还有脸回去么？你连我们的棺材本都摸清楚了，我如何向门主交待，要我回去不难，除非拿了你的人头走路！”

东方萍见这个童子这样顽强，倒是颇出意料，她心中微生怒气，顿时将脸沉了下来，怒吼一声道：“我有心放你一条生路，想不到你这个孩子不知好歹，好，你要死很简单，我送你上路太容易了！”

黑衣童子见她神情冰冷，洁白的脸上恍如罩上一层寒霜，他倒是十分知趣，急忙运剑退了两步。

斜睨了神手鬼医一眼，道：“樊云生，本童子命你将这个女孩子毁了！”

袖手鬼医冷冷地道：“你是以什么身份施发命令？”黑衣童子傲然的道：“门主。”

袖手鬼医冷笑道：“除非是门主亲临，再也没有人指挥我们，你只是个传召童子，身份低于十二友之下，你的话老夫可以不听！”

这是秘门之主所传下的规矩，黑衣童子不知十二友和门主之间有着无形的默契，以为凭着“门主”二字便可指挥樊云生，他楞了楞，呆呆地望着樊云生，但这个小孩子混到秘门之主的身边作随侍童子，自然是聪明伶俐，他心意一转，挑拨的道：

“你非动手不可，这个女子留下不论对你对我都有着严重的威胁，不要忘了，她在近日就要公布你们十二友的名字，那时你樊云生是最倒楣的第一个，看你怎么再在江湖上立足……”

这倒是个很现实的严重问题，樊云生虽不愿和摩西湖之主结仇，可是对方拿自己的生命与武林地位作为公布的对象，这就够袖手鬼医寒心了。

他不能没有这个家，也不能失去唯一的女儿，他怕有一天各派大会十二友，受女因受不了江湖上的唾弃而暗暗不耻自己，他是学医的，懂得自己爱女的心思。

自从他向女儿道出本身的隐密后，他已看出樊竹君对自己是多么地失望与懊丧，在无形中，他觉得自己与女儿之间，已经疏远了许多。

他思前想后，觉得这事情严重的关系着自己的一生，偷偷看了东方萍一眼，只见她那微微上翘的嘴角上，含着一丝淡淡的冷笑，登时有一股恶念涌上他的心中，忖道：“这个女孩子太可怕了，我如果不动手，将来可能发生的后果，是很难想象的，为了竹君，我只好毁了她！”

他嘿嘿一笑道：“姑娘，并非是老夫心狠手辣，只因你对我的事情太清楚了！”

他阴冷的笑了笑，一股浓聚的煞气刹时布满在脸上，东方萍看得眉毛一皱，暗自冷笑不已。

东方萍冷冷地道：“我早算着你有这一手了，樊云生，你可以尽量地动手，摩西湖的功夫，我想你是知道的，你自己先摸清自己的份量，瞧瞧是不是我的对手！”

袖手鬼医心中一凛，脑海中如电光火石的浮现出上一代摩西湖的绝世武功，那次秘门之主毕兰心亲自动手，再加上十二友中一半以上的实力都未能把摩西湖主毁了，而使得自己这方面伤了几乎大半，这些事在他脑海之中记忆犹新，怎不令一代袖手鬼医踌躇不敢上前呢？

黑衣童子不知死活的道：“樊云生，你让他几句话吓住了！”

东方萍见黑衣童子这般可恶，顿知这个孩子已染上了邪道的恶习，她有意要给这童子一点颜色瞧瞧，立时露出一种不屑的笑意。她轻轻一挥手道：“你这孩子这么小就学得这样的坏！”

虽然这是轻描淡写的轻轻一挥，却是一股无形的劲道随手而出，黑衣童子只觉通体一颤，整个身子连退出七八步，方始稳住了要倒的身形。

“呃！”他痛苦的低低呃了一声，没有一丝稚气的小脸上泛起阵阵痛苦的抽搐哇地一声吐出一口鲜血，畏惧的瞪着东方萍，这还是东方萍手下留情，否则以他这种人早就躺回姥姥家里了。

黑衣童子颤声道：“东方萍，你等着，门主会替我报仇……”。他踉跄地向外行去，轻轻抹了一下嘴角上的血渍，发出一连串嘿嘿的低笑，那是一个幼童愤怒的笑声。

袖手鬼医暗然的低下头来，胸中恶念陡地一清，他晓得仅凭对方那一手，自己纵然是四只手也非人家的对手，他落寞的长叹了口气。道：

“东方姑娘，你也请吧！”东方萍轻轻一笑道：“我不能进来坐坐么？”袖手鬼医一愣，不知她这是什么意思，他猜不着对方是敌是友。

摇摇头道：“姑娘，是非只为多开口，你已惹下弥天大祸了，召友童子这一回去，秘门之主随时会来。”东方萍冷笑道：“他不会来，眼前对付迴天剑客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再惹我……”。

她淒凉的叹了口气，道：“樊前辈，秘门有许多事情我还不明白，我希望能向你讨教几个问题……”。

“不敢！”袖手鬼医神情一变，道：“讨教倒是不敢，只望姑娘不要再提秘门之事！”

东方萍轻轻地道：“我晓得你心早已向善，只是摆脱不了毕兰心的纠缠，在秘门十二友中，我见过七个，没有一个不是可杀之辈，连你在内，罪恶已深入你们的心中，但是你要为你的女儿着想，不要只图一时的苟安，而弄得后果不堪收拾，你如果要保全这个完美的家，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

“合作！”袖手鬼医心中一动，问道：“东方姑娘，我不懂你的意思……”。东方萍望了望空中的浮云，道：“我们进屋子里谈好了！”

袖手鬼医急忙肃身让客，领着东方萍穿过一排花树，远远看见那幢石砥中曾经疗过伤的屋子。

“爹！”樊竹君在屋中等得心焦，一见袖手鬼医领着一个女子进来，不由得楞了一楞，东方萍淡淡一笑道：“樊姑娘，谢谢你对石砥中的爱护！”

樊竹君怔怔地道：“你是他朋友？”当她看见东方萍长得这样艳美之时，她心中那点唯一的希望登时象一盏枯灯样的熄灭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只觉心中茫茫一片，连对方的名字都没有问，便扭头跑回自己的房子里，倒在床上旋着默默无声的流泪，昔日的温声依旧，一片遥远的相思……

梦远了，这是该醒的时候了！东方萍望着樊竹君奔去的身影，怔怔地出了一会神，女人的感情是灵敏的，她霍然领悟了什么，歉意地笑了笑，缓缓转过身来，问道：“你是十二友中的老几？”

袖手鬼医犹疑地道：“我是第十一位。”东方萍哦了一声道：“秘门关十二友重会你可以不必去了，请将你那身门主所赐的法衣交给我，我代你走一趟……”。

袖手鬼医吓得身躯剧烈的一颤，道：“这太危险了，东方姑娘，门主若是看出来，非但是你要丢了性命，连老夫父女都命丧黄泉！”

东方萍冷静的道：“这个我知道，你尽管放心，我会将你的声音与举止学得唯妙唯肖，门主就是发现，他也不会怪你，你可以告诉他是我夺了你的衣服而无法赴会，此事黑衣童子可以证明，门主虽然聪明也不会怀疑到你的身上……”

“唉！”沉重的叹息，如梦的飘了出来。袖手鬼医沉重的叹了口气道：

“如果你真要这样一试，我只好和小女找个地方避避，只是江湖虽大，又有谁敢收留我们父女……”

东方萍暗中意念一闪，道：“你们可以到天龙谷找我爹！”袖手鬼医长吁口气，道：“只有这个办法了！”他自卧室中拿出一套长袖黑袍，交给了东方萍，她紧忙穿上，所见长袍上有覆顶，下有裹足，全身没有一个地方露在外面，除了东方萍那双明媚的眸子之外，没有谁会看出她是个冒充的高手。

在身前绣着一个“十一”明显的金字，唯有这个字才使人分辨出她是属于十二友中的第几位。

秘门关——在黑黝黝的夜里静静的横卧在那里，它象一支白额金虎一样，狞地现出了而慌的面孔，挥扬着巨爪凶残的露出了两只眼睛——那是两盏摇曳的死灯，暗红的光华自石壁上隐隐透了出来，斜照着那条迂回的山路上。

“得！得！得！”

黑夜里响起一连串沉重的蹄声，那是两匹在路上奔驰的膘骑所发出来的，借着云层里星光的淡辉，在看出这两人是经过长途的跋涉，因为风沙在双方的脸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

蹄声忽然的消失，这两个人的身手是那么轻灵，身虽在坐骑身上轻轻地一飘便落在地上。左边那个人在马背上轻轻拍了一掌，道：“这就是秘门关！”

那两个牲口恍如非常善解人意，低低的鸣了一声，扬起蹄子向黑夜之中奔去，去寻找她们的夜梦。

右边那个青年望了望雄踞在半壁上的那座屋宇，脸上现出一种冷漠的笑意，他伸手摸了摸斜插在背上的长剑，问道：“那是什么地方？”

左边那个长胡子老人忧郁的叹了口气，道：“追魂宫，秘门之主罪恶的

秽地！”

青年哼了一声道：“让我烧了它！”“唉！”这个满面畏惧的老人低低地叹了口气，他恍如非常畏惧这个地方，心事重重的沉默了一会道：

“我老沙今夜是不是能活过明天还不知道，你倒先吹起来了，追魂宫建得有如铜墙铁壁，你要是能把它烧了，毕兰心也不会活到今天了！”

这青年冷笑道：“你把秘门中的人看得厉害了，不论对方有多厉害，我迴天剑客石砥中总有办法不让你老沙吃一点亏，你假如真想脱离秘门十二友，我们现在就闯关！”

沙子奇暗然的道：“我现在想回秘门也不行了，丹离子和秦虹都不是好惹的，这事只要门主知道，我条命八成活不成了！”

石砥中没有想到沙子奇在这里会这样懦弱，他一生之中遍会各派高手，曾经遇上无数次的难关，都没有害怕过，每一次都能克服艰难而度过厄运，可是在秘门关前，闯关的一刹那，沙子奇居然这样地泄气，怎不令这个百折不挠的年青侠士心寒。

他冷哼一声，道：“你既然这样泄气，当初为什么不逃走！”沙子奇阴沉的苦笑道：“门主伏桩遍及天下，我躲到那里，都会有人将我的行藏报告给门主，虽暂能躲过一时，可是一旦门主追踪而来，我死的怎么惨，将没有人会形容出来……”

石砥中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道：“老沙，你要振作起来，不管任何困难，你都要拿出勇气来对付，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唯有不怕艰难的人才能挣扎着活下去！”

沙子奇摇摇头道：“我知道，只有十二友中一个比一个强，我可能走不完这茫黑夜，便会死在他们的手里！”

“砰！砰！”

沉重而动人心弦的鼓声，自那半壁上传来，低沉的响声冲破了夜的沉寂，敲进了每一个夜中人的心里。……

沙子奇神情一变，道：“门主已经知道我们来了，这是进关鼓，他已允许我们上去，但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击鼓，考验一下我们是否是值得他亲临会见……”石砥中不屑的道：“他的臭派场倒不少。”

沙子奇急得一摇手道：“你说话小心，门主最恨背后说他的人！”

他害怕的向四处看了看，一碰石砥中道：“闯关吧，你我的命全看今夜了……”漫长的黑夜里，响起石砥中朗朗的大笑，他身形轻灵的象个幽灵，足尖轻轻点在嶙峋的石上，向那斜陡的大壁扑去。

凝立在壁崖上，他看见有六个黑衣童子各持一柄光凛凛的长剑，守在七星方位上，各自凝立着一角。

沙子奇神色一变道：“传召六童！”

这六个十二三岁的童子手举长剑，怀抱胸前，俱低垂星目，对这扑近的两人，不闻不见，沙子奇话声一出，这六个童子突然同时睁开了眼睛，冷冷的望着沙子奇。

在最前首的那个童子，象是领袖一样，他阴沉的哈哈笑了一声。

冷冷地道：“老沙，你的会友资格已经取消了，门主有令传下来，要你在开关之后，接受秘门的正法……”沙子奇机凛凛地一凛，道：

“门主现在何处？”这童子冷冷地道：“在追魂宫，目前正在会见十二友……”沙子奇正容道：“请你通告门主一声，我老沙有事情上禀，这事情

有待申诉的必要，门主总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辞……”

这童子冷笑一声道：“你的事情门主早就知道了，在六诏山上你已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门主已通知各友，在追魂宫中要当着群友之前将你正法……”他向石砥中冷冷地看了一眼，道：

“阁下就是迴天剑客了？”石砥中没有看过这样的童子，说话比大人还要阴沉，那种沉着与冷冰的神情，简直比一个胸含珠矶，城府极深的混世高手还要老成，他双眉一锁，忖道：怪不得毕兰心能指挥这么多的高手呢，原来他连几个童子都能训练得这样阴狠，可见毕兰心这个人非是普通人物。由沙子奇畏惧的神情，可知这个人不愧是邪道中的翘楚……”忖念一逝，他冷冷地道：“不错，你们可以让路了！”这童子摇摇头道：

“这是规矩，规矩不能因你而废，只要你能过了这七星险阵，自然有人接待你……”沙子奇上前斜掌道：“我老沙先动手。”

这童子轻叱一声，道：“你是门主十二友之一，依例可免，这一关可以通过，下一关可不行了，也许你的命就要送在下一关……”石砥中将沙子奇轻轻一推，冷笑一声，身躯对着这个童子冲来，这童子长剑，划出一个半弧，身后的那五个黑衣童子身形晃动，挥剑将石砥中困在中间。剑光颤起，六道人影绕着石砥中直转三匝，传召六童同时一声轻喝，各自抡起长剑斜劈而出。

石砥中见这六个童子依着七星方位移形挥剑，困住自己，不觉十分诧异，对方剑劲极强，招式诡密，倒也不敢轻视，他对天下阵法怪谱自小就随着父亲寒心秀士学习，一见对方摆出小小的七星阵，不禁冷笑一声，身形穿过对方击出的剑光，直撞而去，伸手抓住一个童子的手臂往外摔了出去。“叭！”这个童子叭地摔出八九尺，那个七星阵随一个人的缺少而剑阵大乱，石砥中轻轻挥出一掌，这些童子便收剑暴退，纷纷向黑夜之中奔去。

“嘿！”迴静的夜空里，响起一声冷冰的低嘿之声，只见一道人影象个大鸟一般的自山崖上斜斜飘落，嘿！好一个勇猛汉子，身高约有丈二，满面都是络腮胡子，敞开了前胸，露出黑丛丛的长毛，手中拿着一柄开天巨斧，凛凛地向着石砥中逼来。

沙子奇神情大变，道：“这是守山神贾奎！”守山神挥起手中巨斧，露出二道凶残的目光，裂着嘴呵呵大笑，那种高大的身形，与这种可惧的面孔，使石砥中心中大骇，不觉的退了一步。

贾奎沉声大吼道：“老沙，你的胆子好大。”沙子奇身形斜斜一飘，道：“贾兄，你要干什么？”贾奎低着头，望着稟悚的沙子奇，两只铜铃似的眼睛恍如要喷出火来一样，他一扬手中巨斧，道：

“我奉门主之命，要将你送回姥姥家……”沙子奇在这个守山神的面前，显得象个小孩子那样小，在气势上他已输了一筹，心中寒颤，居然不敢出手，他轻轻地对石砥中道：“这个大个子我惹不起，你出手吧！”

迴天剑客石砥中自出江湖还没有看过这样雄伟身子的人，他看守山神贾奎手中巨斧，约有面盆般大，知道这种人力大无穷，天生神力，伸伸手击出斜斜插在背上的金鹏墨剑，一道寒颤的光辉脱鞘而出，蒙蒙的剑气如水布起。

他沉声道：“贾奎，老沙这场交给我了！”守山神贾奎缓缓转过头来，可惧的面孔象个大头鬼，他伸手抓了抓头上蓬乱的长发，呵呵笑道：

传说你石砥中力能迴天，我贾奎若不是终日守在山上，早就找你试试了，嘿！江湖虽大要与贾奎能成对手的到底能有几人，你这小子长得好象俏姑娘，等会儿动手可不能让我失望了……”

石砥中冷冷地道：“你这个空壳子，不知你娘怎么养出来的，个子那么大，口气倒不小……”他有意将这个雄伟的贾奎激怒，嘴里顿时尖酸起来，直骂得贾奎暴跳如雷。守山神贾奎大吼一声喝道：

“好小子，你居然敢骂我……”他天生神力，怒吼一声之后，手中的巨斧陡地斜挥而起，在空中连着劈出六道斧影，半丈之内全然罩在巨斧之下，端地是个厉害的角色。迴天剑客石砥中心中一寒，凝重的长吸口气，迎着对方击出斧影，轻灵幻化的劈出一剑，“叮！”斧剑相交，发出一声清脆响声，激射而起的火星，迸溅洒出，迴天剑客石砥只觉手臂居烈一震，居然被对方震退了几步，而守山神却丝毫没有移动半步，这种从没有过的事，不禁使石砥中一呆，怎么也不会相信大汉的臂力是如此惊人。守山神贾奎哈哈大笑，道：

“不错，你的力气也不小！”石砥中此时知道和这种天生神力的人不可力敌，他心念电转，脑海之中陡地涌起一个意念。他忖思道：

真想不到一个守山神贾奎已经这样难斗，那秘门之主的功力岂不更要厉害无比，我得速战速决，这样耗下去我太不利了……”

他长吸了一口气，神剑斜斜的抬起来，暗中将全身劲力聚集在剑刃之上，一股流凝的光华自剑刃上逼身而出，森寒的剑气冷疯而起……

守山神贾奎一呆，道：“小子，你的长剑还会放光……”他如雷似的大吼一声，抡起大斧对着迴天剑客石砥中的胸前劈来，这一斧是他全身劲道所发，只见斧影一敛，一股强劲的尖锐响声，刹时布满了空中。

石砥中目注对方这种威胁，暗中冷笑一声，他突然一声大喝，一股冷寒的剑光冲天而起，自那削出的剑刃上涌起一层凛锐的青雾，冷风的剑气弥漫而起，周围立时罩满了一层寒气。在晃动的剑影里，只听石砥中沉喝道：“看剑！”只见他巨目张开，发须俱立，大喝一声，剑光扬起无数的寒芒，一个菌状的光圈朝着守山神的头上罩去。沙子奇颤声的道：“剑罡！”

守山神贾奎心魂俱丧，吓得大叫一声，对着罩来的长剑连着劈出七斧，身躯却如棉絮样的飘了出去。迴天剑客石砥中长啸一声，如附骨之蛆，逐身之蝇，剑光凝聚着剑罡，寒星突涨，蹶空掠起，“嗤嗤”地剑气声中，朝着守山神贾奎芒射而去。

“呃！”郁雷似的痛顺和一阵截铁断金之声响过，那柄锐利的巨斧立时被石砥中手中的神剑震得片片而碎，守山神贾奎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地上，倒于一片血泊之中。沙子奇颤声的道：

“你杀了守山神……”石砥中凛然的一笑道：“这才是开始，守山神贾奎在这里不知害死了多少人，我只是替天行道……秘门中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多杀几个并不为过！”沙子奇摇摇头道：

“这个祸你可闯得大了，秘门关守关之人，都是门主的心腹，门主记仇最深，你我都不要想活了！”石砥中冷笑道：

“我来这里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你如果怕与我为伍，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我不信正义斗不过邪恶……”“啾！”一声如雷的鼓声散逝于空中，那震动心弦的鼓声象闷雷般的敲过黑夜里，给这凄冷的寒夜增添了森寒的冷清，使得秘门更可怖了。

一蓬蓝光脱空飞越在穹苍，蓝色的火焰升在白云间，突然暴散开来，化作点点寒星，落在漆黑的夜里……沙子奇畏惧的道：

“门主到了！”数盏大红的风灯在风中摇曳，向着这里慢慢行来，那提

灯的是六个传召童子，他们手提大红灯在前开路，步伐整齐，除了沙沙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见了。在这六个黑衣童子之后，紧跟着一排黑衣蒙面的汉子，这些汉子除了露出冷森的目光外，俱没有一丝表情，唯一可辨认的是他们胸前各绣了一个数字，那是代表着他们的排位与身份。这是秘门十二友。

秘门十二友各在两旁散开，一顶扛轿如飞奔来，在那轿子里端正的坐着一个冷酷无情的黑背老人，这老人一现，黑衣童子和秘门十二友同时恭身的道：

“门主亲临……”秘门之主毕兰心阴冷地一笑，轻轻一挥手，扛轿立时一停，他缓缓地走了出来，有人急忙端出一把椅子让他坐下，这个煞星能领袖群那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冷冷地环侍了场中一匝。沙子奇暗中打了一个寒颤，只觉全身发软，他的膝向地上一曲，颤声的道：

“门主！”毕兰心冷冷地看他一眼，向身后一挥道：

“带下去！”两个黑衣蒙面人轻灵的闪了出来，伸手就往沙子奇的身上抓来，沙子奇知道这一去准死无疑，大吼道：“放手！”

毕兰心冰冷地一笑道：“你要和我动手么？”沙子奇摇摇头道：“属下不敢，只是门主遇事不察，没有将真象弄明白便定老夫死罪这个实在难以使我心服……”毕兰心冷笑道：“你叛我之心早有，这事不须再多说明，我知道你心中还存万一之想，也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沙子奇急忙站了起来，道：

“谢门主法外开恩。”毕兰心冷哼一声，目光缓缓流过倒在血泊中的贾奎身上，淡淡地一点，恍如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一样。他向石砥中冷笑道：

“你便是那个鹏城之主么？”石砥中漠然的哼了一声道：“不错，你大概便是那个秘门主的主人的吧！”“嘿！”毕兰心嘿嘿一笑道：

“好高傲的年青人，我姓毕的领袖武林四十年还没遇上你这样的人物，单凭你这种气魄值得和你认识一场。”

他轻轻一挥手，道：“敬酒！”只见自迂回的山路仿佛出现了三个临尘的仙子，三个明媚的少女一个比一个艳丽，各自端着酒向这里奔来。

稀疏的寒星高高地挂在穹空，近发着清莹的光华，象几个小精灵，对着这黑黯如幽的长夜眨动着眼睛，随着夜间的冷风，悄悄地说着黑夜的神秘……

黯黯如幽的夜里，轻轻灵灵地飘来了三个全身粉红色罗衫的艳美少女，风轻轻地掀起她们的裙角，那会说话的眸子，闪闪的瞳仁，以及挺直的鼻子，还有轻轻摺动的红红嘴唇，显示出这三个美丽的少女同样的媚艳，在那纤纤洁白的玉掌里，各自揣着一个玉茶盅，恭敬的献给了毕兰心、沙子奇、还有丰朗如神的迴天剑客石砥中。

闲闲散散的，毕兰心高高举起了酒杯，嘿嘿地笑道：

“这是生死酒，喝下这盅生死酒，你俩也许再也看不见明天初出的太阳了……”冰冷的语声，居然含有无比的煞意，他悠悠闲闲的举起了杯子，淡淡地将满满地一盅酒轻松地喝了下去，然后又将酒盅交给了那个少女。

二十八

迴天剑客石砥中冷冷地笑了笑，他那丰朗的脸上罩上了一层令人畏惧的煞意，那样轻松地望了望黑夜里沉寂的长空，嘴角上闪现一丝落寞的笑意，淡淡地道：“也许，明天是个阴霾的天气，我也许看不见晨曦的美丽，而你……哈……可能连晨间的大雾都看不见……”

“砰！”一声轻碎的响声传来，将迴天剑客砥中的思维整个地敲碎了，他淡雅地回过头去，只见沙子奇全身泛起剧烈的颤抖，面容有如死灰的瞪着地上那碎裂的酒盅，满满的酒汁洒在地上，醇厚如幽的酒香和着夜风飘散出去……石砥中淡淡地笑了笑，道：“老朋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怎么不喝下这杯呢……”他象是没有事一样的淡邪的一饮而进，轻松地向沙子奇扮了一个鬼脸，沙子奇心中一沉冷汗簌簌地自额角上抖落下来，一种面临死亡的恐怖之色在他脸上，显露出来，他颤抖的摇了摇身子，喃喃地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唉！我……”

秘门之主毕兰心的嘿嘿一声冷笑道：“逆友，秘门十二友今夜要除去一个人，念你在秘门中略有功绩，不当场处决你，现在你随我先去追魂宫，等待摆香堂，再论死罪……”沙子奇低低呢了一声，道：

“门主若以香堂论是非，我老沙死无怨言……”

他这时已知求生无望，只求一个痛快淋漓的死去，免去那远非人受的几种厉害的刑罚，所以欣然的答应在香祝之前死去，而免得秘门之主亲手杀自己。

秘门之主毕兰心目光轻轻一瞥，斜睨了石砥中一眼，冷冷地道：

“我们的事，等会再谈，现在我们要先处理点家务事，希望阁下自重一点，不要伸手管到别人的头上了，你是我这里的贵宾，不妨也请你去观摩一番我对产级叛的人所给予的处罚……”石砥中也知道同道上的规矩，对方即已摆明了，他自然不能再伸手管这件事，只是他必须要先征求沙子奇的意见，如果沙子奇自甘接受对方宣判，他只好撒手不管了，他冷漠的冷冷笑，道：

“老沙，你的意思如何？”沙子奇神情一紧，道：“门主对我老沙已经太宽了，石老弟，这事你不要再管，在香堂之前，我还有申诉的机会……”

毕兰心一挥手道：“行，我们回追魂宫……”

月黑，风高，天上有大片乌云，朦胧的夜色浓浓的罩了下来，一条溪流呜咽而过，仿佛绕在脚底，爬过一条陡峭的石壁，眼前是一片平阳地，风在头顶呼啸而过，冷月还没钻出云头，远处闪起了两盏闪烁的灯光，有如九幽的鬼火，使整个的黑夜显得更加恐怖……

在这追魂宫的大厅里，燃起了三五根松油火炬，把整个大厅映照起一大浑圆的光辉，除了涂着松油的火炬劈剥作响，大厅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静的太严肃……

秘门十二友很迅速的排应雁翅般的两行，走向一方约摸一丈长，三尺宽的石桌，毕兰心黑髯，轻轻拂动，身着长袍马褂，脚穿草鞋，平伸着右手，五指轻轻地敲在桌面上发出一连串得得的声响。

他冷漠地凝立在石桌的右侧，以那种君临天下的傲然与昂扬，双目冷酷的凝聚在空中，嘴上闪出一抹冷笑。

自大厅左侧缓缓踱出六个大汉，排头的那个黑衣汉子，双手捧着一座神像，将神像放将在桌子上，刹时，五彩的布幡与七采的廉幕在厅中飘扬，一

对粗约人臂的大红烛高高燃烧，紫铜炉里香烟缭绕，在石桌后列五个神位，上面写着秘门五祖的名字。

仁立在两旁的汉子俱恭身垂立，仰望着桌上的神位。毕兰心身子轻轻移动，他亲自上香、长揖、磕头，随在他身后的那些汉子俱随着毕兰心跪了下去，仅有石砥中没有跪下，他冷漠的望着这种场面，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在他脑海里却突然有无数的意念涌上来，忖道：

“秘门之主果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仅从这种排场上，即可看出这个人雄心大展，显出超人的才干……”当他斜睨了跪在地上的沙子奇一眼之后，他的心神突然一颤，只见沙子奇神情仓惶，全身微微地抖颤，象是遭了雷殛一样的绝望与恐怖。

“黑旗大管事”毕兰心突然的道：“拿本门主的追魂剑来。”一个满脸虬须的汉子，手中捧着一柄古铜色的宝剑走上法坛，毕兰心轻轻一击长剑，铮地一声巨响，一道青蒙蒙的剑气弥空布起，森森的剑光在空中连挥数交将那斜插在壁间的火炬跳动的火焰都逼得一黯。

陡地，各人嘴唇响动，字音铿锵有力，整个大厅的人俱响起了“山门令条”：秘门关上帝英会，一片丹心赐英雄！自古英雄重忠义，秘门五祖神在位，斩尽天下叛离人……”唱罢，黑旗大管事上前大跨一步，低沉有力的赞了一声福道：

“请门主拈香！”嚷罢，他急忙上前走了两步，在大红烛上再燃着三柱香，双手捧献到秘门之主毕兰心的手上，这一回是黑旗大管事在宣誓了，他怨毒的瞪了沙子奇一眼道：“一柱信否透天廷，联盟结义十二兄，当初插血宣盟誓，令按血盟灭元凶，自今十二少一友，先毁老沙谢天廷……”沙子奇的神情遽尔大变，绝望的发出一声长叹，他企求的望着黑旗大管事，那知对方也正怒目的瞪着他，沙子奇全身簌簌抖颤，双目之中居然呈现出一片泪影。

黑旗大管事念完了宣令之后他立刻倒退四步，缓缓回到排头的位置，此刻所有的人通通凝立在地上，唯有沙子奇一个人跪在秘门五祖的神位之前，连吭都不敢吭出一声，默默地在神祖之前祝祷了一番，缓缓地抬起头来。

“左右侍立！”黑旗大管事的声音一落，自厅外突然走来两个全身红袍的汉子，手上各该着一柄霍霍闪闪的鬼头刀，象哼哈二将一般的两个执法刽子手，异口同声的和应着。沙子奇呃了一声，颤道：

“门主。”他脚步踉跄的向前奔出几步，跑到秘门之主毕兰心的面前，咕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颤颤地道：

“门主，你不给我老沙申诉的机会……”毕兰心的脸上冷漠的没有一丝人情的温温之色，他冷冰冰地望着脚前沙子奇，竟连一点仅有的表示都没有。

沙子奇心神大颤，恍如遭受着一柄锋利的锐刃片片撕碎一样，茫然的眼神里涌出一股恨意，道：“我们结义之时，门主曾说过、秘门十二友中只要有人犯下山门令条，都给予一次申诉的机会，你今天为什么不给我，是不是要我死，如果你真心要我死，也不须拿香堂的美名欺骗我，干脆给我一刀痛快……”

“沙子奇，”毕兰心冷冷地道：“你认为申诉就可将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了么？”“我倒不敢有这种想法。”沙子奇冷笑道：

“只是这是我的生死挣扎，即然有这种机会，我老沙自然得争求这唯一不死的一线生机，你如果真如山门令条所说的那样重义气，这个机会便不能不给我……”“好，我给你。”毕兰心脸上的杀机陡地一浓，冷寒如刃的目

光，迅速的在场中每一个人的脸上看了一眼，仰首望天，沉思了一会，冷冷地道：

“申诉只有一次，你思量着办吧……”剧烈的抖了一下，沙子奇坚决的道：

“我知道，是非自有公论，如果大家都认为我罪应一死，我老沙那怕是尸落寒潭，也不多放个屁……”

毕兰心斜睨黑旗大管事一眼，道：“让他申诉……”黑旗大管事双手拈了三根信香，交给了沙子奇，沙子奇双手捧着信香，恭恭敬敬地献进缭绕的紫铜小香炉里，他神情庄严的道：“五祖在上，我沙子奇即已身落秘门祖位之前，说话决无半句虚言，若心有不正，愿遭雷神劈灵……”他冷漠的回过身来，望了黑旗大管事一眼，道：

“你可以执问了……”“沙子奇”黑旗大管事长长地吸了口气道：“你也是好生生的兄弟，硬铮铮的好汉，想不到今天有弟兄们大义灭亲告下你犯了秘门山令三大罪条。”沙子奇冷冷地道：“那三条？”

黑旗大管事铿锵的道：“一是见利忘义，连门主都不放在眼里，仅背叛门主一罪，已足够制你死罪，你对这一条是不是有辩白……”

沙子奇满面怒容的道：“我对秘门忠心耿耿，当年也曾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如果我真有心背叛，今天恐怕你们也不会在这里了……”

黑旗大管事冷笑道：“人证在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沙子奇怒冲冲地叱道：“丹离子和秦虹都是和我有着深沉的私怨，他们借题发挥，在门主之前故意说我的坏话，欲将我毁在这里，这事有目共睹，你大管事怎么也不多想……”

他全身衣袍陡地簌簌抖动，隆隆地鼓了起来，目光如火，颌下长髯根根飘动，瞪了那十二友每人一眼，道：“嘿！丹离子和秦虹给我出来……”。

“住嘴！”黑旗大管事一声断喝，身形陡地飘了过来，伸出一掌，重重地击了沙子奇一个巴掌，他满面忿忿地道：“老沙，你身为秘门十二友，怎么连门主的规定都不懂，十二友身份秘密异常，怎可将他俩人的名字轻易地道出来，单是此一点，你已经没有申诉的机会了……”。

五道红红指痕印在沙子奇的脸上浮现出来，他痛得全身剧烈的一颤。

一股冷汗自头顶上直冒出来，刚才只因一时的忿怒，而忘了十二友的身份是不许公开，直截了当的直接呼出秦虹和丹离子的名字。

这在秘门是件大忌，自己已身犯大忌，要想活着走出秘门关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黑旗大管事无异已经宣判了他的罪行，他就是辩白都没有人同情他了……。

他暗然的长叹一口气，道：“找错了……”黑旗大管事冷冷地道：“这是你自己找死，没有人能救得了你，沙子奇，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本管事要宣布了……。”

沙子奇绝望的道：“小弟知罪，罪该万死，但凭大哥按律发落。”

黑旗大管事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一怔，没有料到这个跺脚四海颤的一代高手会突然改变了口气，他紧接着再问一句，道：“沙子奇，你晓得你所犯的条律，该当何罪？”沙子奇恍如中了邪魔一样，连声道：“兄弟该死，兄弟该死……”。

“唉！”黑旗大管事虽然外表冷冷的没有一丝情意，可是他和沙子奇相交多年，心里还有一丝友谊之情，这时一见老沙直认不讳，暗然的发出一声

长叹，道：“沙子奇，大哥是按秘门山令治你的罪，你心里如果不服，不妨先说出来……”他这时心里突然升起一缕怜惜之情，只是不能用话点醒对方。

回过头去，望了望五祖神位，又扫视了场中所有的弟兄一眼，心中的感触使得他连连摇头。

沙子奇这时一挺前胸道：“小弟死而无怨。”迴天剑客砥中心中一愣，猜测不出沙子奇因何会突然这样软弱起来，连申诉的一线生机都不争取，他焦急的道：“老沙，你真要死。”

毕兰心神情略变，喝道：“你是外人，希望不要参与我们之间的事情……”石砥中冷冷地道：“这虽是你们的家务事，但如果受罚者心中不存死念，我迴天剑客石砥中本着江湖道义，不能让一个心中充满生机希望的人这样死去……”整个大厅的人都怔住了，俱没有想到迴天剑客石砥中公然的来扰乱备派认为最神圣的香堂大典，他们十二友同时清叱数声，俱含怒的向石砥中身前逼来。

石砥中虽然看不见这些人的面貌所隐的忿怒，但从这群高手目中所射涌出的怒火，他已看出他已触动众怒，石砥中神色坦然的道：

“你们谁要不服，我石砥中随时候教。”毕兰心不愧是领袖一方的霸主，他阴沉的笑了笑，轻轻的挥了挥手，秘门十二友俱含愤的退了回去。

他冷酷的嘿地一声道：“阁下如果不讲江湖道义，我还没有杀你的意思，现在……嘿……这里的事情只要了结，阁下将是第二个送死的人，香堂神圣，五祖在位，我不能因一时忍不住，而在列祖之前和你动手，只是这事的后果，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

石砥中冷笑道：“后果如何？有待事实的证明，我石砥中敢独身来秘门关，就没有将后果放在心上，阁下还是不要拿这一套吓唬我石砥中……”

“好！好！”毕兰心嘿嘿地道：“有种，好样的，我毕兰心算是交到一个好友，仅凭你这份胆识已足可列为一等的英雄……”

他目光一寒，对黑旗大管事道：“继续开塞……。”旗大管事问沙子奇道：“你如没有话说，本管事就按律宣判了！”沙子奇朝石砥中瞥了一眼，道：

“老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要再替我出面，在这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自身罪孽太多，象是有无数的厉鬼缠绕在我的身边，这也许是我杀的人太多了，现在我能这样死去正可使我良心的罪恶减轻一点……”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沙子奇一生诡谲存过不少满手血腥的事情，虽然石砥中有心救这个除恶面善的老人，可是对方却心怀死意，在道义上爱莫能助……”

石砥中略忧的道：“你只要有生的意念，我舍命也不让你死去……”。

“晚了！”沙子奇热泪滚滚流下，激动的道：“太晚了，我虽然能勉强的活下去，可是我的良心却不容我活着，老弟，我还记得寒玉金钗的事情么？我不是真心要造就你成为天下第一高手，而是想借你的力量达到我本身的需求，往后希望你不要接受别人给你的好处，那个人背后也许有着什么阴谋企图，现在请你默默地送我的终，不要难过流泪，因为我不是个值得怀念的人！”

一股心酸涌上石砥中的心头，他只觉眼前茫茫一片，恍如在人生的玄雾里，他失去了一切的凭借，象片浮叶似的在空中轻轻盘旋。

因为他所凭借的人心与道义在这一刹那通通崩溃了，崩溃的使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沙子奇这时一昂头，道：“黑旗大管事，是宣布的时候了……”黑旗大管事缓缓的低下头去，仿佛不忍正视眼前这个多年相处的伙伴，一种无言的悲酸在他嘴上牵动着，他长叹了一口气，挥手道：“送唱礼……”

刹时，大厅震动，所有的人都唱了！

“角哀伯乐义气长，中途果拜叩上苍，义兄今哀刑上死，万古旋传第一香……”

这一唱，沙子奇刑罚算是判定了，沙子奇神情泰若的向黑旗大管事一拱手，他故持镇定的笑了一笑，用一种恍如夜幻似的声音，道：“执法大管事，请了……”

“请了！请！”一连串震荡心弦的声音在大厅中回绕，那两个手持鬼头刀的红袍大汉，向列祖神位之前一举刀，在断位之前轻轻掀起一道石板，里面黑黝黝的一个大洞，传出一阵急喘的流水声，一股幽风自底下吹来，使整个厅中的人不自然的机凛凛一颤，心与血液陡然凝结在一起。

沙子奇望着那个黑黝黝的大穴洞，脸上发起一连串的抽搐，沉默了一段时间，背后响起黑旗大管事的声音道：“三头点地，叩神祖……”

沙子奇直挺挺地立着，脸上苍白得比死还要恐怖，他双手一举，突然对着香案口的五位神祖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响头，然后对着秘门之主毕兰心拱手一礼。

这隆重的礼节是江湖上结义与帮主上位之时所用的，不论黑白两道只要遇上这种场面，都得无言的恭立着。

石砥中虽然和这些人转眼之间就要白刃相见，但这时也不由肃默的凝立着，脸上也是一片庄严。

静悄悄地连一滴儿的声音都没有，排列成雁翅的两队人在无声无息中缓慢的移动，脚阵移向光影和黑暗接壤的虚茫，两行队伍逐渐变成一字行，在沙子奇香案之前划了一条长长的线，唯有毕兰心依旧斜依在石桌的右边，象个化石样的连动都不动一下。

没有一丝声音，连哗剥的松炬燃烧声都不知旋向何处，笔直挺立地面上的沙子奇，这时双目闪闪的射出股精光，恍如两道要穿射的利刃，紧紧的投落在毕兰心的脸上，沙子奇的嘴唇轻轻中响动，响动的象是在扭曲……。

良久，他才迸激的说了两个低沉有力的字，道：“门主！”

毕兰心的全身剧烈一颤，苦涩的道：“老朋友。”这低哑的声音连毕兰心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生硬，只知对方的目光堪然的使人心生寒凉，丝丝的好不令人心悸，急忙一扭头，将目光移向右侧。

“门主、”沙子奇低呢一声，道：“请你送我上路吧。”这是执刑时的规矩，依照规矩死者要有场中任何人相伴的请求，不论对方地位何等的至高，只要死者开了口，任谁都没有拒绝或违拂的理由。

“老沙，”毕兰心嗯了一声道：“我送你，希望你这一路平安，请！”

余音袅袅中，秘门之主毕兰心身子轻轻移动，缓缓走到沙子奇的身边，一支手轻轻的扶着他，道：“老朋友，你不要犹豫了，我送你……”

沙子奇昂然的向前大跨一步，绕着大厅行去，他每行一步，毕兰心便紧跨一步，于是，那位黑旗大管事也凑上前跟上一部，那一行随从也随着移动……。

数十双薄刃似的靴底轻轻踩在地面上，响起一连串有规则的声音，“沙沙”的响声荡起一阵回音。

松油火炬的光影将厅中映照起一大片死样的光晕，光与人组合成一道极不协调的画面，每一个人的眼神中都有着一种凄凉的酸楚……

突然，沙子奇的身子一个踉跄，几乎要仰翻在地上，黑旗大管事向前轻轻抓了他一把，道：“兄弟，小心点……”

渐渐地，沙子奇的身子又开始向前移动，动作非常的缓慢，象是一个年老的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前拖曳，走得非常艰巨……。

火光照在他的脸上，苍白中透出一种死之前的畏惧凛然的神情，他回头凝望着黑旗大管事一眼，道：“大哥。”他的声音变得那样温柔，温柔的象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也象是隆冬里吹来的冷峭的寒风，冷的大家心里比让锐刃割刺还要难受。

黑旗大管事似乎震住了，停下身来在这个道友的脸上盯了一眼，他的双目一湿，两滴泪水掉了下来。

他嗓门有些沙哑的道：“兄弟，我会给你烧香，送盘缠……”“谢谢，谢谢，”沙子奇以一种梦幻的声音，道：“人唯有在死前才能将感情发泄出来……”。

黑旗大管事的心神剧烈的一颤，恍如中了一掌无形的一击一样，他嘴唇轻轻颤动，连一句话都没有吐出来。沙子奇豪迈的一声大笑道：“你不要说，我知道你也有灵性……”

火光轻轻颤动，庄严的行列绕场三匝，沙子奇在这最后一匝的刹那，竟出奇的平静。

等他走到那黑黝黝的大石洞的前面时，仿佛他的全身紧了紧，望了那两个身穿红袍的汉子一眼，身子倏地刹住在地上。

黑旗大管事上前两步，和沙子奇并肩站着，他这时目光一冷，没有一丝情意的道：“老沙，请自爱……”

沙子奇缓慢的侧过脸去，有一丝淡淡的苦笑浮现在他的脸上，他浓眉深深地抖动了一下，一字一进的道：“我知道……”。

他目光瞥了远远凝立在那里的石砥中一眼，大声的道：“石老弟，我先走一步了。”石砥中目中尽湿，颤道：“你……”沙子奇突然回身朝各人深长的一揖，那是最后的谢礼，身子轻轻一纵，头下脚上，对着那个黑幽如黝的大石洞跃了下去。

“哇！”一声惧人心魄的凄厉喊叫，划过空中荡着大厅嗡嗡作响，所有的人都让这一幕惨景愣住了。

幽幽闪闪的大厅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发出点滴声音，俱暗然的望着那个黑暗如幽的大洞里，里面这时正有一股血腥的味道冲上来，森森的阴风道道喷出……。

黑旗大管事苦涩的道：“他死了。”这声音很低，仿佛是来自九幽的叹息，也象是在传播着沙子奇的死讯，心里也不禁泛起一股伤感，那是为失去一个同类而伤感……。毕兰心冷漠的脸上自始至终没有绽现出一片笑容，这时也居然闲情微微的笑了笑。

这笑声象一族锐利的长箭穿进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们恍如听见一片狼嚎样的难过，也为自己的不幸而悲哀。

他轻轻的拍了一掌，道：“好了，现在请大管事超度亡魂……”。

黑旗大管事茫然的抬起头来，诧异的望着这个沾满煞腥的一代魔宗，他了解秘门之主何以会突然生出怜惜之情，而有意将死去的沙子奇灵魂超度

去西天。

难道他也有一份人心，还是在那张冷酷的脸庞后面也隐藏着人的灵性。

黑旗大管事轻轻拍了拍手，清脆的掌声传遍了整个寂静的大厅，丝丝缕缕的余音，回荡在每一个的心里，他高声的道：“祭灵……”。

自左侧的小门里，缓缓走出四个童子，手中俱捧着三柱信香，还有一叠纸钱，一个如箭令的三角形纸引，上面写着“沙子奇之位”五个黑字，由那两个身着红袍的大汉捧着，轻轻放在那个追魂丧命的洞穴口前。

黑旗大管事断喝道：“上香！”毕兰心首先走过来，捻起三根香，在沙子奇灵前三揖，插进了一泥制的小香鼎里，默默凝视了灵位一会，嘴唇轻轻颤动，象是在对死者一种默祷，悄悄地又返回了原位。

一行人依着顺序给沙子进香，大家的眼光都很奇特，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露出迷茫而又悲凄的神色。

人的感情是很奇怪的东西，在生前，也恨不得咒咀他快一点死去，当那个被咒咀的人真正死去的时候，又会觉得这个人不该这样死去，所以说感情是最难捉摸的事情。

黑旗大管事沉声的道：“送灵上天，亡魂超度……”这四个黑衣童子解出冥纸锡箔，刹时燃烧起来，熊熊的火焰在人的眼前跳动着。

仿佛有一个幽灵在那火焰里跃起，随着飞腾的灰烬升上云空，逐渐远去……。

陡地，一缕凄凉的响声绕缭而起，清澈的响在每个人的耳际，缕缕如丝的响声，够是一个哀泣的孤子，每个震荡的音符，都隐藏着无形的血泪，使得所有的人心中一酸，不觉回想起自己爹娘死去时的凄惨。

帘声如泣如诉，袅袅地消失在空中。一个亡魂就这样的离去，离开了这个冷暖的人间，再也不会知道春的明媚，也感觉不出冬的严寒……。

低慕哀怨的响声一歇，厅外响起一连串炮竹的响声，劈啪劈啦的剧烈声音，使所有的人自哀怨中清醒过来。

毕兰心缓缓地回过头来，冷漠的看了场中所有的人一眼，低沉而又冷酷的话声自他嘴中吐出。道：

“一个老友遽尔和我们分手，我们除了尽最大的哀意之外，对死者只能寄于莫大的同情，这只怪他心生叛意，而我也只信一面之词，所以造成这千古奇恨，死去已去，未来已不可追，他人虽死，其名还留在十二友中……”

如刃的目光冷酷的在十二友中扫了一眼，道：“秦虹和丹离子请出来。”

两个蒙住头脸的汉子自人群中渡了出来，秦虹的身上绣着一个“七”字，丹离子衣袍上则是个“九”字。

秦虹诧异的道：“门主，什么事？”

毕兰心冷冷地道：“你俩的名字已经公开，在十二友中这是大忌，我秘门居然号称中原第一神秘之地，决不容许有人知道手下的真姓名，现在事情已明白，你俩自己决定吧……”丹离子全身直颤，道：“门主，你不能……”毕兰心冷冷地道：

“你知道江湖上有多少派和我们有仇，不管明里暗里都有人在暗中查访，尤其是我们世代仇人——摩西湖主人，他人虽死其徒代之而起，在许多地方都对我不利，如果你俩落在他的手中，难免不将我们秘门的秘密泄漏而出……”秦虹摇摇头道：“不会，门主请你放心。”

毕兰心冷笑道：“你有多大道行能抗拒那‘截脉戮穴’的苦刑，我不能

因为你们两个而牺牲了所有的人，况且沙了奇之死，你俩得负全部责任，现在我的办法很简单，你俩看着办吧。

秦虹和丹离子脑中嗡地一声巨响，好象受了一记晴天霹雳似的，身子同时一颤，几乎是在同时两人跪在地上，低贱的哀求着……。

丹离子痛苦的道：“门主，念在我们昔日的功绩，请门主……”。毕兰心冷冷地道：“老沙这个人如何？他对本门又何尝没有功绩，在创门之前，他是我的得力助手？现在的下场如何？我想你们的心里比我还要清楚……。”

丹离子低低地叹了口气，道：“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心是何等的冷酷，和你共事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这只怪我遇主不明，投错了地方，门主，以你的这种屠杀为本性的手段，将来每一个人都会叛你而去，那时……嘿……你才知道什么是感情……”。

“住嘴！”毕兰心向前连跨两步，沉声道：“你敢顶撞门主。”

丹离子吓得通体一颤，急忙低下头去，当他斜睨了秦虹一眼时，秦虹的目中突然闪出一片凶光，丹离子心神剧烈的一颤，一种求生的欲念在他心中漾起……。

他低叹道：“秦兄，我们难道就这样束手待毙……”秦虹的脸上颤抖的扭动着，苍白的嘴唇紧紧地抿住。

他象是正在思考着这生与死的代价，也象是在思索着拼命的后果，在这意念须臾之间，他的额上渐渐渗出了晶莹的冷汗，那是因为过度惊恐所逼出来的汗珠……。

几乎是在同时，两道人影自地上窜起，四支斗大的手掌在空中一挥，道道的劲气如山般的压了下去。

毕兰心的嘴角上漾出一抹残酷的冷笑，他笑这两个人的愚蠢。

竟然这样大胆的罔顾性命向自己出手，这种低能的手段在他眼里不值一文钱。所以他笑了，笑得有些近乎于不屑，虽是淡淡的一抹残笑，却关系两条人命。

“砰！”迸激的掌劲犹如击在一铜墙上，“砰”的一声巨响之后，秦虹和丹离子身子同时被震飞了出去，叭地摔倒在地上，两人的惊荡更浓了，始终在心里存了一个结的问题，终于解开了，这极短的一刹，他们才知道毕兰心的功力有多高，要与人家相比，那真是差得十万八千里。

“呃！”空中响起秦虹的惨呃之声，他痛苦的抽搐了一下，嘴里如雨似的洒出一道血箭。

畏惧的光芒在他眼中逐渐扩大，死神的魔手象一道阴影似的罩住了他，他的整个心神一紧。

颤声的道：“门主……”毕兰心淡淡地笑道：“怎么？还要动手么？嗯！”

黑旗大管事奔上前来，狂吼道：“好呀，你俩竟敢和门主动手，这份胆识也的确使人心寒了，嘿！他奶奶的，我就是打你这个没良心的……”

他扬起那支黑乌乌的大手，秦虹和丹离子的脸上左右各自击了几巴掌，沉重的掌声传进人的心里，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黑旗大管事！”“嗯！门主。”毕兰心摇摇头，一挥手道：“拉下去，关进蛇牢！”

顿时有四个汉子将丹离子和秦虹扶持着向外走去，丹离子恐惧的尖锐的叫了一声，哀求的道：“门主，请给我个痛快，不要让我受万蛇啃心的痛苦，

门主，我求你，我求求你了……”

他的哀声逐渐的远去，那阵低哑的哀嚎声显出他心里的畏惧，也表露出人性的全部，一个没有骨头的低贱。

“哈哈哈哈哈”这种不屑的笑声从迴天剑客石砥中的嘴里缓缓地发出，场中的人全都大惧，没有想到这个外人尚存在他们的身畔，自始至终都将这一幕看在眼里，这是一幕凄惨的情景，也是一段不易使人忘却的回忆。

毕兰心冷冷地问道：“你笑吧，在这一段时间再不大笑，以后永远不会笑了，除非你到了另一个地方，那是个死的地方……”。

石砥中嘴唇轻轻的启动的冷冷地道：“是么？可惜我对这世间还有太多的留恋，不想这样马上死去，如果你希望向那条路上走一趟，我倒愿意替你送终……”。

黑旗大管事上前一步，道：“阁下可以请了，我们外面去谈谈……”。

石砥中斜睨了这个黑旗大管事一眼，那么不屑的笑了笑，他冷冷地问道：“你的主人还没下逐客令呢，是不是要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还有你那么多的伙伴，他们也愿意去谈么？”

黑旗大管事愣了一愣，没有料到迴天剑客石砥中有此一招，这个问题很复杂，他们秘门追魂宫虽然地位甚高，但是总是毕兰心的一个手下，要是自己以上犯上，那倒是一个不算轻的罪状，以讯问的眼光瞄着毕兰心……。

毕兰心轻轻的耸了耸肩，道：“照他的话答复他……”

黑旗大管事神情一松，道：“我虽不敢作主，但也可以担当一半的事……”

“行！”石砥中长长地吐了口气，道：“冲了你这句话我们出去。”

两列雁翅的行人鱼贯的向外行去，沙子奇投进去的那个黑黝黝的洞穴，这时已将覆盖盖上，毕兰心和黑旗大管事伴随着石砥中随后跟上，大厅静寂地没有一个人影。

满天的乌云这时尽皆退去，空中闪出的寒星多得不可数，而那一轮斜月也半隐半现的爬出虹云端，射出皎洁如玉的光辉，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将所有人的影子斜斜投落在地上，修长的……。

呼啸的冷风自山顶刮来，带起一片沙石飞扬在空中，数十支松油炬将这一大片空旷的草地照得通明。

石砥中冷漠的凝立在地上，望着毕兰心，道：“朋友，有道摆出来，有话说明白，这里都是有头脸的人物，不必扭扭捏捏地作那女儿之态……。”

“不错。”毕兰心嘿嘿地一笑道：“你真是坚硬的汉子，我毕兰心闯荡江湖还没有见过这样不畏死的样子，青年人，如果我们不是在敌对的立场，我真愿意和你交个朋友……”。“荣幸，荣幸”。

石砥中报以冷笑道：“能和你大门主交朋友倒是我的荣幸，可惜我生出贱命，高攀不上毕家的门槛，只得心领了……”。“嘿嘿！”

自十二友中突然响起一声低嘿，幽灵样的人影跃空而至，这个人一落，石砥中已清楚的看清他胸前所绣的是个“五”字。

这个人嘿嘿地笑道：“石砥中，你别他妈的不要脸，我们门主看上你是抬举你，你倒拿了几分颜色开酒坊了……”石砥中心念一转，面上杀机陡地一涌，道：“拿下你的面罩，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这个人一愣，心里剧烈的一颤，他没有想到对方会在自己一开口的刹那，便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心中一荡，背后长剑斗然跳了出来，冷冷地道：“阁下恐怕没有这个本事吧……”石砥中冷笑道：“手下败将还逞英雄，你那几

手剑式我早就领教过了，说起来非常可笑，毕兰心怎么连你这种草包也找到了。”

“嘿！”这黑衣人愤怒的一挥剑，道：“石砥中，你他妈的欺人太甚。”一缕寒颤的剑光自他手中一颤而出，化作一缕青芒，诡异莫测罩空劈出，对着迴天剑客石砥中的右肩削来。石砥中挫腰轻灵的一拧，移开数步，一掌斜劈，道：“神火怪剑，大漠一别，你还是老样子。”

这轻灵的一掌，在空中兜一大弧一股流滟的光华闪颤而出，神火怪剑心中一寒，闪身一晃，手中剑倏地交到左手上，以迅捷的快速点向石砥中的“府台”穴上。

他畏骇的喝道：“谁是神火怪剑，你不要胡说。”石砥中斜掌一立，瞄准闪电击来助长剑，对着冷寒如刃的剑光上切去，劲道一吐，呼地劈去。

他冷冷地道：“我早就看出是你了，阁下这一辨白更证明出是你！”“喳！”清脆的断裂声，喳地扬满了整个空中，神火怪剑只觉手中一震，冷寒青芒的长剑突然断为六截，射溅在地上，他心神剧烈的一颤，身子方退，一道劲斜撞而至。

“呃”他目中凶光一闪，痛苦的呃了一声，身形向后退，嘴角上立时流出一股鲜血，他尚未看清对方的影子，一双幽灵似的手掌已将他覆面的头巾抓了出去。

石砥中平朗的双手背负于身后，一条黑巾抓在手上，恍如没有移动一步似的，冷冷地望着神火怪剑，那种潇洒不群的神情，使神火怪剑心中一寒，连自己遮面的长巾何时丢了都不知道，他一跃横空而至，怒喝道：“石砥中，你这是第二次毁我的剑……”石砥中抖手横掌削出，道：“这是送命的一掌，我要渡化你的灵魂了。”

叠起的掌影像是击岸的浪涛，几乎连对方如何出手都不知道，神火怪剑的一颗脑袋已像一颗烂柿子一样的稀烂，血影混和着脑汁，喷洒了满满的一地。这神化无伦的一掌，仿佛将这个大场面都震荡住了，除了神火怪剑的尸体还有着余温外，每个人的心口都像是冻僵了一样，无数道的目光俱落在石砥中的身上。

毕兰心脸色略略变换了一下，双目之中所喷射出来的怒火，恍如要将这个世界烧尽，他嘿嘿地道：“你真是空前的劲敌，连我手下所精选出来的十二友都不是你的敌手，嘿嘿，你毁了我的人，就等于在我脸上抹了一把灰，这种难堪将不是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石砥中漠然的将头缓缓地抬了起来，长长地叹了口气，目光投落在遥远的云空，冷清的星光，斜横的眉月，在他心中变得那么遥远，那么凄迷，他淡淡闲闲的对着空中笑了笑，嘴里轻轻牵动，以一种梦幻的声音道：“你们利用人性的低贱，以高压的手段蓄养着江湖上的败类，做尽天下的恶事，我替天行道，杀了几个恶贯满盈的凶徒，在你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什么？”毕兰心狠狠地道：“替天行道？你他妈的得了便宜卖乖，石砥中，我毕兰心是怨皆必报，你怎么毁了我的人，我怎么毁了你，甭以为那点道行便可以走遍天下的路，告诉你，在我眼中你连个手指头都不如……”

“当然，当然！”

石砥中缓缓地自云端收回了视线，冰冷的道，“一根指头搞翻了船，你认为我没有力量将你口口声声所说的秘门毁了么？说句大话，我还没放在眼里……”“嘿！”毕兰心几乎要气炸肺，他嘿地一声道：“好！我姓毕的今

夜认了，石砥中，这里都是我的人，你是斗单呢？还是大家混水摸鱼的一战……”石砥中沉吟地一笑道：

“你说呢！”他朗朗的一声大笑，道：

“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地方是你的，唯有你爱怎么动手就怎么动手，我只是个客人，强龙永远压不了地头蛇，一切翻听尊便……”毕兰心冷笑道：

“你看这里谁是你的对手？”石砥中一愣，这倒是个极不易回答的问题，若论秘门这群高手，当然是以毕兰心和黑旗大管事最为难缠的人，可是十二友也不是省油之灯，要他回答这个问题，当真是难以断定，他冷冷地瞥了毕兰心一眼，道：

“你很不错，或许我俩还可以论论英雄。”

黑旗大管事驴脸愤怒的吼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和我们门主动手。”

阴沉而又诡谲的毕兰心这时心神一紧，颇为讶异的哦了一声，他想不出正当的理由，为自己解释石砥中何以敢和自己斗单，难道他不畏生死？还是有意给自己一个难看，一时念头纷沓，纵是毕兰心阴沉如海，也不觉被眼前这个青年人的豪气所惧，他嘿地一声大笑道：

“朋友，你真是钟二奶奶抱娃娃！自取羞辱。”他目光一冷，像是罩上一层寒冰一样，冷冰的道：“本门主不会让你失望。”他一卷衣袖，露出两双粗大的手臂，古铜色的手臂上长满了茸茸的黑毛，提起袍角大步行来。

黑旗大管事神情略异，上前道：“门主，你贵为一门之主，怎能轻易的和这种小辈动手，这场由我大管事接下了，至于如何处置来人，请门主不要过问，总而言之一句话，他要是想生离秘门关，那是比登天还要难……”

毕兰心嗯了一声，道：“我要活的。”黑旗大管一愣，道：“顽石难化，苦海不变，你留着他总是祸患……”

他神情一紧，双目紧张地逼视在迥天剑客石砥中的脸上，朗声低喝一声，身形如电的扑了过来。

双掌一分，一道掌劲如电斜削而至，石砥中暗中一寒，身形如幽灵一现，诡奇的幌动而去，右掌虚空一扬，五指如勾抓去。

黑旗大管事做梦也没料到对方变招之迅速真比宗主还要灵捷，他惊觉的哦了一声，抖手一掌迎过。

化指变掌，掌劲自掌心之中流滂吐出，一股大力随着石砥中的手臂摆动而涌出，双掌交织在一起。

“砰！”

劝激旋荡的掌劲在空中一交，发出一声“砰”地大响，两道人影着掌而互相一分，各自往后跃出。

“呃！”黑旗大管事尽量的掩饰自己的痛苦神情，可是他的喉结却不争气的发出一声轻呃之声，滚滚的汗珠自头上滴落，整条右臂连抬都抬不起来。毕兰心脸色在瞬息之间连变数变，颤道：“断银手，断银手，他怎会有这种霸道无伦的功夫……”他这时心里一沉，恍如失落在黑黝黝的大洞里，觉得手脚冰冷，肌肤生寒，勉强定了定神，问道：

“大管事，你怎么啦？”

黑旗大管事颤声的道：“我……这条胳膊让人给折啦……”石砥中冷笑道：“你要是见机的快，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了了，我们的大管事，你刚才那股威风上哪里去了……”

双目倏睁，怒目以视，黑旗大管事怒喝道：“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这点伤还要不了我的命，嘿！阁下真威风透顶了，连胜两场，嘿！胚种才给你，他奶奶的，我一个人不是你这野狗熊交配出来的杂种对手，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死人，嘿！谅你也只有两只手，再行也强不过人多……”

他恨恨地道：“门主，我要施令了。”

毕兰心摇摇头道：“多年以来，我们已没有施出这种攻法了，回想摩西湖之时，我们秘门高手倾巢而出，也仅将他打得重伤，让其逃跑而回，事后虽然死了，也给我们带来不少的麻烦，如果今夜让这事重演，我们秘门往后甭在江湖上混了……”

黑旗大管事焦急的道：“还混什么？这小子不立时除去，我们还能安安稳稳的在这里过太平日子么？门主，只要这小子不死，你我都不要再有出头的一天了……”

“对呀！”石砥中朗朗的大笑道：

“大管事，你要是早想到这个问题，也不会这样轻松的站在这里了，正如大管事所料一样，我石砥中只要存在一天，你们这批东西就不要想再过太平日子……”

毕兰心这时象是下了什么决心一样，挥手道：“大管事，你施令吧。”

黑旗大管事一挥自毕兰心手中接过的那面小旗，剩余的秘门十二友同时击出了长剑，数十道目光通通聚集在石砥中的身上，黑旗大管事嘿地一声，道：

“不论死活，不准这小子走出秘门关一步，我和门主在宫内等你们的回音！”他诡异的笑了笑，手捂着那条将残的手臂，和毕兰心很快的消逝在黑夜之中。

留下的是那无情的冷风，黑夜里使人察觉不出有一丝暖意，风吹在那八枝冷冰冰的长剑上，有如冰渣掉在地上，叮叮地作响，八个人身形一合，已将一代的高手圈在八人当中的一定点，俱怨毒的瞪着他。

石砥中冷冷地道：“怎么不说话？嗯！你们还不知道这是你们今夜可以开口的最后一刹，过了今夜，你们想张嘴都不可能了……”他深长的吸了一口气，一股杀机在他如冰的脸上隐隐的浮现出来，他缓缓的掣出了金鹏墨剑，在空中轻轻的一颤，那八个人同时都退了一步，他淡淡地道：

“动手吧，秘门十二友自今夜开始将永远不存在这个世界，你们所能遗留下来的东西，是一蓬乌血和一具腐朽的尸体……”

没有人敢回答，谁都知道，只要一开口，自己便会死得更快，因为对方马上就会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身份！

“嘿！”这声低嘿不知是发自哪个人的嘴里，八枝锐利的长剑同时向石砥中身上戮来，迅捷的剑式比那江湖上的水还要凌厉，剑芒颤动，满空都是灰朦朦的影子。

石砥中凝神的自空中划出一剑，那是一招幻化通神的剑招，所有的人只觉得剑光大颤一股剑气已逼临头顶之上，离天灵盖之处仅有几寸之距。

剑光、人影、血痕……。

交织成一副凄凉的画面，三个斗大的头颅象切的西瓜一样混合着血液滚落在地上，俱手持长剑站立在地上，等这三个西瓜样的头颅一落，这三个人幽灵怨魂方脱出体壳向黑夜里消逝，而那魁梧的身躯缓缓的倒了下去。

仅仅一招，只是那神化通灵的一招，三个人的命便这样交待了，他——

依然是手持长剑，对着左侧奔扑而来的两个人身上劈去！

“呃！”这惨厉的两声嚎叫，象一刀戮进了猪的肚子里时，所发出的那声死前挣扎的嚎嗥一样，随着夜风飘传出去，一股血腥的气息弥空布起，散满了整个空中。“嘿！”左侧那个身上绣着“一”字的汉子终于还了口了，他先壮壮自己的胆子，嘿嘿地一声道：“阁下好狠！”

二十九

石砥中一怔，道：“朋友，假如是换了你，你岂不是和地上的那些人一样么？恐怕再也看不见这世间的美丽了……”“哼！”这个人哼了一声道：“这两招是什么剑招？”显然，他对迴天剑客石砥中在这两招之下连毁五个黑衣道高手的剑招有所怀疑，怀疑这不是来自人类所留传下来的神招。石砥中冷笑道：

“让你死得明白，那是达摩三剑……”

他的话声尚未消逝，又是两条人影急如星石的向他身上扑来，淡淡地一闪，两柄长剑如电光火石的劈了过来，快得出乎石砥中的预料，疾快闪身连退五步。

“呃”字音拖得很长，在空中摇曳散去。

这不是石砥中嘴里所发出的惨呃，也不是那两个攻击他的高手所发出的悲嚎，因为他俩在各自劈出一剑之后，纵身回头奔去，也不管是否伤了对方，亡命的狂奔，消逝在黑夜中，命总算在这一刹捡回来了。

而这声痛呃之声是发自那个没有动手的人嘴里，他出声之后，身子突然倒向那堆死去的人堆里，仿佛是受了一招致命的创伤，石砥中一愣，居然不知道这个人因何而受伤，在他感觉中，他根本没有出手，何况是伤人了。

夜之神的薄翼将这黑黝黝的人间里浓浓地罩住了，偶而会传来一声宿林中的乌鸦惊叫，飘过空中，淡觉察远去在夜的神秘里。

一抬手，洁白如玉的手掌在淡淡的斜月下发出清莹的光芒，那个躺在死人堆里的黑夜人，轻轻如铃的道：

“快躲下，象是死去一样的躺着……”

这清脆如铃的声音在石砥中的耳中串串震动着，他血液突然沸腾奔跃，神情紧张又讶异的望着这个看不清脸庞的人是谁？但那清脆的话声却丝丝缕缕地在他耳中回荡，象一串银铃，清脆仿佛来自广寒宫的铃钟。

石砥中一愣，道：“你是谁？”

这连串的银铃声跃然在他的脑海中那样的熟悉，可是对方那神秘莫测的举动，及出奇的痛呃之声，都是令人猜疑莫测的迷疑，这女人是谁，在他心中尚是一个死结。这女子一摇手，道：

“你不要再瞎猜了，快照我的话躺下，我们放过二个罪该万死的东西，这次决不能再放过毕兰心……”

幻化如梦的银铃声使石砥中几乎连抗拒的力量都没有，虽然这个神秘的女人敌友不分，可是石砥中却身不由己的扑倒在这堆死人的里面，和这个神秘的女子相对而睡，他鼻子仿佛嗅到一丝少女的幽香，也闻到一股喷鼻的血腥，他怔怔地问道：“姑娘，你到底是谁？”

“砥中”，这女子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梦幻的道：

“我真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唉，分手至今转眼间已有二年，想不到两年的变化这么大，连我都觉得陌生了许多……唉……”

她连声叹息着，幽幽的话声凄凉的响彻在空中，传进石砥中的耳里，象是遭受了雷击一样，身体剧烈的一颤，那日夜迴聚在心中的一个清丽倩影，又隐隐地出现在眼前，往昔的一颦一笑，是那样清晰的印进他的心里。

石砥中轻轻叹了口气，道：“萍萍。”

仅仅这两个字，在他嘴唇嚅动之下颤吐出来，东方萍知他一时都沉默在

无言的凝视中，冷风如扇，斜月如钩，无言中却享受这重会的一刹……。

两人的眼前，淡淡地浮现往昔的情与恨，恍如薄薄的云雾中，有他也有她，只是他们中间横过一道彩虹，只能遥遥对望，而不能将那道距离稍稍微拉近一点或一丝。

东方萍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道：“砥中，你还记得天龙谷的那段往事么？”石砥中脸上立时掠过一层黯然之色，低语地道：

“那时我们还是小孩子，你爹冷酷的赶我出去，现在，我们由孩子变成大孩子了，可是，你我……”

他唏嘘往事的回忆，叹息人事间的无情，在天龙谷时，萍萍只是个情怀初开的小孩子，而现在却在幌眼之间长得楚楚动人，满头长发的少女了，满头的发丝乌黑而变为白丝，这历尽情劫的凄苦太令人心酸了。

东方萍摇摇头道：

“人的遇合多离奇，谁又想到我们会在这种地方相会，唉，往事如烟如梦至今想来已不堪回首……”石砥中嗯了一声道：“而且我们现在居然会躲在死人堆里……”他象是突然想起这是怎么一回事，觉悟的瞥了东方萍一眼，道：

萍萍，你适才为什么要发出那声惨叫，而又要我躲在这种地方？我还以为你真的受伤了呢……”

淡淡地一笑，东方萍有些苍凉的道：“你知道刚才那两个人是谁？”

石砥中摇摇头道：

“不知道。”东方萍轻轻叹道：“十二友之首是房小虹，其次是西门熊，在他们亡命击出一剑之时，我故意发出一声惨叫，使他们以为你受了伤或者死去，由于夜色太黑，他们只图奔命，根本不知道那剑能否杀了你，我们要在这里守株待兔，等毕兰心和大管事来时一举毁了……”

“怪不得，怪不得。”石砥中愣了愣，只觉那个剑道高手的眼神狠毒的非常熟悉，原来是两个杀残成性的西门熊和房小虹，他恨得一摇头，暗恨自己失去了毁杀这两个凶徒的机会。

他凄凄地笑道：“你认为毕兰心一定会来么？”东方萍肯定的道：“会来，这个人诡谲百出，将你恨入骨髓，他为了查看你的生死，必会来检查一下这里的尸体……”

“当！”

空中响起一声深重的钟声，袅袅的钟声，缕缕如丝的飘散迴荡在这黑黝黝的长夜里……东方萍轻声的道：“来了！来了！”在黯黯幽幽的黑夜，自那黑暗的追魂宫里，缓缓奔来七八道人影，只见他们身形如飞，朝着这里直奔而至。

毕兰心嘿嘿一笑道：“大管事，你看石砥中真会一剑而亡么？”

黑旗大管事这时已将那双折断的手臂包扎起来，在那冰冷的脸上豫然泛现出一股恨煞之意，他哼地一声道：“姓石的太狠了，为了他一个人一连十二友都毁了，若不是他俩奔得快，嘿！门主这网罗来的高手恐怕一个也不会留下了，比我们回攻摩西湖主那一战要惨烈，自然那一次我们死伤的也不少……”

毕兰心嗯了一声道：“你看这房小虹如何？论剑道十二友无出其右，论狠辣不在你我之下，这次西门熊一推骂，我便看上了，我们若要重组十二友，还真少不了这样一把好手……”大管事嘿嘿两声道：“当然，似江湖上有这

种身手的屈指可算，你要重新网罗这些高手一时也不容易，依我之见，不如将神海旅几个新起之秀找来，那里面的罗戟和唐山客都是一把好手，在年轻辈之中，也仅次于石砥中和房小虹……”

毕兰心沉吟道：“神海旅自立为主，要他们投奔于门下，一时可能还没有办法，这个要等我们重新计划一下……”黑旗大管事得意的道：“这事交给我好了，现在迴天剑客已死，江湖上已无可畏之辈，你只要略施手段，哪个不束手而归……”

浓卷斜舒的眉毛一皱，毕兰心摇摇头道：“你真认为石砥中会这样轻易的死去？”“怎么？”黑旗大管事一怔道：“他难道长了三个头六条臂，门主，你不要再怀疑，我们只要翻出他的尸首，你就知道他死了没有……”

他轻轻地击了一掌，身后那六个黑衣小童，急忙提了一盏气死风灯走来，昏黄的灯影，曳着长长地尾芒斜斜地投落在这些倒于血泊的人尸体身上，那血淋淋的死景，刹时呈现在这些人的眼里。

黑旗大管事中一指石砥中道：“喏！那不是他……”陡地，一道寒光自这堆死去的高手堆里颤闪而出，对着黑旗大管事的身上斜斜劈去。毕兰心神情大变，颤道：“小心！”

“呃！”黑旗大管事惨叫一声，一股殷红的血液自身上流了出来，剑光一闪，东方萍和石砥中一跃而起。

黑旗大管事身形一摇恍，颤道：“你……”东方萍冷冷地道：“我是摩西湖之主的传人东方萍……”

“你是……”一股寒意涌起黑旗大管事的心里，他捂住胸前的重伤，目中闪出一股惧意，颤悚的抖了抖，身子僵直地摔倒在血泊里。刹时，身子僵硬死于东方萍那一剑之中。

东方萍把手轻轻一抬，将覆在面上的黑巾褪了下来，露出一蓬雪白的银丝，斜斜的扬剑一指，道：“毕兰心，摩西湖之主的传来向你索命了……毕兰心长长吐了口气，怨毒的道：

“我知道你会来，只是没有想到你会来得这么快，嘿嘿，你的胆子真大，居然敢冒充袖手鬼医来参加秘门之会，我一时没有眼无珠，竟没有发觉……”

东方萍冷冷地道：“袖手鬼医已让我给杀了。”她冰雪聪明，唯恐毕兰心侥幸脱得一死，暗害了那个除恶面善的老人。

心中一寒，毕兰心颤声的道：“真的？”你没有骗我。”

东方萍冷笑道：“秘门十二友至今只剩下房小虹和西门熊逍遥于法外，今夜杀了你之后，秘门一宗永远绝迹江湖……”

毕兰心脸上涌起一股狰狞的神色，他恍如疯了一样，气得发髯俱张，双目瞪得有如铜铃，恨恨地道：

“你……你动手吧，摩西湖和秘门总有解决的一天，也许正是今夜，嘿……东方萍，你出手呀……”

东方萍凝重的脸上绽现出一片冷酷的笑意，她斜斜的双起手中的长剑，在胸前划起一道光弧，道：

“你要早死，我现在就送你上路……”她正待挥手一剑劈出石砥中轻轻地道：“萍萍，还是让我来吧，这个老家伙可不简单，手下的三脚猫还真不容忽视……”

东方萍摇摇头道：“摩西湖和秘门关是世代恩仇，这一代传我而终，我必要亲手了结这些恩怨，砥中，你不要阻止，我替湖主报仇的机会……”

“嘿嘿！”空中响起毕兰心阴沉的笑声道：“贱货，你给我纳命吧……”他身形在光电火石间的飘起，右掌斜斜一摆，一股劲气如山撞了过来，澎湃的劲浪恍如海涛样的翻滚而去。

东方萍身形斜斜一转，手中长剑幻化无比的挥了出去，这一剑轻灵得有如灵蛇，自对方的掌影中钻了过去，点向毕兰心的右肘之处。

毕兰心诧异的啊了一声道：“看不出你把那个老不死的看家本领都学全了。”他对摩西湖的武功可说是熟悉异常，一见东方萍施出这威裂金石的奇绝剑法，心里登时大寒，身形在飘动间，连着退出五六步。

叠起的掌影里，自那幻化灵之剑幕中飘了进去，一道劲力冲过剑浪，摔向斜劈长剑的东方萍身上。“住手！”这声象是晴天巨灵的一声断喝，自斜方飘来的一缕人影嘴里发出，东方萍身形急跃，怀抱长剑而退。

“大娘！”赵大娘身上披着孝衣，散乱着长长的发丝，眸含泪光，手提着一根黑乌乌的大铁杖，轻轻地飘落在地上。毕兰心一见这个暴烈的老婆子出现，那怨毒的目光陡地一涌，嘴唇轻轻颤动，发出一连串慑人心神的大笑。

“嘿嘿！”他嘿嘿两声道：“赵大娘，我的命真长，居然还能见着你……”赵大娘冷冷地道：“我来给你送终了，毕兰心，你那十二个龟孙呢？怎么也不拿出来给老娘看看……”石砥中淡淡地一笑道：“他们都做了剑下之鬼了……”赵大娘如刃的目光向满地血液的那些尸体轻轻一瞥，突然纵声一阵大笑，沉压于胸的那口闷气一松，心中的愤怒登时消散了不少，她恨恨地道：

“我来晚了一步，不然也要杀他一两个……”东方萍摇摇头道：“不晚，还有姓毕的没有死……”毕兰心见这三大罕见高手同时聚在这里，心中登时涌起一股寒意，他见这些人不屑，奚落着他，顿时大有一股凶念涌上心中，气愤地道：

“我姓毕的怎么样，谁敢动我一根指头……”赵大娘冷冷地道：“毕兰心，你不要再动狠，今夜也许是你的末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大概才知道我的厉害……。”

她自宽大的衣袖之中，缓缓拿出一个玉雕就的青龙鼎，那鼎上刻着一个妖艳的美妇人，怀中抱着一个朱唇皓齿的小孩子，这青龙鼎已不知是何代遗物，鼎上的人物象是印上的，栩栩如生，仿佛不是出自人的手笔。毕兰心神情大变，道：

“你这是从哪里来的？”赵大娘冷冷地道：“你爹亲自交给我的，要我拿着青龙鼎取你的狗命，这世上你没有骇怕之人，唯有这青龙鼎的主人你不敢惹，尤其是那鼎上的孩子，与你有很大的渊源……”

“放屁，”毕兰心清叱道：“我爹早就死了，你不要拿话来激我！”赵大娘冷笑道：“你爹是死了，可是你爹的遗嘱却没有死，他在临终之前将这杀你的任务交给青龙鼎的主人，并将你的骨肉也交给了她，遗嘱上说得很明白的如果你见着青龙鼎不自尽，你的骨肉将要先你而去……”

毕兰心骇得全身直颤，道：“这太惨忍了……”“惨……忍……哈……”赵大娘怒笑道：“你也知道惨忍，如果你知道惨忍也不会将你爹暗害死，这种事情你都能做得出来，世间还有比这种事情还要惨忍的么……”

“呃！”毕兰心心情有如让蛇啃了一口，云茫茫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他爹爹死去时那种狰狞与痛苦，他象是看见他爹爹冷酷的瞪着他，也象是一道幽魂附在他身上，使他恐怖的在地上直颤。

“爹！”他恐怖的颤道：“你不要来找我，爹，孩子错了……”他这时

恍如着了魔一样，伸手抓着满头的发丝，痛苦地悲泣起来，挥手击丝了身后的一个黑衣童子，大声的吼道：

“爹，孩子错了……”赵大娘冷笑道：“你错了就行了么？有多少的人死在你的手里，你手下沾满了多少血腥，你这蛇一样的魔鬼，竟狠心的连你哥哥都杀死了，你哥哥死在你的手里，你知道么？”

东方萍颤道：“他哥哥就是摩西湖之主？”赵大娘嗯了一声道：“兄弟反目，互不相让，一个是生性孝子，一个是生性好毒，同父母间竟会生出这样两个兄弟……”

“呃！”毕兰心吼道：“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激动的他拾起地上一柄长剑着自己的胸口戮去，只听惨叫一声，便倒毙在血泊里。赵大娘摇摇头黯然的一声长叹，挥手含泪向夜里奔去……”

东方萍一愣，道：“大娘！”赵大娘挥挥手道：“我回摩西湖，你俩多玩玩吧！”人影化作一缕缕轻烟，在冷清的长夜里消逝，石砥中东方萍愕愕地凝在地上，只等那东方透出曙光，两人方始自这幕血腥中清醒过来。

清晨的露珠在草业间发出晶莹的光芒，那闪闪浑圆的草露，象是一串珍珠一样，浮在绿绿的被褥里……夜的薄纱逐渐远去，在晨风轻拂，云雾未逝之前，石砥中和东方萍俱黯然的凝立在清风里，那美好的晨雾虽然在他俩面前芒芒地一片，可是两人的心却在这刹那那里，溶合在一起，苦涩的情爱永远是不流俗的，他们没有拥抱，也没有激动，只让那灵犀的共鸣在心底交流……。

时光象个小精灵似的，自他俩的身边悄悄地溜走，风轻轻地飘起东方萍那雪一般的苍苍白发，象流泄的瀑布，在空中扬起白丝丝的一片，她幽怨的叹道：

“人总有分离相逢，我在这许多的日子里想过了很多的事情，有时我不想见你，可是……唉！情感的玩弄，心灵的惆怅，使我又恨不得和你多谈谈，有时我也很喜欢听听别人对你的批评，每当我在别人嘴里听见你的名字时，我会感到我们已重回到那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但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会觉得你已离我而去，永远，永远的不会再回到我的身边了……”

这幽幽的叹息，情意的哀诉，在石砥中的心里泛澜般的颤动，他自回忆的梦境里重新回到这个清冷的人间，那如慕如诉的声音在他耳畔绕绵，在那远远离去的日子里，他和她所历尽的沧桑中，俱已隐隐地褪逝在两人的心底里，让这份珍贵的友情永远地隐藏着……。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苦涩地道：“萍萍，你不要再去想那些事情，我不值得你这样醉心，唐山客是个好人，他是个理想的人，女人总有个归宿，你总不能在江湖上浪迹一辈子，萍萍请相信我，回到唐山客的身边，跟他过平凡的日子……”

他的话缓缓吐出，锵铿中透出了心酸，这真是一字一血，当石砥中低哑的说出这番话后，他那颗残缺的心象是连受两柄利刃绞割着一样，片片地破碎着。

东方萍的身躯剧烈的颤了一颤，黑白的眸子里浮现出一丝泪影，她轻轻移动一下身子，望着空中飘过的云絮，低幽幽地道：

“我知道，我们都不会去重拾那逝去的旧情，也不会去追追寻那份残缺的爱，你晓得我们相爱的方式已超出了性上灵，我的血里有你，你的血里也有我……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再见面，可是心灵上的影子却不能因时间而抹

去……。

石砥中默默地摇摇头，一股浪花般的冲击，在他的心底响着，那逝去的旧梦，潮湿的情意，在这一刻仅激起他心中的激荡，他无法冲破礼教的束缚而不计任何后果的去重新拾回那份感情。

这样对她都是不适合的，他冷静地忖思着这样一缕回忆，也冷静地去开导这个至死不愈的爱人，他更会去珍惜这段神圣的爱情……。

终于，他嘴唇轻轻地启动了，痛苦的道：“你能想通了我就放心了……”

痛苦在他心中有如一条无情的毒蛇一样深深地啃啮着他那颗残缺的心，缕缕如丝的希望在他心中已连不起来了，象是让锐利的剑斩断了一样，在那双闪射出凜然目光的神眸里，禁不住也浮现一丝不易察觉的泪影，淡淡的隐现出来。

东方萍回眸斜睨了地上那些尸体，更加心中的凄楚，异样的悲伤，层层叠叠的涌至她的全身，人的感情就是那样微妙，永远使人不容易去触摸它，有时感情的突然发现会让人不知不觉的陷进那个情的网子里，当你想自这个无形的网子里挣扎出来的时候，它会紧紧地缠住你。

她凄凉的叹了口气，红润的嘴唇轻轻启动，道：“暂时的理智并不能填满我心中的空虚，我爱你的心有如泰山之石，不会因时间而变移，你离我之时，我会暗暗为你默默地流泪，在你面前，我又会刚强的和你说笑，可是在这说笑的后面所隐藏的凄凉，不是你能了解……”

“萍萍！”石砥中激动的道：“你太伟大了……”东方萍怆凉的一笑，道：“我们不是很好么？为什么要去说这些凄怆的往事呢，砥中，让我们忘却过去，也不要缅怀将来，在这短短的相聚中，我们都快乐的笑，快乐的祝贺这次相逢……”

“对！”石砥中感谓的道：“我们该忘却过去……”“唉！”东方萍颤声道：“我们能忘记么？”石砥中的心神剧烈的一颤，那逝去的一幕并没有因时间而抹煞去往昔的痕迹，东方萍说得对，我们到忘记不了的从前，唯有从回忆中才能显出两人情操的伟大，唯有从教训中才能去领受真爱的梦境……”

石砥中不愿再增加双方的伤感，轻轻地道：“天亮了，这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是的，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白茫茫的大雾已逐渐褪逝，流艳的阳光自山峰之后徐徐地吐喷出来，地上一片血红的颜色，映着倒例的尸首，这是一个极悲凉的情景，那溅满石块的血渍此时已凝结成块，呈血紫色……。

东方萍惶悚地瞥了石砥中一眼，道：“你要去哪里？”石砥中沉思道：“我要回大漠，那里是个好地方，万里的黄沙没有血的气息，平静中洋溢着安宁，那个地方很适合于我……。”

东方萍叹了一口气，道：“去吧，我们都去……”石砥中惊颤的道：“你！”东方萍淡淡地道：“怎么，难道我和你同行的荣幸都没有？”

“不！”石砥中急急地道：“萍萍，你不要误会，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多么怆凉的对白呀，两人之间居然会这样的生疏，生疏的就象初次见面的朋友，在他们中间，横过一道无形的大墙，将两人的距离愈拉愈远了……。

黄沙，蹄影，驼铃，大风……。这是大漠的特色，云穹水远在变幻中，连着奔驰数日，已不知几度夕阳红了，黄沙漫天，疏落的驼队三两成群的跋涉在黄土里，飘起了滚滚地尘扬……。

一进山海关，东方萍和石砥中已感受到大漠的强风，两人望着那翻卷的

黄沙，飘起的尘土，心中着实为这块表面贫寒的大荒地感叹，由于两人的服装特殊，一进大漠的边缘，就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所以在两人的身后始终有一个孤独的骑士暗暗跟踪着……。

东方萍让大漠的景色所吸引，根本没注意身后远远地跟踪着人，而石砥中却早已警觉了，他假装作不觉的持僵奔驰，暗中却留意着背后那个人的行动。突然，自前面的大沙漠，出现了一列雪一样的白驼，朝着这里直线奔来，石砥中望着这队行列，眉头不由一锁，脑海中陡地跃进一个意念，忖思道：

“这是哪方来的人物，我怎么从没见过……这时，背后突然响起一缕劲疾的风响，尾随在两人身后，那个骑士过来，和石砥中并肩而驰。

“朋友！”那个满脸尘土的汉子终于开口了，他冷冷地问道：“你可是姓石。”石砥中微微一怔，望了那汉子一眼，道：“不错，阁下的眼光真不错……”

那汉子淡淡地道：“我是大漠飞龙队的黄鼠狼，专门在这里注意进出这里的人，阁下是大漠的传奇人物，你和东方姑娘还没有到，我们已接到你来的消息……”

“哦！”石砥中诧异的哦了一声，道：“你们的消息也真灵通，我不知道你们这样注意我干什么？大漠飞龙队这个名字我还是头一次听见，不知与我石砥中有什么关系……”

黄鼠狼嘿嘿地一笑道：“自你回归中原之后，大漠形成鼎足三势，海心山的幽灵宫，飞龙队的海神旅，我们三家都欢迎你回来，希望你趁此回头，免得给大家惹起新的烦扰……”

东方萍和石砥中闻言心中俱是一震，没有料到大漠一别有这样大的变化，居然新近又崛起一个大漠飞龙队，海神旅和幽灵宫他倒不再乎，这个身份莫测的飞龙队却不能不使他有所顾忌，暗中留意眼前那列白驼的行动……。

石砥中目光一寒，道：“你是来劝我回头……”

黄鼠狼嘿嘿笑道：“那倒是不敢，只是希望你能自爱……”“胡说——”石砥中将眼睛一瞪，气势凛然的望着黄鼠狼，吓得黄鼠狼心中大寒，急忙策马往旁边闪去。石砥中冷笑道：

“你要我回归中原不难，除非是你们大漠飞龙队有这个本事，哈哈黄鼠狼，你还是不要作梦吧……”黄鼠狼冷哼一声，道：

“我黄鼠狼敬你一条好汉，才好意的告诉你，现在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往后走着瞧了……”他抬头看了看远远奔来的那一系列白驼队形，眉梢上不觉带起一丝寒意，双腰一夹马腹，象箭一样的迎了上去。“站住——”东方萍如舌舂雷似的一声轻叱，将黄鼠狼又唤住了，她轻轻一理额前的发丝，纵骑走了上去。

黄鼠狼冷冷地看了东方萍一眼，道：“怎么？东方姑娘还有见教么？”东方萍冷冷地道：“你在这里耀武扬威了一阵，这样就能走了么？”黄鼠狼微微地一怔，脸上刹时涌起了一层煞气，如刃的目光其寒象冰，怨毒的盯着东方萍，嘿嘿地道：

“我黄鼠狼只是在外面跑腿混饭的，东方姑娘如果不放过我们这些藉藉无名的小辈，嘿嘿，姑娘，你不妨将我留在这里，日后……”他目光轻轻斜睨了渐渐行近的那列白驼队伍，有恃无恐的笑道：

“自然有人向姑娘索回这笔帐……”嘿！这黄鼠狼那股狠劲真不含糊，

倒也不失江湖上混的汉子，东方萍眉头一皱，道：“我东方萍还会怕人向我寻仇么？黄鼠狼，去告诉你的主人，叫他少招惹我们，否则，那个后果你可以想象得到！”“嘿嘿！”

黄鼠狼一连串嘿嘿地笑道：“这个自然我黄鼠狼必会如数告诉敝主……”

“铃——铃——铃——”空中响起一连串清脆的银铃之声，清脆的铃声象一个美妙的音乐，一样逐渐扩散开来，又淡淡的消逝于空中，洁白的驼队在伞装的流滟阳光下，泛射起刺眼的光圈，逐渐行近的驼队突然散了开来。变成一个半弧形向石砥中逼来。

自这群白色驼队的行列中，缓缓行出一匹高大的双峰白驼，上面巍巍地坐着一个青巾裹头的中年人，他冷漠的望了一石砥中一眼，斜睨着黄鼠狼，问道：“你告诉他了么？”黄鼠狼恭身的道：

“属下已将话传给石大侠了。”这中年人嗯了一声道：“怎么说？”黄鼠狼畏惧地瞥了石砥中一眼，道：“石大侠没有回去的意思，请队长……”

“嘿——”中年人低嘿一声道：“我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了，漠南漠北地看来是平静安宁，其实是暗藏着杀机，幽灵宫，海神旅都是极欲霸占这块土地，嘿！现在再增加一位石砥中，看来这个黄沙遍野的沙地更要热闹了……”

石砥中冷笑道：“阁下这话是讲给我听的么？”中年人怔怔地道：“可以这么说，阁下是大漠里唯一的传奇人物，你的昔年韵事及豪举至今犹留在这块漠野上，我大漠飞龙队队长洪韬时阁下是素仰已久，今日有缘相会，嘿嘿何幸如之……”石砥中长长地吐了口气，只觉这个面上没有丝毫表情的洪韬心机深沉，说话全不着痕迹，是一个鲜见的高强敌，石砥中浓眉一锁，冷冷地问道：“阁下所说的仅有这几句话么？”

洪韬神情略变，嘿嘿地道：“石大侠，这里是我洪韬的地方，你要经过这里最少要得到我的同意，现在我洪某人斗胆请石大侠原路回去了……”

东方萍清叱一声，道：“凭什么？”这个素来不爱多讲话的姑娘，这时她不禁动了真怒，她眸子里涌出一股寒光，逼落在大漠飞龙队队长洪韬身上。

洪韬淡淡地道：“凭我手下百来条好汉，就有办法将二位挡驾回去，嘿嘿，东方姑娘，请你原谅我们的得罪了……”迴天剑客石砥中闻言之后，不觉有一股凛然的雄心自心底漾起，他知道这片万里黄沙的大地已成三家鼎足之势，自己要想在这里开创一个新局面，必须要经过一番苦斗与挣扎，这和自己初来大漠的时候不一样，是用血和汗换来的一点苦修，分别仅仅一年余，静谧的漠野又形成一个新局面，对他来说是件非常伤心的事情……

他伤心的暗暗叹了口气，脑海之中忖道：“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漠野的冷静与无情，没有人能将我赶出去，也没有人限制我走进这块美好的地方……”

当这个意念尚未消逝的时候，他不禁又伤心了，因为他已体会出自己留在这里，重新又要掀动起一次大的波动，那是要用自己的血，和自己的汗来换取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也许要牺牲许多人，使静谧的漠野又沾上一片血腥，他不愿再看见血，可是血必会在他眼前流过……

在他眼前恍如已看见一大片鲜艳而又恐怖的血液，那是自己和他人的血所混淆的画面，所以他痛苦，悲哀，凄伤，为自己的将来而唏嘘……

他长长地吸了口气，薄薄的嘴角轻轻地摺动，痛苦的道：“洪兄，这样做会毁了你的飞驼队……”洪韬冷冷地道：“这是幽灵宫，海神旅及我们三家的默契，我们都不希望你回来，因为你一个人的存在，使我们三家会觉

得动荡与不安，不论你从那里走进大漠，都会有人将你中途截住……”他语声稍为的顿了一顿，冰冷地道：

“为了对付你，我洪韬将不惜将整个飞龙队牺牲了，也在所不惜，该说的话我都说明了，如何决定全要看你自己的了！”石砥中冷冷地道：

“我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人能赶我出去……”“嘿嘿——”洪韬冷笑道：“相好的，你真要不识相，怨不得我姓洪的不讲交情，这将是一个很难看的场面，你的血会使黄澄澄的沙泥，染上一片红色，那是非常不堪入眼的……”他阴沉的低声而笑，右手缓缓地抬了起来，又缓缓地放了下去，象是在沉思着一件事情，谈谈地道：

“我很想征求你这份友谊……”石砥中淡然的道：“我们是初次见面，还谈不上交情，不过，我做人有个原则，不做有伤阴德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和我论交，我是不从计较出身的……”

洪韬绝没想到传闻神化的人物石砥中，言辞会这样的犀利，他心中大寒，顿时觉得迴天剑客果然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哈哈的道：

“你只要加入我们的飞龙队，我洪韬将保护你在大漠的权益，并且让你坐飞龙队的副队长……”“哈哈——”东方萍止不住大笑，道：

“你自身都保护不了自己，还要去保护别人，洪韬，你瞪起眼睛看看我们是什么人，是不是要别人来保护的人！”洪韬让东方萍抢白一阵，神情甚是尴尬，他这人心机极深，在这时倒不愿去计较这些事情，只是以征求的目光望着迴天剑客石砥中。

石砥中凝重的道：“洪韬，你看错了人了，我不会随便去企求你的友情，也不会因为自身的利害和你合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洪韬阴狠地道：“好，我们走着瞧——”

右手淡雅的一挥，自右侧倏地跃起一道淡淡地人影，象一道紫云一样，轻轻飘落在地上。石砥中斜睨这汉子一眼，只见这个身材魁梧的人身上披一件兽皮，胸前挂了两只狼牙，黝黑的脸上呈现出一股狼象，浓而黑的眉毛斜斜上飞，手中拿着一人上黑铁制就的狼牙棒，上面挂满了勾刺，象貌端是慑人心神。

洪韬伸手一指这汉子道：“这是我的行动小组组长，白眼狼贾真……”石砥中眉头一皱，道：“你的人好象都与狼发生了关系！”

白眼狼贾真身形轻轻一跃，迈开步子笔直的行了过来，他怪异的一声大叫，如雷的吼声如漠野的狼群叫声一样，嘴唇往上一翻，一声尖锐的啸声飘传出去，刹时传遍了整个荒凉的大漠，那阵啸声历久而逝，随着这啸声远声突然扬起一道滚滚的黄沙，恍如是万千的野兽在奔跑一样。

舒卷激射的沙影里，逐渐现出一种低着头奔驰的狼群，凄凉而惊心的狼嗥此起彼伏的传人来，东方萍看得神情大变，频道：“狼群……”

白眼狼贾真嘿地一声道：“我让你们见识一下‘灰鼠特攻队’的利害……”这些狼群都是经过许久训练而成的，他们结队而至，圈圈地将石砥中和东方萍困在中间，洪韬则领着手下退出数丈之外，冷漠望着狼群中的石砥中。

白眼狼贾真手挥狼牙棒，凝立在狼阵面前，看了看这群野狼一眼，黑地一声道：

“石砥中，这种战势你还是第一冷领教吧，告诉你，我们大漠飞龙队的狼群是出了名的攻击高手，你俩能死在这里可谓是群狼之福，今日大饱一餐……”石砥中和东方萍虽然身陷狼群，却也丝毫不惧，两人俱有心将这些

没有灵性的野狼毁去，替大漠旅客减少威胁生命的劲敌，可是这群狼其数不下千余头，要在举手之间毁去，那当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东方萍脑海中念头一转，道：“砥中，我们用以毒攻毒之法，将这群狼毁去……”石砥中道：“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东方萍自怀中拿出一个小瓶，抖手击毙一只正虎视眈眈的野狼，一股鲜血喷洒涌，空中立时布起一股血腥的恶味，东方萍瞬快的倒出一滴红红的药水，涂在那个狼尸身上，她凝重的道：

“这是我自一个友人那里得来的‘牵魂红’一滴毒千里，中在人身上永远无救，放在我身边也没用处，想不到这时正好派上用场……”

白眼狼贾真一见东方萍在举手投足之间击毙一头巨狼，登时气得大吼一声，扬起狼牙棒，喝道：“嘿，东方萍，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他正待指挥这群狼攻击这时，狼群中突然一阵大吼，只见数十只恶狼因为闻见血腥味而凶性大发，奋不顾身地去抢夺地上那头死狼的血肉，争得互相残杀，血影遍布自拚命攻击噬夺食物的对象，这边一动那边也跟着扰乱起来，刚刚排好的狼阵立时溃不成形了。洪韬看得大怒，问道：

“贾真，你今天没有喂它们……”白眼狼急得在地上直怒，一见洪韬怪罪下来，更是急得惶惶无主，他苦丧着脸，颤道：“我因为听说迴天剑客要来，没有出去找寻些喂喂狼的食物，而这几天旅客太少，要找那些东西也不容易！”洪韬冷冷地道：

“这个人可丢大了，要是给海神旅和幽灵宫知道我们这样无能，连夸下海口的狼群都控制不住，还能再在这里称雄。你罪该万死，现在你自己想办法吧……”

白眼狼贾真可真吓得七魂跑了四魄，身子剧烈的一颤，象是面临着死亡似的那样痛苦，他念头尚未转动，突然响起数声狼嚎，回头一看，嘿！那急群夺狼尸的野狼通通瞪眼翻白眼，在地上一滚便了帐，跟着便倒下去了几十只，他看得目皆欲裂，长啸吼道：

“滚，通通给我滚！”那些尚在远远的野狼对他还真有无比的畏惧，啸声一出狼群皆退，可是这样一来，东方萍和石砥中连动手都没有，却连着毁去不下二百余头凶残的野狼，这不但是飞龙队前所未见的东西，在这漠野之地也是一个创举……。

白眼狼贾真喝退了狼群、手持狼牙棒，朝着东方萍冲了过来，身形斜跃，狼牙棒一挥之间，击了出去。东方萍冷笑一声，轻轻一晃肩，自马背上飘身而落，纤纤地玉掌在空中划一大弧，一股劲旋迸激吐出。

“呃——”空中响起白眼狼贾真痛呃之声，他身子一颤，口里吐出一股血箭，绝望地在地上一个翻滚，便随着那些死去的野狼回归了他的故乡，再也见不着这火焰一样的太阳了。洪韬一见自己手下得力的训狼高手，在东方萍手里未出一招便倒地死去，不由吓了一跳，他出身西域，手下功夫并不含糊，身形一弓，和四个汉子跃了下来。

石砥中急飘而落，手按长剑，道：“你们要送死么？这真是个好很好的时辰，洪韬，你要是真的愿意将飞龙队的人全队放在这里，我老实的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走出我的剑刃之下。

洪韬杀机暴露，恨恨地道：“我洪韬向来不信这个邪，石砥中，你那点道行我早就久仰，现在机会不再来，我洪韬少不得要领教领教！”

石砥中见这个人如此不知进退，心里登时涌起一股怒气，他目中寒光逼

射，淡淡地瞥了四个手持长剑的汉子一眼，指着洪韬道：

“加上你共是五个，你们通通上来吧！”洪韬在大漠中，以目前的势力并不下于海神旋幽灵宫，不将各派人物放在眼里，闻言之后，冷笑一声，道：“我洪韬出道虽晚，却没有做过依赖人多打架的事，阁下虽然与众不同，我的例子却不会因你而改变，石砥中，我们还是斗单有意思……”他缓缓地脱下身上的长衫，自身上解下了一柄古彩斑斓时长形弯刀，薄薄的锋刃泛起一道金光，在空中轻轻一抖，圈起一个极大的光弧，得意的道：

这是西域‘蛇月刀’和你的金鹏墨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以这柄家传宝刀和你动手，不会辱没你的兵器！”“好，洪大队长！”石砥中轻轻击出了金鹏墨剑，道：“你真够交情，这样看得起我石砥中，耍狼耍奸我耍不过你，在动手这方面，我可没有那么容易对付！”

“嘿——”洪韬低嘿一声，道：“一个巴掌拍一不响，相好的，这全要看你的了！”他身形一低，手中的长刀抖得嗡嗡直响，往怀中一抱，一缕刀影破空颤出，斜着劈向石砥中的腋下。

这种快捷的刀法，诡异之中隐含玄机，仅是那出手的部位与招式，即可看出洪韬在大漠中能从艰苦中创出一派势力，其成功绝非偶然，若不是有精湛的功力，便是有着别人所不不及的城府心机，而现在事实证明，这两项他几乎是都有了。

石砥中一见对方出手的招式，立时晓得自己今天可遇上了劲敌，他在剑法上有着极深的造诣，仅从第一式上已看出洪韬手上虽是施的长刀，用的却是剑法，所以他心中一凛之后，手中神剑如水洒出，多过对方的刀刃，劲疾的射向对方的胸前。

洪韬心中一颤，几乎是无法避这致命的一剑，他暗中一吸气，身形化作一缕轻风自对方剑尖上飘过，回手一刀，当空罩向石砥中。

石砥中诧异的哦了一道：“这是回龙身法……”他猜不出洪韬何以会这种诡秘自救的怪异身法，一见一片刀影闪闪颤颤自空中落下，凝重的挥手扬剑击了出去。“当——”清脆的剑刃交锋声飘遍了去，空中闪烁出几缕烈星，两人身形同时一顿，石砥中乘着不容缓的须臾之间，翻剑平削出去。

“你……”

洪韬颤声地大叫，认为这幻化的一剑自己决无法避过，那相屋石砥中在削向对方头颅的一刹，突然撤回长剑暴退，居然没有杀死洪韬的意思。

洪韬脸色苍白，颤道：“你手下留情……”石砥中淡淡地道：“你我并没有深仇大恨，我为什么要杀死你，洪兄你可以请了，要是还有动手的意思，你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幸运，而我也不会再手下留情了……”洪韬冷冷地道：“你放我一命我很感激，不过这并不能放弃我逐你滚出大漠的决心……”他转头叫道：

“黄鼠狼，拿两袋水来……”黄鼠狼急忙自骆驼身上解下两个水袋，放在地上，洪韬冷冰的道：“五十里之内已没有水源，这两袋水算我尽点心意，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那时我可不认识你了……”

他愤愤地飘上那头白驼身上，手轻轻一挥，大队的驼队又继续向前开拔，连那残余的狼群都跟着他们离去。大漠又回归暂时的静谧，唯有风在轻轻刮着……

冷清的漠野已没有一丝人迹，那片平坦的黄沙自前面茫茫展开，象是无止无尽，天连沙；沙连天，使人不知道沙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富有的世界，至少有山有水，也有太阳……

夜之神的黑手轻灵的将这片漠野罩住，伸出那只黝黑而幽暗的大手似乎将整个世界都抓住了，掌握在它的手掌之中，穹空中唯有精灵的星星和洁白如玉的斜月能穿过夜神的掌心，将那银光的彩芒，旋泻在地上……冰冷的夜风在这凄凄清清的漠野里轻轻飘过，一面大旗高高地竖在空中，让风刮得哗啦啦作响。

“海神旅！”这三个斗大的黑字在那面大旗上清晰的显露出来，看上去是那么的雄壮，映着月光它又显得那么孤立。尖起的帐幕一列排了开来，几个守夜的汉子挂着配刀，拿着酒壶，在这里来回的巡视着，他们象是非常害怕黑夜的寂寞，时时都有话声传出。

突然，自那黑幽幽，虚渺渺的黑夜里，传来一连串奔驰的蹄声，密骤的将这夜的宁静敲碎了那几个守夜的汉子同时注视着来的一乘快骑，俱摸着身上的家伙。“口令！”“我是大漠飞龙队的绿衣使者！”黄鼠狼自马上轻轻地跃了下来，望了那些汉子一眼道：

“我要见你们的首领，请快点进去通报……”“朋友！”凝立在前面的汉子开腔了，冷冷地道：“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看看我们的首领睡了没有？”

黄鼠狼淡淡地笑了笑，望着那汉子背影鼻子里轻轻暴出一声冷哼，脸上浮出一丝淡淡地不屑之意，那个汉子离去没有多久，和郁悒满面的唐山客并肩走了出来。“唐大哥——”黄鼠狼上前抓住唐山客的手道：

“有消息来了，我们第一关失守，现在我们当家的全要看你们了，大漠现在三家鼎足而立，如果再加上一个石砥中，嘿！大漠的好处，将给他一个人全占去了……”

唐山客眉头紧锁，郁悒的脸上显得很惨然，他目中寒光一闪，一股杀气突然涌了出来，嘴唇颤动，双拳紧紧地握住，在空中重重地击了一拳。喃喃地道：“他妈的，这个小子真敢来这个鬼地方……”

黄鼠狼嘿嘿地道：“这姓石的还真不简单，连我们洪当家的都差点给弄躺下，如果不是人家手下留情，嘿嘿，那可有的瞧了……”

“什么？”唐山客心中一惊，道：“连洪队长都不行么？”

黄鼠狼脸上掠过一丝惧意，叹了一口气，道：“这个就不用提了，我们洪当家也真泄气，两招未过就差点要了命，气得他回去就吐了一口血，现在，嘿嘿，不怕你唐山客笑话，我们这次可算真栽了，说给你唐山客听听还没关系，如果让幽灵宫的人知道，不笑掉他奶奶的大牙才怪……”

唐山客心里一沉，仿佛是失落在九幽里一样，他有时恨不得想杀死石砥中，但当他真正得到石砥中的消息时，自心底里又产生出一股惧意，他神色不停的变化，内心里的隐痛使他又鼓不起勇气，冷冷的笑了笑，道：“他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黄鼠狼想了想道：“他的行动已在我们的手掌里掌握之中，现在石砥中可能是在五里外的那个黑湖里过夜……”

唐山客冷漠的道：“黑湖，他倒选了一个好地方……”他轻轻一招手，立时有一个汉子牵了一匹全身乌亮的大马，唐山客回头对那守夜的汉子道：

“我出去一会，等首领和罗副首领问起来时，就说我出去查看一下敌踪，一会儿就回来……”。

他轻轻挥起了鞭子，那奔驰的蹄声刹时冲破了夜的沉寂，象一缕轻烟似的，刹时自黑夜中消失而去。

黑湖上只有几株光秃秃的枯树稀疏的凝立在湖的两岸上，在寒风中勉强挣扎，象是一个不畏死亡的旅人，艰苦地抗拒着大自然的侵袭，奋力的在奋斗……。

黑黑的沙泥，黑黑的沼泽，没有一丝水的气息，说它是个湖倒不如说它是个干枯的湖底，因为里面没有一滴水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以遮风的大沙坑……。

在黑湖之底，这时燃起了一堆熊熊的大火，两个孤独的人坐在火堆的旁边，望着穹空中稀疏的繁星，沉缅在夜的神秘里。

两人的思维随时光而流转，梦幻的小舟将两人的一缕忆思轻轻载向遥远——一个遥远的仙境，那里没有一切的烦恼忧，也没有一切的血腥，只有温馨的花香，及动人心弦的爱，幻想的影子将俩人荡载离了现实……。

“得得得……”这个响澈天地的蹄声象一面鼓样的将两人的思维敲碎，石砥中诧异的抬起头来，只见在月光下一个黑衣骑士向这里直驰，那奔飞的影子逐渐行近……。

“是他——”东方萍缓缓地道：“唐山客——”

两支利刃似的目光冷寒的扫了过来，流过石砥中的脸上，缓缓地投落在东方萍的脸上，唐山客心神剧烈的一颤，一股难忍的痛苦在他脸上浮现出来。

他沙哑的道：“你们好——”石砥中激动的道：“你也好，我们很久没有见过面了……”。

当他和这个因爱成恨的青年人面对而立的时候，一股说不出的痛苦自心底漾起，暗然的叹了口气。道：

“萍萍——”唐山客显得非常激动，苍白的嘴唇轻轻颤动，鼓走了所有的勇气才唤出这两个字，字音拖得很长，以一种慌乱的目光偷偷看着东方萍，轻轻地道：“你还记得我这个失落的荒漠里的流浪者么？”

东方萍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泪影，轻叹的道：“只要你不再存有仇恨，没有人会忘记我们之间的友情！”

她不知该如何对这青年人解释，仅能辞不达意的说出这几个字，刹时，在她那填满了许多纷乱的念头脑海里浮现出昔时在摩西湖学艺的情景，唐山客的痴情着实也使他们感动！

唐山客一呆，痛苦的道：“仅仅一点友情么？”东方萍暗然的道：“我的感情通通付出去了，除了同门之情外，我想不出有更好的东西给你，山客，你会了解我的……”

“不！”唐山客大吼道：“你是我的妻子，萍萍，没有人能否认那件事情！”

他这时象是疯了一样，怨毒的盯着石砥中，在那支冷冷的目光里涌起一股烈火，指着石砥，道：“你！”石砥中一怔，道：“唐兄，你冷静一点……”。

唐山客这时理智皆失，恨不得将这个大情敌一剑杀死，他凄凉的一声大笑，连着向前跨出五大步，道：“我要杀死你……”。

石砥中心神一颤，晓得一个感情脆弱的男人那种痛苦的心境，非普通人所能了解的悲伤，他不愿再触动唐山客和自己之间的伤心史，冷静的道：“唐

兄，你冷静一点，今夜是个团圆的夜，你的事在和平的进行中，我相信是能圆满的解决！”

事实已经摆明了，他不愿再做个罪人，他要成全唐山客和东方萍的姻缘，可是唐山客这时心神俱碎，居然没有听出石砥中弦外之音，骤然闻言，不但不愿领这个情，反而误会石砥中有意嘲笑他，所以他愤怒的几乎要哭出来。

唐山客厉喝道：“最好的解决是杀死你，石砥中，我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你要真是有意成全我们，不该再回到大漠来！”

石砥中摇摇头，暗然的道：“唐兄，人都有苦衷，有许多事你并不能全部了解，象我与萍萍一样，我们之间的了解比较深刻唐山客伸手拔出长剑，道：“当然，你的理由很充足，石砥中，你还是动手吧，这是最公平的选择，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谁就得萍萍，你认为如何？”

“我愿意退出……”石砥中痛苦的道：“唐兄，萍萍是你的妻子，你领着她走吧，请你相信我，我们之间的友谊最纯洁，你的妻子也很神圣……”。

唐山客似乎是一呆，没有料到石砥中会中途退了出去，他这时信疑参半，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问道：“你要放弃争取萍萍的机会……”。

石砥中凄凉的道：“这个机会本来就是你的，我哪有资格争取……”。

“嘿嘿！”唐山客低嘿道：“鬼话，石砥中，你简直将我看成小孩子，给我几块糖又打我一巴掌，嘿！石砥中，你这一套只能骗骗孩子，在我唐山客面前丝毫也没有用，除非是鬼才会相信，你会将你深爱一辈子的萍萍轻易放手……。”

萍方萍这时眸中泪水一涌，几颗珍珠一样的泪珠滚在腮颊上，她轻轻撩起罗袖将流落的泪珠抹去，道：

“唐山客，他说的都是真的，我是你名份上的妻子，他没权利要我，现在我是你的人了，你可以领我走！”

唐山客这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以前始终认为萍萍所以不爱自己，完全是石砥中在中间作梗，现在事实已否定了自己的误会，连萍萍都证实了这件事。

但唐山客尚以为自己在梦境中，呆呆地站了一会，大声问道：“萍萍，你再说一遍……”

东方萍见唐山客那痴情的样子，心头着实一酸，她心中突然升起一缕怜惜之心，不禁忖道：

“我去怜惜人，谁又来怜惜我呢？谁都知道，我这一次的决定，是我一生的幸福，唐山客虽然爱我，可是那只是一种盲目的爱，经过时间的磨练，那种爱是会消失的，我去了，砥中又该怎么办呢？”

她脸上现出一个痛苦的神情，颤道：“我是你的人了，你可以放心了！”

唐山客喜泣而颤，脸上现出激动又欢喜的神色，他犹如置身在梦中，望着茫茫的夜空，喃喃地道：“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激动过后，是一阵迷茫和空虚，连他自己都体会不出这是高兴还是哀伤，虽然他已有了东方萍，有了又能怎样呢？他仅仅不过得了一个躯体，一个并不真正属于他的女人，她的心中有石砥中影子，石砥中也不会轻易的抹去东方萍的痕迹，这算是得到她了么？唐山客真正痛苦了，这是因为得不到东方萍的哀伤，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悲哀。

唐山客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道：“萍萍，我还没有真正得到你！”

东方萍颤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唐山容眉毛一愕，道：“我不容

许有人在暗恋着你，也不准许有一个人在你心中留有痕迹，你知道，石砥中不会这样就忘了，你也不会忘了石砥中，这种爱只是表面上的，我所需要的是占有你的心，萍萍，你晓得我有什么办法抹去我们之间的阴影么？”

东方萍和石砥中的脸色同时一变，他们没有料到唐山客醋意这样的大，连他们那仅有一点友情都不容许存在，这太残忍了，东方萍痛苦的道：

“唐山客，你这么不讲理。”唐山客嘿嘿的道：“一个只知道爱你的人心景是窄小的，我在消灭掉石砥中在你心中的地位，使你永远不会再去怀念过去！”

东方萍心中一寒，颤声的道：“你办不到……”

唐山客一愣手中的剑，冷寒的利刃上泛起一股流滟的寒芒，颤烁的摇动而出，他冷冷的道：“暂时或许不行，时间久了你自然会忘掉他，萍萍，请你原谅我的苦心，这样做全是为了你……”。

石砥中怔怔地道：“唐兄，你这是何苦？”唐山客脸上的杀机越来越浓，两只眼睛里闪射出一股令人畏惧的寒光，他的嘴角轻轻咬动，冷酷的道：

“不要多说，我杀你的心不是一天了，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石砥中，你如果真有成全之心，就轰轰烈烈的死，不要猫哭耗子假慈悲……”

石砥中暗暗地叹了口气，对于唐山客这种无理的要求实在很难忍受，可是他这时心念俱灰，不愿再介入这种感情的旋涡里，而惹得东方萍的伤心，他凄凉的问道：“唐兄，你真要我死你才放心！”

唐山客狰狞的道：“当然，这是原则，你该明白！”石砥中心中象是缺乏了一件事情一样，道：“好！唐兄，为了你和东方萍的幸福，我愿意隐身自退，离开这个世间，我们也不要动手，我石砥中自行了断在你的面前！”

东方萍骤闻此言，整个心神象是遭受着蛇蚁啃一样，捂着脸奔出数步，伤心的望着石砥中，道：“砥中，你可不要这样……”。

石砥中摇摇头道：“你不会了解我这时的心境，萍萍，真正的爱是不去计较得失，只要心中所爱就行，我这样做并没有不对！”

唐山客没有料到石砥中会这样的软弱，他所要的是在萍萍面前表现的轰轰烈烈凭真才这产学去搏杀对方，现在对目功放弃动手的机会，不觉他更加愤怒，他冷冷地一笑道：“拔出你的剑来吧，石砥中，你这样死我不会领情，相好的，你往日的威风上那里去了。”

石砥中愤愤地道：“你不要逼我动手，那样对你并不是个好的预兆。”

“儒夫！”唐山客一扬手中长剑，沉声喝道：“你只会在女人面前装死，真正要你表现的时候，你又缩起头装乌龟了，石砥中，放开我们之间的恩仇不谈，我要和你公公正正的决斗，你敢答应么？”

石砥中涵养再好也不禁被激起了一股怒气，他见唐山客简直是不通情理，顿时将面孔一沉道：“好，唐山客，我不会让你失望！”

一股冷滟的剑光自他手中颤吐耀出，金鹏墨剑缓缓地斜撩而起，在他那冷漠的脸上，流露出一股茫然的神光，冷冷地盯着唐山客，道：“你可以动手了。”

唐山客心中一凛，顿时觉得有一股寒意涌进心头，他寒颤的一挥手中长剑，剑势斜颤，闪电的劈了出去。

冷寒的剑啸在空中急骤响起，一缕寒影化一道冷光穿进石砥中的剑刃里，对着石砥的胸肋削去。

石砥中目注对方这快捷的一剑，身形象个幽灵似的飘了出去，手中长剑

空中一颤，圈起一银白的剑芒，将唐山客那沉重的一剑截了回去。

唐山客见一击无功，抵嘿一声，手中长剑突然一转，化劈为戮，锐利的剑光化作一点寒光射了出去。

石砥中冷笑一声，道：“唐兄，请你当心了。”

他手中的长剑如灵蛇似的一摇，自剑刃上泛起一股流滟的光芒，斜斜向上一撩，对着唐山客握剑的腕脉上点去。

唐山客神情一呆，没有料到对方在剑道上这样深的造诣，这时要变招已经来不及，他心中一狠，突然将长剑抛了出去，左掌电疾的劈向石砥中的背部。

“砰！”石砥中身子剧烈的一摇，背上已结实的挨了一掌，嘴角上缓缓流出一道血丝，他长剑一垂，自唐山客的喉结之处收了回来，低垂着头，暗然的道：“你带着萍萍走吧……”。

他有足够的力量杀死唐山客，也有很好的机会将唐山客毁在剑下，可是他并没有利用那得来不易的机会，当他的长剑顶在唐山客的喉结之时，他心中突然软了下来，放弃了杀死唐山客的唯一良机。

那全是为了萍萍，他不能使萍萍尚未过门便做了可怜的寡妇。

唐山客一愣，苍白的脸上升起一股惑的神情，若不是石砥中手下留情，这时恐怕已经魂飞九幽，奔赴黄泉了，他一念至此冷汗直流，恐怖的问道：“我……你放了我？”石砥目中一片暗然，痛苦地道：“萍萍和你是很好的一对，你要好好地照顾她！”

唐客自鬼门关里转了一圈，不觉凶戾又消，万般的念头倒烟消云散。他恍如作了一个春梦一样，终于自这春梦的云雾里清醒了过来。

他垂头丧气的叹了口气，道：“石兄，你这是第二次放我的生命，我从前的想法错了，你的真情感动了我，我是不配和萍萍在一起，请你收起残余的爱，重新振作起！”

石砥中一愣，道：“唐兄，你！”

唐山客苦笑道：“我现在才晓得真正的爱情是不拘形式的，我如果真爱一个人，会永远的放在心底，而不需去计较所得的结果，象你一样，那份心就非普通人所能比拟，在你的面前，我显得太渺小了……”。

石砥中暗然的道：“唐兄，萍萍是你的妻子，你不能没有她，而我只是个流浪客，不适合于建立家室……”

“不”唐山客大吼道：“不要再说了，我的爱太浮浅了，都是我的不好，不该将你们两人硬生生的拆开，当初我只知道萍萍长得美丽，恨不得一下子得到她，不计任何手段去求赵大娘，中途夺爱截情，这事本来就是我的不对，哪能怪你！”

他痛苦的说出这些肺腑之言后，眸子里顿时浮现出一层泪影，只是他这人坚强自傲，虽然遇上极大的伤心事，也不愿轻易的表现出来，暗中强自忍耐着不使眼泪掉下来，将自己的感情强自的压制着，那种无形的痛苦绝不是普通人所能忍受的！”

东方萍感动的流下了热情的泪水，道：“唐大哥，你太伟大了……”

唐山客回头看了她一眼，道：“萍萍，我祝福你……”他含着泪水扭头往外奔去，哪知奔出没有几步，突然前途蹄影翻起，一大队快骑向这里奔驰。

石砥中激动的道：“唐兄，你回来！”唐山客回头，道：“石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萍萍是交给你了，我愿上苍保佑你俩，在大漠中我们或许还

会见面！”

东方萍颤声的道：“唐大哥，你上哪里去？”唐山客勉强的一笑笑道：“我错了，摩西湖是我生长的地方，我要回到那里去，大娘待我太好，我不该再在外面让她伤心……”

遥遥的夜里奔来了十数快骑，唐山客一见海神旅的同伴来了，眉头不由一皱，朝着月光下的罗戟，道：“罗戟首领，你来干什么？”

罗戟微微地怔了一怔，道：“我和首领巡查回来，听说你来这里了，怕你有所闪失，特别跑来给你接应，怎么样？情形如何？”

唐山客悲凉的道：“罗兄，请回去吧，这里的事我已解决了……”。罗戟和手下同时飘落下来，他冷冷地看了石砥中一眼，一股杀机自眉梢弥漫而起，冷笑道：“大英雄，你回到这片没有宝藏的地方干什么？”

石砥中冷冷地道：“罗戟，你领着这么多人是来对付我吗？这未免有点太那个了，我们之间，还不需要劳师动众……”罗戟嘿嘿地道：

“你能记着我们之间还有一段梁子没了结就行了，海神旅可不同于飞龙队，阁下要想对付并不容易……”

石砥中不高兴的道：“罗戟，我们双方并没有深仇大恨何必要无端起事，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呢，我回大漠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地方，与你们海神旅并不发生冲突……”

“哼！”罗戟冷哼一声，道：你说的轻松，我姐姐的死至今还没报仇，我罗戟只要有一口气，总会和阁下清算一下！”

石砥中想不到罗盈惨死的误会至今还没使罗戟消除，他自问于心无愧，闻言不觉有些生气，冷冷地道：“令姐是西门琦杀的，你不找他报仇竟找上我了，罗戟，我石砥中在江湖上说话从不昧着良心胡说，你信不信全看你自己！”

罗戟冷笑道：“鬼话，你的话没人会相信……”

“我相信！”

唐山客怒冲冲地道：“罗兄，我相信，这个误会总可以了……”

“你！”罗戟作梦也没想到唐山客在今夜会有这样大的改变，平常他随时随地都会扬起拳头，说要杀死石砥中，谁知今夜他的态度大变，居然帮助石砥中给自己难看，罗戟一呆，道：“唐兄，你连小弟都不认了！”

唐山客摇摇头道：“罗兄，你我兄弟一场，我唐山客待你如何你是知道的，今夜如果不是有着特别原因，我也不会相信石砥中，事实上他是个重感情讲道义的人，此时你或许还会体会不出来，往后你将会认出一个真正的面目……”

罗戟怔怔地道：“唐兄，你的妻子给人占了，难道你都忘了！”唐山客哈哈地笑道：“我必须有所解释了，罗兄，东方姑娘和石砥中认识我之前，两人心中相爱深若北海，我想那东方姑娘是天生美丽，秀外慧中的绝世佳人……”

罗戟冷冷地道：“你能放弃自己的妻子，我却不放弃替妹妹报仇，我们之间立场不同，阁下可以让开……”

唐山客脸色一沉的道：“你如果不给姓唐的这个面子休怪我避脸无情，错过今天你都可以找石砥中报仇，只有今夜，我不准你在我面前和他过不去……”

他扭头对石砥中，道：“石兄，你可以和萍萍前进了，我祝你们一路顺

风，早得贵子……”当他说此至处时候喉音有些低哑，身子居然泛起一阵剧烈的抖颤，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石砥中长长叹了口气，道：“唐兄，你的牺牲太大了……”他茫然的望着清朗的月夜，和东方萍沉重的跨上了坐骑，在珍重声中而去。

罗戟望着石砥中离去的背影，恨恨地道：“石砥中，我会怀念今夜的机会！”石砥中冷冷地道：“错过今夜还有的是机会，我石砥中随时都会等着你，请你不要忘了，真正的凶手不是我，有时间不妨查一查或许会有更好的发现……”

淡淡地，象那渐渐逝去的震雾，两个奇性的人物逐渐消逝在黑夜的大手里，空中仅留下的不断的蹄声……。

罗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道：“唐兄，我真不懂你为什么变的这样快！”唐山客黯然的道：“你永远不会懂，只有亲身去感受的人才会懂，罗兄，有时间我会慢慢告诉你，爱情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我们走吧！”他幽伤的道：“我还有事要去和首领商量！”

罗戟摇摇头道：“你领着他们先回去，我要一个人冷静一会！”他颓然牵着自己的坐骑，孤独地向黑夜之中迈动步子，落寞的低着头……。

思维象一根线似的将他牵住了……

神秘的漠野永远会给人一种神奇的幻想，在这里曾流传出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也流传下不少古老的神话，所以说大漠是个神秘，尤其是在夜晚那些收了工的牧人时常聚集在一起说着那些古老的神话，故事。

而自己所知的告诉了生长在这里的下一代，使他们知道大漠的神奇与隐秘！滚滚跳动的火焰在黑夜里发出劈啪的声响，夜虽然已经很深了，那些不知疲倦的牧人依然喝着烈酒，唱着情歌，讲着那些传奇性的人物，忘却了夜影渐去，也不注意有一个孤独的游人渐渐向他们接近……罗戟怀着一颗受伤的心情，在这漠野上漫步，石砥中临去的那一句话，始终紧绕在他的耳际，使他对于爱妹的死因发生了怀疑。

“请你不要忘了，真正的凶手不是我，有时间不妨多去查查，或许会有更好的发现……”石砥中的话有力的在他心中形成一股力量，也许石砥中说的对，他该去查查了，一股愤怒的烈火在罗戟心中漾起，他忖思道：

“如果是西门琦骗我，我将利用海神旅的力量，将幽灵宫捣毁，杀死西门熊父子……”他恨恨地一握拳头忖道：我要去问问这群牧人、往大草湖的方向在那里？我会在那里找着西门琦，重新问问他的经过，现在幽灵宫在对付石砥中的时候，西门琦还不敢为难我！”

虽然幽灵宫和海神旅素来不睦，时常有事情发生，由于石砥中的出现，幽灵宫尽量设法拉海神旅，以便联合将石砥中骗逐出去，所以现在大漠三派俱有默契，尽量避免发生冲突，而维持一个鼎足的局面……

罗戟这个意念一现，立即走向这群牧人，问道，“请问大草湖离这里多远……。”大草湖是牧人给一个绿洲的名字，只要说出大草湖三个字，牧人马上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那群正在谈笑的牧人一听罗戟问大草湖的位置，象是都震慑住了，他们恍如有一种不敢说的畏惧，每个人都互相看了一眼。当中一个白发的牧人，摇摇头道：“朋友，你什么地方不好去？为什么要去大草湖，那里全给幽灵宫的人占去了，要走进去准被揍个半死……”

罗戟淡淡地道：“请你告诉我位置就行了，我有一位朋友在那里！”

这牧人犹疑一会，道：“向南去五十里就可以找到那个地方……”罗戟也是因为听见一个人说起才知道这个地方，这附近绿洲好几个，不敢乱闯所以才请问这群牧人，他连忙道了一声谢，跨上坐骑朝着南方奔去。

静谨的漠野中恍如只有罗戟一人在黑夜中疾行，他这时心乱如火，一路疾驰，十五里路很快的过去了。大草湖的四周燃满了大红的风灯，在摇曳的灯影中，只见那片绿洲上的人影晃动，各处都有守夜的汉子。

罗戟的身形自奔驰的马背上一跃飘起，轻灵的落在地上，那些汉子看得一惊，不知这个身手灵快的高手是谁？“那一位？”罗戟冷冷地望着扑来的两个人，冷笑道：“我姓罗，请你们少宫主西门琦出来……”

左侧的那个汉子哦了一声，道：“原来是罗副首领，请你稍等一下，小的这就传报！”

他自怀中缓缓拿出一枚铜铃，在空中略一摇晃，响起一连串叮叮铃铃之声，大草湖上的幽灵宫高手俱诧异的自黑夜闪出来，朝着罗戟不解的望着……。

西门琦很快的出现，他和一年轻人并肩走了过来，一见罗戟脸色不对，不禁诡异的道：“罗副首领，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正谈论着你呢！”

罗戟淡淡地道：“才刚到，西门兄，你们这里好像很紧张么？”西门琦目中闪过一丝诡秘之色，嘿嘿笑道：“飞龙队的洪队长在大漠边缘已经栽在石砥中手里，现在所剩下的就是你们和我这里两家了，如果不设法将石砥中赶出去，我看大家就不用再混了……”

罗戟冷漠的道：“西门兄好象已经胜券在握，胸有成竹了！”西门琦得意的道：“我幽灵宫的弟子遍及天下，这次为了对付石砥中已将所有在外面的弟子调回幽灵宫，希望在这次能把石砥中毁灭掉……”他斜睨了身边的那个青年人一眼，道：

“我爹爹这次请来不少帮手，只要你们海神旋和幽灵宫肯合作，我相信石砥中决无法逃出我们的连环追击！”罗戟摇头道：“海神旅永远是独立的，你们怎样对付石砥中，我们不过问，我们如何骗逐石砥中，请你们也不要干涉……”

“嘿！”那个青年冷嘿一声道：“海神旅的力量居然也敢单独行事！”

目光一寒，道：“阁下是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这阴沉的年轻人冷笑道：“我姓房，看在西门兄的情面上，我现在不和你计较，罗大首领，你可以请了这里没有人欢迎你……”

罗戟淡淡地道：“是么？房大英雄，我好象还没听过阁下这号人物，你大概是新出道的吧，那个老鼠洞里出来的？”

房小虹心机深沉的不着一丝痕迹，连西门琦都觉得罗戟言词过火，可是房小虹非但没有立时发作，反而冷冷地一阵大笑，他毫不在意的道：

“见面都有三分情，我姓房的多少还懂得这个道理，罗大首领，难怪你不认识我，我还是第一次来大漠……”他的脸色随着一变。冰冷中透着无限杀机，嘿嘿地道：“你将会认识我，那是在下次见面的时候……”

罗戟这才感觉出对方不太简单，仅从那份犀利的言词上，已看出房小虹不是普通人物，他心中一寒，道：“行，房兄，我罗戟只有在下次叙叙旧情了！”始终不发一语的西门琦这时可惹火了，他阴沉的笑了笑，一股隐隐地杀机在他目中闪出，冷冷地道：

“罗兄，你来这里所为就是教训教训我的朋友？”罗戟长长吸了口气，

冰冷地道：“还有一点私事，我要和西门兄谈谈！”西门琦嘿嘿一笑，拱手让客，道：

“里面请，什么事都好谈……”罗戟的眼前如雾一样的浮现罗盈惨死的凄厉情景，他双目睁得有如巨铃，一股径禡的泪水涌出，几乎要自眼眶中流出，他恨恨地握住了拳头，摇摇头道：

“不用了，我俩还是在这里谈谈好了！”西门琦看出罗戟的脸色不对，心中顿时在忖思着是怎么一回事。他淡然的一笑，冷冷地道：“罗兄请说，我们之间的事什么都可以谈……”

罗戟正要说话，自左侧突然奔来一个黑衣汉子，悄悄地附在西门琦的耳际说话，目光不时飘过罗戟的脸上。西门琦神情一变，讶异的道：“有这种事……”

他一挥手，那个汉子转身离去，西门琦嘿嘿地道：“罗兄，你和石砥中见过面了？”罗戟冷冷地道：“你的消息还真灵通，在二个时辰之前我在黑湖和迴天剑客确实是见过一面，这与阁下似乎没有关系吧！”

“嘿嘿！”西门琦嘿嘿地道：“这个自然，听说，你放了石砥中，罗兄，有这回事？这种事太令人不敢相信”我不信你会放过杀你妹妹的仇人……”

罗戟沉声道：“西门琦，我妹妹都底是谁杀的？”西门琦心中一寒，没有料到这件事隔了这么久，罗戟还在查逼死因，他脑中念头一动，冷冷地道：“谁杀死罗盈，你怎么不知道，我西门琦向来不喜欢转弯抹角绕圈子说话，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罗戟凛然的大吼道：“我妹妹是你杀死的，西门琦，还不承认！”西门琦目中凶光一闪，嘿嘿地道：“是我又怎样，罗戟你在这里发狠看错了地方，这里嘿嘿……全是我的人，形势上对你不利……”罗戟没有料到西门琦会这样快的承认，他本是在试探这件事情，那知西门琦一时口快，居然直认不诈，等话离舌尖，西门琦不觉生出一股悔意，后悔自己没有心机的说了出来，而惹下海神旅和幽灵宫作对的因素。

罗戟哈哈地笑道：“我总算认出你这个人了，西门琦，我妹妹和你有何怨仇，你狠心的将她杀死……”他想起罗盈对待自己的情意，心里那股酸楚便不自觉的涌上心头，他痛苦的全身直颤，伸手拔出了斜插在背后的长剑，大声的道：

“西门琦，你准备纳命吧，我妹妹是怎么死的，你也要怎么死……”西门琦嘿嘿地大笑道，“你真是个大好人，凭你一个人竟敢来这里生事，嘿嘿罗戟，我只要随手一挥，你身上将要开上七八个洞，不信，你可看看你的身后……”

罗戟心中一凛，身形一个大旋身，目光瞥处，已看见数十把大弓已拉满了长箭，对准了自己身后，自己要略有行动，那些无情的箭，就将会如雨的射向自己……”

他冷哼一声道：“你所有的力量都在这里了么？”西门琦冷冷地道：“对付你，这些人已经足够了，罗戟识相点，丢掉你的剑，给我滚的远远的……”

罗戟没有料到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他雄霸大漠还没真正有过败绩，那知今夜居然面临着死亡的苦境，他愤愤的扬起了手中的长剑，道：

“我罗戟不是怕死的人，很好，你还是自己来吧，这件事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不希望第三个人加入！”房小虹突然一击掌，道：“将他赶出去！”

话音一落，两枝锐利的长箭闪电的奔了过来，罗戟身形一晃，挥手将那

两枝长箭劈落地上，凛然的道：“我会记得西门兄今夜给我的教训……”他晓得报仇无望，恨恨地瞪了西门琦一眼，转身向自己的坐骑行去，正要飘身上马，西门琦突然喝道：“这马我留下了，罗戟，你自己回去……”

大漠里没有代步的坐骑，就象是覆了舟一样，随时随地都会遭遇到灭顶的厄运，罗戟心里明白，对方要自己在这片漠野自生自灭，这片漠野看上去是那么的平和，其实暗中所隐藏的杀机是不着痕迹的，随时都会遇到野狼，也随时会遭遇大风的侵袭，没有代步的工具，罗戟的命等于失去了半条。

他忿怒的一挥手中的长剑，道：“我们拚了，西门琦，你的心好毒……”他身形斜跃扑去，发动的出乎那些放下弓箭的高手意料，等到弓箭重新布起之时，罗戟已冲到西门琦的身边，一剑刺了过去！

“呛！”一道冷寒的剑光缭绕颤起，房小虹拔剑速度到真是出人意料，他手臂轻功，长剑已握在手中，以看不清的快速将罗戟刺出的那一剑截了回去。

他冰冷的一笑道：“罗兄，你在剑道上的修养还真不错……”罗戟可瞧出房小虹的厉害，对方那幻化如神的一剑发得太快了，快得使罗戟连对方的身法都没瞧出来，他心中大骇，怒道：

“君子不挡路，小人爱捉刀，相好的，你我并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希望你不要管我们海神旅的事情，你要知道，海神旅不是那么容易就可罩下来……”房小虹阴沉的道：“这件事管定了，罗副首领，我们的立场不同，你还是多担待点吧，要动手冲着我来好了……”

罗戟气得全身一颤，那股燃烧的怒火顿时自心底之中漾起，他双眉一皱，浓浓地杀机顿时冲满脸上，缓缓地将长剑抬了起来。

他怒怒冲冲地道：“好，我就领教阁下的神招……”

身形斜斜的飘起，长剑轻灵地在空中一飘，幻出七个拳大的剑花，剑柄倏地下沉，对着房小虹腋下点去。

房小虹轻松的一笑道：“你好象已得到海外乏岛的剑术真传了！”这个还真不简单，罗戟才施出一式，他已瞧出这是罗公岛的剑法，他将长剑在空中划一个大弧，神灵的将罗戟这点来的一剑挡了回去，手法之干净利落，真有一派剑宗之风范，罗戟心中一寒，闷声不吭的一矮身子，翻手斜劈一剑，剑至中途，突然化劈为削，落向房小虹的右臂上。

“哼”房小虹冷哼一声道：“该你看我的了！”只见他身子在空中一惊，长剑顺势一颤，穿过对方的剑幕，怪异灵化的一抖剑刃，嗡然一声中，一缕寒影飘浮的击向罗戟的身上！

“呃！”

罗戟连对击来的剑路都看没清楚，左肩上已透来一阵剧烈的疼痛，他痛苦的呃了一声，只见一股血液自左肩上流下来，整个手臂都染红了……

“嘿！”房小虹嘿地一声道：“罗副首领，你还要报仇么？”一道其寒如冰的剑光，流泄在罗戟的面前，他绝望地发出一声长叹望着狰狞的房小虹道：

“你动手吧，除非是杀了我，否则我还会再来……”房小虹一抖长剑，冷笑道：“你是死人的嘴，进了棺材还不改嘴……”

黯黯的夜里，幽红的灯影射出一股血样的光华，映在地上将摇恍的人影拖得修长，房小虹的脸色在红红的灯光下泛起一股令人骇惧的阴沉神情，在那双没有表情的眸子里，闪出冷寒的精光，逼落在罗戟的身上……。

罗戟的身上染满了一片鲜红的血，那阵阵剧烈传来的痛苦，使这个青年高手额上渗出了汗珠，他暗暗地咬紧牙关，不使痛苦表现出来，愤恨地望着房小虹，居然没有一丝死时的畏惧，也没有低头去企求自己的生命……。

扬扬剑，冷寒的剑光泛射起一蓬凄迷的光弧，阴冷的笑声，自房小虹的嘴里低吐而出，他嘿嘿地笑道：

“这柄长剑只要一落，阁下的这个脑袋就会像西瓜一样的分了家，罗大首领，你知道那种滋味么，嗯。”

性格倔强的罗戟并没有因为对方这句话，而有所示弱，他仅是笑了笑，一派坦然无惧的神色，冷冷地道：

“你可以动手了，房大英雄，在幽灵宫群雄到来之前，我罗戟正好可以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而你却得到了，错过今夜，你将失去你所得的一切……”

他自知没有办法避过对方这致命的一击，干脆坦然的接受死神的挑战，所以他希望房小虹能快一点动手，虽然他死了，可是他相信海神旅会给他报仇，因此他并不怕死，只要死得有代价，罗戟是不计较一切后果……。

这个代价是什么？那就是他以生命换取了罗盈的死因，他深信海神旅会查出这件事情，也深信有人会给他和罗盈报仇。

房小虹满脸都是不屑的样子，他脸上冷冰的没有一丝“人”的表情，冷的像块钢铁，斜睨了西门琦一眼，问道：

“怎么样？这个人能留下么？”西门琦嘿嘿地笑道：

“房兄，他说得不错呀，这确是个机会！”

房小虹淡淡地一笑，道：“这样杀了他也太丢人了，西门兄，你说是么？”他手臂轻轻一抖，冷寒的剑芒像一蓬乌芒似的散了开来，锐利的剑刃在罗戟的眼前幌动，逼得他闪身退了几步，他忿怒的一剑挥出，将房小虹的长剑荡开，身形一跃而出，凛然的将长剑环抱在胸前，恨恨地喝道：

“姓房的，你不要羞辱我！”

“嘿嘿，”这一连串刺耳的笑，传进罗戟的心里，像是闻见鬼魅厉嚎一样，他心中一寒，一股恐怖的寒意刹时涌满了心头，房小虹嘿嘿大笑道：

“罗大首领，你要想死我偏不要你死，我很希望能看看你在这里所表现的那种窝囊，也看看你所谓的英雄本色是个什么样子！”

他斜剑往上一撩，幻化如电的将罗戟手上的长剑击落在地上，罗戟没有料到对方身手这般厉害，随手一挥便将自己手中的长剑击落，他心中大骇，忖道：

“惨了，我今日遭受的痛苦，将比死还要难过……。”

在他那双精心炯炯的神目里，陡地泛出一股红光，丝丝的血丝有如一道道燃起的烈火，他目眦欲裂的吼道：

“你要怎么样？姓房的，这样做也未免太那个了，我罗戟虽然技不如你，在江湖上也不失为一条汉子，我如果要羞辱我，别说我罗戟骂你祖上失德，绝子绝孙……”

房小虹冷冷地道：

“你骂呀，罗副首领，没有人会拦着你的嘴……”

他左手倏地一晃，曲指轻轻的一点，斜斜地点在罗戟身上的三处穴道，罗戟只觉得身上一麻，登时全身动弹不得，房小虹向凝立在四处的汉子一挥手，立时有两个汉子将罗戟绑了起来，房小虹冷然的一笑，道：

“送到我的幕蓬里去……”

那两个黑衣汉子急忙答应一声，押着罗戟向那尖起的大蓬之中行去，房小虹望着罗戟的背影哼了一声，道：

“西门兄，你要不要看看我对付人的手段。”

西门琦这时对房小虹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不但佩服对方那身诡谲幻化的功夫，也骇惧对方那种对付人的方法。

他神情一冷，哈哈笑道：

“房兄的高明，在下正要领教！”

房小虹得意的道：“行，你会看到罗戟怎么样的求饶，不管是谁只要落在我姓房的手中，纵是铁铸的汉子，我也能让他变成个软骨头的金铜……”

两个心黑手辣的年青高手俱嘿嘿一阵大笑，大步向幕蓬里行去，幕帘掀起，罗戟正被绑在一根支起的柱子上，他神情惨然，望着进来的两个人，骂道：“龟儿子，你们不是人……”西门琦冷笑道：“罗兄，你还是闭上你的鸟嘴好，免得多增加你的痛苦，要知道这里不是海神旅的地方，而是我们幽灵官的范围，你要发狠还是回去发吧！……”

罗戟愤愤地道：“如果我罗戟能活着回去，首先要踏平你的幽灵宫，西门琦，我会血洗今日之仇，你们两个都给我记着……”

“啪！”地一声重响，清脆的传遍开来，房小虹重重地打了罗戟一个巴掌，只打得罗戟耳鸣心悸，一缕血丝自嘴角流出，他怨恨的瞪着房小虹怒喝道：

“姓房，你他妈的不是好汉……”阴沉的一笑，房小虹冷冰的道：“你吼什么，这一巴掌还不够，嘿嘿，罗副首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是聪明人，就乖乖的闭上你的臭嘴。”他斜睨了西门琦一眼，道：“西门兄，我要表演一手，‘蚂蚁上树’，你唤他们摆酒，我俩一面喝酒，一面看看蚂蚁上树那种滋味……。”

“好主意，好主意。”西门琦嘿嘿地笑道：

“房兄真有你的，小弟正觉寂寞夜长，没有办法打发这种无聊的时光，现在，嘿嘿，倒有的瞧了……”

轻轻地击了两掌，幕蓬之外立时走进两个汉子，西门琦分付了一声，立时摆上一桌丰富的酒肴。

一个黄黄的竹筒托在房小虹的掌心之中，他阴沉地斜着眼睛不屑的望着罗戟，命一个汉子将罗戟身上的衣服脱掉，仅留一条内裤遮着下体。罗戟没有料到自己雄峙大漠，堂堂一派之首，会遭到这种空前的羞辱，他气得神情大变，几乎想自尽死去，可是这时身上四肢被缚，根本没有动弹的余地，他脸色铁青愤愤地吼道：

“哥们儿，你的手段好毒……”房小虹扬了扬手中的竹筒，嘿嘿地道：

“没有什么，这只不过是一点小玩意，罗副首领，你现在可以领受一下蚂蚁上树那种滋味了，那是一种非常好受的味道，我想你一定很乐意尝尝！……”

他轻轻启开了那个竹筒，自里面突然涌出一群无数的黑蚁，这群黑蚁头特别大，嘴上长着一个长长的尖刺，俱缓缓的爬动，奔跑到罗战的脚腿下，慢慢爬上了他的足踝。

罗戟吓得大叫一声，道：“这是什么东西。”

房小虹冷冷地道：“这是苗疆瘴区的尖嘴虫，很像蚂蚁，最喜人血，苗疆巫婆专门拿来对付那些背叛她的人，所以此尖嘴虫又名神兵，咬人不见血，籍着吸血的时候会将本身的毒液传给对方，罗副首领，你请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将你身上的血一次吸尽，总会让你享受享受那种特别的味道……”罗战闻言大颤，悲吼道：“房小虹，你不如一剑杀了我，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整我干什么？我和你无怨无仇，你犯不着施出这种手段……。”

“嘿嘿，”房小虹嘿嘿地一声冷笑，转身和西门琦坐在一起，端起一杯酒，轻轻撮在嘴边，大笑道：

“罗兄，我敬你一杯，祝你一路快乐……”

“呃！”罗戟心里一惨，嘴里不觉呃了一声，他低头看了看脚背上，只见万般的尖嘴虫争先恐后的向自己身上爬来，一股麻痒难挨的痛苦，从脚上一下接一下的传来，那种痛苦麻酸酸的，说痛也不痛，只是奇痒难挨，心里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在骚动一样，比蛇啃在肉上还要痛苦。

罗戟痛得冷汗直流，喝道：“魔鬼，你这是那门子英雄，有种放下我痛痛快快的一拼生死，你这样折磨我……呃！”

他想起自己昔时的英雄岁月，与自己现在所受的这种羞辱，心里恍如遭到巨大的铜锤狠狠一击似的，他的心神剧烈一颤，体外所承受的压力使他喘不过气来，那阵阵形容不出的苦痛，连罗乾这样铜一样的汉子都忍受不住，可见这种苗疆尖嘴虫有多厉害了。

黑麻麻的一片，那群竖起长长尖嘴的大蚂蚁象是骤然得到了食物一样，迫不及待的向罗戟身上爬去，扬起了长长的尖嘴专找罗戟身上肉多的地方咬去，尖尖的嘴咀在肉里重重地一啄，鲜血便会向外一冒，这些尖嘴虫急忙鼓起了肚子狂吸狂喝，非将肚子胀得圆圆大大而不停止。

罗戟虽然有一身笑傲林泉，睥睨江湖的功夫，可是一旦遇上这群没有人性的尖嘴虫，空有一身幻化的功夫，一点也施不出来，他这时疼得全身直颤，身上犹如遭受了什么东西抽吸一样，那种痛苦简直不是笔墨所能形容出来的。

房小虹望了望罗戟那种挣扎苦痛的表情，不禁哈哈大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得意地问道：

“西门兄，你看我们的罗大爷还能支持多久？”

西门琦嘿嘿道：“最多能支持一个时辰……”

“哼！”鼻子里传出一声冷哼，房小虹不屑地道：

“你把他估计的太高了，苗疆尖嘴虫又毒又狠，我相信不出半个时辰，我们的罗大英雄就会化为一具骷髅，仅剩一张皮包骨了，嘿嘿！”

两个把人命当儿戏的诡诈青年杯对饮，不觉得各有三分醉意，西门琦向罗戟一望，暗中登时吸了一口冷气，只见罗戟铁铮铮的一个汉子，这时身上爬满了尖嘴吸血虫，终于忍受不了那种椎骨啃肉的痛苦而晕死了过去。

尤令人心寒的是那些豆大的尖嘴虫，这时非但没有喝饱人血的意思，反而鼓起了圆圆的肚子狂吸不休，那黑麻麻的一片，使西门珂全身都不觉起了鸡皮疙瘩，周身汗毛直竖，对于生于一身贼骨的房小虹起了一股寒意。

西门琦对房小虹整治人的手段既惊且佩，暗中升起了一股防御之心，他俩在各怀心事，醉意未消之时，突然自幕蓬之外传来一声冷笑，冷冰的笑声使两人霍然立起。

房小虹斜掌平胸，沉声道：“那一位？”

淡淡地一闪，两条人影化作一缕轻风，并肩地向外面扑去，眨眼之间消逝不见，刹时，使酒香飘鼻的大蓬幕里又恢复了死样的静寂。

幽灵似的一晃，自蓬幕外突然闪进一个鬼魅样的人影，他冷冷地看了罗戟一眼，挥手将罗戟身上聚满了的尖嘴虫弹落在地上、解开罗戟身上的绳索，将他挟在肋下如电的抢出幕外，向前奔去。

“唐兄，你得手么？”

黑黯的夜里传来一声女子的话声，唐小客身形一顿，朝悄悄凝立在夜色下的那个少女一扬手势，道：

“首领，属下幸未辱使命，总算将罗兄救出来了。”海神旅首领何小媛嗯了一声，冷寒的眸子在夜中涌起一股煞意，她轻轻作了一个手势，轻声的道：

“你向东走，那里有我们的人接应……”

唐小客一呆，道：“首领，你呢？”何小媛恨恨地道：“我来断后，掩护着你走，那个姓房的这样对待我们海神旅，这个仇非报不可，你快走吧！……”

唐小客身形跃起，斜斜的向东方穿去，何小媛等他的身形消逝，缓缓的向前移动几步，冷煞的望着奔来的西门琦。

西门琦嘿地一声，道：“何首领，什么风将你的大驾吹来了！……”

何小媛面上冰冷，有如罩上一层寒霜，冷漠的道：

“你们幽灵宫的本事愈来愈大了，居然连我们海神旅的人都敢砸了，西门琦，是谁叫你这样对待罗戟的……”

心中一寒，西门琦紧张的道：“罗副首领在我们地盘之中撒野，不将我们幽灵宫放在眼里，如果我等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嘿嘿，江湖上还能由得我们再混下去么，何首领，你这样三更半夜私探大草湖不知有何指教？要不要请里面坐一会……”

“嘿！”房小虹铁青着脸轻晃而来，阴沉的道：

“西门兄，我们中了海神旅的奸计了，嘿！这位姑娘好象就是海神旅的大首领吧，在下失敬了……”

何小媛白了他一眼，道：“你好象很不错么？连我的人都敢动手，房大英雄，你知道得罪我们海神旅的后果将遭遇到什么样的报复么？”

精光一闪，房小虹冷冷地道：“海神旅玄魔小丑，不堪一击，幽灵宫现在要统驭天下，贵旅如果识趣，当该退出大漠，否则！嘿……”“哼！”何小媛冷哼一声，道：

“你这狂妄的小子，在本首领面前，竟敢说这种话……”她缓缓的抬起洁白如玉的手掌，自掌心之中吐颤出一股幽幽的光华，斜斜地向房小虹身上推去。

“烈幽掌！”房小虹诧异的低呼了一声，凝重的将脸一沉，右掌在空中兜一大弧，迎着何小媛击来的掌劲拍去。“砰！”地一声巨响，双方身形俱是一幌，互相一移身形，相距在五尺之外，房小虹嘿嘿一声冷笑，嘴角上漾起一丝诡秘而阴沉的弧线，他身形向前一动，道：

“西门兄，命人将这个娘们截住，海神旅敢来这里发威，我们自然也得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先擒下这个小妞，你我再领兵直攻海神旅，在两日之后，我相信大漠里再没有海神旅这号人物……”

何小媛心中一寒，没有料到房小虹这个人如此阴狠，她能领袖海神旅那么多的高手，自不是平易可欺之辈，念头转动，不禁冷笑道：

“你果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不过你主意打错了，海神旅大漠之雄，如果那么轻易可以毁灭，幽灵宫也不会等待到现在了！……”房小虹不屑的道：“乌合之众也敢狂言，姑娘，你给我躺下吧！”

何小媛见他话音甫逝，身形已诡异的抢了过来，心中一凛，挥掌斜撩，电疾的击着拍出七掌，无奈对方神功无敌，功力犹在他之上，那连环七击非但没有伤着对方，反而让房小虹给逼得团团乱转，她暗中大骇，忖道：

“这个人的功力简直比西门熊还要高明，如果他真要和幽灵宫联合对付海神旅，海神旅还真不是他的敌手，我得赶快设法回去布署一切，在这里缠斗对我其实不利……。”

她大吼一声，抖手将背上的长剑掣出，轻轻一颤，悠长的剑吟之声振空响起，烁颤寒刀在空中一闪，逼得房小或身形飘退，暗中却是大大的一震。

何小媛乘对方这一退的空隙斜穿跃出，落向寂寂的长夜里，奔出五六步，只见夜中人影闪动，十几个幽灵宫的高手已截住了去路。

身后的房小虹怒喝道：“截住她！”

剑光陡地涌起，一蓬血雨弥空布起，何小媛一剑劈死两个截路的高手，斜驭长剑斜挥而出，吓得那些高手暗中一颤，纷纷退身避去。

她身形恍如一朵轻絮，在人丛中闪闪而去，对身后的嚣叫与乱吼置之不理，经过一阵狂乱的奔驰之后，这个身踞大漠巾帼女雄不觉有些劳累，她正待歇息一会的时候，背后突然响起奔驰的蹄声，何小媛心中一凛，急忙隐身于一个叠起的沙丘后面，偷偷向前面一望，只见西门琦和房小虹率领一大群人马朝着这里追踪而来。

“首领！”这是自另一个大沙丘的后面传来唐小客的话声，他伸出半个头，向何小媛招招手，道：

“首领，你请过来！”何小媛眉头一皱，轻轻地道：

“你怎么还不走，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受困了！”

唐小客苦笑道：

我怕首领有所闪失，准备在这里等你……浓重而密急的蹄声象敲起了巨鼓一样的响起，幽灵宫的高手分两队人马向这里包围，西门琦和房小虹各领一队，将唐小客和何小媛两人重重地困在中间。

唐小客神情大变，轻声的道：“首领，我们设法突围……”何小媛神情一惨，道：没想到我何小媛创业至今竟然遭到这样凄惨的局面，唐小客，假如我俩回不到海神旅，整个大漠将是幽灵宫一家的天下了，也许我们的命运如此，该死在这里……”

房小虹跨下一匹黑骑，身形一斜，奔驰而去，向这遍野隆起的大沙丘望了一眼，挥挥手，大声的道：“大概躲在这里了，你们给我搜……”

晃动的人影俱闪身朝这里扑来，唐小客和何小媛俱将身上长剑掣了出来，两人在那些扑来的人影响未刹住身形的时候，同时挥剑洒出，惨呃的痛苦声接连响起，刹时有三个怨死鬼死在两人的剑刃之下。

“嘿！”西门琦骤见自己手下连着倒下了三个，不禁目眦欲裂，气得怒

吼一声，暴身挥掌劈了过来。掌劲一吐，迸激推出，一股大力悄无声息的击往唐小客的背后，唐小客一个大旋身，沉声道：

“贼娘养的，我姓唐的就不再乎人多……”长剑化作一缕寒光，身形向前跨出一步，挥剑斜翻，对着西门琦劈来的手掌之上削去。

这一剑又快又狠，灵捷之中透着幻奇，西门琦心中一神寒，顿时忆起摩西湖武功天下无敌，自己单独和唐小客动手没有丝毫便宜可占，他心念一转，朗声一笑，道：“房兄，这小子交给你……”房小虹正将何小媛逼得没有还手的余地，突闻西门琦背后高呼，他心机深沉，暗下冷笑，充耳不闻，挥起手中三尺锋芒，一剑幻化的点了出去。“呃！”何小媛手腕上陡地一痛，嘴里不觉传出一声惨叫，长剑呛地一声摔落地上，骇得连着长长退了几步，房小虹面上罩满一片杀机，斜驭长剑指着何小媛胸前，冷冷地道：“首领，你的身手并不高明么……”

唐小客骤然看见自己首领受伤失剑，心里登时大寒，顾不得再和西门琦动手，奋不顾身的扑了过来，撩起手上长剑颤出七点银花，点向房小虹的背上。房小虹正在准备羞辱何小媛一顿，突闻背后剑风凛冽，袭体生寒，他顿时知道对方剑劲极利，遇上了空前的高手，急忙一挫身形，自剑影中闪出，他一看唐小客撩剑追踪而来，不禁怔了一怔，问道：“你是谁？”海神旅还有这样的高手么？”

西门琦急急地道：

“此人姓唐，艺山摩西湖……”房小虹哦了一声道：

“那倒失敬了！”他这时再也不敢存有丝毫轻视之心，凝重地注视着对方，唐小客可不敢恋战，左手一扶何小媛，道：“首领，我们冲！”

他一路领先，长剑如神样的撩起，连着点倒幽灵宫几个高手，这种幻奇诡秘的剑法，看得房小虹暗中大寒，怒吼一声，挥剑追来，大声的道：“今夜要是让你俩跑了，我房小虹以后也甭混了……”

突然，自黑茫茫的夜空里响起一串银铃样的笑声，这笑声，清脆中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浮荡在空中有一曲仙乐。四处的人俱是一愕，正在猜疑这笑声是发自何处的时候，幽幽的黑夜里，自那隆起的大沙堆后面，转出两个幽灵样的骑士，这两个人出现不但使幽灵宫的人心中一震，就是何小媛也是一呆，没有料到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出现，她心中一惨，黯然的低下头，眸子里已渗出一丝泪水。

石砥中象一个神似的端端地坐在马上，冷漠的没有一丝表情，在那双其寒如刃的眸子里，却有一股湛然逼人的神光，冷冷地望着呆呆而立的房小虹，在他的嘴角上牵出一丝凄迷的弧线，弯弯的有如菱角，沉稳中透出英气……而东方萍则如一个广寒宫的仙子，清丽中带着淡雅，一身翠绿色的罗衫随风飘起，幽幽的香气淡淡飘出……西门琦苦涩的道：“石砥中——迴天剑客，果然是他……”

房小虹的心神剧烈的一颤，一股寒意自心底里冒起，他神情随着石砥中的出现而不停的变化，喉结之中恍如塞着一样东西似的，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

何小媛心里一酸，颤道：“石砥中，你好……”石砥中苦笑道：

“何姑娘，你也好，你们请走，这里由我替二位接下了，唐兄，罗副首领伤得很重，回去赶快给他疗治……”唐小客一呆，道：

“你！”石砥中淡淡地一笑道：“我在路上看见罗副首领独自奔回贵旅，

此刻大概已经到了，他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所以我就赶来了……”

他冷漠的斜睨了罗列在各处的幽灵宫高手一眼，那些人心中一寒，俱畏惧地退了一步，吓得没有一个人敢吭声。他漠然的瞥了房小虹一眼，道：“房大英雄，在下斗胆向阁下讨个人情……”房小虹冷冷地道：“你还会有求于我们么？嘿嘿，这倒是希罕的事！”

石砥中淡淡地一笑道：“其实这也是多余的，如果阁下识趣就将幽灵宫的人撤回大草湖，否则死伤的不是我们，而是幽灵宫所训练的这群高手……”西门琦身为幽灵宫的主事，有什么事石砥中应该和他商量才对，可是石砥中却连瞧都不瞧他一眼，恍如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他气得全身直颤，恨恨地道：

“石砥中，你似乎找错对象了！”石砥中神情一冷，眉宇之间突然罩上一层煞气，他哼一声，不屑的扬声大笑，旋即以冰冷的口吻，道：

“大盟主，这话说得不是太幼稚了么？你有多大道行敢和六诏山并驾天下，论起房大英雄的武功比你们父子不知要高明多少，我这样做完全是给房大英雄一点面子，不然，哼！我的手段如何，我想大家心里有数……”西门琦气得一颤，道：

“你侮辱我们幽灵宫……”房小虹见情势不对，对自己十分的不利，他深知此时已非石砥中之对手，心念转动，沉声道：“西门兄，我们先回去！”那些幽灵宫的弟子象是遇上大赦一样，纷纷飘身跃上马去，西门琦见情势演变至此，只是暗叹一声，领着手下和房小虹并肩离去。

唐小客和何小媛这时也奔出数里之外，急着去照顾罗献身上的伤势，夜深沉了，黎明的步子正在缓缓的移动，在慢慢的驱逐着夜的幽影……

冷清的漠野上没有一丝人迹，旋滟的阳焰自云空中斜斜洒落下来，投落在这一片黄滚滚沙泥茫茫的一片，黄澄澄的一片，隆起的沙丘，青黄的仙人掌形成一副大漠的特有彩色，三个行旅，踽踽地孤独行走……

在大漠的边缘，有一座不知名的山，秃黄的一片，没有一棵树长满了果子，仅有稀疏枯黄了的青草，在风中摇曳，与其说它是山，倒不如说它是个大沙丘来得恰当。这时，自那神秘的大漠里并排驰来两个骑士，石砥中和东方萍冒着烈焰奔到这里，石砥中抬头看了看这座山，轻轻的一笑，道：

“方萍，我们到这山上去避避风吧……”东方萍怀疑的道：“大漠万里无云，根本没有一丝风的信息，你这样肯定的说有风暴要来，我看你不要弄错了……”“不会！”石砥中有把握的道：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了，大漠的一切变化我差不多都能看出来，不信在一个时辰之后，你就可知道我猜测的对不对了……”

东方萍轻轻撩起洁白的手掌，理了一下额前飘乱的发丝，她虽不信平静的大漠会骤然狂风怒吼，风暴乍起，可是石砥中所给予她的信念太坚定了，她将石砥中看成了神，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所以她凄迷的一笑道：“全看你的了……”

大红翘起了尾巴长长的低鸣了一声，播开四蹄向小山之中奔去，东方萍尾随而上，两人不知不觉到了半腰之上，谁知两人方始自马背上飘落，背后已响起一股劲啸的大风，东方萍回头一望，只见在那空旷的大沙漠里卷起一股黑黄的大风柱，刹时，沙悉射，烈日潜隐，神秘的大沙漠完全罩在一片风的怒吼中……

“唏唏唏——”血汗宝马突然悲鸣了一声，身形如矢，陡地飞身向山上

奔去，石砥中和东方萍同时一楞，没有料到这匹千里神驹何以会抛弃主人不顾，独自失常的狂刮奔驰，石砥中斜斜一跃，焦急的喝道：

“大红……”飘浮的红影恍如一朵红云似的消逝，石砥中和东方萍晃身直追，等到两人到达山峰之上，已失去血汗宝马的影子，东方萍神情一凝，伸手指了指山中的那一个小谷，道：

“砥中，你看那个小谷……”在那个小山谷里，这时居然是一片翠绿，婆娑的树影，青绿的草丛，最令人奇怪的是这谷里，尚有一条麻石铺就的石径，直通谷底，石砥中一怔，禁不住被这个神奇的地方所吸引住，他脑海之中意念一动，忖道：

“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这里隐有世外高人，还是前朝遗民避难至此，这里隐秘异常，人迹罕至，莫不是江洋大盗坐地分赃之处……”

这些纷沓的念头在他脑海之中一闪而逝，他向东方萍一招手，身形陡地一旋，顺着山石向谷底落去。身形甫落谷底，一阵清馥的花香飘送而来，中人鼻息欲醉欲痴，东方萍深深的吸了口气，轻笑道：

“好香的花，我们进去看看……”石砥中凝重的瞥了四周一眼，道：“萍萍，这个地方不比寻常，仅看这里的栽植就知此间主人绝非俗人，或许还是武林前辈……”“话音未逝，他陡地觉得有一道无形的气体向自己身上推来，急忙一个旋身顺手一带东方萍，飘退五步。“嘿！”冷冰的低嘿声在耳中响起，只见一个装束怪异的汉子，满含敌意的瞪着他俩，这汉子赤足坦臂，手里提着一柄长剑，他冷冷地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来这里有什么事？”东方萍见这个汉子口气不善，一身装束简直不是中原人氏所有，尤其是手臂上套着两个金环，走起路来会发出金击之声，她闻言秀眉一竖，冷冷地道：

“你是干什么的？躲在这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个赤足的汉子身形突然大变，冰冷的目光里刹时涌满了无限的杀机，他闪身将长剑探出，沉声喝道：“你们找到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二位朋友，凭你们那点道行还差得太远，识趣的给我放下兵器……”

东方萍冷笑道：“好大的口气，你是谁？”这汉子冷冷地道：

“叫恩达的就是我，小娘子，你长得倒象个人样，我真不忍心将你一剑杀死，还是叫你的汉子来吧，也许他还堪我一击……”

这个人嘴里的话声太粗，东方萍虽然和石砥中相恋已久，也不觉得满面羞红，她气得全身直颤，恨不得立时出手教训这汉子一顿，可是石砥中始终没有什么表示，只是冷冷地望着恩达，她向石砥中瞥了一眼，征求他的意思。石砥中双手一拱，道：

“这位朋友请不要误会，在下有一匹牲口不慎失落在贵山，如果那头牲口在贵处，请交给在下，……”“嘿！”恩达冷笑道：

“鬼话，半掩山素无人迹，怎会这里丢掉东西，野汉子，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能赢得我手上这个伙计，不要说是区区一个牲口，就是皇帝老子的头上宝冠，我也能赔得起，只是恐怕你没那个能耐……”这个人口气之大态度之硬，迴天剑客石砥中还是初次遇见，他怔了一怔，猜测不出这个人倒底是什么来历，当时将脸色一沉，冷冷地道：“朋友，还是请转告贵主人一声，我们不敢打扰贵主人的清修，只望能将在下之失骑放回……”

恩达斜挥一剑，沉声道：“不要多说了，你只要赢得在下手中宝剑，敝主人自然会见你，还保险将你们的的东西找回，不过你若在我手下走不过十招，根本不配见我主人之面，在下就能代主人修理你们两个不怕死的野种，切记，

仅仅十招而已，这十招关系你俩的生命，与敝主人的荣辱……”他轻描淡写的一剑挥出，都已显示功力的深厚，石砥中心中一凛，可瞧出这汉子不简单了，单从对方的握剑的姿式上，已知这人在剑道上确实下过一番苦功，否则他也不敢说出这样的大话了。

恩达手下丝毫不留情，交待清楚之后，身子向前连跨三步，手中长剑突然在空中一颤，数缕剑影片片洒出，点向石砥中身上重穴之处，俱是诡异幻化招式。

石砥中凝重的大喝一声，身形斜斜飘起，呛地一声，一蓬旋滟的剑光脱空跃起，金鹏墨剑化作一缕银练迎向对方的长剑，叮然声中，双方身形同时一晃，俱暗骇对方这种神奇通灵的剑招剑术，是自己平生所遇的劲敌之一。

恩达嘿嘿地一笑道：

“阁下这招‘鸿飞九幽’可谓施到绝顶……”

石砥中没有料到自己甫出一招，对方便能认出自己的招式，而自己却没有看出对方是出于何派的剑技，相形之下，岂不是自己的剑法要逊于对方太多，他一念至此，惧戒之心立生，暗中将功力逼聚剑尖之上，静静的等待对方这致命的一击。

恩达击出一剑之后，并没有立时动手，他凝重的望着对方，两只冷寒的日子益发变得冷寒，他凝重地道：“这招你要注意了，我出手之时绝不顾丝毫之情，剑势一发，立时可见分晓，你自己得好好应付！”

他随手抖剑一指，缓缓的朝石砥中劈去，这一剑轻灵中透出神奇，缓慢中隐含风雷，论架式极不象是在较技，可是那层层推动的剑风嗤嗤作响，东方萍看得心神大颤，一颗心几乎要跳出口腔之外，紧紧的望着石砥中。

石砥中巍如泰山，对那连串刺耳的剑风声毫不理会，手中长剑仅是平稳的搭在胸前，斜曲而出，却并没有出手的意向，令人怀疑的是他这时凝重中又带着清悠，索性将双目垂落，对恩达所推来的寒剑瞧都不瞧一眼。

恩达双手握着剑柄，凝重的向前推动，可是他的双足钉在地上却不敢移动分毫，剑芒妙闪，已逼及石砥中前胸，他还没有迎架或是伤敌的动作，恩达看看自己的剑尖离对方仅及三寸之时，突然一撤长剑，狠狠地道：

“你怎么不动手？”石砥中双目一睁，淡雅的道：“我动手就败了，你这一手制动，只要我一露痕迹，不论那个部位都在你的剑刃范围之内，我只有静中求动，动中求静，对于你的攻势不理不闻，这就是上策！”

恩达冷笑道：“我只要略进三寸，你就死在我的剑下了！”石砥中朗朗大笑道：

“那你为什么不出手呢？我已看出你的剑长不及远，就差那么三寸而无法取得人的优势，你的剑法虽然凌厉却并非是没有缺点，象刚才那种情形要是换别人，此刻恐怕已经躺在地上了，恩兄，你说的是么？”恩达脸色稍松，冷漠中浮出一丝钦敬之意，他冷冷地道：

“这么说阁下是比我高明了……”石砥中摇摇头道：

“高明倒谈不上，不过是因地制宜，这时想出破解你这一招的方法而已，如果恩兄抽剑变招，两招同施的话，在下就没有办法承受的住了……”

恩达虽然没有出现过江湖，但对各家各派的武学却很清楚，他见石砥中毫不隐瞒的将自己的弱点说了出来，心中更加敬佩，只是始终将石砥中看作敌人，在各方面都存了提防之心，所以他斜曲长剑，问道：

“阁下果然是个大行家，听你说了这么多的道理，你也总得露一手给在

下瞧瞧，否则余下八招我只好再次领教……”这种要求并不算太过份，象恩达这种身手的人骤然碰见一个可堪言敌的高手，那能不砰然心动，他晓得在见识方面不如石砥中，在武功方面也一定稍逊一点，所以他要求石砥中露一手，只要对方表现的能够过去，这次比斗在这里也可以结束了。

石砥中可为难了，他虽然在剑道上修养很深，却不知该施出什么招式比较恰当，又要使恩达死了这条心，又要在不伤和气的情形下收手，他脑海中念头直转，登时想使出达摩三剑中的起手式，这招虽烈，却深藏而含玄机，寻常人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招什么式子，他肯在恩达面前露出这一手，可见得他是如何看重恩达了，石砥中双手握柄，金鹏墨剑斜垂地上，然后缓缓的抬起，直射空中。

恩达现下所学已集各家所长，可是就没有办法看出这是那一派的剑招，在他看来这一招稀松平淡，除了略含玄机，隐势沉凝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只能怪他道心不固，一时无法领会出其中的奥妙，拿了金条当铜铁，所以轻视之心一生，不禁哈哈大笑道：

“这招在点象仙猿剑法的仙人摘果，也象是西域墨家枪法中的‘血戟长空’阁下懂得还真不少，剩下八招你准接下来，这八剑在下要你舍剑逃生……”“哼！”突然自谷底里飘来一声冷哼，恩达吓得全身一颤，惶悚的斜垂长剑恭身的立在地上，只听一个恍如梦幻中的声音，道：“你有多大见识敢遑论天下剑圣之最……”

石砥中心中一颤，抬头望去，只见一个仙风道骨的清癯老人身着白罗衫轻闪跃来，在他身后紧紧随着四个精壮的汉子，这些人装束却与中原特异，尤其那个清癯的老人白眉如银，长髯飘飘，一身白服恍如仙中之人。

恩达吓得恭身道：

“法相大人，小童知罪……”这个清癯老人哈哈朗笑道：

“一个守谷童子就敢谈论天下剑法，你也太替主人丢人了，瞪起眼睛看看，人家那一手才是真正的剑法，如果你要冒然出手，那一剑准将你的脑袋削去一半……他目中神光炯炯，注定在石砥中的身上，问道：

“小友已得剑道之精，老汉文法相身随先皇避难此地，素不和外人往来，不知小友因何追踪至此……”石砥中朗朗地笑道：

“这全是误会了，在下只欲避大漠之强风，无意在这里走失了血汗宝马，一路追踪所以闯进这里！”文法相双目一睁问道：

“你是说名传大宛国的红玉宝马！”石砥中一怔，道：“在下那头宝马跑起来确实会淌血汗，但不是叫红玉宝马，如果文先生肯将此马还给在下，我等立即退出！”文法相神情一凝，道：

“神驹通灵，善于择主，大宛国虽然以产汗血之马闻名于世，却没有一匹赶得上红玉之种，此种仅大宛国王室有几匹，而最终惨死病中，时至现在尚有一匹红玉旋落在外，乃是大宛国追寻已久的国宝，红玉宝马性情暴烈最是认主，小友也许不会是他的主人……”

东方萍闻言大怒道：“大红平日温顺善良，今日不知怎的狂性大发，奔进你们这里，文先生只要交出大红，就知道他是不是我们的了！”

文法相面上一冷，道：“这位姑娘可知这里是什么地方？”东方冷笑道：“我管他什么地方，只要大红找回来就行了，不论是谁都夺不去我们的马，文先生此意不要强占灵骑！”此言一出，恩达同那四个精壮的汉子同时大怒，俱气得目中喷火，含愤的瞪着东方萍，他们各握剑柄，大有出手之意。文法

相漠然的一笑道：

“我堂堂一朝丞相岂会掠夺别人的东西，姑娘，你也太瞧不起老夫子……”他气得长髯一飘，道：

“二位的身手足可睥睨江湖，但要在这里乱闯，似乎还差得太远，也许你们是受人所托来追查我们的形踪，可是你俩疏忽了一点，先皇等避难于此整整三代，虽然与世相隔，却没有人将武功搁下，如果不信，我可让你瞧瞧。”他随手轻轻一接，只听冬地一声巨响，只见一棵古柏迎声而倒，石砥中和东方萍同时大惊，对这个老人功力又骇又畏，尤其这个老人的身世，说得简直象神话一样，任何一人都不会相信一国之都居然会躲避在这里。

石砥中摇摇头道：“文先生误会了，我们来此决没有探寻贵皇形踪之意，这里平静安乐无异是世外桃园，我等只要出去，决不敢对别人提半个字，这样打扰已经很不安了，那敢再让些凡夫俗子来骚扰你们的清幽……”文法相冷笑一声道：

“没有那么容易，这里出现人迹也不是第一次，按着以往的规矩，你们要受七刑八兽之苦，念在你们也是武林一脉，老汉代我皇作主，只罚你们永不出谷一步，做敝皇的一班随从，这样待你们可说是宽大了一点！”“呸！”东方萍气得啐了一口，叱道：

“你这个老不死的，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是什么人，居然敢留下我俩做你们什么鬼皇的随从……”

“住嘴！”文法相面上其寒如铁，沉声道：“你这小孩子居然敢侮敝皇，犯下弥天大罪，本来还有饶恕你们之意，现在，老汉只有对你不客气！”

他斜睨了身后那四个汉子一眼，道：“骆宾，给本相将这个女娃擒下来……”“是！奴才遵命！”

左侧的那个汉子随影踱了出来，他浓眉环目，鼻子高高的有些不象是中原人氏，腰里系着一条大草绳，卷起了裤角，赤着巨扇似的双足，伸手拔出腰上悬着的长剑，在空中挥了三次，噗噗的剑气声缭绕响起，手劲竟是很大。

骆宾怨毒的看了东方萍一眼，道：“你过来！”东方萍眉毛一挑，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支配我……”骆宾冷漠地道：

“姑娘，你辱及敝皇，罪无可赦，现在你可要小心了。”他身怀异派绝学，手中长剑一颤，跃身冲过来，剑影如虹，手法之怪异，招式之绝奇，非但是东方萍见所未见，连石砥中这等高手都不觉为之目眩。

东方萍身随形起，迎空撩起纤纤洁白的玉掌，在空中兜起一个半弧，对着骆宾的身上拍去。

掌劲进溅，激旋劲荡，那股庞大的力道重逾近千，骆宾只感压力奇重，呼吸沉重，他暗中一寒，大吼道：“看不出你这小姑娘还有二下子。”

圆溜溜的身子灵诡的一旋，巧妙的转到东方萍的身后，此剑斜吐，一缕奇快的剑影戳向东方萍的腰际。

石砥中看得神色动容，道：“‘六龙迴长’东方萍快退手！”

东方萍毫不犹豫的跃起身形，在空中一个大盘身，斜掌两臂拍出，浑厚的掌劲悄无声息的击在骆宾的身上。

“呃！”骆宾没有料对方变招这样迅速，手法这样凌厉，稍一疏神胸前便中了一掌，他痛得惨呃了一声，身子连着剑退出七八步，神情陡地，面色苍白额上居然渗出了汗珠。

“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急烈的喘息不止，他略略平复了一下自己，左

掌紧紧的接着胸口。

他怒吼道：“你并不高明，这一掌我骆宾认栽了！”文法相脸上冷冷的没有一丝表情，怨眼的望着石砥中，他很严重的将骆宾叫出来，自己闪身踱了过来。

石砥中庄重的道：“文先生要指教几招么？”

文法相冷冷地道：“不错，我现在才看出你是个可怕的人物，如果今天让你们出得这谷中一步，我姓文的就要血溅在你面前，相好的，你那位朋友并不高明，高明的是你提醒了她，否则我手下决不会怎么快就败了……”

东方萍不屑的道：

“你好象对自己手下很自信！”

文法相怨毒的盯了她一眼，道：“当然，我这四大勇士都是亲手训练出来，他们深浅我比你清楚，以你这点雕虫小技在本谷是算不上一个人物，敝皇的随身哪个都比你强……”。

这一着使东方萍极为生气，她气得粉靛羞红，银牙暗干挫，若不是碍着石砥中的面，她准备和这个老东西拼命，她忿忿的道：

“你满嘴胡说，当心我打掉你的牙……”

文法相摇摇头道：“你差得太远，还是由你的汉子来吧！”

石砥中随手将金鹏墨剑一抖，一股闪颤的青芒溢出，也晓得今天之事已不能罢休。

向前一跨步，道：“文先生如肯指教，在下极感荣幸？”

文法相冷冷地道：“你不要太高兴，我一出手生死立判，你还是小心点好……”

他凝重的一吸气，双掌缓缓的立了起来。

石砥中见他说得这样慎重，一般凉意从自己心底升起，他深知对方功力高绝，敢尽夸海口必然有着十分的把握。

他神情一凝，道：“文先生敢情要和在下过招！”

文法相得意的道：“相好的，你不要小看我这双手掌，能在我掌下走过百招的人绝无仅有，你还是出手吧！”石砥中将神剑一弃，道：

“文先生不肯以兵刃见赐，在下只是空手和先生走几招，我石砥中在江湖上从来从不占这个便宜！”

文法相见石砥中果然将手上神剑缓缓返归剑鞘之中，心里不禁一急。

他向前连奔二步，着急的道：“生死之关，岂能儿戏，我敢这样和你动手，自然有不畏你神剑的方法，相好的，你还是不要空手的好！”

石砥中剑还鞘中，摇摇头道：

“文先生不要客气，我们还是空手对招，这样也不会伤了双方的和气，先生是主，请你出手……”

文法相冷哼一声道：

“相好的，掌下无好手，拳下无好伤，这一动手是生死之情，你不要照顾和气，尽量下煞手，因为我们双方的和气早已不存在了……”

他双掌一立，陡地往外一翻，一股浩瀚的大力汹涌荡出，这仅是一个试探，还没有真正的接触呢。

迴天剑客石砥中可算是真正遇上行家了，他凝重的长吸了口气，全身的衣服隆隆的鼓了起来。

左掌护身右掌，平摆，两道油光紧紧的逼落在对方的身上，因为各家动

手，先机在先，稍一疏忽大意，立时可判生死。

两人俱是紧张的盯着对方，轻易不肯出手，文法相身躯微弓，绕着石砥中身边走，寻找适当的时机准备动手。

在文法相绕走第三匝的时候，他的身形恍如幽灵样的跃了起来，身形下护右掌如山的击了出去。

石砥中大喝一声，右掌向上一抬，在空中一拍，一股强烈金石的劲气澎湃的推了出去。双方的出手，都是快的令人目乱神摇，周围的人同时神情大变。

“砰！”

掌劲相触空中陡地闪起一声如雷巨响，残枝断梗，滚沙扬尘，随着这声巨响之后，谷底里响起一连串的隆隆迴音，震得观看的耳鸣心悸，骇然楞立在地上。

这互击一掌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动静，文法相依然是凝重的站着，只是他的双足已深深陷进泥中，低垂双目，眉宇斜垂，远远看去好象是老僧入定，只是有一宗令人诧异的是他嘴角上流过一丝鲜血，徐徐流出……

而石砥中更不同了，他的精神萎缩，面色枯黄，虽能依然钉立在地上，可是胸前都洒满了一蓬鲜血，那是自他嘴里喷出来的，他右掌半伸，逐渐的下垂，恍如再也没有力量支持那条手臂……。

东方萍神情一怔，颤声道：“砥中！”

艰涩的动了动嘴唇，自石砥中嘴里慢慢迸出一个字：“我！”

情形太明显了，他已受了严重的内伤，这是他生平第一遭遇上的劲敌，仅仅一掌就分出了胜负。

东方萍忿愤的瞪了文法相一眼，道：“老杀才，你现在可得意了……”

文法相对她的怒吼充耳不闻，只是脸上浮现出一丝胜利的微笑，双目缓缓的睁开，冷冷望着东方萍。

东方萍心如刀绞，一见文法相那种令人气愤的神情，顿时激起她心中的杀机，她好象失去理智似的，伸手击出了长剑，冲了过去。

一扬手中兵刃，叱喝道：

“老杀才，你再打死我吧……”

“砰！”数道寒冷的剑光自空中布起，只见思达和另外三个汉子俱斜剑拦了她的去路，这四个虽然一言不发，可是目中所流露出来的恨意使东方萍心冷。

三十二

东方萍白发抖动，眸子里泪水盈眶，她气得一声清叱，挥剑向这几个汉子攻去。

她这时心存拼命，出手尽是攻敌的招式，恩达和其余的人俱是一寒。竟被她逼得后退几步，可是他们却联成一条防线，决不计东方萍攻近文法相的身边。

文法相终于开口了，他力衰的道：“姑娘，你还是冷静一点，他并没有死……”。

东方萍厉笑道：

“这和死有什么差别，他人虽然能勉强活着，可是那身功夫可完了，老奴才你的手段好毒！”

文法相痛苦地道：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姑娘，老汉并不比他好了多少，如果我不这样做，往后的局势谁也不敢预料，因为他的功夫太高了，高的几乎没有人能治得了他……”。

东方萍见石砥中星目半闭，面若金纸，心神剧痛之下，再也顾不得任何后果，她是堂堂的一派之主。

摩西湖对医道也略有研究，所以一眼便已瞧出石砥中经脉受气血逆流所伤，虽能保全了一缕残命，那身功夫可要全废了。

这是一段很危险的过程，若再没有一个功力超过石砥中的人替他打通七经八脉，石砥中在武林中的生涯，至此也就告一段……。

落所以东方萍心神俱碎，形同狂痴，在神智迷乱之下，运起长剑对着这群伤害石砥中的人拼命攻了过去。

文法相苦于一时不能行动，无法阻止这个痴情少女的拼命，在那撩起的剑光中，东方萍已伤了一个，将一个汉子的大腿狠狠的劈了一剑。

那个汉子呀地一声大叫，痛苦的退了下去，一股湿淋淋的鲜血自他腿上顺流而下，急忙奔回谷中。

恩达挥剑斜斜攻出一剑，大吼道：“姑娘，你是个女人，我们不愿和你动手，希望你乖乖的放下长剑，只要我们的禀告敝皇，便可放你一命！”

“呸！”东方萍发望散乱眸子里燃起怒火比烈火还要凶烈，她不屑的呸了一声，清叱一声道：

“女人又怎么样？难道女人就得该死，恩达，你们那个什么鬼皇帝，怎么不滚出来，出来我准给他一剑！”

恩达神情一变，喝道：“你说什么？”

他对皇主尊敬的有如一个神，一听东方萍辱及皇主，手下再不留情，大吼一声，奔过去挥剑直攻。

“住手！”

恍如是个九幽里的金钟，清朗的轻喝传进每一个人的耳中，恩达一呆，恭肃的垂剑立在地上，连受伤极重的文法相都不由得全身抖颤，肃默的低下了头，颤声的道：

“皇主！”

这出现的那个中年汉子，一身黄袍龙纹，在平淡中透出一种雍容的高贵。双目清澈深邃，鼻梁挺直适中，薄薄的嘴角现出一个丰润的弧红。一股

令人肃然的威严使所有的人都肃静下来，连东方萍那样蛮刁的人都觉得有些不自在。

这中年汉子向东方萍微微一笑道：“我这些随从得罪了姑娘，请姑娘原谅！”

东方萍冷冷地道：“你是谁？”

这丰朗的汉子淡淡地道：

“大宛国第十七代皇主！”

东方萍一呆，没有想到大宛国一国之君会在这里出现，她无法猜测出大宛国主因什么原因隐身在这里，心中疑念丛生，却不好出口相问，只是冷冷地道：

“怪不得那么神气，原来还是一方的君主呢？你的手下将敝友打得这个样子，你总得还我一个公道……。”

大宛国主神情庄重的道：

“当然，我会使姑娘满意！”

他斜睨了文法相一眼，严厉的问道：

“谁要你下这样的重手，对付一个无怨无仇的人！”文法相职责在身，这时又不便启口，他惶恐的道：

“臣恐他俩是追寻皇主的对头……。”

大宛国主冷冷地道：“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明，你就将人伤得这个样子，如果不是我闻声出来，这位朋友的一身功力岂不是要废了！”

文法相焦急的道：

“皇主，这不可以的……。”

大宛国主冷吼道：

“有什么不可以，君子之量大如海，我们虽然避难来此，也要有仁义之心，你难道不知道仁者无敌的大道理！”

文法相一听皇坚持主要救助石砥中，心中急得忐忑不安，他是一朝之相。

他所负的使命是照顾皇主的安危，如果皇主只因一念之仁，而惹下杀身大祸，叫他如何向大宛国万千百姓交待，他脑中念头直转，苦苦地道：

“皇主，请三思……。”

大宛国主坚决的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赶快给我将这位朋友抱进我的修道之处，我要在三个时辰之中，使他恢复功力！”

文法相暗中焦忧，惶悚的道：“这事要多多的考虑，皇主，皇主，你……。”

大宛国主忽然变色，道：

“你的胆子好大，居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虽然我们在此已有数代，大臣不必再论皇室的规矩，但是只要在我身边的一天，你就得听我的……。”

他坚决冷冷一笑，向东方萍庄重的道：“姑娘，请你不要焦急，我保险贵友没事……。”

他乃是一方之尊，一举一动中都透出与人所不同的地方，在平淡之中有一股使人不可抗拒的威严，东方萍虽然怒火高燃，在大宛国主之前竟然发作不出来。

她轻轻拭了一下泪痕，道：“如果他好不了，我非要文法相抵命不可……。”

大宛国主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生气的瞪了文法相一眼，伸手在文法相身上拍了几掌，文法相身子剧颤，居然能够活动了。

文法相恭身的道：

“谢皇主援手之恩……”。

大宛国主恍如没有听见一样，转身向深谷之中行去，文法相摇了摇头，拼着身上的重伤，小心的将石砥中抱了起来。

东方萍杀机现眉，冷冷地道：“你小心点，要是你敢暗施手脚，我非杀了你不可。”

文法相苦笑道：

“你难道连老汉都不信！”

东方萍冷哼一声，道：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谁知道你存了什么心，老狐狸，我希望你老实点，小心我的长剑不认人……”

文法相这时不愿再和这个刁蛮的少女斗嘴，抱着石砥中向谷中行去。

东方萍紧随文法相的身边，长剑飞闪，只要石砥中一有不幸，她首先要杀死文法相。

一行人绕过石谷底在一个大洞之前停住身子，东方萍剑斜斜的向前一推，冷冷地道：

“怎么不走了！”

洞中突然响起一声轻笑，大宛国主淡淡地道：

“将这位朋友抱进来！”

文法相颤声的道：“皇主这不是儿戏呀！”

东方萍晓得文法相有意刁难，长剑抵住文法相的背心，一股杀机在她脸上浮现出来，她冷笑道：

“进去，时间晚了你要负责！”

文法相静静等了一会，听不见洞中的皇主话声，他心中大寒，晓得皇主因为自己抗拒命令而生气，他神情一惨，暗然的一声长叹，道：

“皇主，臣进来了！”

那个大洞中没有一丝灯光，黑黝黝的看不见里面的情形，文法相恭顺的走了进去，东方萍正要追随而去，突然瞥见恩达等俱愤怒的瞪着她，象是阻止她的行动一样。正好这时大宛国主的话声传出道：

“姑娘，请你不要进来，这地方不适合女子进来，只有委曲你暂时和贵友小别一下，本皇主已将你的时间安排好了，文法相会领你去各处看看……”。

东方萍冷冷地道：“这里没什么值得看的，我在这里等他好了……”。

洞中的人传出一声轻轻的叹息，轻得有如沉潭中丢进一颗石子，但这声叹息却使东方萍一颤，不自觉的一怔。

文法相面若死灰的自洞缓缓踱出，他怨愤的望望东方萍一眼，自怀中拿出面颊丹药吞进嘴里，道：

“姑娘，请！”

东方萍冷冷地道：

“我不去！”

文法相尴尬的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他忙吩咐道：“给东方姑娘拿一张软榻来，她要休息一下！”

恩达急忙应声而去，不多时由两个汉子抬了一张软榻行来，东方萍也不客气的躺在上面，星眸一垂，养起神来。她的眼睛甫低垂下去。

眼前陡地闪起一荡凄茫茫的大雾，在这云茫茫的海里，她恍如看见有一个人向自己走来，她的心神一紧，只见一个满身都是血污的人临近她的眼前。

她全身陡地一颤，痛苦的道：

“ 砥中，你…… ”

只见石砥中全身溅血，双目深陷，一种痛苦而又冤枉的表情在他脸上显现出来，他声音低哑的道：

“ 方萍，我已被人害死了！ ”

东方萍轻声低泣，道：

“ 你是怎么死的？ ”

石砥中幽幽的道：

“ 那个皇主，大宛国之主，萍萍，你没有办法替我报仇，赶快的逃命，或许你能逃出这个鬼域！ ”

“ 啊！ ” 东方萍悲愤的道：

“ 我要替你报仇！ ”

这声恍如不是发自一个少女的嘴里的大吼，使东方萍顿时清醒了过来。

眼前云散雾失，原来是南柯一梦，她诧异的望了望四处，除了文法相一个人坐在地上疗伤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变动，只是恩达他们已不知何时离去了。

但是刚才那梦境之中犹在东方萍的脑中，她早悚的全身直颤，只觉一股冷气自心底之中缓缓升起。

她暗中心寒，忖思道：

“ 这个不祥的梦境来得这么突然，又是那么的清楚，难道那大宛国主心机诡诈，假借替石砥中疗伤之名，而暗下毒手，如真是这样，石砥中一定是幽魂不散托梦给我，要我给他报仇，只是世间难道真有鬼魂之说…… ”

她因那梦中所给予她的刺激很深，所有的坏念头都涌进她的心里，她霍地自软榻上跳起来。

大声的道：“ 我要去看看他！ ”

文法相缓缓的启开了双目，冷冷地道：

“ 姑娘，你已睡了四个多时辰了…… ”

东方萍心中一惊，没有料到自己会睡到这么长的时间，她抬头看了看云空。

只见稀疏的寒星闪动神灵的小眼睛在眨动着，一斜明月斜斜横挂在云深处，她暗暗地叹了口气，不觉的又在怀疑刚才梦中所见到的一切。

文法相冷笑道：

“ 姑娘，你要去看谁？ ”

东方萍只觉脸上冰凉凉的，胸前沾湿了一大片，她伸手摸了摸脸上，只觉泪渍未干，入手湿濡，原来刚才在梦中还哭了不少时候，她此时心中空荡荡的，连一丝念头都没有，心里只有石砥中的幻想……。

她冷冷地道：

“ 我要去看看石砥中！ ”

文法相摇摇头道：“ 我们皇上正在施出大宛历代相传“ 流靠神功 ” 替石砥中疗治身上的奇经八脉，这时最不可受人打扰，你这一去可能会误了他的生命！ ”

东方萍果然觉得自那黑黝黝的大洞之中飘出一般怪异的味，可是吸进

鼻息之中却有一种淡雅的清香。她这时深信梦中情景逼真，不管文法相说得如何庄重，她都决心要进去一看，身形一跃，道：

“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文法相的职责是守让着这皇主练功坐功的地方，他一见东方萍不知好歹向里面闯进，顿时大怒，身形凌空跃起，大掌陡地圈一个大弧，击出一掌，喝道：

“你再不听劝告，老汉就不客气了！”东方萍冷冷地道：“你不要鬼吼，没有人会怕你！”她身为摩西湖之主，那身武功自然也不同凡响，身形斜旋排着击出七八掌，文法相虽然功力极高，可惜巨伤还没有康复，功力上打折，这一时竟被逼得连连后退，可是他的责任在身，始终占住洞口之处，不肯让开。

文法相沉声道：“你再等一会，敝皇也许快要出来了。”东方萍满脸杀机的叱道：“还等什么，四个多时辰过去了，也没见石砥中好生生的出来……”她气得神情苍白，喘息的道：

“我看情形太令人怀疑了，说不得你们那个什么鬼皇居心不良，暗中将石砥中谋害了……文法相气得大吼道：“你怎么可以辱没敝皇，我皇仁义四方，岂会是那种市井小人，姑娘你说话可得放尊重点……”

“嗤！”东方萍冷笑道：“我偏要说，看你把我怎么样？”文法相也忍耐不住这个少女的讥讽，他身形魂地一退转身向黑幽幽的洞里拜了三拜，大声的道：

“我皇在上，东方姑娘轻视我皇，羞辱大国之王，臣不能再忍受了，臣只能使出“送魂降魔神功”将这羞辱我皇的草民杀死，然后再自断气脉身死！”

他顶拜完毕，脸上突然涌起一股浓浓的杀机，嘿地一声，右掌曲伸左掌把拳身上衣袍隆隆鼓起，头上万千发丝竖跃起，那狰狞的神情看得东方萍心神大寒，不觉得闪身退了几步，双眸不瞬的盯着那个阴沉的老人。文法相这怒道：“纳命来！”自他撩起的右掌里，缓缓吐乌乌的流闪光华杀机隐现，扬掌向东方萍的身上逼来……。

东方萍颤声道：“你这是什么功夫……”她从没见过这种怪奇的功夫，不禁被对方这种狰狞的形象所震慑，吓得身形一闪，又退了二步。

文法相阴沉的道：“现在我不会再饶你了，姑娘你给我跪下！”

当这个老人决定要杀死东方萍时候，他再没有什么顾忌，只要为皇上尽力那怕是立时死去，他都不在乎，所以他冷酷的将手掌扬起，缓缓的向前推去……

“文法相！”这微弱的喘呼声恍如自隔墙的石壁里传出来的一点声音，低细的几乎不可闻见，文法相全身直颤，回头道：“皇主！”大宛国主满脸病容斜斜的倚在洞口的壁上，他脸上汗珠直流，双目神光顿散，象是骤然得了一场大病似的，他嘴角上漾起一丝淡淡的微笑，喘息的道：

“你身为一朝之巨，怎么这样糊涂……”文法相恭敬的道：“她言词辱及皇……”大宛国主摆摆手，道：“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东方萍这时只盼石砥中安然无恙，一见大宛国主独自出现，她身子向前连奔，数步焦急的道：

“他呢？”大宛国主嘴角一掀，轻轻地道：“石兄很好，你可以放心了……”话声方始消逝，石砥中精神丰朗的自那洞里缓缓地走了出来，他满面红光，根本没有一丝受过伤的样子，他奔出来紧紧握着东方萍的手，激动的道：

“萍萍，我好了，刚才你焦急呀……”东方萍低下头来，轻轻的道：

“你很坏，明明知道我焦急，还故意这样晚出来，要是你再不出来，我可能就要杀进去了。”大宛国主见她说得真情流露，一片圣洁的光辉，在她那美艳如玉的脸上浮现出来心里非常的感动，想起自己一国之主尚未有一个真正可堪真情的伴侣，心里更是一阵黯然，他正容的道：

“石兄，你真有福气，得友如此，这一生还有什么可以求的，小弟能得识你这样一位朋友，也是三生有幸。”石砥中哈哈地道：

“仁兄以一国之尊，降荣和小弟结交，此是小弟之福，蒙你耗功舍救，小弟无以报答，如果仁兄没有什么顾忌，可否将隐身此地之苦衷告诉小弟，也许小弟能略尽绵薄，为仁兄略略效力！”

大宛国主惨然的道：“你我已结为兄弟，这事自然得告诉你！”文法相心里一急，道：“皇主这千万不可！”大宛国主双目一瞪，道：“你懂得什么！”他向石砥中淡淡地一笑道：

“石兄，请随小弟去‘万圣轩’叙话！”说着当先领路向前行去，浓浓的夜里，飘起了清凉的夜风，阵阵香幽清馥的花香，随着清风吹来。在黑夜里，深幽的大谷燃起了十盏绿绿的灯影，过一片花园，二列青翠的古柏分道而立，在这碎石铺就的小道尽头，出现一座灯火辉煌的大殿，暗藏在这竖立的山壁里，若非灯火辉煌，实难看这栋巨屋的伟大。

清莹的玻璃瓦反射出道道青光，斜飞而起的篆角，挂着摇曳的风铃，在冷清的长夜里，传来乐音似的连串响声，夜之神美再配上这清新的风铃声，确实会使人为这异丽的夜而沉醉……尤其是那令人心醉的花香……

“万圣轩”三个篆体大字，金光流艳的闪射出来，一阵低细的乐声自里面传出，恍如是仙乐一样的悦耳，只听“万圣轩”中响起一声清丽的话声道：

“万圣亲临……”

静谧的夜是神秘的，温声的夜是甜蜜的，在这温声而静谧的夜里，“万圣轩”三个篆体金字，映着灯火闪射出流艳的金光，一阵低细乐声自里面传出，仿佛是来自九胸幻境的仙乐，是那么美那么令人陶醉……

绿竹乏声缕缕响起，瑟瑟之声袅袅飞传，这那象个人间，简直是块仙境，人临其中，犹如登羽化仙，乐乐乎不知所云，渺渺然直登广寒……东方萍沉醉乐声之中，不觉脱口赞道：“好一个万圣轩，大皇帝，你的生活好逍遥……”

石砥中见东方萍语含讥讽之意，急忙道：“萍萍，不得无礼……”大宛主之国胸怀辽阔，没有一丝帝王的气息，他淡淡的一笑，脸上在壮严中浮出一片惨然，凄凄惨惨的道：

“没有关系，逍遥之中有苦惨，欢乐之中有忧伤，东方姑娘，这里虽是我的乐园，却也是我的填土……”语中没含哀伤，神情至此突然一惨，石砥中和东方萍俱是一愕，没有料到堂堂一国至尊居然也有这多辛酸，如是看来，世上难有完美之人，更没有幸福之士，所谓鸿飞冥冥阳中福，形形色色入中路，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

“万圣亲临……”珠玉般的清唱，有如夜中响起的声，清幽的绿竹突然一顿，自那灯火辉煌的殿里，缓缓渡出四个粉红色罗衣的美丽少女，恭敬的排立在殿门两旁，冷清寒风飘起罗衫裙的，露出洁白的玉虔，与灯火争辉……

大宛国主伸手礼让，道：“二位请！”那四个身着粉红色罗衫的美艳少女手挑珠红八角纱灯，足覆绿缎软鞋，纤纤细细身子如风中细柳，向那波光

流影的金殿之中行去。

东方萍和石砥中只觉眼后大亮，耀眼的灯光照得目乱神摇，红漆的两列石柱，上面盘龙浮云，镶着蓝玉的壁顶，闪烁着青莹的流光，在那迴光照人的屏风上，一团烈日，射着道道金光，这种皇宫的气派与摆设，东方萍和石砥中还是初次看到，不觉看得沉醉如梦在大殿的两旁，连坐着两列手持乐器的宫女，她们头挽着青髻，金钗玉配，浅浅然，淡淡笑，若非是亲临此境，还以为是到了女儿国。

大宛国主轻轻击了一下手掌，道：“石兄，请坐！”他当先坐在一把缠着金龙的坐位上，东方萍和石砥中各自落坐，这时琴声缭绕而起，宫女婆娑轻舞，曼波罗影，乐声融融，直是登羽化仙，那知人间悲欢痛苦……。

东方萍双眉一锁，淡淡地笑道：“大皇帝，怪不得你不愿意出世呢，原来是在这里享尽人间之福，如果我们在这里待久了，可能也会乐而忘返！”

大宛国主凄凄惨惨的一笑，道：“在东方姑娘眼里，这太俗了……”他本身虽非武林儿女，却非常懂得江湖人物的气质，挥挥手，那些正在弹奏和轻盈曼舞的少女齐都恭身退了出去，大殿之中突然变得冷清起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文法相恭身退了一步，道：“臣侍候我主……”大宛国主冷冷地道：“我不要你侍候，你退下去……”文法相面上一红，嘴唇颤动，似乎有话要说，可是却不敢说出来，轻轻的叹了口气，默默的退了出去。石砥中诧异的道：“你好象对文先生不太重视……”大宛国主鼻子轻轻冷哼一声，道：

“这个老东西太爱管闲事了，我看了他就讨厌，若不是看在先父的面子上，我早要辞退了他……”他深深的吸了口气，道：“你们一定奇怪我为什么会隐藏在这个地方？”

石砥中淡淡地笑道：“愿闻其详……”大宛国主神情一黯，稍稍停息了一会，双目精光一闪，望着那拱起的彩壁顶，象是在顿思着往事一样。

一幕幕往事如烟般的紧繚在他的脑海，这个一代君长沉思在儿时的忆思里，回忆的魔手已经轻灵的将他抓住了……他正待启唇之际，殿外突然响起一声沉喝道：“圣母亲驾！”大宛国主神情随着一变，正待起身的时候，只见一个白发苍颜的老太婆由文法相伴随着行来。

这个白发皤皤的老太婆手持金龙铁拐，步复沉稳，双眸精神冷寒，冷冷地瞥了东方萍和石砥中一眼，道：“这两个人就是闯进来的人么？”文法相恭身的道：

“是！是！”大宛国主急忙起身，道：“母后！”这老太婆冷冷地哼了一声，道：“孩子，这个地方是七皇子的宝殿，岂能随便要草莽野民来这里沾了俗气，我看你连我们皇室的规矩都忘了。”大宛国主怒冲冲的瞥了文法相一眼，吓得文法相急忙低下头，大宛国主向这老太婆一施礼，道：“母后暂请息怒，孩儿有话禀告……”

这老太婆冷冷地道：“你说来我听听……”大宛国主恭身的道：“这两位朋友不是俗人可比，孩儿和他们一见投缘，已结为异性兄弟，请母后将他们象孩儿一样看待……”

“我可没有这个好福气！”这老太婆冷笑道：“蒙光帝余遗德，我们来此世外桃源，享受这仅有的晚年，我们并不想要外人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也没有必要告诉其他人，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居然自作主张，把两个不相识的人引进这里，这事若传将出去……”

大宛国主心里一急，道：“母后，你误会了……”这老太婆突然放声大笑，道：“误会！文法相，你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文法相全身剧烈的一颤，道：“臣不敢说！”

这老太婆清叱道：“说！”“我要你说。”文法相见她生这样大的气，吓得通身直颤，他畏惧的偷偷瞥了大宛国主一眼，只见这个帝君满脸落寞痛苦的样子，文法相不敢隐瞒，战战兢兢的道：

“君皇要将避隐此地之事，告诉石砥中！”这老太婆神情略一变，重重地扬起手杖在地上一击，冬地一声重响，击得地上石屑溅射，她大声的道：

“什么？你竟敢将这种事说出来，孩子，你太糊涂了，我们皇室秘密除了皇室中的人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事，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糊涂，简直是令我伤心……”

大宛国主暗暗的叹了口气，道：“孩儿与石兄结为异姓兄弟，就该坦诚相见，我这样做并没有不对之处，母后，你不要听文法相胡说！”这老太婆庄重的道：

“皇室中的秘密是不能公开的，我想你知道这事的严重，孩子，现在我要你将他俩赶出去……”大宛国主神情大变，颤道：“这……”石砥中见这个老太婆口齿锋利，咄咄逼人之势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他和东方萍同时站起来，道：“不用你赶，我们自己会走！”这老太婆冷冷地道：“出了‘万圣轩’，你俩还得经过一番苦练才能出去。”东方萍不屑的道：

“君要民死，民不得不死，可惜我俩不是大宛国的子民，你还没有资格发落我们，至于我能否出去，那要看你的手段是怎样的高明了！”

这老太婆哈哈大笑道：

“大宛国历代传宗至今，只有一个柴伦曾进过宫中，而让他侥幸赢得大红而去，现在大红已回，柴伦行踪也不知流落何处？我老太婆倒要看看你俩有什么本事……”石砥中冷冷地道：

“一个七绝神君已将贵国的宝马赢来，而能出入大宛国秘宫如入无人之境，可见贵国的所谓高手都是不堪一击之辈，在下迴天剑客倒要看看贵国的神奇武技！”这老太婆冷漠的道：

“你等着瞧吧！”她恨恨的瞥了石砥中一眼，手中大手杖在地上轻轻一敲，文法相同时向殿外行去。

大宛国主痛苦的长叹了一口气，道：“这就是我的生活，关在笼子里的生活，我幻想着自己能有个朋友，也幻想着自己能遨游天下，但是我并没有，一样都没有，所谓的皇室享受，浮浅的荣华，梦样的富贵，到头来都是一场空，还不如你们自由自在，能去领略到自然的美，真正的人生……”他苦笑道：

“石兄！请原谅我，我生在帝王家，已没有独立的自由，一切都要受王室的约束，谁叫我是皇帝！……”

石砥中摇摇头道：“我了解，你不要难过……”他和东方萍由大宛国主伴随着缓缓向殿外行去，这时清风轻轻飘来，朦胧的斜月高高挂在空中，殿外，两旁立着十几个黑衣剑手，文法相居中，静静的立在夜里。

大宛国主清叱道：

“文法相，你在这里干什么？”文法相恭敬的道：“奉老太后之命在此请两位贵客闯山！”

大宛主冷冷地道：“你要毁了他们！”

文法相摇摇头道：

“臣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太后之令难违，老臣只得尽力而为，况且这又是皇室的规矩，当年七绝神君私闯禁宫的时候也经过这一关……”

大宛国主冷笑道：“你要按规矩来本主并不反对，只是我要你将观念弄清楚，这里是由我统驭，并不是你文法相的天下……”

文法相吓得连连倒退三步，道：

“君皇折杀老臣了，这事本是太后的主意，老臣哪敢从中策划，请君皇明察，恕老臣得罪之罪……”大宛国主眉毛一舒，道：“你是否动手。”

文法相颤声的道：

“太后亲交老臣手令一个，务必要照太后之意行事，若是老臣办事有所失误，太后那一关就通不过！”

大宛国主没有想到母后会将此事看得这般严重，念头一动，已知这事是文法相捣的鬼，他冷哼一声，道：

“我去见太后去！”这个一代国君虽然有满肚子怒气，却也不敢得罪太后，他身形轻灵的跃起，拂袖向夜中行去。石砥中瞥了大宛国主的背影一眼，冷冷地道：

“文先生这样蓄意留难，可能是有着别的原因吧！”他这时江湖经验颇丰，一见文法相那种满含敌意的样子，已测知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里面或许还有别的原因，这一问还真对，这其中果然是含有意想不到的原因。

文法相怨毒的瞪了石砥中一眼道：

“不错，石大英雄，或许有一个人你能记得起来，只要你知道他，就晓得我姓文的为什么要留难你了！”

“什么人？”东方萍叱道：

“你这个老混蛋，是受了谁的指使！”

文法相身为一代朝臣，无论修善与心机都是天下一等之士，他对东方萍的叱骂只是冷冷一笑，道：

“西门熊是我结义兄弟，在你们来这里之前我已接到他的传书，要我将二位留下，助他完成登临天下的大业。”迴天剑客石砥中心中大惊，没有料到文法相居然和幽灵大帝西门熊是结义兄弟，他脑海中意念一闪，忖道：

“看来西门熊已和文法相联络上了，否则文法相断不会这样怨恨自己，怪不得大宛国主这样讨厌文法相呢，原来他已与邪道第一高手西门熊暗自私通……”

他冷煞的一笑道：

“文先生，你和西门熊那个老狐狸交往，对你的前途将大为不利……”

文法相嘿嘿地道：

“你懂什么？幽灵宫创建之时还是先父拿的钱，西门熊虽是江湖中人，却是大宛国的秘探刺史，他只要登朝江湖，对我们大宛国是有益的！”

“哼！”石砥中鼻子里冷哼一声，道：

“西门熊是什么东西，在你文先生眼里看得居然这样重要，我迴天剑客石砥中却没将他放在眼里……”

文法相闻言大怒，沉声喝道：

“你有多大道行，居然敢不将天下人物放在眼里、嘿嘿石砥中，不要忘了，在进谷之前你是怎么样的受伤，以阁下这种身手，要想安全的走出这里，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嘿！你只要看看我的人就知道了！”

石砥中凝重的瞥了四周罗列的那些身背长剑的高手一眼，只见这些人目光精闪，俱是太阳穴隆起，显得都是极有修为的剑道之士，他心中大寒，脑中疾快的忖思道：

“文相法一个人已极难缠了，如果再加上这么多的剑中的好手，我和萍纵然是尽了力，也攻不出这里半步……。”他脑海之中意念闪动，浓浓的斜眉轻轻舒起，一派凛然的神威自脸上泛起，他低沉而有力的一笑道：

“文先生这样大动干戈，不怕死伤无辜么？”

阴沉而低冷的一笑，文法相嘿嘿地道：

“这些人都是大宛国出名的勇士，他们身受皇恩而却无以为报，能够尽忠职守，正是他们的光荣，若不幸死去，那正是一个勇士最光荣的表现，你不要替他们惋惜，他们时时都在找寻表现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临了！……”

东方萍怒叱道：

“你这个老混蛋好不知羞耻，我们对你已忍让了这么久，你还不知进退的挟势凌人，凭你们这众狐众狗学的那点道行，在我眼里还没有一根指头粗……”文法相神情一变，喝道：

“你说什么？”

这句话非但是文法相受不了，连四周的那群大宛国高手也都气得面上铁青，同时向前迈进了一步，手已按在那斜起的剑柄上，俱恨恨的瞪着东方萍。

东方萍毫无所惧的道：

“光瞪眼有什么用？有种就站出来！”“嘿！”自左侧那个黑衣汉子的嘴中暴出一声冰冷的低嘿声，他身形轻灵的一跃，斜斜飘落在地上，道：

“文大人，小的要出手一战！”文法相看了他一眼，道：“矛叔，你是卫队长，当知责任重大……”

矛叔的目光一寒，恭颤的道：

“小的知道，文大人，自小的懂事之时，大人就一手提拔小的一直至卫队长，却始终没有报答知遇之恩的机会，现在大人有用小人之时，小的焉能袖手不前……”文法相嗯了一声道：

“你能知道我对你的好处就行了。”矛叔伸手拔出长剑，道：

“小的那敢有一丝忘记，大人非但器重小的一个人，连家里父母都照顾的温暖俱佳，请大人放心，小的不敢有辱使命……”

石砥中没有料到矛叔对文法相这样的恭敬，他从双方的对答中，已看出矛叔是个直肠而没有心机的汉子，只要别人给他一点好处，此生此世便永不忘记，迂种人最容易受人利用，也最容易行动，石砥中浓眉一锁，道：

“文先生，你倒是很善于用人！”

文法相冷冷地笑道：“这与你好象没有关系吧！”他阴冷的向矛叔一笑道：

“矛叔，你只要这一战克敌，不但是我有赏，连太后都有嘉勉，那时你才知道我为什么会要出手！”

“是！”

矛叔听得心情激奋，只觉全身热血沸腾，他刷地一颤长剑，迴身挥剑向迴天剑客石砥中逼来，他冷冷地道：

“石兄，你请指教！”石砥中浓眉一轩，道：“予兄，你这样做只是为了得一点好处么？”矛叔的神情一变，沉稳冷冷的道：

“你错了，我生为大宛国子民，死为大宛国鬼魂，在职责上我当尽忠，这次动手决没有其他原因，所为的仅是表现一下我对主人的忠心，有道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谁叫我们的立场不同呢？”他斜斜挥了一下长剑，道：

“你准备出手吧，主人之命难违，我手下是不会留情的，这点我想你看得清楚，不需要有多说了！”

石砥中眉中煞意一涌，道：

“你并没有明白的职责尽职，首先你得明白文先生并不是在替国家做事，而是在公报私怨，替灵幽大帝西门熊在作先锋，你又何必受他的利用呢？”

矛叔冷叱道：

这个我不管，我只听命文大人，他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除此而外，没有一个人敢支使我！”

东方萍冷笑道：“你的胆子好大居然连你的国君都没放在眼里。”

矛叔的脸色随着东方萍的这句话而大变，他吓得全身直颤，畏惧的望着文法相，那目中所含的恐惧几乎是在临死之前所表现的恐怖，他只图口快而作下欺君的大罪，这要殊连九族，全家尽斩的重刑，刹时，这个皇室的卫队长吓得目瞪口呆，惊颤骇惧。

“文法相看得一扬眉毛，道：“予叔，你不要怕，一切由文大人给你作主。”

矛叔的神色略略好转。他急快叩谢赦罪之恩，没有说话，挺着长剑向石砥中行来，出手尽是夺命绝招。

矛叔能够以这般年纪荣登大宛国皇族工队长之职，其背后固然要有极大的靠山，本身当然还要有一身出类拔萃的真功夫才能升到目前这个地位，他身怀异疆外域的诡秘功夫，剑法与中原大不相同，看着那一剑是戳向胸前，实是攻向下腹，剑路奇绝，使人无从捉摸，石砥中初次动手，居然没有办法摸清他的路子，连着退了七八步。

矛叔面上表情一松，哈哈笑道：

“我以为你有多厉害呢，原来也只不过如此！”

石砥中凝重的道：“胜负没分之前，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矛叔冷冷地道：“我们大宛国秘剑之法是诡异为主，攻敌之时取于对方不胜防之时，我前三剑只不过是试探一下你的功夫，要是真要取你性命，在第一招上你已中剑了！”他斜颤手中寒剑，气势凌人的上前大喝一声，道：“这一剑我要取你双目！”

但见这个人突然一矮，手中三尺锋芒倏地向迴天剑客石砥中的腿上斩去，剑路與所说的竟相差那么遥远，使人极不易弄明白他到底在捣什么鬼？

石砥中这时虽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與矛叔动手，却感到对方剑气寒凛，轻气透骨，一见对方剑指自己双足，登时楞了一楞，他身形斜跃，在空中轻轻一掠，正避过对方这剑削双足之厄时，陡见矛叔手中的长剑突然变成半圆形，诡秘而出于意料的化作二缕寒影对着他的双睛射来。

还好迴天剑客石砥中事先曾作充分的准备，寒影乍闪，轻气甫出之时，石砥中已斜劈一掌，右手疾逾闪电的抓向矛叔的右腕之处，伸手夺过对方的长剑。

矛叔一呆，道：“你……”

石砥中凛然的道：

“大宛剑绝长于变化，而少于防备，在对付普通身手之人足足有余，但要对真正剑道高手的却又差得太远，只要几招一过，破绽百出，定能传出空隙传你长剑！”

柔叔自学剑至今，在大宛国鲜有失手之时，那里料到在这里才施出十招，便失手给石砥中，他面上浮现种惭愧而又自羞的神情，几乎不相信石砥中能在几招之中将自己拿手的剑技攻破，他不甚了解的问道：

“我不相信，也不懂你的意思？”

石砥中知道这种人是个耿直的汉子，心胸磊落除了忠于主人之外，仍是敬佩真正的英雄侠士，他有心要造就一下矛叔，登时毫不隐瞒的直言，道：“很简单，你这套剑法攻敌有馀防守不足，这说明里面漏洞太多，要改进的地方还不少，你要是能在防守之中再下功夫，我相信没有几年，没有人再是你的敌手，说句良心话，我若非在剑道上下过苦功，也没有办法胜得了你这种回剑伤人的绝技……”

矛叔心思灵敏，只要略略一点则透，他念头直转，不禁大大佩服，立时肃然起敬的恭身一礼，道：

“你真了不起，一下子解决了我多年想不出来的问题，石兄，请恕小弟方才无礼，我太不自量力了！”

只因石砥中一片善心，而点化了一个剑道高手，矛叔日后成为大宛国剑神，岂是石砥中现在所能料到，当然矛叔日后尊石砥中为师，在大宛国开派立门之时，将石砥中之象供为剑宗，所为的就是报答今日指点之恩，（此非本书故事范围之列，恕不多叙，只是略略一提）

文法相没有想到事情会产生这样大的变化，矛叔非但没有取去石砥中之命，反而表现得敌意全消，心中大有冷冷之意，他气得心头火起，沉声喝道：

“矛叔，你这是干什么？我们是在对付敌人，不是叫你和对方套交情，你还不快夺过你的剑来杀死他！”

矛叔冷冷地道：

“文大人，谢谢你对我的栽培，小的现已了你的用心了，你不要对我责备，我现在已决心离开你了！”

文法相气得大怒叱道：

“你敢，你连你母亲与父亲都不要了，你不怕我命手下将你九族尽灭，给你挂上个不忠不义的罪名！”

矛叔向石砥中接过长剑，冷笑道：“你不敢，我不怕你威胁我！”他向石砥中一拱手，提着长剑向黑夜之中行去。文相大喝一声道：

“给我拿下他！”

四周的黑衣高手俱是一楞，没有想到矛叔有此一着，他们和矛叔私交颇笃，骤闻文法相之命，猜疑一会，方始拔剑跃去。

“不准拦他！”

自这群高手的背后响起声低沉而有力的沉喝，那些黑衣高手同时全身一颤，吓得停立在地上。

三十三

黑夜里，矛叔的影子愈去愈远，那沉重的脚步声逐渐的消逝，直等他的影子看不见了，那群黑衣高手才敢长长吁的了口气，暗中感谢上帝，文法相没有再逼他们去追赶齐叔，说实在的，他们和矛叔都有着过头的交情……。

那低沉而富于磁力的喝声象个闷雷似的尚在各人耳中荡漾，没有消逝之际，大宛国主踏着残碎的月色，冷煞的徐徐行来。

文法相吓得暗中捏冷汗，抬头颤道：

“君主万岁！”大宛国主冷冷的问道：

“你凭什么要制裁矛叔？嗯！”文法相颤声的道：“他……他藐视我主，没有将皇上放在眼里！”

这个老狐狸真是诡谲到了极点，他一见情势不对，恶念一动竟在矛叔头上加上一项罪名，他以为这样一说大宛国主必不会再追问下去了，哪里想到大宛国主暗中隐在这里甚久，已将这里所发展的事情看得明明白白。

大宛国主冷笑道：

“你的尾巴已经露出来了，文法相，本君若不是亲眼看见你的罪行，还不知你是个包藏祸心的得势小人呢？”

文法相跪在地上，颤道：

“吾主，你这是从那儿说起……”大宛国主冷漠的道：“你难道自己还不明白，文法相，本君问你，你为什么追随本君埋名深山，过这清淡的生活，难道你不愿去追求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与统驭万民的权势……”

文法相颤声的道：

“吾主在上，请容老臣告禀，老臣幼受皇恩惠泽，愿效犬马之功，追随吾主左右以示老臣之忠心，所谓荣华富贵，只不过是俗人眼中的东西，那有这样无宁无虑的享尽清修生活，吾主在上，请谅解老臣这点苦心！”

大宛国主暗中冷笑一声，道：“你恐怕不甘山中寂寞吧！”文法相摇摇头道：“这话从何说起，吾主，你羞煞老臣了……”

丰朗的大宛国主冷冰的道：“文法相，本主念及民间疾苦，不惜随太后在这里苦修，满以为等功德圆满之时出家苦渡，作个超人，那知你私欲太重，专去做违背人性的事情，若非是今夜我亲眼所见，还真不知道你和幽灵大帝西门熊往来，这个人虽是我国子民，却已叛离我主，你私通奸邪小人，已犯了瞞上欺君之罪……”

文法相根本没有料到大宛国主会晓得这件事情，他怔了一怔，一时万千念头泛现脑际，大声的道：

“你留在半掩山干什么？”文法相冷汗直流，颤道：

“圣上！”

大宛国主面上一冷，一般骇人的怒气自他脸上浓浓布起，这个一心向道的国主向前走了二步，道：

“你妄想修习大宛神术‘那罗大法’，居然不惜随着本君隐世这多年，所为的是想盗取皇室秘丹，你认为这事没人知道，哼，本君现在要你死了这条心吧，‘那罗大法’虽是皇家的长生之术，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习练，除非是你能忘过去与未来，心中永远没有一丝杂念，仅凭这一点你就办不到……”

文法相苦笑道：“我只是想去试试！”

大宛国主冷笑道：“你难道忘了大宛神话‘仙女试诚’的故事么，你会

和那个猫公主一样，见了老鼠就忘自己的本份了！”原本这故事是说从前有个王子，养了一只美丽的小猫，由于日久生情，这小花猫便爱上了这个王子，她自知自己只不过是只花猫，永远得不到这个美丽的王子，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她遇上了爱神“可露亚”，这只花猫求爱神帮助她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和王子结为夫妇，爱神感念其诚，逐达所愿，可是爱神知她猫性未除，要试试她的诚心，逐在花猫和王子结婚之夜，命三个小老鼠进入洞房，跳上花猫的床上，小花猫初变人形，和王子正在柔情蜜意，表达情意的时候，陡见三个小老鼠在床上跳跃，目中凶光一动，恢复了猫的本性，对着那三个小老鼠扑去。

那知这三个小老鼠是仙女爱神的化身，她看见这花猫守不住人的本份，不仅大为伤心，露出爱神的面貌，对小花猫叹道：“你永远做不成人，你只是只猫，只有追捉老鼠是你的工作，化你为人仅仅是个幻想……”仙女爱神说完驭云而去，小花猫只得含泪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这虽是一段神话，却含有无穷的哲理，意思告诉后人，一个人不要作非份之想，安份守己才是人的本份。

文法相对这个神话熟悉异常，岂会不了解大宛国主的用心，他心中一寒，登时凉了半截，颤道：

“圣上，请……”

大宛国主冷冷地道：“你的胆子太大，本君要治你欺君之罪……”文法相吓得精神大变，颤道：“圣上，你怎可这样对待老臣，我虽有欺君之罪，这却是太后的意思，圣上要加罪他得见太后……”

一股湛然的神光自大宛国主的脸上浮出，他挥了挥手，立时有四个汉子奔来拿住文法相，气得文法相全身直颤，暗恨这四个手下居然不给他一点面子。

大宛国主淡淡地道：“太后那边我已去禀告过了，你的一切她也知道了，文法相，好歹你还是本主的臣子，现在我命你自己去‘练修宫’去自悔……”

文法相目中寒光一涌，道：

“圣上，老臣是否可以求取最后一条路。”

沉吟一会，大宛国主低思道：

“念你苦守多年，本君就答应你，不过本君告诉你一句佛家语，多作善事行善心，你和西门熊在一起，他会毁了你一生……”文法相这时已没有畏惧，他运功将那四个汉子轻轻一挥，抖手击出七八步，突然扬声大笑，嘿嘿地道：

“现在我已是自由身，我姓文的早该去江湖上闯闯事业了，凭我文法相这身功夫还怕弄不出一点名堂……”

他这时本性毕露，那股气势简直不是一个老人所有，他缓缓地瞪了迴天剑客石砥中一眼，冷冷地道：

“相好的，但愿我在大漠里能再遇见你，那时我俩再好好比较一场，我相信你再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

石砥中对文法相的态度恍如未见一样，他抬头望着挂在空中的星星，连头都不转过来一下，以低沉的声调，道：

“文先生只要有兴趣，我姓石的随时都会等着，不过文先生认清一件事情，邪恶永远不会留存在这个世上，你要好好去苦修养性，不难登基正道，若存有邪念，你的晚年将是非常凄凉的……”

文法相不耐烦的道：

“行了，没有人有兴趣听你这番人生的大道理，要谈这个我比你懂得还多，我们时间不妨拉在后面，走着瞧。”他没有丝毫留恋的嘿嘿大笑，身形轻跃闪身离去，大宛国主冷漠的没有再说一句话，连仅有的一点表示都没有。

东方萍再也整不住心中的无数疑团了，她诧异的道：

“你对文法相太宽大了。”

大宛国主苦笑道：

“对于一个不能守住道心的人又何必太去苛责呢？他身为道身欲念太重，这种人只有让他尝足苦头，他才会了解到世间的困难，他作法自毙，将来会得到报应……。”

东方萍淡淡地道：“你对事理倒看得很透澈，可惜你不是佛僧，否则你将更容易得到正宗……。”

大宛国主哈哈笑道：“也许我会落发修行，只是早晚的问题……。”他看了看天色，面上突然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道：

“二位可以请了，汗血宝马在我母亲那里，这是我们的规矩，只要石兄能赢得我母亲的手中神杖，大红还是石兄的，请原谅，我帮不上忙，当年柴伦牵马走出之时，也是我母亲守最后一关，以石兄的功夫是不会有问题的！”

东方萍不悦的道：

“那有这种臭规矩，大红本来是我们的……。”

大宛国主淡淡地笑道：

“东方姑娘不要误会，由于大红是大宛国仅存的神驹之一，我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我们为了要看看它的得主有没有资格获有它，只有这样测验一下，我想石兄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不会说我们无理取闹吧……。”

他说话真情流露，没有一丝虚伪之色，可见这个人颇有道心，是个不可多得的正义之士。

石砥中微微地笑道：

“大红本属你们的，若非在下要靠它代步，应该还给你们，只要在下事情一了，当会……。”

大宛国主紧紧握着他的手，道：

“那倒不用了，我们后会有期……。”他轻轻击了三下手掌，命恩达护送他俩，在道声珍重中互相分手，恩达向前一指，当先行去，道：“二位请从这里出去！”

稀疏的寒星闪烁着动人的星芒，自云端透了出来，斜斜的拖着尾芒点缀着夜的神秘，穿过一片幽香的花树，在眼前出现一座拱形的浮桥，淙淙的水声自那桥底流过迎合着，冷清的风啸，奏出一阙悦耳的响声……

两盏昏黄的琉璃灯在桥头的两旁，摇曳斜长的灯影倒映在水中，恩达这时一刹身子，阻止两人的去路。

东方萍双眉一锁，道：

“恩达，莫不是你还要动手。”恩达恭敬地道：

“小的那有那种本事，太后马上来了。”

陡地，黑夜中传来大红的长嘶声蹄声，得得直响，只见那个老太婆轻跨神骑之上，手持大手杖而来。

大红身形一刹，这老太婆扬声哈哈大笑道：

“神驹通灵，居然还认得我老太婆！”

她身形轻轻一跃，闪身落在地上，大红在身上一阵摩娑，扬蹄奔向石砥中身旁，抬头砥吻着他的玉面。

石砥中轻轻拂理着她身上的红毛，道：

“大红，我们该走了……”大红，长鸣一声，有如龙吟似的欢呼，太后看了冷冷一笑，双眸寒光大涌，将大手杖在地上重重一击，道：“要走！没那么容易。”

东方萍对这个老太婆的蛮横不讲理极感不悦，她面上一冷，挺拔的秀鼻里透出一声不屑的轻哼，道：

“你要怎么样？”太后冰冷的一笑道：“要想将大红牵走，必须要留下几种功夫，当年柴伦为它拼命的时候，虽然侥幸得手，自己也曾受了严重之伤，你俩若没有一点东西，怎配拥有它……”

石砥中淡淡的一笑道：“太后，我们一定要动手么？”

太后坚决的道：“这是免不了的，石砥中，你知道我是大宛出名的‘爱马夫人’，看见珍马神驹就会若痴若狂，非弄到手不可，当然普通的牲口不会落在我的眼中，自从我隐身这里还没有再得到一匹足以傲世的神驹，今日重见大红，宛如看见了故人，我怎会舍得让你们将它带走……”

石砥中一愣，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婆有这种爱马成癖的怪性格，他晓得这种人兴趣如此，只得淡淡地道：

“当年你又怎么舍得七绝神君将它带走呢？”

太后神情略略一变，脑海之中立时泛起七绝神君大闹皇室，与自己赌马决胜的一幕事情，她狠狠的道：

“七绝神君爱马之癖和我不相上下，他自中原踏进大宛目的就是要寻找一匹世上罕见的神驹，这老小子不知怎么知道我这里有汗血神龙，居然进来和我击掌赌马，这家伙书琴诗剑样样俱精，居然连败我手下好手一十五名，而赢得大红而去……”

东方萍轻轻一笑道：“你一定也输在他的手中只是不好意思提起……”太后神色陡变，气冲冲的道：

“在我和他单犯动手的时候，如果不是七绝神君暗施诡计，我也不会输他半招，但要分出胜负也要在五百招之上……”她见东方萍和石砥中恍如对七绝神君极为熟悉，心中意念转动，脸上陡然泛现出一般怪异的神情。

她双目冷寒如刀，盯着东方萍问道：

“你们认识七绝神君？”

东方萍冷冷地道：“情形和你一样，他在你手中怎么夺去大红，她突然扬声大笑道：

“小妮子，你太会说话了，我老太婆几乎要让你给愚弄了，哈哈，你有多大道行，能赢得七绝神君手中的东西？”

东方萍庄重的一敛笑容，道：

“这事虽不是小女子所为，却是石砥中以三场较技得来的，你要是不信，可去问问七绝神君！”太后焦急的向前急进一步，问道：“他在那里？”

东方萍有意要逗逗这个蛮横不讲理的老太婆，一见她焦急地逼问自己，暗中不由冷笑一声，道：

“这要问七绝神君本人了，我那会知道……”

“死丫头！”太后气得大吼一声，道：“你敢戏耍本后！”她气得全身直颤，抡起手中的大手杖，笔直的向东方萍身上点来，东方萍陡见她撒起野

来，心中一寒，身形在曳光火石间跃起，在危难之际，堪堪避过。

这老太婆嘿嘿一笑道：“怪不得你敢这样狂傲呢，原来也有两下子，来！来！来！小丫头，你只要能在我手中走过十招，我太后就收你做干女儿！”

东方萍听这口气可大了，她出道至今还没遇上这样口齿伶俐的高手，在对敌之时居然还要占尽便宜，东方萍伸手拔出身上的长剑，大声的道：

“我可没有这样的好福气，老太婆，你还是少讨便宜，本姑娘可不要你这个又臭又老的……”她一想最后那句话不对，急忙收口不语，恨得一抖长剑，斜点而去。

太后本身功力犹在文法相之上，出手路数出乎意料之外，东方萍甫和她接触，已觉得压力奇重，对方那支手杖居然有一股奇大的吸力，长剑只要伸出，便会失了准头，要是稍有失误，还会将剑刃吸住，东方萍心神剧烈一颤，暗骇忖道：

“这是什么功夫，怎会有一股无形的吸力！”

这种怪异的现象非但东方萍暗中大惊，连石砥中也觉察情形有异了，他双眉深锁，脑海中意念随闪，陡然记起一桩事情疾快的忖思道：

“这老太婆招式虽怪，却还不是顶难应付的，最使人捉摸不出的是她那根手杖……看这种情形，这只怪诡的手杖莫不是产自大宛国的吸铁金刚所制就的……”

他暗中骇异，身子向前移动几步，道：“萍萍，‘长戟贯日’！”他这时对敌经验丰富，一发现对方大手杖怪异，有心让东方萍拿剑试试虚实，东方萍此刻正累得娇喘呼呼，香汗漓之时，陡闻石砥中的喝声，毫无犹疑的一颤手腕，手中长剑化作一缕寒影，朝这老太婆的身上射去。

太后哈哈一笑道：“小妮子，你才接我第九招呢，怎么就弃剑退身了”。

她对电射来的长剑连看不着一眼，恍如没有这回事一样，仅仅一幌手中长杖，“叮！”地一声脆响，那柄寒锐的长剑便附在她的手杖之上，居然不会掉下来。

东方萍发丝蓬散，香汗迸落，一见自己手中长剑贴在这老太婆大手杖之上，登时暗中一凛，喘息道：

“怪不得我没办法攻击她呢……”石砥中凝重的望着这个老太婆，脑海中疾快的旋转，筹思对付太后手杖之法，他暗暗的忖思道：

“这手杖富于磁力，要想破它只有发出剑罡或是剑气才能奏效，只是我和她无怨无仇，又碍于大宛国主的面子，怎能损伤她的兵器呢……”他正在沉思转念的时候，太后举手杖在空中一颤，东方萍的那枝长剑突然断为两截，抛出几丈之外。东方萍气得清叱一声，道：

“死老太婆，你敢毁我的宝剑！”太后冰冷的道：

“我连你的人都不珍惜，还在乎你这柄破剑，小丫头，念你年纪还小，不治你不敬之罪，但却要将你那身功夫毁了。”东方萍遥空撩掌，斜摆胸前，道：

“你没这个本事！”

太后面上一冷，陡地涌上一片杀机，恍如罩上一层冰渣似的，阴冷的一笑，斜举大手杖向前逼来，嘿嘿地道：

“小姑娘，我非杀了你不能解恨……”迴天剑客石砥中一见这个老太婆浮现出这种狰狞而恐怖的杀机，心头顿时一寒，他凝重的长吸口气，道：

“太后，在下向你讨教几招。”

太后嘴角一掀，不屑的道：

“你早该出手了，我还以为你虚有其表，要靠一个女人保护你呢，看样子我老太婆是看错人了……”

石砥中只觉胸中怒火澎湃，一股不可遏止的气血涌进心田，他涵养再深，也不禁让这口齿苛薄的老太婆气得出真气了，伸手拔出长剑，凛然道：

“你嘴上多留点德，年纪这么大了，也不怕闪了大牙。”一蓬旋滟的寒光自剑刃上泛射而出，青蒙蒙的剑气如一蓬青雾漾起，使周围的空气突然一寒，太后的心情随着也是一沉，面上所表现出来的诧异掩不去心中的恐惧，她颤声的道：

“这是一代镇国之宝，金鹏墨剑呀！”石砥中冷煞的道：“你果然是有几分眼力，神剑一出天下寒，金鹏展翅天下平，太后，贵国好象没有这样的神剑吧。”太后哼了一声，道：

“神剑要有德者才能居之，你一介武夫竟留有这种宝器，轻则剑失人亡，重则倾家横祸，年青人，这柄剑我老太婆要收下了……”

东方萍不屑的道：“你真是贪得无厌，见了大红要夺回去，见了神剑也要据为已有，老太婆，你的野心不小哪……”

太后面上羞红，鼻子里暴出一声重重的冷哼，她似乎已没有必要再说什么，轻叱一声，抢起手杖攻了过来，闪颤的杖影重重叠叠，有如湖中翻起的黄浪，溺空掩目的翻滚而至，这种威势简直非所思议。

迴天剑客石砥中斜斜退了一步，道：“萍萍，你给我退出五尺之外！”东方萍骤见石砥中说得那么凝重，顿知对方功力确实太强，她身形一动，莲步轻移，开怀而紧张的退向一边。太后的大手杖翻颤滚动当空罩上，激起股股逼人的寒劲，迴天剑客石砥中凝重的将长剑缓缓伸出，沉声的道：“太后，你要注意了……”

“了”字方逝，剑光倏地大颤，一道耀目的光圈如银虹泻地一样的缭绕在空中，迎向对方的大手杖。

“喳！”一缕火花喳地漾起，劲强的剑气穿进太后的杖影之中，只听一声沉郁的骇惧之声响起，太后面若死灰的倒退几步，身子摇摇幌幌的差点摔倒在地上。她面色苍白的低吼道：

“剑罡，剑罡，这是剑罡！”恩达一见太后面容憔悴，恍如受了极重的伤势一样，他看得目皆欲裂，闪身跃至太后的身旁，道：

“太后，太后……”太后颤声的摇摇手道：“剑罡一出无人能敌，你不要轻举妄动！”恩达摇摇头道：“不！我愿为太后尽力而死……”

他缓缓的回过身来，怨毒的瞪着冷煞的石砥中，拔出长剑，凛然的斜举在空中，向前连跨两步道：“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可是看见你这样伤害一个没有还手余地的老太婆，我恩达纵然死在你的手里，也要和你周旋到底……”迴天剑客石砥中缓缓泄出去蓄集在神剑刃上的剑气，将金鹏墨剑徐徐的收回来，长长的吐了口气，道：

“我没有伤她，只是削断她的滋力手杖而已，恩达，你不妨仔细去瞧瞧，你的主人只不过是惊骇过度而已。”

恩达怀疑的回过头去瞧了一眼，只见太后身上罗袍条条而碎，手中大手杖已断为四截坠落在地上，除此而外果然没有发现太后有丝毫受伤的样子。

他怔了一怔，道：“这是真的？”太后此时已暗自调息了一下，她惨然的望着自己手中断聚的大手杖，旋露一种伤心而惋惜的神情，她喃喃颤声道：

“你是第一个击败我老太婆的人，当年七绝神君那样厉害的人都没有真正的使我老太婆心服，想不到你比七绝神君还要厉害，唉！大红永远属于你的。”

石砥中黯然的道：

“请原谅，我若不是运用剑罡断去你的大手杖，没有办法能抵抗你手杖上的磁力，以你这些怪异又辛辣的杖法，我相信没有人是你对手……”太后面上怒意一涌，叱道：“你这是讥讽我……”

石砥中一怔，道：“在下是肺腑之言！”太后冷笑道：“肺腑之言，你当我是小孩子，打我一个耳光再给我一块糖吃，哼！虽年纪老却不吃这一套。”

东方萍见这个老太婆已不可理喻，轻轻一拉石砥中，故意大声的道：“砥中，我们走，和这种人多说只有空费口舌！”石砥中和东方萍联袂朝浮桥上行去，太后居然没有再拦阻，那大红在太后身上一阵摩娑，长鸣一声跟着东方萍和石砥中而去，逐渐消逝在夜色之中。

太后长长的叹了口气，道：“恩达，将这断去的手杖通通捡回来，留给后人做一个教训，我们不能让上一代的痛苦……”

她象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没有表情的踽踽行去，谁也猜不出这时心中所想的什么？只有失败的苦味在她心中旋转……

黎明的薄翼轻灵的移动着步子，挥动着光明的鞭子将夜之神的足痕追赶着，一直驱逐到黑夜逃出遥远，隐藏着不敢出来为止，方始收起了火鞭，傲然的在长笑着……

昨夜有如一个梦境似的过去了，那谷中的一切都似发生在幻境的尽影里，发生那么突然，却已随着夜而退避了。半掩山脚下的东方萍和石砥中都有些劳顿，两人脑海中仍在盘旋着大宛国主，文法相，以及太后的影子，满以为可找个地方歇歇一夜的劳苦，哪知又被一件事给缠上了。

那是在黎明方露曙光不久的时候，两个人方下得半掩山，却遥遥看见一个人影自大沙漠里朝这里移动。

这个人身子一路摇晃而来，足履已没有普通人那样沉稳，象是在靠着精神的支持挣扎一样，只要那维持生命的精神一失，他将会象这飘起的沙石似的永远不容易爬起来了，因为他的体力已不堪支持本身的负荷……”东方萍诧异的道：

“这个人是谁？怎么没有代步的牲口就敢在沙漠里行走……”石砥中心神一颤，道：“那是你哥哥……”“什么？”东方萍全身陡地一紧，道：

“你说什么？”那会是东方玉……”那个人勉强的又移动了几步，终于支持不住的摔在滚滚的沙泥里，他连挣扎的力量都没有，只是声嘶力尽的吼道：“水！给我水！”东方萍大吃一惊，身形一跃叫道：

“哥哥——”

当她奔驰过去的时候，东方玉因耐不住长途的劳顿而晕了过去，东方萍没想到哥哥会变得这个样子，伤心的叹了口气，幽幽的道：

“哥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石砥中急忙将东方玉扶起来，拿出水袋启开他干涩的双唇，缓缓将水灌进东方玉的嘴里，东方萍黯然的道：

“砥中，不会出什么事吧！”迴天剑客石砥中轻轻拍拍她的肩头，摇摇头道：“不会，东方兄只不过是太累了……”

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东方玉终于恢复了知觉，他长长的喘了两口气，慢慢的睁开了双目，首先映进他眼里一张丰朗如神脸靛，他激动爬了起

来道：

“大哥，大哥，我们终于见面了。”石砥中心中一惊，没有想到东方玉千里徒步落得这样狼狈，竟然是在找寻自己，他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嘴唇轻轻颤，问道：“东方兄，什么事情？”

东方玉长长的叹了口气，一般浓浓的忧郁罩满了他的脸上，他恍如经历着一场恐怖而震颤的事情一样，双目泛起一股凄凉愤怒之色，紧紧的握住了双拳，道：

“这次小弟若非是见机的快，可能就没机会再和你见面了，石兄，你还记得房小虹吧？”

石砥中浓眉一舒，道：“怎么？你和他见过面子。”东方玉睨了自己妹妹东方萍一眼，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哀伤，兄妹两人虽然没有说话，但从双方的眼神中，已领会出各人心中的感触，东方玉艰涩的道：

“昨夜我和爹爹经过幽灵宫山下时候，就和房小虹遇上了，他这个人狂傲的不知天高地厚逼着我爹和他动手，我爹一方之主岂会和一个晚辈动手，哪里想到房小虹将幽灵大帝请来，两个人攻击我爹一个，声言要将我爹杀死，我实在气愤不过便和我爹联手对敌，那个结果很惨的……”

东方萍一听爹爹遇难，登时眸中泪水盈眶，紧张的问道：“爹爹怎么样？”

东方玉黯然道：“幽灵宫的人存心要将我爹毁灭，不择手段的攻击，爹爹和我虽然能够支持，但也险象环生，最可恨的是在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来一个姓文的，居然一掌将我爹击伤……”

东方萍急得哇地轻站起来，她伤心的道：“爹受伤了，重不重？”东方玉面正旋露出一悲愤而痛苦的表情，道：“你知道爹是个宁死不屈不弯的人，可是在这种情形下他只得奋力突困，并命我去找石兄，好在这些人主要的是对付我爹，见我爹爹逃去纷纷追赶，我趁机逃到这里……”

石砥中这时觉察出事情的严重了，幽灵宫一个地方已经很难斗了，现在除了加上房小虹还有一个文法相，这些人都是脚踪四海的人，若联合起来，这股恶势力还真没有人能对付得了，他心中一凛，立时觉得责任重大，这沉重的担子将要落在自己的身上了。

他长长的叹了口气，道：“东方兄，令尊为什么要到幽灵宫去？”东方玉苦笑道：

“在四天以前，我爹接到幽灵大帝西门熊的帖子，说要在大漠里举行一次争取大漠第一人的比武大会，我爹知道这种大会，只有死亡没有结果，本想去劝劝西门熊，要他取消这次比武，谁想到西门熊包藏祸心，有意将所有正道高手毁尽……”石砥中哦了一声道：

“这种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吧……”东方玉面上一凝，庄重的道：“传说西门熊这次召开大漠较技之会主要的是对付你，我爹已将这层内幕看穿了，所以要我，找你叫你不要去上当……”

石砥中冷笑一声道：“我早猜到这点了，西门熊虽然身无遗策，但我也要利用这次机会将这群邪道上的人毁去一二……”东方萍全身一颤，道：

“砥中，你要去送死！”石砥中淡淡地道：“去索绳，不是去送死……”东方玉恐怖的道：“石兄，你还是不要去，他们已事先布好了陷阱，专等你去上钩，谁都晓得大漠里如果没有你，这个地方就象失去了灯光一样，永远的黑暗了……”石砥中只觉胸中热血沸腾，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在冲激着他，他觉得自己该付诸行动了，如果再让西门熊这样继续下去，只有助长其

势力，他苦笑道：

“东方兄，我不去行么？西门熊会放过我么？我相信在我没有去之前，他已先将帖子送来了，那时如果不去，才是真正中了他的诡计……”

东方萍幽幽的叹了口气，撩起罗袖轻轻拭去了眼角的泪水，忧伤的望着迴天剑客石砥中，颤声的道：

“砥中，你一定要去……”石砥中坚决的道：“当然要去，不过要经过一番准备……”

朗朗的话声随风传出，静谧，漠野响起了涛天的巨雷，象那悄然无声的风暴似的，又掀起一场新的搏杀……云天闪出万道的金霞，自那片薄云的后面投落在‘巴泽湖’的混浊湖水上，这湖的四周是一片大草原，三三两两的牧人渴了会在这湖边歇足，或者让羊群在这里喝水！

可是这些牧人在几天前已经绝迹了，大草原上只有几只秃鹰在上空盘旋，寻找着可以啄食的东西……”

使这群秃鹰感到诧异的是这浅浅的小湖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子，台的四周罗列着许多小帐幕，不时有人出入其间，而传来阵阵喧笑……

这时，自台边的右方的一个大幕篷里响起一连串的笑声，这笑声阴冷而低沉，恍如不是出自人类的嘴里。

一丝阳焰自幕篷的空隙透入，只见这里面坐着几个人，这些人脸上俱流露出一丝得意而自满的神情，尤其是那个青年人更是在狂妄的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时时表现出他的阴沉，他那双令人寒煞的目光缓缓流过每个人的脸上，偶而鼻子里还会传出一丝微笑的冷哼，满脸上揶揄与自得之色。这青年人所表现的在其他人的眼里还不太怎么样，但落在最旁边那个白眉长髯老人的眼里，却引起十分的不愉快，他干咳一笑道：

“房大英雄，明天全要看你的了！”房小虹嘿嘿一笑，道：“我还是那句老话，除非是石砥中出场，其他的人要请你文大人多照顾了，嘿嘿，文大人，大宛之尊，这次大会全靠你老的捧场了。”

文法相嘿嘿冷笑道：

“好说，好说，青年人，你的表现真不错呀！”幽灵大帝西门熊可看出情形不对了，他晓得这两个人互相不服气，大有一较身手之意，心念一转，嘿嘿笑道：

“二位不要再客气了，我们还是谈谈明天大会的事情要紧，这次大会主要的是引石砥中出来，观摩较技只是个幌子，不过我们要装得象样才不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文法相白眉一锁，道：

“这倒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是砥中会不会来的问题，这个人若是不来，我们的心机不是白废了……”西门熊摇摇头道：

“这个你放心，我敢说他一定会来，他能放过一千个人，也不会放过我，因为这小子吃我的亏太多了……”文法相一楞，道：

“你好象满有把握，嘿嘿，不是我姓文的说句泄气话，如果我们和他一个对一个，没有一个敢说能一定赢了他，不要看这小子年纪很轻，那手剑法真不含糊！”

“嘿嘿！”西门熊面上剧烈的抽搐了一下，干笑道：“这个你放心，我西门熊已有安排了……”房小虹冷冷地道：“你牛不要再吹得太响，当心炸了，西门熊，我房小虹远来这个穷地方所为的什么？你当初答应的事可不能忘了，要知道我所等的就是明天……”

西门熊通体颤了一颤，眸子里闪出一丝诡异而谲诈之色，他长长的吸了口气，浓眉深深的一锁，道：“当然，当然，房兄的事本大帝哪敢忘了，在明天定能如兄所愿，只要石砥中小子来。”

房小虹冷笑道：

“我们的合作也只限于明天，如果你自毁誓约而施诡计，那个后果可以想象的，我有办法使你起来，也有办法使你垮下去，这点你该比我还清楚……”

西门熊只是冷笑一声，道：“这是什么话，我们的合作永远下去，就必须互相信任，难道我西门熊还会好处独占，忘了你们……”

房小虹却毫不留情的道：“这很难说，你这个老狐狸太难斗了，在很多地方你都占着上风，只是表面上你很温顺，其实……”西门熊心中一凛，没有料到这个青年人这样难斗，仅仅相处几天使将自己的底细摸清楚了，他诡秘的一笑道：“房兄对我颇有成见……”

房小虹冷笑一声道：“那倒没有，只是知己彼己，方能百战百胜……”西门熊脸上露出一丝骇惧之色，道：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房兄，你也太厉害了。”房小虹更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江湖经验虽然不多，但对察言观色倒有几分心得，鼻子里冷哼一声，道：

“你别说得那么难听，表面上你在恭维我，暗地里恨不得先杀了我，西门兄，你现在是不是在动这个念头，我们心里都有数……”

西门熊尴尬的一笑道：“不错，你知人颇深，本大帝确实有杀你之心，因为你对我了解太多，留着终究是个尾大不掉祸患……”

房小虹淡淡的道：“你还是少卖弄你的聪明，当心我先下手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可能你那一失就握在我的手中……”幽灵大帝西门熊这才觉得真正的害怕了，他感到房小虹所给予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几乎随时都有制自己于死地的机会，他暗中念头直转，轻轻拍拍房小虹，道：

“房兄，不要增厉害，我们是一个巴掌不响，你我还有一段时间合作，谁也少不了谁？”

房小虹冷冷地道：“但愿你的话跟你的心一样，不要嘴上抹油，肚里藏刀，那样你我都不好看，倒霉的还是你……两人针锋相对的正道出对方的隐秘，使双方都生出了无限戒意，文法相虽然不言不语，却看不出这里隐藏的危机，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他在大宛国弄朝当政对弄玩权术这一套功夫比谁都行，他低垂帘，恍如与他们的事没有关系，其实暗中却在筹思对付他们的办法。

正在这时西门琦自幕外走了进来，他恭身的道：

“爹！”西门熊了应一声，道：

“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西门琦眉头一皱，道：

“爹，孩儿命人去探听之下，石砥中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连东方萍的踪迹都追寻不到……”

西门熊哼了一声，道：

“我就不相信石砥中会飞上天去，琦儿，如果你的帖子交不到石砥中的手中，我会治你办事不力之罪……”

“是——”西门琦见情形不对，急忙恭身退了出去。文法相缓缓的启开

双目，道：

“西门兄，石砥中会不会离开大漠？”西门熊摇摇头道：“这很难说，或许这小子得到消息，知道这里举行一次较技大会，他自忖没有把握在这里争取天下第一之名，而悄悄的离开中原，故意不接受我们的请帖……”

房小虹冷冷地道：

“也将他估计的太低了，凭他那身本事还会不来参加这场热闹的大会，也许这小子故意不露面，暗中在察看我们动静……”西门熊一击拳，道：“对，这小子必是在暗中探听我们的动静，若非房兄一言提醒我，本大帝几乎忘了这方面……”他轻轻的击了一下手掌，道：

“百黑雄——”

自蓬幕外面响起一声沉喝，只见一个青壮的汉子奔了进来，这汉子浓眉浓眉，撒开着衣衫，露出了长满毛鬃的前胸，双手一拱，道：

“主人，有什么事吩咐？”

西门熊问道：“你是负责接待各路英雄的总管，该知道这附近各地来的高手动态，我问你，你有没有发现有人混进这里。”

百黑雄恭身的道：

“小的全是照主人的吩咐，在大会没有开始之前，不准任何一人接近这里，刚才海神旅的人要进来看看，让小的给赶出去了……”

“嗯！”西门熊嗯了一声，道：“还有什么人？”百黑雄想了想，道：

“有几个牧民要进来放羊，让小的给打了回去，还有各地赶来的英雄，都在这附近徘徊……”

西门熊重重的哼了一声，道：

“你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如果发现我们不欢迎的人赶快通知我，尤其是石砥中，你要特别注意，当心他混进来！”

“是！”

西门熊望着百黑雄退出的背影，嘴角上漾起一丝冷冷的笑意，他的目光随着一寒，射出一股令人畏惧的寒光。

他阴冷的道：

“我相信石砥中没有法子来了……”

哪知他的话声尚未消逝，百黑雄面色苍白的奔了进来，脸上流露出一股惊恐度的惊骇。踉跄行来。

西门熊一怔，道：“你干什么？”

百黑雄颤声道：“小的遇见鬼了！”

西门熊清叱道：

“胡说！大白天哪有鬼？”百黑雄全身抖颤，道：

“小的刚刚出去时，只觉眼前一花，一个幽灵样的人突然将我抓了起来，我连挣扎呼叫的时间都没有，他叫我去见西门主人，并命我将这个交给你——”

说着便将手中的一块牛皮伸了出来，西门熊和房小虹心中一惊，同时伸手抢那块薄薄的牛皮，西门熊首先抓到伸开一看，气得大吼一声，道：

“气死我了——”

文法相拿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墨字：

“牛皮少吹，明天见真章！”

这个是谁？在各人的心中涌起无数的疑团，尤其是幽灵大帝西门熊，除

了有一份畏惧外还有一丝恐怖的意味，因为对方混进了他的身边，他都没有发觉，那这个神秘人物的身手也太使人骇怕了。

房小虹握起了拳头，恨恨地道：“好！我们明天见真章！”似乎这一切都寄托在明天了，明天是个未知数，到底是鹿死谁手，那还是个不可分晓的事情。

三十四

晨间，寒露未退，浑圆的露珠在草叶上滚动着，一缕阳光逐渐上升，照在清莹的露珠上，发出晶闪的青光，象是串串的珍珠夺目可爱……

自昨夜开始，巴泽湖的四周已开始有人进来了，在这大草原上不时出现陌生人的踪迹，许许多多的知名之士已联结的朝这里进发，使这一个静谧的大草原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骚动，一场江湖群雄大会就这样逐渐展开了序幕，随着日光的移动，场幕越拉越大……

幽灵宫的旗帜在这湖的四周飘动，在这旗帜之下各有两个幽灵宫的高手凝立在那里，他们俱是身着黑衫，斜挂长剑，虽然他们不言不动，暗中却在注意那些可疑的人物，尤其是那个他们所畏惧的人，更是他们所注意的……

那搭盖在湖口的大台上，此刻还没有一个人出现，空荡荡的有种凄凉的感觉，可是台上却增加了一桩令人瞩目的东西——石杵。

这石杵少说也有二千斤以上，放在那台上的一角特别引人注目，俱不知幽灵宫从哪里弄来这么一件沉重的东西，当然这根石杵放在这里也有它的目的，那是幽灵宫的人对来参加大会的人一种武功的考验，看看有没有资格爬上那个台子。

日近正午，远远赶来赴会的人大多都到齐了，这在幽灵宫的人来说，是一件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在兴奋之余，也有几个人感到极度的失望。

大草原上，各地的人物互相在寒喧着，私底下却都暗暗的议论着这件事，低低的细语不时自人丛中传出，有时也会引起别人对他们的注意。

这时，在一个蓬幕，里面正有两个人从幕蓬的缝隙中朝外面的人群中搜索着，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道：

“房兄，那个姓石的好象没有来……”眉毛斜斜飞起，冷冷地道：

“他要是不来，我们这个大会岂不是白费心机了，西门兄，我看你所花的血到头来仅不过得了个零……”

沉默了一会，西门熊冷笑道：

“我相信他一定会来，如果迴天剑客不来，嘿嘿，他也甭想在大漠里混了，房兄，你知道今天所来的人大多都是想看看石砥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石砥中决不会放弃这成名露脸的机会，房兄，你还是等着瞧吧……”

房小虹冷哼一声，道：

“他在大漠里的地位好象不坏么？”

西门熊阴沉的笑了笑，道：

“自从这小子驻进大漠之后，我们幽灵官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所能出风头的事全给这小子给抢尽了，所以本大帝恨不能吃其肉，喝其血，敲其骨，这次文先生大力相助，再加上你的变幻剑法，我相信这小子绝对没有办法再活着离开这里……”房小虹双眉紧锁，冷冷地道：

“你好象很有把握……”

西门熊得意的道：

“当然，有你们两大高手相助，我相信这小子有三个脑袋也能将他割下来，房兄，好戏全在后头！”

房小虹斜睨了这个老狐狸一眼，淡淡的道：

“我的相助是有条件的……”

幽灵大帝西门熊心神一颤，对这个没有感情的青年，存了一种畏惧和提

防之心，他目光隐隐浮现出一丝凶光，低沉而诡异的道：

“你要名，我要利，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铜锤响当当，房兄，我还是那句老话，大漠之主让给……”

房小虹嘿嘿地一笑，道：

“你恐怕不会甘心吧！”

“这！”西门熊诡异的嘿嘿笑道：

“这是什么话，我西门熊所要的是石砥中那颗项上头颅，只是这小子一死，你我在大漠再也无所顾忌，那时，嘿嘿，不是本大帝目空四海，天下哪派不举手来归，房兄那时英名大噪，遍传千里，恐怕所得并不仅仅是个名吧！”

房小虹给这老狐狸精一捧，心里觉得非常的舒服，面上神光一涌，恍如自己已经君临天下，他终究是个少年得志的人，受不了几句话的恭维，得意的一声大笑道：

“这全靠西门熊的栽培了，不过小弟所要的尚不仅仅这一点，传说这大漠里有一个地底金城，富可抵国，我房小虹人小志大，还想请你西门兄将这神秘之城的权利让给我，这两件事你能答应么？”

西门熊愣了一愣，没有料到房小虹的消息这样灵通，仅仅几天将这神秘鹏城的秘密给查出来了，他心中一寒，脸上刹时有一片狰狞的杀机涌现出来，他嘿嘿地道：

“房兄，你要求的太多了，小心消化不良……”

房小虹斜睨了他一眼，暗中将全身的功力蓄集于双掌之上，他冰冷的哼了一声，身子轻轻一移，冰冷的道：

“你到底是干不干？”

西门熊冷冷地道：

“这事我没有办法答应，房兄，你还是死了这条心，神秘的鹏城只有石砥中进去过，那里面虽然有富甲天下的财富，可是没有人能找到它，因为它是地底之城！”

“嘿！”房小虹嘿地一声，道：

“我相信你已知道鹏城的秘密，西门兄，你以为所做的事可以瞒过我，嘿！那你也太小看我姓房的了，昨晚你和文法相所谈的事以为我不知道……”

“什么事？”西门熊紧张地问道：

“你听到了什么事？”

房小虹冷冷地道：

“你心里明白，难道还要我说出来！”

“嘿嘿”西门熊诡秘的道：

“房兄，你也太厉害了，我们在合作之前要勾心斗角，那是我们双方的损失，要是闹翻了，嘿嘿，你来大漠争霸的心血也要白花了！”

房小虹淡淡地道：

“说的是呀，在这紧要节骨眼上，你若是没有我的帮助，幽灵宫所设计的诡谋可能前功尽弃，不值一谈！”

西门熊颌首道：

“不错，如果你要在这最后的关头闹意见，你所要独尊大尊的理想将会化成泡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哼！”

鼻子里重重的一声冷哼，房小虹笑道：

“要成名太简单了，今天比武大会你势必举行，我姓房的和外边的人一样，上台和你的人逐一较量，以我的武功要成名太容易了，有没有你帮忙都是一样……”

心中一凛，幽灵大帝西门熊这才晓得这个青年人不简单，仅凭这份心机就非一般人所能斗得了的，房小虹说的正是他心中的隐痛，如果和这青年人闹翻了，是一件失策的举动，他心中念头直转，忖思着如何去应付对方。

他阴冷的一笑道：

“你太厉害了，我西门熊是斗不过你！”

房小虹冷笑道：

“你不要打歪念头，我的问题你还未答复呢。”

“你何必这么急！”

西门熊嘿嘿笑道：

“明天我再答复你！”

房小虹摇摇头道：

“这是太极拳中‘推窗望月’，你想跟我推抱，嘿嘿，西门熊，这点心机你甭在我面前耍，嘿嘿，明天你就将我一脚蹬开了，不需我再帮忙了……”

西门熊凝重的说：

“老夫岂是失信之人！”

房小虹不屑的道：

“你这个老狐狸唯利是图，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错过今天，我相信你和文先生可能又在设计对付我了，这个时候谁也不能相信，我宁愿相信我自己，西门熊，我的话到此为止，答不答应全在你！”

幽灵大帝西门熊这次可真遇上高手了，他自觉和房小虹相处不可能和平共存，时时都有反脸成仇的可能，暗中意念一动，心中已动杀机他嗤嗤一笑道：

“这件事老夫作不了主，我总得去和文先生商量商量。”房小虹冷冷地道：

“你去吧，我在这里等着你！”

幽灵大帝西门熊阴沉沉的一笑，转身向蓬幕之外行去，他脑海中意念飞转，闪身走进另一个蓬幕里，道：

“文先生……”

文法相坐在椅子上，哈哈一笑道：

“西门兄，那小子是不是很难缠……”

西门熊长长的叹了口气，道：

“这个时候，他居然又开出条件……”

“什么条件？”

文法相紧张的问道：

“他的目的难道和我们一样……”

西门熊阴狠的道：

“不错，这小子居然也知道鹏城的秘密，这对我们的计划阻碍太大，文兄，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文法相嘿嘿地道：

“这是小事情，你不妨先答应他，只要他的利用价值一完，嘿嘿，以我们两人之力要对付他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幽灵大帝西门熊虽然在江湖间

荡了几十年，但对宫廷中权势弄人的那一套诡秘手段，却从没有见识过，他深知文法相追随大宛国主多年，懂得将如何去对付外敌，见文法相说得那么轻松，心神不由得稳定不少……”

他浓眉轻轻一耸，嘿嘿地道：

“文兄，这全要看你的了……”

文法相正要交待几句的时候，幕帘轻轻一掀，房小虹自外面斜跃进来，他目光朝里面的两人一瞥，道：

“西门兄，文先生已经答应了！”

西门熊在房小虹的肩头上轻轻一拍，道：

“年青人，老夫又栽在你的手里……”

房小虹并没有因此而显得轻松，他知道对方两人没有一个不是厉害的人物，自己虽然一时占着上风，可是未必赢能得着自己所要的东西，他目光寒光一涌，道：

“拿来！”西门熊愕了一愕，道：

“你还要什么？”

房小虹冷冷地道：

“你那张手绘的鹏城位置图，光是口头承诺还不足以可信，只有那张图到了我的手中，我才信得过你！”

西门熊双眉紧锁，不悦的道：

“万里迢迢大漠路，你就是拿张地图，没有老夫的帮助，一时也找不着它的位置，房兄，我看你还是暂时放在我这里吧。”房小虹坚决的道：

“不行，我知道那张地图没有副本，放在你这里让你去复制一张，这个我可不干，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傻，只要图在我手中，我们的合作才是真正的开始，在这比武大会开始之前，我想你不致于为了这件事和我翻脸……”

“你认为我一定要找你合作么？”

房小虹淡淡地道：

“你这是最不智的举动，在这里我或许斗不过你，可是我却有办法找石砥中，只要我和石砥中合作，嘿嘿，西门兄，你的损失如何，只有你心里明白，我言尽于此，拿不拿随你！”

他诡异的笑了笑，冷冷地道：

“我这个人与你一样，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为了我本身的利益，我就是去求石砥中都没有关系，二位不要说我姓房的不够朋友，假如你们的处境和我现在一样时，我相信你们所做的比我还要恶劣，这点我请二位包涵了……”

幽灵大帝西门熊没有料到房小虹的手段比自己还要低劣，居然为了拿到大漠金城秘图，不惜去和自己的死敌勾结，此时外敌强峙，若自己内部发生内挫，倒霉的还是自己，他气得脸色铁青，恶毒的瞪了房小虹一眼，道：

“你这是干什么？”

房小虹摇摇头道：

“没什么？只是临时运用的一点小手段……”

文法相也感到事情有些不简单了，他不禁对这个年青人重新估计，因为房小虹所设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们致命重创，随时都会走上自己的路子，他这时觉得房小虹不但是个老江湖，还是个善于玩弄心术的高手。

他阴沉而狰狞的道：

“西门兄，拿给他吧！我们不能自相残杀……”

西门熊一呆，道：

“文兄，这……”

他晓得文法相决不会这样甘于受房小虹的摆布，而将自己所搜集绘出的秘图交给房小虹，可是他见文法相既然这样说，只得将藏于胸胚的秘图拿出来。

房小虹伸手抢过秘图，冷冷地道：

“谢了，为了大家和平相处，在下只得先将这张秘图交给我哥哥，那样你们要再拿回去也没有那么简单了！”

他轻轻的击了一下手掌，只见幕外奔进一个汉子，这汉子双目如铃，浓眉舒卷，房小虹将秘图交给这汉子后，道：

“赶快送往约定的地方，我等这里的事情一了，就去找你们……”

那汉子没有说话，转身奔了出去。

幽灵大帝西门熊全身一颤道：

“你真设想得周到，连我西门熊都不得不佩服你了。”

房小虹冷冷地道：

“哪里，哪里，这只是临时防你一手而已……”

“冬！”地一声鼓响自空中传了过来，袅袅的鼓声徐徐的散去，西门熊神情略略一变，道：

“时刻到了……”

三个人同时站了起来，向幕外行去。

日正当中，那骄烈的焰阳自云中洒落下来，在这混满的湖畔周围站满了各路的英雄，俱静默的望着耸起的大台上。

台上，最得意的是西门熊，他神气活现的在台上耀武扬威了一阵，冰冷的目光始终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恍如要自人群中找寻出那个令他的害怕的可疑人物，可是人影动，赶来赴会的英雄多，一时他那能找到那一两个人。

他冷煞的一瞥台下，嘿嘿地笑道：“各位英雄好汉，这次大漠英雄大会，所为的是观摩一下各派的秘功绝技，旨在以武会友，选出一二位大漠的真正的第一高手，由于参加的人太多，本大帝在大会前不能不稍加限制，对参加大会之人作一个考较……”

他轻轻地拿起台上的那根巨大石杵往地上一掷，那根巨重的石杵倏地竖起在草地里，台下的人轰然喝采，对西门熊这份神奇的功力，莫不暗自折服。

西门熊嘿嘿地笑道：“凡是要下场比武场的人必须要先拿起这根石杵，这并非看不起各位，而是避免无谓的伤亡，只要能通过第一关的人，就可参加第二关的测验，第三关便是真正的动手了！……”

这话一出立时引起人群中许多人的骚动，有的摇头长叹，自叹没有本事拿得动那根石杵，有的则暗中咒骂西门熊的缺德，故意弄来这根沉重的家伙，使他们老远跑来只有干瞪眼的份，这在他们来说是很不甘心的……”。

可是规矩是人家定下来的，只得硬着头皮去试试，真怪，那些自不量力的人还真不少，居然有几个当场出丑。由于这石杵重量太大，参加通过的人也仅不过百来个，可是他们决没有这样轻松，通过第二关还有第三关在等着他们呢？

幽灵大西门熊见参加的人有那么多通过第一关的测验，心中暗自骇异，他没有料到大漠中尚有这么多的好手，他斜睨着那些等待第二关测验的人，大声的道：

“你们很幸运的已经通过了第一关，请排队依秩序等待我们下次测验……”他向坐在台上的房小虹一施眼色，方小虹身形斜斜一跃，轻轻的坠落在地上。

房小虹轻轻地一挥手，立时有几个汉子抬过一篓筐拳大铁珠，他随手轻轻拈起一个在手中一揉，轻轻一拉，那浑圆的铁珠顿时象个铁棍似的拉得笔直，然后双手一捏将那笔直的铁棍浑成一个圆珠，与原来的那个浑圆的铁珠一般无二，神情潇洒，做起来轻松已极，这一手内家真力显露，立时震慑住全场，传来震天的喝采。

这手纯真内家功夫的表演，可谓达到绝顶，那些参加这次测验的人，自知自己没有这样浑厚的内力，许多都自动放弃这一关的测验，摇摇头默默退入人群中。

西门熊嘿嘿一笑道：“诸位，你们只要能象房兄这样露一手，便算是能够通过，不过手法要干净磊落，务必使铁珠恢复原形！”

第一关测验下来，能够通过的人仅有十几个人，而这里面最令人注意的是三四个年青人，这几个人长得都是一般的潇洒，唇红齿白，丰朗如神，其中只有海神旅派的，罗戟是个大家熟悉的，另外三个则没有人认识。

但西门熊和房小虹却对这几个人逐渐留上心了，因为这几个人所表现的都是么出色，那么的令人震惊。

幽灵大帝西门熊在台上嘿嘿一笑道：“现在我们的大会开始，我们英雄大会的序幕总算拉开了，台上的人一阵骚动，俱望着台上，看看第一个出场的是什么人？”

首先出场的是一个葛布黑衫的中年人，他在台上向幽灵大帝西门熊一拱手，大声的道：“请大帝派人出场。”西门熊冷冷地道：“你是谁？哪一派的弟子。”

这中年人哈哈一笑道：“在下魏紫雄，身属大概派！”幽灵大帝西门熊一愣，没有料到大漠里已绝迹的大概派门人会陡然出现，传言大概派已封门闭客，再也不出现武林了，哪知今日大概派又出现了弟子。

他阴沉的笑了笑，道：“魏兄，老夫祝你好运……”他的话声一落，自台下立时掠起一人，只见这个身高九尺，浓眉上目，在台上大喝一声，挥掌向魏紫雄劈了过来，掌势浑厚，劲气激荡，居然纯是外家功夫。

魏紫雄嘿嘿一笑道：“原来是你这个大笨牛……”他拳势往外轻轻一勾，那汉子一个踉跄便被击得飞落台下，魏紫雄哈哈大笑，得意的在台上走了一圈。

西门熊冷冷地道：“你胜得第一场可喜可贺，魏兄，下一场你还得努力。”

“嘿！”房小虹低嘿一声，自台下缓缓走了上来，他双眉杀气毕露，目中寒芒大闪，冷冷地道：“魏兄，大概派只出你这块材料么？”

魏紫雄闻言大怒，道：“你是什么意思？”房小虹冷笑道：“我看你的命活不长了，还在这里耀武扬威，嘿嘿，实在差得太远，我看你还是滚回去吧。”

魏紫雄没有想到房小虹居然敢当众羞辱自己，他气得大吼，闪身斜跃，挥掌向房小虹劈去。房小虹有意要在天下群雄之前露一手，身形幽灵似的一闪，突然一伸右手，抓起魏紫雄的身子向外抛去。

“砰！”地一声大呼，魏紫雄的身子如断了线的风筝，笔直的撞在一块大石上，脑浆四溢，鲜血直流，顿时倒地身死。

那些观望的群雄一见大寒，俱被对方的残忍的手段震慑住了，这样一来，那么等待上台较量的高手目睹这种情形，皆知房小虹有意杀死对方，有几个自动放弃争雄的机会，但在暗中却为这种事情鸣不平。

可是灵幽宫的势力天下之最，谁也不愿强自出头得罪幽灵大帝西门熊，而惹得日后杀身灭派之祸，只得含愤的混进人群中，静静等待着事情的变化。

他们知道已不是比武的大会了，而是灵幽宫独霸天下，谋杀同道的手段，可是却没有人敢出面指责出来。“哈哈！”突然人群中传来一连串哈哈的大笑声，笑声略略一敛，只见东方刚身形恍如一缕棉絮样的轻轻飘向台上。

灵幽大帝西门熊神情一变，道：“东方刚，你还没有死？”天龙大帝东方刚冷笑地道：

“西门熊，你的诡谋真高明，假藉选举大漠第一人之美名，而消除自己的心腹大患，若不是我早看出来，这不知有多少人会死在你的手下……”

“胡说！西门熊神情一寒，冷叱道：“你不要在这里捣乱，没有人会听你的！”东方刚淡淡的一笑道：“你不要再狡辩了，本大帝相信有许多人已看出你的意图了，你妄想以这大会之名，联合所有黑道的力量，集体对付迴天剑客石砥中，将你们的眼中钉除去……”

灵幽大帝西门熊和房小虹闻言大颤，没有料到自己所设计的诡谋让这个一代宗师看穿，两人心中大寒，脸上同时现出一股杀机，俱阴冷的瞪着东方刚。

房小虹向前斜跨一步，道：“东方刚，你知道的太多了，可是大会不会因你在这里胡说八道而停止举行，现在我请你滚下去！”

东方刚冷冰的道：“我相信大家只要知道你们的目的，没有人会参加这争取天下第一的名号，因为你们决不肯将“天下第一”四个字轻易的送给别人……”

“哼！”房小虹鼻子里传来重重的一声冷哼，道：“你错了，他们非但不会放弃这次机会，还有人不屑你这种冒失的行动，不信你可问问他们！”东方刚冷笑一声道：“我到不相信有人明明知道要死，而要来送死！”

西门熊嘿嘿一笑道：“天下就有那种不怕死的人……”

东方刚冷冷的瞥了西门熊一眼，转头对台下的仅存的五六个等待出手的人，问道：“各位，你们真要上他们的当么？”

罗戟面上杀气一涌，道：“大帝，请你不要管，在下此来并非是要争取什么天下第一，主要的是替我妹妹报仇……！”房小虹在台上伸手一招，道：“姓罗的，你上来！”

罗戟正要跃身上去，身旁的一个青年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头，朝他淡淡一笑，轻声的道：“罗兄，还是我来吧，你妹妹的死由我替你办了。”罗戟一怔，道：“你是谁？”这青年人淡淡地笑道：

“钟鸣自然知，雷鸣自然晓，你又何必急在一时。”他轻灵的一闪，化作一缕清风飘上台去！

那青年仅仅一晃身形便幽灵样的飘落在台上，这一手罕古绝今的轻功之术顿时将大草原上聚集的各派英雄目光吸引住了，只见人群晃动，皆争先恐后的要看看这个陌生的青年人倒底是哪一派的高手，居然不畏幽灵宫的恶势力，而欲争那天下第一英誉……！

东方刚深深的瞥了这青年人一眼，道：“年轻人，本大帝看你是初次在这里出现，不知道这是非场所的诡谋阴险，我看你还是退出去吧……”

这青年人双手一拱，嘴角上伏起一丝淡淡的笑意，他斜睨了灵幽大帝西门熊和房小虹一眼，道：“老前辈教训的是，在下本该遵从老前辈的教训而退出这是非之地，不过在下很难得在这种场合中见识见识，为了多增长一点见识，老前辈的美意只得有违了。”

东方刚一怔，没有料到这个青年人口气会这样大，他那舒卷的眉毛往上一耸，摇摇头道：“你的立场虽然不错，可是却不适合你的存在，而且他们也根本不容许你的存在，我真不知道你执意如此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青年人哈哈一笑道：“除了那‘天下第一’四字，还有什么事能引起我的兴趣，老前辈，你年轻时根本不想做个出人头地的一代高手么？我相信你比我还操之心急……”

东方刚心神剧烈的一颤，诧异的望了这个青年人一眼，他被这青年人大话所震慑住了，尤其这青年人表现的狂妄与冷傲几乎不将幽灵宫所有的人看在眼里。

他淡淡的笑道：“本帝对你的进取心深表敬意，不过自古至今名气累人，你纵然得了天下第一又怎么样呢？况且这里高手如云，你根本不可能有出头的余地，年轻人，我看你还是算了吧，这条路并不好走……”

这青年摇摇头，道：

“要我这样下去，我可丢不起这个人，你说这条路并不好走，这个我心里比你明白，为了在这里露露脸，未尝不是一条捷径，老前辈金玉良言，在下衷心感激，等我得到天下第一之后，再和老前辈叙叙……”

这青年人口气之大，几乎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那话声甫近，非但台下的人引起一阵骚动，连台上的西门熊和房小虹都不觉对这青年人留上心了，自古道：“不是猛龙不过江”。这青年敢当着天下群雄之面而说这种大话，定是有两手，否则哪敢这样目中无人。

东方刚长长叹了口气，黯然的道：“自古‘名’字最累人，青年人，你上了‘名’字的大当了，你看看眼前有人容许你成名么？恐怕你还没名便死于非命，本大帝着实为你的豪气而惋惜……”这青年人目中寒光一闪，道：

“但愿我是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最后一次上当，我一生中难得上当，今天要尝尝上当的滋味……”东方刚黯然的长长叹了口气，道：

“是赌命不是上当，你太倔强了。”这青年正容的道：“老前辈之言甚是，在下确实是为赌命而来，东方先生，你在这里看看，我还要你帮帮场呢……”

他冷然的瞥了西门熊一眼，道：“西门大英雄，在下这次来贵地志在夺取那天第一之英誉，你是这大会发起人，不会不为这“天下第一”四字设想一下，有什么东西以代表她的威名！”

西门熊是个老江湖了，焉能看不出这青年人的厉害，他脑海中在思索着这个皮上溺漫着神秘意味的青年人的来历，仅是冷漠的笑了笑，不作正面答复的道：

“朋友，你是谁？”这青年淡淡地道：“这个名字是非通不可了，在下石中客，今年二十三岁，来自苗疆，家有父母兄弟，大英雄，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不知道你有什么要问的……”

西门熊一愣，道：“你姓石？”石中客冷冷地道：“我们姓石的出过不少的能人，有名一点的是石砥中，我石中客身为石家子弟，可不能太给石家丢人。”

西门熊一听对方姓石，心中就起了莫大的恐惧，他仔细的朝这位石中客脸上端祥了一会，觉得这青年人与石砥中的面貌相差太大，决不是石砥中扮装而来，他暗中嘀咕，使这个雄踞一方的宗师都迷惑不已。

他冷然的道：“石砥中和你有什么关系？”石中客哈哈一笑道：“你倒象是在审问犯人一样了！”他笑了一声，面上陡地罩上一股骇惧的寒意，冰冷的道：

“关系倒是没有，这位石砥中传言是大漠的传奇人物，我若是有机会，倒希望能看我们本家的丰采！”幽灵大帝西门熊几乎让这青年弄糊涂了。这青年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刻薄，倒象和自己有着深仇大恨一样，他阴沉的笑了笑，道：

“石朋友，你是哪一派的……”石中客哦了一声，道：“你问我是哪一派的呀，哈哈这真是个难以答复问题，我爹爹是占山为王的一个强盗头子，我母亲是个专门养狗爱狗的夫人，而我哥哥是个空门子的三双手，至于我妹妹么？她是个……哈哈，还是不说的好，大英雄，我家的门派这样多，你看我该告诉你，我是属于那一派的了……”

这青年人指手划脚的在那里细说家里绝传，惹得台下的那些高手轰然大笑，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连家里的丑事都给搬出来了，可是有几个知道底细的人，却没有笑这青年的胡说八道，通通将目光投落在西门熊的身上恍如要在他身上，看出一层秘密似的……”

神情陡变，幽灵大帝西门熊的脸上恍如罩上一层寒霜似的，青紫中浮现出一股杀气，他气得全身直颤道：

“石朋友，你不是在这里找碴子吧……”原来西门熊的父亲在未成名之前是个占山为王的大强盗，而他的母亲是个只会玩狗的标准养狗行家。

西门熊的哥哥更没出息了，家中虽然富有，却天生有种擒盗狂的绝症，只要有机会定大动手脚，是个有名的扒盗名手，而西门熊的妹妹则是个传名千里的浪妇，终日追逐于淫色之中，这些家门丑事西门熊也不愿轻易提起，没想到今天让这来历不明的野小子给当众抖露出来了，他哪能不气得几乎要吐出血来……

石中客冷冷地道：“西门大英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问在下出身何派，在下据实回答，怎能算是找碴子？你要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是不是不让我争取这天下第一之英誉，在下这就退出这里好了……”

“嘿！”西门熊低低嘿了一声，道：“你不要走，这天下第一还在等着你呢。”石中客哈哈大笑道：“当然，只要西门大英雄能顺水做人情，不妨将那面金牌先送给我，那也省得在下多动手脚……”

停立的房小虹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冷冷地哼了一声，身子缓缓一移，连着向前跨了两步，道：“你配拿那块珍珠金牌么？”

石中客冷冷的一笑道：“这是什么话？不要说一块小小的金牌，就是一座山我也有办法拿回去，不信你可试试！”

西门熊嘿嘿一笑道：“我看你这不是来争取天下第一的美誉了，简直是来砸我们的比武大会，石朋友，本大帝希望你那对照子放亮点，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再下手……”

石中客面上没有丝毫恐惧之色，他冷冷的瞥了台上四周一眼，只见西门琦率领四个黑衣汉子含恨地瞪着他，他鼻子里传出重重的一声冷哼，不屑的道：“西门大英雄，那可是令郎？”

西门熊回头看了西门琦一眼，道：“不错，他是负责这里秩序的总管……”
“哦！”石中客轻轻哦了一声，道：“令郎好象对在下颇为不善！”西门熊冷嘿一声道：“你在这里破坏大会秩序，他自然有权干涉你，石朋友，大帝只要略略一挥手，你就要躺在这里了，我希望你还是知趣一点，早早滚出去……”

西门琦有点不耐烦的道：“爹，你和这种人还讲什么客气，他来扰乱大会的秩序就是没有将我们幽灵宫看在眼里，看不起幽灵宫也就是看不起天下人，我相信我们这样制裁他，天下群雄没有人会说我们的不是……”

“哈！”石砥中大笑一声，道：“你这个小孩子到会说话，居然帮你爹爹整我了，行，你们父子两张嘴，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斗得过你们，那错全在我了……”

西门琦自认在年青辈中是个出类拔萃的一代高手，在江湖上是幽灵宫的少宫主，没有一个人不尊敬有加，奉承恭维，哪里料到今天在这群雄云集的场合里，遭石中客侮辱了一顿，他气得神情一寒，大吼道：“谁是小孩子？阁下不要乱占便宜……”

石砥中冷冷地道：“我和你爹平辈论交，哪有你插嘴的余地……”

西门琦气得全身直颤，反手轻轻掣出斜插在背上的长剑，他在空中抖腕一颤，流艳的剑光兜起一个浑圆大弧，闪颤的剑芒斜斜跃起，哈哈一笑声中，向前斜斜的跨了一步，转头对幽灵大帝西门熊道：

“爹，我不能再忍耐了，如果我们再不表明一下身份，人家还以为我们幽灵宫是只会拿话唬人的空壳子……”西门熊沉重的道：“你是这里的总管，有权干涉这件事，我虽然是你的爹爹，也不能干预你的执法，这事你看着办吧……”西门琦长剑斜斜举向空中，大声的道：

“小子，你看见了我为维持这会场的秩序不会不有所行动，你请出手吧，不要光耍嘴皮子了……”

石砥中浓眉一竖，道：“你真要和我动手？”西门琦一怔，道：“这不是废话么？我若再不出面，我这个总管也不用当了，阁下要是不敢动手，你现在滚还来得及……”石中客冷冷地道：

“我向来不轻易和人动手，动手就是伤人，你们西门家现在只有你这条命根子，等会我若出手重了，一个失手将你打死了，你爹爹要哭恐怕都来不及了……”

西门琦气得挥剑一抖，大吼道：“放屁，你只要有本事尽量出手，我西门琦若是不幸死在你手里，那也只能算是命薄，本身学艺不精，我爹决不怪你……”

石砥中颌首道：“好，话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双方等会儿都不要后悔，这里见证人不少，你死了令尊也没有脸找我……”

西门琦大怒的吼道：“好小子，拔出你的剑来！”石中客冷笑道：“我身上之剑是来争取天下第一之誉用的，拿来对付你有点太委曲了，少宫主，你还是出手吧……”

嘿嘿一笑道：“你真是太狂了，居然敢这样狂妄，姓石的，这是你自嫌命长，待会也怨不得我心狠……”

他身子斜斜一跃，手中长剑倏地化作一缕寒光，对着石中客的身上点去，这一招发的悄无声息，攻的绝妙神奇，仅这一手已知西门琦在剑道上的功夫是何等的深厚。

台下观战的群雄一见西门琦的剑法那样凌厉，暗中不禁为这个石砥中捏一把冷汗，那里料到石中客待对方长剑触及身上的刹那里，突然一个转身便将这传神的一剑避开，所施的身法居然没有人看出是那一派的功夫。

西门琦暗中一凛，长剑在空中兜一半弧，自上而下的斜劈而出，这幻化如神的一剑出乎任何人的意料，是他自剑施出的一式怪招，满以为这一招必可伤敌，哪知对方又是一晃身形轻闪了出去，依然没人看出石中客是怎样避过去的。……

幽灵大帝西门熊见自己爱子一连劈出七八剑都没有占到对方丝毫皮毛，心神剧烈的一颤，顿时晓得这神秘的青年是个空前的劲敌，他机凛凛的盯着石中客的步法与身形，居然没有办法看出他是那一派的弟子。

他暗中大骇轻声的问道：“房兄，你有把握地击败这个对手么？”

房小虹凛然的道：“这小子始终没还过一手，不知道他的深浅如何！不过这个小伙确实是个可怕的人物，待会儿可要小心对付。”

他看了左右一眼，小声道：“西门兄，你看出他的来路没有？”西门熊苦笑道：“不瞒你说，本帝到现在还没摸清这小子的底细。”

房小虹这时脑海中意念流闪，始终想不起那一派的武功有这种幻化传神的步子，能一招不还的轻易闪过这么凌厉的剑势，愈看愈寒，不觉被对方这幻化神奇的身法所震慑住了，凝重的忖思着如何去对付这个空前的劲敌。

滚动的汗珠自西门琦的额上流下来，他没有料到自己今天会这样的狼狈，一连攻出十几剑而没能动得对方丝毫，他气得热血直冒，劈出一剑，大吼道：

“你怎么不还手？”石中客冷冷地笑：“我还手你就没命了。”“嘿！”西门琦大嘿一声，吼道：“放屁，野小子，你只会穷他妈的躲躲闪闪，有本事就还一招试试，别让人说我西门琦欺负你……”

石砥中这时目光一冷，自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射出一股慑人心神的寒光，他缓缓抬起了右掌，冷笑道：“你西门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没有将你当成一个人物，你要注意了，我这一出手绝不留情，你能否接得下全看你的运气了……”西门琦见他的说那么慎重，神情顿时紧张起来，他斜驭长剑，将全身劲力蓄集在剑尖上，所以那剑芒颤烁，长刃流滢，他沉声的吼道：

“你少在吹牛了，有种出手攻来！”石中客的右掌斜举，自掌心透出一股流滢的光华，幽灵样的一晃，空中圈起一片掌影，强劲的大力恍如怒潮般涌颤了出来。

西门琦神情大变，没有料到对方掌劲那样威烈，他骇得大叫一声，闪身急向斜侧里跃去。

“呃”那低沉而痛惨的悲呃声自西门琦的嘴里传将出来，他冷寒的一颤，双唇启动，一股血雨斜斜洒落在台上。

那鲜艳而夺目的鲜血染满了大台上，一个修长的身躯随着惨呃之声而倒了下去，目中尽是恐怖之色。

他颤声的道：“爹！”幽灵大帝西门熊和房小虹双双扑去，竟没来得及抢救，西门琦的叫声一出，幽灵大帝骇然的刹住身子，痛苦的问道：

“孩子，你怎么样？”西门琦连着又吐出两口鲜血，颤抖的道：“爹，我不行了。”

幽灵大帝西门熊闻言大骇，惶悚的全身大颤，股股的哀伤自这个凶狠戾的老狐狸脸上显露出来，他沙哑的吼了一声，道：

“琦儿，爹害了你，我不该让你出手……”他想起自己只有这个送烟火的命根子时，那种晚年凄凉的哀痛便在心里迴荡哀怨，他怨毒的看了石中客，股股如浪的忿愤自他双眉之中透出来，他恨得牙齿咬得格格着响，目中恍如射出一股烈火样……”

这时他心中虽然怒火高烧，却是十分的冷静，奔跃至西门琦的身旁，仔细的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势，道：

“孩子，爹想办法救治你……”石中客冷冷地道：“断银手之下没有救活的人……”心神颤了颤，一个令西门熊骇颤的意念在电光火石间涌进了这个一方霸主西门熊的脑海中，他颤声的道：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杀死我儿子？”茫茫武林中仅有迴天剑客石砥中会断银手这种绝传的武这，舍他而外，几乎没有懂得这神技的心法。

这个唐山客一出手便是断银手，莫不是石砥中的化身，可是看来又极不象，因为在对方的脸形上找不出一丝与石砥中酷似的地方，顿时使西门熊又陷于满头雾水之中。

石砥中哈哈一笑道：“我那表现的还不够表明我的身世么？西门熊，断银手天下仅有一家，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西门熊颤道：“你是石砥中？”石中客脸上轻轻一抹，立时露出迴天剑客石砥中的面貌，那化装之巧简直是匪夷所思，连西门熊这个老江湖都能混过去，可见石砥中在来此之前，确实下过一番苦功，那所化去的心血并没有白废。他冷漠的一笑道：

“不错，我正是你要等待的石砥中……”台下发出一连串诧异叹声。

显然这件事情太出人意料了，谁也不会想到迴天剑客石砥中会化装而来，在这种浩大的场合中出现，所有的人都想看看这个传奇性的人物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俱向台前涌去。

“爹！”那低沉的叫声里，隐隐含有颤抖与微弱的惊恐，西门熊目光消散嘴角上牵着一丝血渍，他面色苍白的剧烈喘了口气，惨然的道：

“爹，你要替我报仇，孩儿不甘心死在他的手里……”西门熊面上神情一惨，望着自己爱子那种临死之前的挣扎痛苦，心神有如遭受着两柄锐利的长剑绞刺一样，在那寒刃似的日子里居然隐隐浮现出一层泪影，他怨毒的盯了石砥中一眼，道：

“琦儿，爹会替你报仇……”他恨恨的低嘿一声，道：“石砥中，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死在你的手中，这笔血海深仇本大帝誓必要血报回来……”

石砥中鼻子里重重的冷哼一声，嘴角上漾起一丝不屑的笑意，他冷漠的一笑道：

“西门琦杀死罗盈，罪有应得，至于令媛西门婕，她之所以会死，全是为了你，你这个作父亲的非但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反而教育孩子步入邪道，今天你怎么不先反省反省自己，怎么倒先来找起我来了……”

西门琦双目赤红，大吼道：

“你是来替罗盈报仇的？”石砥中冷冷地道：

“不错，我不但是在替她报仇，也是在替那许多死在你手里的人报仇，你这个人幼秉令尊劣根性，这样死了也可减少你一点罪孽！”罗盈，罗盈！西门琦目光射出一股恐怖骇颤之色，嘴唇轻轻颤动，喃喃的念着罗盈名字，他突然大吼一声，“哇”地喷出一口鲜血，身子颤了颤便僵死在地上，那两只阴狠的眸子睁得像铜铃般大，茫然的望着空中，凝结于一点……。“琦儿，

琦儿！”

幽灵大帝西门熊恍如疯了一样，张口大叫，扑在他爱子的身上居然哭将出来，颗颗泪珠滚滚坠落……。

房小虹眉头深深一皱，道：

“西门熊，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的大事你难道忘了。”西门熊全身直颤道：“我们什么事？”房小虹不禁一怔道：

“你是怎么了，我们所等待的就是今天，你难道连替你儿子报仇都忘了吗？”西门熊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茫然的道：“报仇，我是该报仇……”他双目怒张，一股浓重的杀机自那张阴冷的脸上弥布而起，他深情的瞥了死去的西门琦一眼，道：“我儿子死得好惨，房兄，你请文先生上场吧。”房小虹嘿嘿一笑道：

“在这种情形下动手也太那个了……”东方刚这时向前移了一下身子，道：“房兄，我最好不要再多生是非，西门熊若不是受了你的怂恿今天也不会丧失了儿子的性命……”房小虹神情略变，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东方刚冷冷地道：“这只是警告你做人不要太过份，你认为除去了石砥中便能稳得天下第一高手么？告诉你，江湖能人异士不知有多少，他们安于善性，只是不愿出来争强而已……”

房小虹让东方刚诉说了一顿，心底里顿时漾起一股怒火，他气得双眉一锁，嘿嘿地连笑数声，道：

“你管的闲事太多了！”东方刚冷笑道：

“天下事自然得由天下人管，我东方刚侥幸没有死在你们联手之下，现在本大帝不再姑息你们……”

“嘿嘿！”幽灵大帝西门熊低笑道：

“你要强出头，本大帝就连你也算上一个！”

东方刚冷冷地道：“行！你划下道来吧！西门熊阴沉的道：“在今夜三更之时，我们在这大草原上见……”他恨恨的瞪了石砥中一眼道：

“你要是不敢来，我西门熊就是追上天也要把你追回来，我儿子之仇今夜总要不……结……”石砥中鼻子里传出重重的一声冷哼，不屑的道：“你放心，我不会使你失望……”台下群雄一见遍传大漠的一场武林大会，这时没有结果的草草了之，俱感到十分的失望，有许多人摇头长叹，怅然的离去。

三十五

晴空中仅有几朵淡淡的浮云，稀疏的寒星斜斜的挂在云天之中，冷艳的星芒闪烁的洒向大地，点缀的草原上，大草原飘着轻柔的夜风，淡淡的拂着草尖，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情人低语，像寒露滚珠……。

神秘的夜富有温声静谧的安宁，那美好的斜月，飘动的云，还像小精灵样的寒星都是那么富有诗意，可是这美好的而温柔的夜却让那阵阵传来的厉笑给粉碎了，推动人心的厉笑声像一只箭一样的穿过了这个冷清的大草原。

黑夜中，一个踉踉的黑影摇晃着身子，踉踉的向这里行来，在这黑影的怀里紧紧抱着一个人，一个已经忘掉过去与未来的死人……。

颤抖而寒悚的怪笑，自幽灵大帝西门熊的嘴里没有歇止，响遍了整个大草原上，在这个老狐狸的脸上挂满了显明而滚动的泪珠，他狰狞的望着夜空恍如这夜中的一切都与他有着一无比的仇恨，他恨每个人包括每一件事情，而现在在他感觉中似乎连他自己也恨上去了……。他颤抖着身子，哀伤的颤道：“孩子，你睡吧，安安静静的睡一个觉，爹就在你的旁边，爹会保护你，不要怕，孩子，这夜虽黑，却有爹在你身旁，没有人敢动你！……”

他突然凄凉的一笑，道：“你记得么？爹在你小的时候常常哄着你睡觉，像今夜这样，轻轻拍着你的身上，唱着催眠曲，你会对爹笑了笑，然后闭着眼睛睡了……”当他低下头去看见西门琦双目睁得像两只铜铃似的望着自己时，恍如看见自己的爱子年幼时那种淘气的情形一样，他脸上涌起一股薄怒，轻轻拍了西门琦一下，愠怒的说道：“你今夜是怎么啦？怎么还不睡觉，你这个小淘气，难道非要将爹气死你才会睡觉，嘿！小淘气，爹疼你，爹喜欢你，你睡觉吧！……”

他将西门琦的脸贴在自己长满胡须的脸上，双手不停的摇晃着，那种情景与大人哄小孩子的一样。

他仿佛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哦了一声，道：

“怪不得你始终不愿睡呢，原来是我忘了唱催眠曲给你听，孩子，你这个小淘气真会磨人，小淘气，你听着，爹要唱了……。 “睡吧，睡吧，我的小淘气！” “睡，睡，睡，一夜到天明。”

“你梦中，有小鸟，还有大狮子。” “睡吧，睡吧！” 我的小宝贝！……” 嘴唇颤动，低哑缓慢的歌声自这个突然丧子的老人嘴里徐徐吐出，他恍如自己深醉在那过去的梦之国度里，忘却了自己的爱子已经是个不会说话的大孩子……。

由于骤然而来的巨大变化，使幽灵大帝西门熊的神智已经混淆不清了，他这时神智迷乱，在痛苦的哀伤中，回忆着这过去的片断，幻想着他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需要自己的照顾与父爱……。

当初西门婕死时，这个诡谲的老江湖还没有这样伤心过，那时仅不过是悲伤了几天，依然故我的作着雄霸天下的梦想，可是，现在不同了，他那仅有的一条命根子，终于先他而去，这种惨痛的打击着实使一个孤独的老江湖承受不了，虽然他拥有了一切，可是那一切离他太远了，远不如有个儿子来得幸福，至少在他苍老的心境里可以得到一丝慰藉……。

西门熊抱着西门琦的死骨在这荒凉的大草原上没有目的地奔走着，清冷的夜风偶吹醒了他的神智，但那只是短暂的一刹，他抬头望着布着颗颗寒星的夜空，将那催眠的曲子以复的喝着，直等到他唱不出来为止……。“西门

兄……”

在他身际仿佛见有人在叫他，他茫然的看了看四周，大地除了黑黝黝的一片，连个人影都没有，他长长的吸了口气，心中有如被什么塞住了似的，一股浓浓的杀气突然自他脸上布起，他恨恨的哼了一声，道：

“你们谁也不要想抢走我的孩子……”他怜惜的又看了西门琦一眼，杀气敛隐，满脸慈爱的笑道：“小淘气，你乖，爹爹喜欢你……”他伸出一根指头轻轻摸着西门琦的脸颊，大声的道：“小淘气，你笑一个给爹爹看……”

西门琦死了已不知多少时候，根本没有笑的可能，可是西门熊却渴望的在等待那奇异的一刹，可惜西门琦没有知觉，否则当他知道其父这样深爱着他时，西门琦当会感到自己的幸福是超出一切，没有人能比自己更幸运了……！

幽灵大帝西门熊在这里奔驰了不少时候，身子逐渐有疲乏的感觉，他长长的叹了口气，一个人孤独的坐在草地上，不时低头沉思，或者没有目的的大笑，此刻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心境，真非一般人所能领受……

“西门兄……”远处清晰地响起房小虹的呼唤声，黑夜里，两道疾闪的人影恍如幽灵似的飘了过来。

幽灵大帝西门熊恍如置耳未闻似的，不动的茫然望着夜深处，象是一座塑像一样！房小虹一愣，道：“西门兄，你怎么啦！”西门熊仅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又缓缓地将头移了过去，那种冰冷而没有表情的神色俱是使房小虹和文法相一惊，怔怔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文法相轻轻推了西门熊一下，道：

“西门兄，你这是干什么？”西门熊怨毒的看了他一眼，道：“你是谁？”

房小虹没有料到幽灵大帝西门熊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居然连文法相都不认识了，他诧异的问道：

“文兄，这是怎么一回事？”

心神剧烈的颤了颤，文法相在西门熊的脸上仔细看了一下，他脸上逐渐显出一派凝重之色。他叹了口气，道：

“他受的刺激太深，脑中神经已经混乱了，我们如果再不设法救治，西门熊可能要疯了……”

房小虹一呆，道：“要疯了，这怎么办？如果没有他，我们怎么能对付石砥中和东方刚，真没想到在这紧要关头，他竟自己出了事情……”文法相凝重的道：

“我们首先要把西门琦埋了，他才不会触景生情，然后再敲打他全身经脉，才能使他清醒过来……”

他凝重的向房小虹施了一个脸色，缓缓向西门熊行去，手掌轻轻的向前伸出，轻声的说道；

“西门兄，令郎既然死了，你也不要太难过，人死不能复生，何苦累身子，我们还是先把令郎埋了再说。”

当他的手掌方触及西门琦的身时，幽灵大帝西门熊突然翻掌向文法相的身上拍来，一股浑厚的火力直涌而出，逼得文法相返身飘退五六步。

西门熊目眦欲裂的喝道：“你干什么？”

文法相淡淡一笑道：“你儿子已经死了，你还抱着干什么？”西门熊全身一颤道：“死了！……”

他脸上泛起一阵剧烈的抽搐，双臂一松，西门琦的尸体砰地一声摔落在

地上，这沉重的响声使西门熊的神智一清突然放声哭了起来。文法相见机不可失，说道：“西门兄，你冷静一会！”幽灵大帝西门熊到底是个功力深厚的一代宗师，心中的哀伤一旦得到了发泄，那混淆的神智立时全部清醒，他哭了一阵，颤声的道：“孩子，爹对不起你！”

他双目通红，目子里布满了血丝望着西门琦的尸体，心中泛现出无数的感触，他凄凉的一笑，道：

“你生在这里也该葬在这里，爹要亲手将你埋了，然后要手刃石砥中的头颅，将他的心挖出来……！”

他恨恨的朝地上重重的击了一掌，顿时沙石，草屑飞扬，溅起的沙泥疾射而出，地上现出一个深深的大坑。

文法相摇摇头道：“房兄，我们将他放进去吧……”

两个人合力将西门琦的尸体放进那个大坑之中，西门琦僵硬挺在那里，幽灵大帝西门熊不忍再看下去，痛苦的道：

“埋掉吧，我不忍再看了！”

他现在神智极为清醒，不愿再看见这一幕令他痛苦而不能忘怀的惨景，颤了颤身子，低泣的转过身子去。

文法和房小虹默默的扒动着沙泥将层层泥土埋在西门琦的身上，一个自食恶果的青年人，只因不守着自己的本份，做尽人间所不齿的事情，而得不到善终。

房小虹长长吸了口气，道：

“西门兄，我们合三人之力对付石砥中和东方刚，虽然没有十分把握，却也不会落败，你现在若能将这哀伤之心暂时收敛，全力对付敌方，也许今夜就是报仇的时候！”

西门熊面上满罩着一层杀机，嘿嘿地道：

“你放心，我若不能手刃石砥中决不回幽灵宫！”

他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转头问道：

“文兄，你将那些人都安排好了么？”

文法相嘿地一声道：“各方面都布置好了，现在只等我们去

幽灵大帝西门熊急忙收敛住心中的哀痛，将那幕回忆隐藏在心底，他面上杀机毕露，阴沉的道：

“走，我们宰他们去！”

三道人影恍如幽灵化身似的在大草原上飘起，几个起落，已斜驶而出几丈之外，那快捷的身形真是快得象一阵清风。静谧的大草原，没有一丝人影，可是等那沉重的鼓声，在黑夜中冬冬的敲了三下的时候，自那草原上的一端逐渐现出一大排人影。

在黑夜中响起一声喝道：“是宫主来了么？”

西门熊淡淡地嗯了一声，道：

“不错，你们快将人个别分开，躲在看不见的地方，没有我的命令决不要出手，我们今夜主要的是不让石砥中有逃走的机会！”“是！”

那个最前面的汉子连忙答应了一声，挥了挥手，四周罗列的幽灵宫高手刹时隐退而去，悄悄的躲在草窠里。

房小虹浓眉一锁，道：“我们谁先对付石砥中！”

西门熊诡秘的道：“第一场还是由房兄先请，你只要抵挡他五十招，再由老夫接他五十招，我们两个人轮流出手，嘿！最后就靠文兄将他解决掉！”

房小虹怔了一怔，道：

“这是车轮战，他恐怕不会上当……”

西门熊冷哼一声道：

“我们这是指名挑战，他不干也得干，况且今夜我们胜算在握，运用幽灵宫的所有力量……”

话声未逝，空中突然响起一连串奔驰的蹄声，三个人同时将目光瞥向远处，在黑夜里，四道轻骑联袂而来。

文法相一愣，道：“怎么会多出两个人……”西门熊怒哼一声道：“那是东方老东西的儿子和女儿！”

石砥中和东方刚首先跃下马来，接着便是东方萍和东方玉，四个人冷冷的望着这三大高手，没有一个发出一点声音，双方好象都在维持着暂时的沉默。

文法相眉毛一舒，嘿嘿笑道：

“你们好象多了两位，难道以迴天剑客和天龙大的名头都要邀请帮手么？嘿！那未免太丢人了！”

东方刚冷冷地道：

“这两个人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女儿，说起来不是外人，他们只是随老夫来多长点见识而已！”

他深知文法相有意刁难自己，登时毫不客气的一整脸色，庄重的诉说着文法相的多疑，文法相暗中冷笑，面上所表现的尽是不屑之意。

文法相鼻子里重重的哼了一声道：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没有我们邀请就不准来这里，东方兄，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你叫他们滚！”

东方萍对这个阴阴的老东西恨透了，她在半掩山时曾见识这文法相的厉害，这时一见他有意刁难爹爹，长剑随手一掣，寒光登时大颤，竖剑指着文法相，道：

“姓文的，你不要肉堆里找骨头，没事找事，本姑娘若不是看在大宛国主的份上，上次就要教训你一顿。”

文法相哈哈大笑道：

“姑娘，你说话说得未免太幼稚了，我姓文的要不是看在你是个女流之辈，你恐怕早就躺下了！”

东方萍秀眉一耸道：

“有这么简单么？文先生，你也太瞧不起人……”

她玉腕轻轻一抖，长剑比作一缕寒光，在空中连着挽起六个斗大的剑花，冷冽的剑刃泛起道道青芒。

她淡淡地一笑道：

“文先生，我倒请你指教几招了！”

文法相身形一退，道：

“老夫没有这个兴趣，东方姑娘，今夜约的不是你，却望你不要强自出头，那样对你并没有多大好处……”

“嘿！”

房小虹低嘿一声笑道：

“文先生没有兴趣，我房少虹倒是蛮有兴趣的，对于女人我最拿手，东方姑娘，你看在下还值得一动么！”

“呸！”东方萍呸地一声轻轻啐了一口，叱道：

“无耻！”房小虹冷笑道：“这是抬举你，你别他妈的拿了镜子当脸……”

东方萍闻言大怒，气得粉靥一变，全身泛起一阵轻颤，她一抖长剑，斜身轻轻的跃起，叱喝道：“你不要脸……”她身形甫动，石砥中已伸手一拦，道：

“萍萍，你不要生气，这场交给我好了！”一丝浅浅的笑意自那弯弯的菱角似的嘴角上漾起，迴天剑客石砥中面上一凝，冷寒的目光凛然的投落在房小虹的脸上，房小虹全身一颤，身不由己的退了半步。

石砥中冰冷的道：“你真是懦夫，只会去和女人斗口，我们男人的脸都让你一个人丢光了，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今夜我就不来了！”

房小虹一呆，道：“你他妈胡说什么？”石砥中冷冷地道：“我若不是看你还是昂昂七尺的男儿，今夜就不会对你这样客气，现在我要你滚开这里，你没有资格与我动手。”房小虹嘿嘿大笑道：

“姓石的，你甭反穿皮袄装老羊，那一套假道学，少在我面前卖弄，我房小虹可不是好吃的芋头……”东方萍寒着脸，道：

“砥中，你和这种人还讲什么客气，他既然不是人，我们何必再把他当人，砥中，你动手吧……”石砥中朗朗的一笑道：“听见了么？”姓房的，你在女人的嘴里所得到的评价是那么的低贱，我要是你早就一剑自尽了！”

“嘿！”一股愤怒的烈火在房小虹的那猪肝样的脸上浮现出来，他几乎被气得要吐血来，大喝道：“放屁，我房小虹宁愿和你一拼也不会自杀！”

石砥中冷笑道：“那你请吧，在下等着你了！”

“铮！”地一声脆响，从房小虹的剑鞘中蒙蒙的剑气振颤而出，他斜斜的一撩长剑，大声叫道：“我若不杀你誓不为人……”

西门熊的目中随着房小虹的长剑而涌出一股血红，他恨恨的盯着石砥中，全身直颤低哑的吼道：“石砥中，你今夜不要想活着离开这里……”石砥中哈哈一笑，道：“你也要算上一个，不妨和姓房的一起来！”

嘿！西门熊怒哼道：“你还不配，我一个人会单独杀死你！”石砥中嗯了一声，道：“很好，我会等着你！”房小虹冷笑道：

“你等不着了，我的剑马上要生饮你的血……”

清冷的斜月高高挂在空中，弯弯的有如银钩，雪白的霜华颤闪的射落在这片大草原上，将地上晃动的人影拖得长长的……房小虹这时满面杀机，自眉稍上溺漫着一层煞意，凛然的瞪着双目，将长剑缓缓的举了起来，他是那么的凝重，也是那么的小心，剑光一颤，抖出几个冷寒的剑花，一丝浅浅而冷酷的笑意在嘴角上浮现出来，他冷冰的道：

“姓石的，我们的事没办法了结！”迴天剑客石砥中仅仅是淡漠的笑了笑，一双冷寒如刃的眸子突然闪射出一股冷芒，嘴角一掀，冷笑道：

“房兄，我已放过你好几次了，这次我不会再留情了，因为我不愿再对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多花心血，你已经是无药可救……”

“放屁！”房小虹厉声的道：“我房小虹并没有要你留情，你他妈卖这个交情要讨好谁？石砥中，今夜是血债血还的日子，有多少仇，结多少帐，谁有本事谁就付回来。”“行！”迴天剑客石砥中向前斜跨一步，道：

“我非常同意老兄的看法，在这黑白两道间永远是不能共存的，我知道你恨不得杀了我，现在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错过这美好的一夜，你将永远等不到机会了。”

房小虹心中大颤，只觉对方今夜所说的话是那么截钉断铁，几乎连通融的余地都没有，一股凉意自心底之中漾起，他不觉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长剑，青蒙蒙的剑气飘浮漾出，他凶狠的哼了一声，瞪着石砥中，恨恨的道：“那要看双方的杀数了，石砥中，这个机会你也仅有一次，看清楚点，形势上对你并不是完全有利……”

幽灵大帝西门熊这时觉得不耐烦，他双目象是要喷出火来一样，冷煞的盯着迴天剑客石砥中，怒冲冲的转头向房小虹说道：

“房兄，你还在等什么？”房小虹这时只觉有一股怯意在心底作祟，他浓眉一镇，斜睨了幽灵大帝西门熊一眼，冷冷地道：

“西门兄如果有意，这第一阵让给你了。”西门熊一呆，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原先讲得好好的，现在怎可临时变卦，难道你真让对方吓破胆了……”文法相看这太不象话了，和对方还没交锋，自己人便发生了意见，他气得全身一颤，面上涌起一丝薄怒，冷嘿一声，不悦的对房小虹喝道：

“房兄，我们还是按原计行事，你不要再僵持了。”房小虹可不是个痴儿，他这时虽然恼恨幽灵大帝西门熊却不敢得罪这位文先生，他知道文法相的功力犹在自己之上，将来还有许多事情求他帮忙，如果大家真正的闹翻了脸，对自己将有极大的不利，他脑海中意念流转，面上浮出一丝阴沉的笑意，嘿嘿地道：

“文先生的吩咐在下那敢有违……”

文法相仅是笑了笑，象是大家心照不宣似的，可是幽灵大帝西门熊却觉得满不是味儿，他气得鼻子里传出一声冷哼，对今夜房小虹所给予自己的冷淡，暗暗记在心中。房小虹恍如不觉一样，朝迴天剑客石砥中嘿地一声大笑道：“相好的，我们可以动手了。”

迴天剑客石砥中淡淡的道：“请呀，我不是在等着阁下了么？房小虹冷哼一声道：“阁下那个家伙还没亮出来呢。”石砥中面上神情随着一冷，陡地罩上一层寒霜，那种冷冰的样子，使所有的人都不觉一呆，只觉这个青年人今夜变了，变得是那么没有情意，他不屑的道：

“尽管出手，我不会令阁下失望……”

“嘿！”一声低嘿自房小虹的嘴里暴出，他见迴天剑客石砥中那样自负，登时有种不平的怒火在心底涌出来，身形斜斜一跃，长剑在空中一颤而起。

冷寒的剑刃在空中兜起一个大大的光弧，激起一股寒风，轻灵幻化的朝一代剑神迴天剑客石砥中身上攻去。

呛然一声轻响飘出，一道流滟的剑光如水洒出，迴天剑客石砥中在对方寒剑一颤的时间里，突然将自己斜插在背上的金鹏墨剑拔了出来，轻灵的一个闪身，自对方的剑刃之下穿过，挥臂轻轻劈出一剑。

房小虹心中大骇，没有料到对方的反应这样灵敏，非但轻易的避过自己攻击，还能乘势斜剑攻至，他全身机凛凛的一颤，闪身飘退五六步。

他狰狞的一笑，道：“阁下果然高明……”石砥中冷冷地道：“你们六诏山的家传剑法怎么不施出来，几次动手你连一点长进都没有，我真不知道六诏山怎会教出你这样的人来……”

这一着可将房小虹给气惨了，自从自己进入江湖之后，可说是没有对手，几次轰轰烈烈的表现，在江湖上总算弄出一点名堂，不但是幽灵宫的人对自己有所敬畏，连文法相那样高明的人都另眼相看，可是正当自己要步入那顶尖的峰顶上时，却碰上了石砥中几次较技自己都落下风，使自己登霸武林的

雄心一筹莫展，他恨这个世界，恨这个世上有个石砥中，有时在他心中常常发出这样不平的怒吼！

“天生我房小虹，为何又生一个石砥中……”

在他心底里含郁的不平之气，激使他设法毁了石砥中，他非常的明白，只要迴天剑客一死，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再加上那一身罕逢对手功夫，在武林中闯出一番事业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所以他恨，恨这个世界有个石砥中，他气得几乎要呕出血来，目中怒火越来越炽，长剑随手一展，沉声的喝道：

“石砥中，你不要太自负，六诏山的人并不怕你。”

他这时虽然愤怒达到了极点，却丝毫不乱，暗中将那股怒火强自压了下去，凝重地斜驭长剑寻找空隙，准备给予对方致命的一击。

石砥中一见对方这种神情摇摇头，黯然的一声长叹，脑海中疾快的忖思道：“这样一个人可惜误入歧途，凭他这身武功，如果用在正途，必可在武林中大放异彩，可惜，可惜！”他长长的吸了口气道：“房兄，得放手时且放手，你现在走吧……”

石砥中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忽然间有着一种怜才的意念，他只觉对方年纪尚轻，不该这样快结束生命，希望对方能一念而醒，自邪恶的沼泥中脱身出来。

“放手！”房小虹闻言之后，禁不住仰天一阵狂笑，他猜不出迴天剑客石砥中怎会有这么轻松的举动，冷煞的一笑道：“你说的真轻松，要我放手除非是摘下你的头！”

凝立在旁边的东方刚遥头长叹，道：“顽石不点头，你度化不了他……”东方萍轻轻的道：“砥中，这种你还跟他谈什么因果轮回，对付他只有以强者为主，在这种情形下，我看你还是收起你那份悲天悯人之心，他是不会领情的！”房小虹嘿嘿一笑道：

“还是女人看得透澈些，石砥中，那小妞说的不错，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商洽的余地，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们之间必须要舍去一个……”

迴天剑客石砥中缓缓的抬起头来，望着幽黯黯黑夜中的浮云，冷寒的长剑斜斜的撩向空中冷冰的道：“你不是我的对手。”

房小虹一呆，没有料到迴天剑客石砥中会以这种傲腹不屑的态度对付自己，他有种被愚弄的脑火，气得厉声一笑，长剑斜颤而出，大吼道：“放你妈的屁！”

迴天剑客石砥中陡地一个回身寒着脸道：“这句话将用你的命来抵消！”剑刃斜飘，房小虹那幻化如神的一剑已临近他的身上，石砥中神情一寒，手中长剑登时攻了出去。双方动作都是迅捷快速，攻拒之间全是玄奥博大的式子，只见两道寒光缭绕颤起，居然不分那个是谁？迴天剑客石砥中此刻面上覆着一层薄薄的杀气，他冷煞的移动着身子，长剑缓缓的下垂，双手将剑柄紧紧的握着，凛然的望着房小虹。房小虹心神大颤，道：

“你！”石砥中冷冰的道：“达摩三式之下将没有你逃命的机会。”

这几个字吐了出来，象是几个连响的巨雷一样震进了房小虹的心里，他脑中嗡地一响，神色登时变得苍白，畏惧的将长剑上摆，机凛凛的注视着石砥中的剑式。

良久，他长长吐了口气，道：“你真要用达摩式对付我？”石砥中冷冷地道：“对付你这种人已经不能再谈交情了，房大英雄，我给你脸你不要，

在下只得狠心的得罪阁下了……”寒冷的一颤，在那枝冷寒的剑刃上泛起一股流滟的剑光，蒙蒙的剑气逼体生寒，恍如这空气中没有一丝暖意一样。房小虹低沉的嘿了一声道：

“你出手吧，我也要六诏山的家传神技，你和周旋到底，看看我们两个人在剑道上，到底是谁下的功夫深。”他突然一声大吼，身子陡地冲了过来，手中长剑化作一缕寒光，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抢身攻出。

迴天剑客石砥中对房小虹这种不顾生命的打法，仅仅报出一声冷笑，他身子神幻一飘，长剑灵幻的在空中颤了三颤。“呃！”

剑影一晃而逝，空中只传出一声痛苦的惨呃声，一股腥风随着飘起，房小虹身子在地上连着奔出几步，摇摇幌幌倒卧在地上。

在他染满鲜血的身上只有三处伤口，除了右臂那一剑较轻外，其余两剑都是致命之伤，股股血水涌泄出来，使这个一身贱骨的邪道小煞星都不禁发出痛苦声……他惨痛的呃了一声，抬起绝望而苍白的脸，怨毒的望着迴天剑客石砥中，剧烈的喘了两口气，道：

“你的手法好快……”石砥中淡淡的道：“剑道一门博大深奥，一个人在这方面下功夫，永远没有止境，你虽然在剑上有着极深的造诣，可惜用心不正，不能达到……”房小虹痛苦的道：

“我不是在说这个，石砥中，我仅是不甘心这样死在你手里，你不要太得意，我还有一个哥哥，他会替我报仇，你不会永远都这样幸运……”石砥中眉头一锁，道：

“房兄，你知道有一句话会留情千古？那就是‘仁者无敌’这四个字，在你死前，我希望你能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就知一个练剑的人该有的胸襟，我们是人，有合群的天性，要发乎良知的爱，不要只顾满足自己的私欲，做出不合义理的事……”

房小虹的身子一颤，怒怨的吼道：“我不要听你的教训……”石砥中冷笑道：

“在你死前能了悟人生的大道理，至少对你良心上要减轻不少的负担，我希望你多想想……”“嘿！”西门熊低嘿一声，道：“你杀了人还要去教训人，你这算什么？”

石砥中冷煞的斜眼了幽灵大帝西门熊一眼，这一眼，精光四射，闪颤出一股令人不敢逼视的冷芒，幽灵大帝西门熊只觉通体一颤，不自觉的倒退半步。迴天剑客石砥中冷漠的一笑，道：

“西门熊，我能放过所有的人也不会放过你……”幽灵大帝西门熊怨恨的干嘿一声道：“这话该由我老夫来说才对，你连我仅有的一个儿子都不放过，使得他惨死在你剑下，这笔仇我西门熊只要有一天活有世上，我就不会忘记向阁下讨回这段恩怨，你该晓得，我西门熊有对付你的手段……”

石砥中见这个老狐狸满脸都是狰狞怨毒的神情，心中对这个满身邪恶的老狐狸不禁有一股不可遏止的怒气，他几次都放过西门熊，所为的是看在西门婕身上，如果西门熊有一点灵知，该洗手为善才对，可是他非但没有一丝向善的表情，反而变本加厉，越来越不象话，石砥中深深体会出，对一个黑道上的老狐狸已没有情意可言，他摇摇头，寒着脸，道：“你儿子所以会有这种下场，全是你一手造成的，西门熊，你怎不会检讨自身的罪恶，光靠武功不能解决一切事情……”

西门熊嘿嘿两声道：“武功就是真理，我只知道强存弱亡……”石砥中

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神剑，道：“这是你们黑道上的规矩么？老狐狸，你的思想太偏激了，这也许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看的学的都是为人所不齿的勾当，我得告诉你，江湖虽大，却不容许邪恶的人存在，你总会被赶出这个世界，遭到所有的人垂弃！”

“呸！”西门熊轻轻啐了一口，道：“你多大年纪敢妄论老夫的不是……”

石砥中冷冷地道：“你年纪虽大却连个孩童都不如，和你说话等于是对牛弹琴，白化口舌……”幽灵大帝西门熊当真给损惨了，他气得几乎要马上发作，当他正待出手的时候，他忽然瞥见房小虹那副受伤的惨象，心神骤然一颤，对眼前这个丰朗的青年人格外增加了几分留心，他偏头向房小虹问道：

“房兄，你伤得怎样……”房小虹神情一惨，嘴唇苍白，轻轻颤了一下，道：

“你还会记得我姓房的么？”西门熊一呆，道：“这是什么意思？”房小虹急促的喘着气，沙哑的道：“我房小虹都快死了，也没有人来问问我，现在你倒来怜悯起我来了，西门熊，你我算是看透了……”

西门熊双眉一锁，嘿嘿笑道：“房兄，我们自己人闹意见，你不怕给人家笑话。”

“笑话，哈哈……”房小虹这时竟不顾忌自己身上的严重伤势，嘴里发出一连串大笑，他痛苦的额上直冒汗珠，身子向前动了一动，双目火红的瞪着西门熊，道：

“我连死都不在乎，还会怕谁笑我……”西门熊怔了一怔，道：“至少你不该在我们敌人面前丢这个人……”

房小虹冷笑道：“西门熊，我们的合作限于对方石砥中，现在我第一阵已经败下来了，也正合了你预期的效果……”呆了一呆，西门熊不解的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房小虹冷冷地道：

“还不明显么？在第一阵上你就希望我能死在迴天剑客石砥中手上，这样可减少日后的对手，也除去了你心中真正的大害，我没说错吧……”

西门熊冷冷地道：“你现在知道太晚了。”房小虹诡密的一笑道：“是太晚了，不过在我和我哥哥分手时，我曾告诉他如果我遇有不测之时，要我大哥首先杀西门熊……”西门熊听得大颤道：

“你怎么要和我作对。”房小虹冷冷地道：

“你杀我之心已不是一天，我不是不防你一着，不过我没想到会死在石砥中手中，而没有死在你手上，可是现在时间太晚了，我哥哥只要一得到我死的讯息必会来找你，那时你有理也会说不清了，西门兄，你是知道我哥哥的手段，对待人比我还要毒辣……”

幽灵大帝西门熊心神大颤，只觉一股凉意自脚后根直涌上来，他深知房玄龄的阴毒尤甚于其弟，这个人功夫虽然没有房小虹高，自己却也不是对手，他左思右想只觉房小虹给自己留下来的祸端不少，心中一急，道：

“这个误会太大了。”

房小虹长叹一声，道：

“不错！”我也后悔向我哥哥交待了这句话，使他误会我是死在你的手中，西门兄，乘我还没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不得不有所交待，希望能解开我哥哥的误会。”

西门熊的确不愿无缘无故树此大敌，一听房小虹嘴里有转机的余地，精神不由一振，嘿嘿笑道：

“房兄，可有什么安排！”房小虹突然自怀中拿出一个青玉指环，道：

“你拿这个去找我哥哥，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我哥哥只要一看到这个指环，他必问你怎么回事……”西门熊伸手接过这青玉指环，道：“有什么用？”房小虹喘了口气，道：“这是我和哥哥的约定，谁只要拿出家传的指环，必遇有大难，所以我若非至死关头决不轻易的拿出它来，我哥哥一见这个指环在你手中，他就知道我并不是死在你的手上，那时这场误会岂不应刃而解……”

当西门熊走到了房玄龄时照面便说：“房小虹死了！”

房玄龄全身一颤，道：

“你说什么？”他心中大寒，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身子向前一移，一只手紧紧的抓着幽灵大帝西门熊的衣服，道：

“你再说一遍。”幽灵大帝西门熊见他那种焦急而忧伤的样子，暗中不禁冷笑一声，他缓缓将房玄龄的手臂移开，道：“令弟已死……”

房玄龄自信的沉思了一阵，他对这个幻弟的功夫是非常的清楚，江湖上除了仅有的几个厉害人物外，根本不可能有人能伤了他或是杀死他，房玄龄冰冷的在幽灵大帝西门熊脸上瞥了一眼，嘴角上闪出一丝冷酷的笑意，道：

“我不信，西门熊，你又跟我耍手段了。”他自怀中拿出那个青玉指环，在房玄龄的眼前轻轻一晃，冷冷的笑道：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所言不虚了……”房玄龄伸手接后，仅仅瞥了一眼，道：“不错，这正是我们家传指环……”

西门熊得意的一笑道：“令弟临死之前，曾要老夫将这个交给你，他说你只要见着指环就会明白一切，这是他仅有的遗物，你留着作个纪念吧……”房玄龄冷笑，缓缓的扬起那枚指环，道：“你自己看吧，舍弟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不但他发现了你的阴谋，连文法相也看出你的诡计，他俩情形当然不会给你出力，又不敢翻脸，只得忍着不发作，舍弟在受伤之下极快的用针将所有的经过刻在这枚指环上，可惜你没看出来……”

西门熊伸手将那枚指环夺过来仔细的一看，果然上面有着数不清的小字，他几乎不信的道：“我不信你弟弟能在极短的时间中刻出这样的小字……”

房玄龄冷冷地道：“你不要忘了，我们六诏山是以雕刻针闻名江湖，这种绝技我们每个人都会，不要说是一个指环，就是一根头发我都能刻上一首诗，这点功夫并不足以为奇……”

幽灵大帝西门熊一生暗计别人，决没料到强中还有强中手，房小虹临死还留了这一手，将自己筹划谋虑的事情完全的公布出来，他通体寒悚的一颤，只觉自草原武林大会之后，自己处处都落在别人的圈套之中，他有种面临末日的恐惧。房玄龄冷哼了一声，身子化作一缕轻烟，灵化的一闪，那尖锐的笔尖突然砰地一响，几缕黑星在间不容发间射了出来。

“呃！”幽灵大帝西门熊身子一个踉跄，痛苦的低呢了一声，长剑登时掉落在地，他紧紧的捂着胸前，一股血水直涌而出，痛苦的颤了颤，大吼道：

“你居然会拿暗器伤人……”房玄龄冷笑道：“这是对你客气，如果我存心整你的话，我不会让你这样痛快的死去，现在你已活不成了，在下要再去追寻石砥中，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舍弟的仇人……”

西门熊全身直抖，道：“你没有一丝感情……”房玄龄奔过来给了他一脚，踢得他在地上翻了一个滚，张口喷出一道鲜血来，房玄龄冷笑道：“杀

你等于杀一条狗，对你有什么感情可讲……”

西门熊愤怒的吼道：“我幽灵宫弟子会找你报仇……”房玄龄不屑的道：“那个鬼地方你不提还好，提了我就满肚子气，西门熊，火大了我一把将你的老窝烧个精光……”

西门熊怒吼道：“你！”他身子在地上连翻几个滚，绝望的死去，一个满身罪恶的人带着他那一身罪恶奔向黄泉路上，这是因果循环的下场，只有他在死前的一刹去领会了……！

当石砥中在大漠最后一次与房玄龄碰面的时候。两人经过一场生死的搏斗。石砥中将房玄龄的武功废掉了大半，给其留下了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冷静的漠野上突然传来阵阵巨响，只见沙影漫空而起，像一昼黄雾将整个空间都弥漫起来，地上的沙泥开始流动，恍如是流沙一样。

唐山客心神一颤，道：“流沙！……”石砥中长叹一声道：

“这是最后一次出现，唐兄，你将看到鹏城了！……”“什么！”房玄龄失望的道：

“鹏城在这里？”

石砥中斜睨了他一眼，对这个在大漠找寻甚久的高手，有种说不出的反感，他颌首道：

“鹏城是会动的，没有人能找到它真正的位置。”房玄龄不信的道：

“你怎么知道他会在这里出现……”石砥中淡淡的道：

“我不同，我进去过里面，当然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房兄，得不到的不要强求，希望你能了解……”

房玄龄茫然若失的凝立在地上连动都不动一下，仅是愕愕的望着流滂的沙泥，像是被这种神奇的景像吸引住了。渐渐地，自满空的云霞里射出道道金光、流滂的金亮耀眼生辉，除了金光外，仅能隐隐的看到一座金城，恍如是浮在半空的大雾里，看不真切，却依稀能看到这座神秘鹏城的轮廓。

“呜！”大红突然发出一声高亢的低鸣，它奔起四蹄在地上来回的奔驰，石砥中招手将它唤来，黯然的道：“大红，我们再见了。”他目中流闪出一丝泪影，望着这个忠贞不二的万年老朋友，它也舐着他的脸，像是知道要分离了。

石砥中望了唐山客一眼，道：

“唐兄，我送给你……”唐山客摇头道：

“我没有这个福分，石兄，你千万不要这样……”石砥中以梦幻的声音道：

“宝剑赠玉女，名驹送英雄，唐兄，你不要忘了我这一番苦心！”他落寞的长叹了口气，身形斜斜跃起，向那沙影里的神秘之城奔去。

在流飞的沙漠里，迴天剑客石砥中的影子由深而淡，身形在空中飞，刹时扑进神秘之城的金门之处。

那两扇金黄的大门缓缓启动，他回身站在门口挥手，唐山客面上一阵抽搐，痛苦的摇着手，吼道：

“石兄，你是神！”沙影里传来石砥中的话声，道：“忘了吧，过去的一切！”

那流动的浮沙突然又旋转起来，庞大的金城在沙幕里缓缓移动，空中又响起轰隆隆的响声，浓浓的沙泥流射，使那耀目的金光逐渐模糊起来。

“砥中……”

空中传来一声尖锐的大叫，唐山客全身直颤，只见东方萍披散着满头的发丝，向着这里直奔而来，她的出现使唐山客愣住了，他痛苦的道：萍萍！

“呃！”东方萍痛苦的呃了一声，身子像幽灵样的扑向那溅起的沙雾里，可是当她扑进去的时候，鹏城已如幽灵样的自动地上消逝了，消逝的连一丝痕迹都没有。

她悟着自己的脸，轻泣道：

“你怎么连见我一面都不能！”

唐山客轻轻拍着她的肩头道：

“萍萍他是神，你该振作起来……”

东方萍缓缓抬起头来，突然瞥见唐山客手中的金鹏墨剑，她心中一酸，激动的抓着剑鞘，道：

“他的剑，这是他的剑！唐山客双手将剑递了过去，叹了口气道：

“这是送给你的。”东方萍轻轻拭去眼中的泪水，心中只觉空空茫茫的，那过去的影子在她脑海中已逐渐消逝，低语道：“他伟大！伟大地成全了你！”唐山客惶恐的道：“不！我没有那种想法。”

东方萍摇摇头道：

“山客，我没有怪你，你不会对我的过去怀恨吧。”

唐山客重的道：“这是什么话？我会像以往一样的爱你！”东方萍黯然的道：“我知道你会，砥中的情操太伟大了，他不愿背负义之名，也不愿我遭万人垂骂，在名份上我是你妻子，我会履行作妻子的义务！……”

唐山客一呆，道：“萍萍，你……”东方萍缓缓的站起身来，道：

“忘了吧，我们该去创造未来的人生！……”空中响起银铃的响声，莫野上静的像死去一样，东方萍和唐山客并骑直驰，驰出这块令他们难忘的地方。

当然，他们都会怀念石砥中，除了敬重外还有一份崇高的爱，那份爱将会永远留存在他们心里。

· 全书完 ·

